

382220

陸文裕公外集

傳疑錄  
春風堂隨筆

河汾燕閒錄





陸文裕公外集序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右  
侍郎謚文裕儼山先生外集者輯畧古  
義有傳疑錄在史館立義有史通會要  
以編脩官入試院有科場條貫書法造  
極三昧有書輯性嗜古有古奇器錄考  
求

聖祖刈夷之蹟及扈從



皇上行幸山陵有平胡錄及南巡北還日  
錄其寓游歷覽有淮封南遷日記有河  
汾燕閒知命停驂錄有蜀都豫章雜抄  
有金臺紀聞玉堂漫筆其燕私有春風  
中和堂隨筆願豐堂漫書春雨堂雜抄  
及谿山餘話又有同異錄發明格心之  
業是皆可以昭世軌歆人情名一家言  
也予究觀之其言出入四部精究七畧

大昭時憲而細綜物曲蓋兼子史稗官  
之要而寓經世之畧古稱大雅博達誠  
何以加焉公平生無他好弄飲食政事  
之外必與翰札相親其對晤賓客劇談  
指斥必古今通畧尤好接引人雖卑門  
後進苟可與言亦氣類相許與而畢其  
餘論以是論著之多凡可以式獻當世  
付之記室無不纂錄云夫寤居抱藝之



士營營卒歲猶不能自了其業乃公筮  
仕來外直史館內侍 講筵簪筆含香  
之日蓋將三十年及外補司省轍迹所  
至幾半天下其家居不過三數年而已  
中更料理酬應歲時周覽安所從暇乃  
有窮居抱藝之士為之不逮公獨以其  
餘力能自廣如此公慧悟之性自少絕  
倫且志向遠大學有要領雖其究竟精

到殆亦未嘗苦思弊力故緣情注錄體  
裁各具是豈恒人所辦哉吾松濱于漲  
海猶以名郡邑著稱初非有珪玉珠璣  
之產徒以人文跨越江左而已至稱大  
方之家則自機雲而後千數百年始得  
公一人焉公又出自華宗源長有委道  
在廊廟而理擅民宗願其為志實欲匡  
贊當世不徒馳情藝事與文學之士相



雄長而已故所述紀九典法倫教可以  
興革布措可考見于後世者靡不及焉  
豈非希世之俊民珪璋之偉望者耶先  
所次詩文集共若干卷此因名外集子  
楫校授中表黃子標銓次如此云  
嘉靖乙巳歲八月既望後學郡人徐獻  
忠譔

儼山外集目錄

第一帙



卷一

傳疑錄上

卷二

傳疑錄下

卷三

河汾燕閒錄上

卷四

河汾燕閒錄下



卷五

春風堂隨筆

第二帙

卷六

聖駕南巡日錄

卷七

大駕北還錄

卷八

淮封日記

卷九

南遷日記

卷十

知命錄

第三帙

卷十一

金臺紀聞上

卷十二

金臺紀聞下

卷十三

願豐堂漫書



卷十四

谿山餘話

卷十五

玉堂漫筆上

卷十六

玉堂漫筆中

卷十七

玉堂漫筆下

第四帙

卷十八

停驂錄

卷十九

續停驂錄上

卷二十

續停驂錄中

卷二十一

續停驂錄下

卷二十二

科場條貫

第五帙



卷二十三

豫章漫抄一

卷二十四

豫章漫抄二

卷二十五

豫章漫抄三

卷二十六

豫章漫抄四

卷二十七

中和堂隨筆上

卷二十八

中和堂隨筆下

第六帙

卷二十九

史通會要上

卷三十

史通會要中

卷三十一

史通會要下

卷三十二



平胡錄

卷三十三

春雨堂雜抄

第七帙

卷三十四

同異錄上

卷三十五

同異錄下

卷三十六

蜀都雜抄

卷三十七

古奇器錄附藏書目錄小序

第八帙

卷三十八

書輯上

卷三十九

書輯中

卷四十

書輯下



儼山外集目錄終

傳疑錄上

儼山外集卷一

明夷箕子以之漢趙賓訓箕子者陰陽之氣萬物方  
茲滋非商箕子也賓蜀人

包犧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此  
淳于俊對高貴鄉公之言也漢魏間人士守經甚  
嚴斯言必有所本

周詩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毛氏訓曰不顯顯也不時  
時也至集傳亦因之不字當是不字清廟之不顯  
不承卽書之不顯不承

禹貢九州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周禮九州揚荆豫



青兗雍幽薊并爾雅九州冀豫雍荆揚兗徐幽營  
周禮多幽薊并而少青徐梁爾雅多營而少梁或  
謂并徐於青分梁於雍豫舜肇有十二州分冀爲  
幽并分青爲營禹貢之成固前舜典與

史稱高貴才慧夙成好問尚詞卽其幸學與諸博士  
論難信然自古末世之君多文彩若隋煬陳唐兩  
後主最雋然不過華靡藻麗耳至深於經術莫如  
高貴人主之學與韋布異不能不爲之浩歎

孟子所論明堂在泰山天子巡狩之地古明堂神農  
作之名曰天府黃帝曰合宮虞曰總章商曰陽館

周始曰明堂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明堂九室如井田制南向者曰明堂北向者曰玄  
堂東青陽西總章中曰太廟大室四方之中室皆  
曰太廟四方之旁室曰左个右个春居東夏居南  
隨時開門大室則每季月末十八日居之  
其位在國之陽三里外丙巳之地

其制上圓下方重屋四周中起大室環以辟雍東  
西廣九筵南北袤七筵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諸侯  
述職於是乎布政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九夷  
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



禮今所傳者儀禮禮記大戴禮與周禮別有后蒼曲  
臺記數萬言不傳又有別本周禮鄭康成常引以  
註周禮古之經書皆有別本孟子亦有別本與今  
之刻本一類者不同

戴記月令又見於呂氏春秋或云漢儒雜采呂書以  
記禮或云本禮經之舊文也呂書剿取之據不韋  
之書月令特優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執字當是執即藝字之誤隸書  
執執字相類執樂也是即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  
以詩書與四教亦是四事

爲長者折枝枝肢古通用肢四支也腰亦曰肢折枝  
猶折腰也古詩云折腰載拜跪陶淵明以五斗米  
折腰蓋言爲長者揖拜耳

唐太宗卽位從封德彝言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德  
彝之言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  
公之法也

穎濱蘇氏曰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  
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自生齒以  
上皆養於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  
日引月長恩之所必窮者也今聚而養之厚之以



不訾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爲樂甚非人情也

三代公族有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

漢之封爵皇子則王王子則侯侯王世及無嫡則絕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

唐制諸侯王薨子嗣襲王嗣王薨有降爵爲公侯者有數年後嗣封王者

宋制親王之子不封郡王親王旣沒不立嗣王

唐宗正寺歲送進士二十人與國子監京兆府相比李程李肱皆爲舉首

宋制宗子特立學以教養之而取才焉其出身仕宦與民庶畧等嘉王取狀元汝愚爲宰相其顯者

本朝親王之國無子則取回宮眷除其國近日

壽秀涇是也皆憲廟子至於國王絕則繼晉府

新洪是也不知絕於近支而繼乎遠派必有深意

王安石在熙寧間裁減宗室恩數三學宗子閔聚都下俟安石入朝擁馬以訴安石徐下馬從容言曰



傳疑錄  
備山如身卷之二  
四  
譬如祖宗功德服盡而祧何況賢輩於是宗子皆散雖荆公一時應變之才然其言不可廢也

屯田者屯於邊而田者也今腹裏皆有屯田

土圭之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秦廢井田漢興始以二百四十步爲畝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畝百爲頃至今版圖皆準之一云商鞅佐秦以一夫力餘地利不盡於是改制二百四十步爲畝

立步制畝經土設井使八家同之自黃帝始世儒多謂難行予行東西南北皆萬里自吳越外田多荒廢水利不修故也井田亦徒擾昔在山西按察時嘗與于布政湛議欲於京城外做菜園之制每二三十畝鑿井一區用以澆灌黍麥庶歲穫可期而亦不失井田之名欲上其事於朝而不果漢時龍首渠田亦鑿井有深四十餘丈者往往井下相通行水蓋古法也

民出力以養兵兵出力以衛農此兩言似是而實害天下之大端也其究至於兵農兩弊而後已何則農之所養者兵或不得用而農之所賴者兵何嘗槩及耶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五口之家常



有一人爲兵而二十歲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今  
聞邊兵半皆執役而京師之禁旅亦且占役矣馬  
端臨曰兵與農共此民也故無事則驅之爲農而  
力稼穡有事則調之爲兵而任爭戰唐府兵之法  
猶存至兵農旣制不獨農疲於養兵而兵且耻於  
爲農按貴與之論則屯田之策不可不講也

古者求才甚實蓋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弟  
廉耻之際此鄉舉里選之法也故周之人才爲盛  
善乎宋儒之論曰士大夫爲聲病剽畧之文而治  
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

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  
宜復古孝悌之科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  
下明知天子之意以副上之所求庶乎風俗可漸  
復矣

自古取民之制計歲故謂之歲辦貢助徹皆什一漢  
法最輕史稱三十而稅一文帝十三年六月詔除  
民田租且古者十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今漢  
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當時民力可想也兩  
稅三限作自楊炎始唐書食貨志兩稅具載並無  
三限條格蔡介夫云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



如此止是兩限爾想兩稅俱限以三次征輸亦有  
緩征之意雖然災固萬世罪人也

世言三尺法者蓋用三尺竹簡書律法詔書謂之尺  
一亦以一尺版書詔囊封加璽又謂之璽書

近有梓行史漢異同論隲文字頗有工獨闕相如傳  
贊而不論楊雄所謂曲終而奏雅豈子長所得採  
撫耶

楊德祖與曹孟德讀曹娥碑娥上虞人今曹娥江在  
寧紹兩界中孫權據越當時孟德何緣得至江滸  
耶

洪武四年廢圖譜局得非以彌文太盛乎魏晉置中  
正以門第官人李唐論相惟重八姓自秦不師古  
焚毀典籍聖賢之世系湮沒而姓氏遂不辯後世  
婦人一例稱氏何所本與傳曰別生分類蓋姓之  
為言生也氏之為言類也此姓氏之說漢室去古  
未遠凌煙圖畫題曰大將軍博陸侯霍氏以氏代  
名蓋男子之美稱爾豈有姓有氏男女通稱與左  
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義各  
有取難以混稱也若堯舜姬姓稱陶唐氏有虞氏  
大禹妣姓稱有夏氏成湯子姓稱有商氏呂東萊



祖謙云三代之時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也  
百世而不變曰氏者則其子孫之所自分也數世  
而一變竊恐氏亦難以自分而隨變也按姜姓爲  
呂氏至于今不變若國氏爲子國之後駟氏爲子  
駟之後所謂以字爲氏者也又有以郡爲氏者齊  
魯秦吳是已以謚爲氏者文武成宣是已以官爲  
氏者司馬司徒是已以爵爲氏者王孫公孫是已  
以居爲氏者東門北郭是已至於巫乙氏匠陶氏  
又以所有事爲氏皆不容變如吾陸姓宜稱吳氏  
所謂朱張顧陸吳郡四大姓也漢制侯爵凡五等

國邑關內鄉亭陸以鄉侯爲氏裴陸龐閻是也  
復有以國以邑以鄉以亭以地以姓以名以次以  
族以技以吉德以凶德以爵系國系族系邑系之  
類凡二十餘有複姓三字姓四字姓之類具見鄭  
氏通志故曰三代以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  
婦人稱姓氏別貴賤姓別婚媾貴者有氏賤者有  
名三代以後姓氏合而爲一大抵姓可呼爲氏氏  
不可呼爲姓也

一說帝堯姓伊祁名放勳堯其謚爾夾溱鄭氏曰  
堯舜禹湯皆名也



商周之先有無端典禮若玄鳥闕宮之詩是已按姜  
嫄帝嚳元妃簡狄爲次妃則稷契皆帝子也後人  
追隆之祀乃有取於玄鳥巨人使稷契有母而無  
父謂之何哉

古今說春秋者只於春王正月皆不得聖人之旨夫  
四時定歲天道無忒時冬也而謂之春故書曰春  
實非春也東遷陵遲政教不綱無王矣而謂之王  
故書曰王實非王也本十月也而謂之正故書曰  
正月實非正也所謂據事直書而其義自見褒貶  
之說恐後來穿鑿耳葵丘首止皆非美詞

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  
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  
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  
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  
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成  
此蘇穎濱論權臣文極明快雖然不已誨淫乎

域中輿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  
十六里此漢之極盛也唐之極盛東西九千五百  
十里南北萬六千九百十八里本朝疆界予所  
行者起自東海西至成都又西望威茂松潘約有



千里蓋萬里餘矣成都萬里橋蓋自長安迂道言之指南北也非實南自延建北至鴈門予行蓋五千里餘云

南濠都太僕好古書籍在京嘗爲言水經予因借出抄行近刻之吳中予覽之有三疑桑欽著書能成一家言後漢文苑何不爲立傳欽之名姓又別無考見一疑也水經所具至到源委徧及夷夏非一人一生所可窮極一疑也所稱酈道元注道元後魏時人其書該洽浩博後來引用者但稱出水經注而已不知經注復何所出又一疑也偶覽通典

亦載水經郭璞注三卷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詳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但謂是順帝以後纂序也且云所作詭誕全無憑據擬於吳越春秋越絕之流亦不知有桑欽君卿博洽之儒其論當可信與漢書孔安國傳載徐敖以毛詩傳憚子真子真傳桑欽君長此當是西漢末人與水經同乎否予在代州試諸生以河間保定韃官韃舍爲問意欲爲處置之策顧事體重大郭欽江統之論不可不熟慮也唐補闕薛謙光上疏蓋謂戎夏不雜自古所戒夷狄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遷中國



至謂冒頓彊盛不能入中國者非兵力不足也其所以解平城之圍而縱高帝者爲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積漠之北以穹廬堅於城邑以氊裘美於章紱旣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爲生不在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漢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爲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非惟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叛四方響應遂鄙單于之號而竊帝王之寶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爲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內徙止當劫邊人

繒綵麩葉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王彌崔懿爲其用耶言甚剴質可嗣徙戎嘗觀遼金元與五季二宋相終始卒爲中華患者亦坐燕雲之外棄耳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代之龜鑑也

山濤爲晉吏部尚書最有名實世稱山公啓事偶錄其一通曰侍中彭權遷當選代按雍州刺史高簡有雅量在兵間少不盡下情處朝廷足以肅政左右衛將軍王濟才高美茂後來之冠此二人誠顧問之秀聖意儻惜濟貴之驍騎將軍荀愷智器明敏其典宿衛終不減濟祭酒庾純強正有學亦堪



取選國學初建王荀已亾純能其事宜當小畱粗  
立其制不審宜爾有當聖旨者否其體例明確如  
此誠可爲法

時日之忌固小道也世俗亦有所自來子卯謂之疾  
日又有往亾日檀弓曰子卯不樂蓋本於桀紂之  
事唐朝新格又以正月五月九月爲忌月至今仕  
宦上任避之此本無謂房玄齡等損益隋律亦存  
之以不行刑謂之斷屠月

傳疑錄上

儼山外集卷一

傳疑錄下

儼山外集卷二

王政謹權量聖人於粗迹皆有精義存焉諺曰大秤  
小斗用以掊尅聚斂高下其手亂之始也故謹之  
亦在於始所謂探賸索隱鉤深致遠者是物也

權以權輕重也五權之法銖兩斤鈞石二十四銖  
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

量以量多少也五量之法龠合升斗斛十龠爲合  
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

度以度長短也五度之法分寸尺丈引秬黍一爲  
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



衡以準曲直也五則之法衡規矩繩準衡運生規  
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

夫權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爲十二銖  
兩之爲兩故曰兩一兩二十四銖也乘之而爲石  
石一百二十斤也

量起於黃鍾之龠十龠爲合以十乘之而爲斛後  
世斛容五斗黍穀出入兩斛當一石凡糧稅入籍  
爲石者皆兩斛也此或便於轉輸俗因用之漢書  
糧穀稱斛鹽亦稱斛芡藁稱石注曰石百二十斤  
也斛石權量用同

度起於黃鍾之長後世十寸謂之尺十尺謂之丈  
凡公私所度皆以丈計矣

衡起於黃鍾之平權與物鈞而爲衡衡平而權鈞  
矣

按黃鍾爲萬事根本其要在中氣元聲而已但纍  
黍候氣之法無授受之真必當有神解妙悟者此  
禮樂之本也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三代共之至秦不師古而  
後紛綸莫定矣迨南渡六朝割裂之際乃有大升  
大兩長尺之法當時調鍾律測晷景及冠冕制用



小升小兩自餘公私用大升大兩或云隋制以三兩當一兩三升當一升一尺二寸當一尺然後魏高祖已有廢大斗去長尺之令矣

漢書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十龠爲合杜氏通典所載黍同而以二龠爲合當從杜說千二百黍爲十二銖以十乘之至鈞石則不合矣故兩之爲兩兩龠爲合兩斛爲石古今宜然

### 累黍之法

以子穀秬黍中者度之九十黍爲黃鍾一黍一

分九十分之得九寸子北方也秬黍黑黍也

愚按子穀以冀州黑羊山所出爲中但時有豐歉實有虧成固亦難準若和氣須候之

### 候氣之法

於三重密屋內以木爲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置於案上內卑外高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葭莖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每地氣至於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於外而氣應矣

凡節氣有早晚故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



卽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飛灰出三五  
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各有徵應大抵管  
灰小動爲氣和大動爲君弱臣彊不動爲君嚴  
猛云

一說律管入地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  
飛而通

北齊信都芳爲輪扇二十四埋地以測二十四  
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  
應無少異

### 旋相爲宮之法

每律皆可以起宮如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  
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皆以三分損益隔  
八相生得之餘律皆然

宮者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爲主自黃鍾始當  
其爲宮五聲皆備黃鍾第一宮下生林鍾爲徵  
上生太簇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  
餘倣此

林鍾第二宮 太簇三 南呂四 姑洗五

應鍾六 蕤賓七 太呂八 夷則九

夾鍾十 無射十一 仲呂十二



三分損益之法

凡陽律三分其數而損一分以下生陰

凡陰律三分其數而益一分以上生陽如林鍾未至應鍾亥皆在子午以東故謂之下生大呂丑至蕤賓午皆在子午以西故謂之上生一說數多者上生少者下生

黃鍾三分之得二十七數凡三損去一分得五十四數是爲下生林鍾爲徵

三分林鍾一十八數凡三益一分得七十二數是爲上生太簇爲商

三分太簇二十四數凡三損去一分得四十八數是爲下生南呂爲羽

三分南呂十六數凡三益一分得六十四數是爲上生姑洗爲角

三分姑洗二十一數凡三零一數不行

隔八相生之法

如子爲黃鍾之宮歷丑寅卯辰巳午至未爲林鍾之徵餘以類推又如黃鍾九以林鍾六爲妻太簇九以南呂六爲妻隔八而生子則林鍾生太簇夷則生夾鍾之類故曰律娶妻而呂生子



也

五聲

宮土商金角木徵火羽水

黃鍾為宮八十一濁君復子

太簇為商七十二次濁臣泰寅

姑洗為角六十四次濁民夫辰

林鍾為徵五十四次清事遯未

南呂為羽四十八清物觀酉

數之多少聲之尊卑分焉

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角居四者之中

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為商為角為徵為羽

律呂相間以次而短故黃鍾最長至應鍾而短極

黃鍾之數八十一三分損一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上生角角聲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聲之所以止於五也

二變

變宮四十二小分六



變徵五十六小分八

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古人謂之繆和蓋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

角聲既不可行必當有以通之故因角數以九歸之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徵變宮以從五聲之數存其餘數以爲彊弱至變徵之

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足二算數又不行此變聲所以止於二也

五聲十二律旋相爲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宮商角徵羽各十二聲凡六十聲爲六十調變宮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凡二十四聲不可爲調非正聲也

楊雄琴清曰舜彈五弦之琴而天下化堯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桓譚新論曰文武各加一弦五弦第一爲宮次商角徵羽餘二弦爲少宮少商按此



豈即二變爲七聲耶一說商以前但有五音  
劉彝曰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絲爲最多而聲至濁  
於五聲獨尊故爲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絲聲  
次濁故次於君而爲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絲  
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於臣而爲民象徵  
屬火絃用五十六絲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爲  
事象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絲爲最少而聲至清有  
事而後用物故爲物象此其大小之次也愚按彝  
言特指絲聲耳八音皆具五聲

愚按通典以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淮南子曰  
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  
於正音故爲繆按二變不得爲調以其非正聲也  
所謂和繆者蓋以繆和之取濟助耳醫家有繆刺  
左病則鍼右恐其意亦當然

### 十二律

黃鍾子管長九寸空圍九分

太呂丑管長四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五十二  
倍之爲八寸分寸之二百四十

太簇寅管長八寸

夾鍾卯管長三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



千六百三十一倍之爲七寸分寸之一千七  
十五

姑洗辰管長七寸九分寸之一

中呂巳管長六寸萬七千六百八十三分寸萬

二千九百七十四

蕤賓午管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

林鍾未管長六寸

夷則申管長五寸七百三十九分寸之四百五

十一

南呂酉管長五寸三分寸之一

無射戌管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

千五百二十四

應鍾亥管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

一說黃鍾長八寸七分一 宮

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

太簇長七寸七分二 角

夾鍾長六寸一分三分一

姑洗長六寸七分四 羽

中呂長五寸七分三分二 徵

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一



林鍾長五寸七分四角

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一商

南呂長四寸七分八徵

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

應鍾長四寸二分三分二羽

律者候氣之管也漢書律歷志云十二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簫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為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謂

律本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只言六律者陽統陰也

古用玉為律漢末用銅律史記注律述也所以述陽氣也一說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為法呂助也言陰氣助陽宣氣俱稱律故曰十二律按劉昭曰吹以考聲列以候氣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鍾者也

其法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長或極其短每管皆差一分吹之而聲清候之而氣應則黃鍾可得矣



氣至升降之數

冬至黃鍾九寸

升五分一釐三毫

大寒太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

升三分七釐六毫

雨水太簇八寸

升四分五釐一毫六絲

春分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升三分三釐七毫三

絲

穀雨姑洗七寸一分

升四分口口五毫四絲三忽

小滿仲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

升三分口

口三毫四絲六忽

夏至蕤賓六寸三分八釐

升二分八釐

大暑林鍾六寸

升三分三釐四毫

處暑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五毫

升二分五釐五毫

秋分南呂五寸三分

升三分口口四毫一絲

霜降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

升二分二釐四毫八

絲

小雪應鍾四寸六分六釐

漢京房作律準後魏王仲儒按京房準九尺之內

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內為萬九

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復十之是為於準一寸之內

亦為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則於準一分之內



乘為二千分又為小分以辨彊弱中間至促離婁  
之明亦未易以辨也

十二律解

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

太簇所以金奏贊揚出治也

姑洗所以潔修百物考神納賓也

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錯也

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

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

大呂助陽宣物也

夾鍾出四隙之細也

中呂宣中氣也

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

南呂贊陽秀也

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見國語

黃鍾復卦陽氣鍾黃泉而出也鍾者踵也律有形

有色五色莫盛於黃故陽氣鍾於黃泉孳萌

萬物為六氣元也位於子十一月

太簇泰卦太大也簇湊也言萬物隨於陽氣太簇

而生也位於寅正月



姑洗卦夫姑故也洗鮮也萬物去故就新改柯易

葉莫不鮮明也位於辰三月

蕤賓卦婦言陰氣幼少故蕤菱陽不用之故曰賓

位於午五月

夷則卦否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

位於申七月

無射卦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

起無有終已也位於戌九月

六律之呂

太呂卦臨呂助也謂陽氣方生陰氣助其宣物位

於丑十二月

夾鍾卦大夾孚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又當

陰陽相夾則位於卯二月

仲呂卦乾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

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

林鍾卦濕林茂也盛也六月陽皆茂盛積於林野

又林衆也萬物成就種類衆盛也位於未六

月

南呂卦觀南任也謂時物皆秀有懷妊之象八月

初物皆含秀懷吐之象陰任陽功助陽成功



也位於酉八月

應鍾

坤卦

應和也謂歲功皆應和陽功收而聚之

也又陽氣應不用事陰雜陽氣閉塞萬物作

種也位於亥十月見史記

愚按六律六呂律屬陽呂屬陰通謂之十二律古稱黃帝所作其名必亦黃帝所命有理有象大抵取諸聲氣云夫聲以器出氣由物形非可隲論也國語是先秦古書但言其義與其用耳史記所敘兼及歷卦而義衍居多亦未指名其體爾二書未詳本始果出於何人也若毛鄭以

義說詩而聲氣遂亡漢儒之失大槩俱然又按黃帝初斷十二筩以置律蓋竹管也淮南子謂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此與嶰谷之事合又曰十二鍾以副十二月則非徒取於義而實有其器本律名鍾者亦四但古器毀闕遂生後來紛紜之論

楊子雲曰聲生於日律生於辰夫謂十二律爲十二辰可也以十干并爲五如甲巳爲角以配五聲子雲之學零星若此

八音 金 石 絲 竹 匏 土 革 木



金之屬

鐃

棧鐘

銅鼓

錚于

鏡

鐃

石之屬

磬

磬

筑

箏

琵琶

阮咸

絲之屬

琴

瑟

筑

箏

琵琶

阮咸

竹之屬

簫

管

篪

七星

簫

笛

匏之屬

笙

竽

土之屬

壎

缶

革之屬

鼓

齊鼓

擔鼓

羯鼓

都曇鼓

毛圓鼓

木之屬

祝

春牘

拍板

拍板

撫拍

雅

通典八音之外又有三

桃皮

貝

葉

舜時用八音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計用八百般

樂器至周時改用宮商角徵羽用製五音減樂器

至五百般至唐朝又減樂器至三百般太宗朝三

百般樂器內挑絲竹為胡部用宮商角徵羽並分

平上去入四聲其徵音有其聲無其調見唐鄭安

節樂府雜錄

八音之中金聲最高竹革之聲次之匏音次之絲

音又次之石音最低

陽管六

黃鍾

太簇

姑洗

蕤賓

夷則

無射

陰管六

大呂

夾鍾

中呂

林鍾



南呂 應鍾

黃鍾爲宮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五百七十六蕤賓爲變徵五百一十二數

子者孳也陽氣至此更孳益而生故謂之子丑者紐也言居終始之際故謂之丑寅者津也津者塗之義正月之時生萬物之津塗故謂之寅卯茂也言陽氣至此物生孳茂也故謂之卯辰者振動之義此月物皆震動而長故謂之辰巳者起也物至此時皆長而起也故謂之巳午者長也明物皆長故

謂之午未者味也言時物向成皆有氣味故謂之未申者身也言萬物皆身體而成就故謂之申酉者猶縮之義此月時物皆縮小而成也故謂之酉戌者滅也言時衰滅也故謂之戌亥者効也言陰陽氣効收萬物故謂之亥

漢儒十二辰解蓋依月令而傳會之若推之歲辰又推之日辰則窒礙矣大撓作甲子本於周天度數以日爲主故因日生時積時爲日積日爲月積月爲歲以其餘四分度之一推測盈虛置閏焉用以起曆冬至夜半乃曆元也十二辰爲十二宮蓋



周天之位次耳字書日之所寺爲時因日之所寺以紀昏明陰陽之候如日在子宮爲子在午宮爲午餘以類推未必可以義解也

曆法有月建辰在辰與建交錯貿易處其在天體似表裏然

十一月建子辰在星紀 十二月建丑辰在玄枵

正月建寅辰在姬訾 二月建卯辰在降婁

三月建辰辰在大梁 四月建巳辰在實沈

五月建午辰在鶉首 六月建未辰在鶉火

七月建申辰在鶉尾 八月建酉辰在壽星

九月建戌辰在大火 十月建亥辰在析木

傳疑錄下

終

儼山外集卷二



河汾燕閒錄上

儼山外集卷三

杜詩風吹滄江樹雨洗石壁來自是以實字作虛字  
用樹樹立之樹晦翁以爲誤字欲更爲去對來字  
恐未然東坡有美堂詩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  
飛雨過江來祖此但長公不若老杜之簡雅遠矣  
山西地寒予六月初巡五臺嶺頭澗底層冰積雪皚  
皚尚衣薄綿再加一綿適可當憲副陳汝止伯安  
兵備代州爲予言北上鴈門更寒雲中更寒然煖  
木實產其間此陰中陽也

水潤下情也性最上故雨露自高降而露又高凡水



失其情則潰決之禍甚烈性上故也

聞喜之裴自後漢裴輯而下葬北倉村數里間凡五十二人皆尚書侍郎國公將相亦宇內之罕有也六月廿三日予以傷足臥分司承總司關會議救荒事內申明弘治間南科給事中羅鑒建言部議舉行每十里以上積糧一萬五千石遞至八百里以下積糧一十九萬石此外遞增者旌擢遞減者黜罰是或可行之蘇松等七府亦爲彌文耳若山西則豈能奉行山西州縣多在山谷之間路逕崎嶇搬運極難加以地瘠天寒據豐稔之歲十里之間

所收亦不滿一二萬而先積一萬五千於官則民無歲不飢矣莫若約以十里之內令其勤力耕種每歲加收數千官司增價糴入倉中以備救荒庶幾民貪於利而開墾日廣則粟多而民自可給乃是藏富之策此勸農之官不可以不設也信乎立法者以隨時通變爲難

戴石屏詩麥麩朝克食松明夜當燈此是山西本色語深山老松心有油者如蠟山西人多以代燭謂之松明頗不畏風

新唐書突厥圍煬帝鴈門煬從圍中以木繫詔書投



汾水而下募兵赴援今鴈門近滹沱而不通太原  
汾水絕遠况稱圍中投之失實

一產而三有至四者皆陰氣盛而母道壯也

唐制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  
經易尚書春秋公穀傳爲小經當是以簡帙繁簡  
爲次第爾

唐制宰相不正名初因隋制以中書令侍中尚書令  
共議國政此宰相職也其後以太宗嘗爲尚書令  
臣下不敢居由是僕射爲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  
書令皆號宰相然不輕授故常以他官居職而假

以他名自 太宗時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  
魏徵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其後或曰參議得失參  
知政事之類皆宰相職也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  
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  
而平章事之名始於此其後李勣以太子詹事同  
中書門下三品謂同侍中中書令也而同三品之  
名始此然二名不專用而他官居職者假他名猶  
故自高宗已後宰相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品  
高者亦然惟三公三師中書令則否其後改易官  
名而張文瓘以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入銜自



文瓘始永淳元年以黃門侍郎郭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事入銜自倩舉等始自是以後終唐之世訖不改焉

李勘字定臣唐渤海王奉慈七世孫好學明六經舉進士就試禮部吏唱名乃入定臣耻之遂隱居陽羨常惡元白詩體纖艷乃集詩人之類古斷爲唐詩以譏正其失其識超卓矣惜其集不傳於世無由考觀

漢詔死者不可復生蠲者不可復續字書及繼爲絕後乃更爲斷失初意矣

陳後山有一帖與山谷云邇來起居何如不至乏絕否何以自存有相恤者否令子能慰意否風土不甚惡否平居與誰相從有可與語否仕者不相陵否何以遣日亦著書否近有人傳謁金門詞讀之爽然便如侍語不知此生亦能復相從如前日否朱時發能復相濟否備盡謫居意味讀之慨然但謂仕者相陵意尤可憐仕本同類豈其初心一爲人作鷹犬亦何所不至舒亶李定輩果何人耶又柳子厚與蕭思謙書云飾知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



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其言益可憐矣嗟乎  
人之禍福雖所自取而世態所從來非一日矣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勅廢像遺經悉令  
雕撰此印書之始又在馮瀛王先矣

東白先生張公元禎以太常卿兼光學教乙丑科庶  
吉士先生天順庚辰進士以道學名世嘗爲予言  
自小子登朝見士大夫凡三變初登朝見士大夫  
多講政事遂有好政事意蓋指李文達公輩也再  
登朝見士大夫多講文章遂有好文章意蓋指李  
文正公輩也及今次登朝見士大夫多講命爲之

微笑是時靳少卿貴字充道徐侍讀穆字舜和皆  
好推星而翰林諸先生每會晤間皆喜談五星三  
命故術士遊京師者多獲名利亦一時之風尚也  
予素不信其術嘗有數說以闢之同年間每以爲  
拗顧學士鼎臣字九和素善此以爲汝不信自不  
信命自是有范文正公有言士之進退多言命運  
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多  
言命運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地豈國家之美事  
哉其論則正大矣

序記之系銘詩本于漢書諸贊如蒯通等贊云昔子



翬謀桓而魯隱危樂書構郤而晉厲弒豎牛奔仲  
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  
諳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  
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座死江克造蠱太  
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若減去首一二字分明一  
篇七言古詩特少韻爾若東方朔贊云首陽爲拙  
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  
逢則成韻語矣

王荆公變法大抵見於上神宗一疏云本朝累世因  
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群臣之義人君朝夕與處  
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  
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  
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  
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  
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  
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  
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  
方監司無點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  
旣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  
者多得顯官獨立管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



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  
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  
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飭訓練又  
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  
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  
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疎隆殺之  
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  
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  
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  
後來事功不出於此國監舊有荆公文集板介谿

嚴禮侍維中爲祭酒時重爲修補予踵介谿爲祭  
酒命典簿廳模印數部以分遺朝士時學錄王玠  
署典簿至廂房中感額言曰好好世界如何要將  
王安石文字通行怕有做出王安石事業來予憮  
然遂止斯言固不可以人廢也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  
成切詳密具數義有緝密有秘密有隱密有深密  
有慎密有微密有機密有茂密此之謂密對疎而  
言蓋謂君臣之間事機之際皆須密密而行令無  
滲漏罅隙可乘非專主於隱秘也趙清獻公晝之



所爲夜必焚香以告天不敢告者不敢爲也乃所謂密也其密在不敢爲非在不敢告

世稱韓魏公之功業甚偉閱古堂記所謂幅巾坐嘯恬然終日予之所樂惡有旣乎觀此則知其所本范文正公特舉中庸以示張子厚皆在濂洛未興之前真豪傑哉

今衢州古之太末其山與武夷山石理大類予未能周履其地觀其起伏脉絡意卽一山所分也會子固記道山亭亦謂粵之太末吳之豫章爲其通路今廣信古之豫章上饒諸山自武夷發而龜峯尤

類武夷豈其左右臂耶記曰路闕者陸出則院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爲縣大爲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塗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鉤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地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森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上下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膠糝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汭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予入閩然後



知其文之工也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冀卽今之山西  
土瘠天寒生物鮮少蓋自古爲然

石撰平定州人靖難死節州志載撰洪武中爲寧府  
左長史 太宗靖內難諸郡縣皆下在江西城獨  
爲守備 上怒攻拔之得撰不爲屈遂支解而死  
此恐失實按寧始封乃今之大寧與 太宗同起  
兵渡江因不之國江西之封乃在永樂中安得撰  
守備江西伏節此當是約兵之日在大寧盡節不  
當繫之江西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后土故祀以  
爲社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  
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此社稷之配祭所  
緣起也按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后  
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  
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則社稷本  
無定祀至宋又嘗祀契爲稷祀后土爲社今 制  
祀稷爲稷仍祀勾龍氏爲社按共工氏有三俱見  
外紀其一稱共工爲太昊上相其一稱諸侯共工  
氏與祝融氏戰不勝而怒所謂頭觸不周山崩者



也其一曰共工氏作亂振滔洪水以禍天下女媧氏滅而誅之五帝時文籍荒野要不可據以時代考之疑卽一人又按禮記疏言共工有子謂後世子耳然勾龍之爲后土亦不知在於何代禮記注亦稱后土官闕又顓頊氏之子黎也勾龍初爲后土後祀以爲社予以爲祭專報功若稷爲稷此萬世之通義自古水土之功莫大於禹社宜祭禹又兩聖人功德兼隆最義之得者漢平帝時亦嘗以禹配社以稷配稷是亦未可以莽所嘗爲而非之也唐制社以勾龍配稷以后土配此義殊不可曉

勾龍后土據前說是一人宋孝宗時則以社爲后土勾芒氏則又少異矣

我朝準周禮建官以吏戶禮兵刑工爲次第在庭立班亦然宋制雖不合而轉遷之次亦同畢仲游議官制云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禮部遷戶部戶部遷吏部頗與今制同獨不言兵部遷禮部今制禮部班出兵部上而兵部資高自宋時已然豈禮與兵所職有不能相通與

綱目凡例曰凡以國與人者子弟曰傳他人曰讓此義恐未精孔子稱泰伯三以天下讓豈他人乎堯



傳之舜舜傳之禹豈子弟乎予謂以國與人者有  
正有變當具二義乃備

河汾燕閒錄上

儼山外集卷三

河汾燕閒錄下

儼山外集卷四

凡天下混一爲正統恐亦未精先輩方正學先生嘗  
論之又似過繁予意欲析而言之蓋有正而不統  
者若周之東遷是已晉宋之南附之統而不正者  
若秦晉隋元是已新莽附之三代而下漢興甚正  
唐次之宋初與魏晉無大相遠後來功德過之賢  
人輩出惜乎輿地不完而政教號令未徧於海宇  
不應混一之義由是觀之惟我 皇朝功德土宇  
有漢唐之所不及者史家正統宜曰漢唐 明而  
宋不得與焉



晉水澗行類閩越而悍濁怒號特甚雖步可越處輒起濤頭作澎湃源至高故也夏秋間爲害不細以無堰塌之具爾予行三晉諸山間嘗欲命緣水之地聚諸亂石倣閩越間作灘自源而下審地高低以爲疎密則晉水皆利也有司旣不暇及此而晉人簡惰亦復不知所事甚爲可恨閩諺云水無一點不爲利誠然亦由其先有豪傑之士作興後來因而修舉之遂成永世之業故予謂閩水之爲利者盈科後進晉水之不爲利者建瓴而下爾石炭卽煤也東北人謂之楂上聲南人謂之煤山西人

謂之石炭平定所產尤勝堅黑而光極有火力史稱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天今其遺竈在平定之東浮山予謂此卽後世燒煤之始所謂天柱折地維闕者乃荒唐之說不足深辯天一氣爾豈有損壞可補謂之補天猶曰代明云予別自有記

石守道作恠說以議揚大年之文體吾鄉國初有王彞先生字宗常作文妖以疵揚廉夫之制作文章體裁固當有辯妖恠之目誠過矣

將相之材尤貴度量足以鎮物若謝安石度量已先勝矣而將材尤難宋稱狄青偉甚只如却從行者



一節亦真不可及嘗觀曾南豐所記云有因貴望  
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  
所求也何必因人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  
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  
青不敢不爲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軍中法重  
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奏取君矣非獨君  
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青之此言告之苟  
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  
求從青行者今每命將託勢請行者無限有將帥  
之任者宜以此爲法可也

劉恕字道原溫公門人宋儒中有史學者嘗著自訟  
文以爲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其悔過之勇自知  
之明寔前賢之高尚顧其所謂失與蔽者予皆有  
焉又若爲予而發者因錄之以自警平生有二十  
失侏易卞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泥古  
非今不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高自標置擬  
倫勝已疾惡太甚不卹怨怒事上方簡御下苛察  
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  
人不卹咎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藻  
不掩人過惡立事違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己度德



過望無紀交淺而言深戲謔不知止任性不避禍  
議論多譏刺臨事無機械行已無規矩人不忤已  
而隨衆毀譽事非禍患而憂虞太過以君子行義  
責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  
好謀而闊論劇談而不辨慎密而漏言尚風義而  
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不畏強禦  
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  
鈍闇識而強料事非法家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  
禮易樂而多憂畏動而惡靜多思而處事乖忤多  
疑而數爲人所欺事往未嘗不悔他日復然自咎

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其中惟苛察深刻予  
似可免然賦性弛緩而每欲示人以肺肝亦不得  
不謂之失與蔽也若夫事往未嘗不悔他日復然  
者則又中予之沈痼循省之餘輒復自笑詩曰我  
思古人實獲我心

左傳國語並出丘明之手如敘用田賦一事左傳則  
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  
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  
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  
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



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  
不聽國語則曰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先王制  
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  
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  
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  
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  
也則有周公之籍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不惟詞異而事實亦不同何也若以文論國不如  
左

樂府中有蘇幕遮乃高昌婦人所戴油帽高昌西域

國西川也

頃見盤瓠蠻誓狀云某等既充山職今當鈴束男姪  
男行持棒女行把麻任從出入不得生事者上有  
太陰下有地宿其翻背者生兒成驢生女成猪舉  
家滅絕不得翻面說好背面說惡不得偷寒送暖  
上山同路下水同船男兒帶刀同一邊一點一齊  
同殺盜賊不用此款者並依山例山例者蠻言誅  
殺也其言質野切直粲然成文有僮約之體裁具  
載范文穆公桂海虞衡志又有南詔乞書藥文其  
後曰古人有云察實者不畱聲觀行者不識詞知



已之人幸逢相謁言音未同情慮相契吾聞夫子  
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今兩國之人不  
期而會豈不習夫子之言哉便有華風復附詩曰  
言音未會意相和遠隔江山萬里多亦是唐律夫  
天之生才未嘗限量而人能力學何所不至况區  
區藝文之末乎夫子所以欲居九夷也

馬端臨論圩田曰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  
涸以墾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將胥而爲水也此數  
言極盡吾鄉泖湖之利害當大書深刻以示愚民  
之嗜利者

吾鄉姚氏所錢譜盡哀歷代之錢穴紙譜之奇形  
異狀無所不有而各疏時代由來前輩楊鐵崖維  
禎錢艾衲藁俱有論撰予嘗閱之亦博古之清玩  
也或謂錢之通塞頗繫人倫予少時見民間所用  
皆宋錢雜以金元錢謂之好錢唐錢間有開通元  
寶偶忽不用新鑄者謂之低錢每以二文當好錢  
一文人亦兩用之弘治末京師好錢復不行而惟  
行新錢謂之倒好正德中則有倒三倒四而盜鑄  
者蜂起矣嘉靖以來有五六至九十者而裁鉛剪  
紙之濫極矣夫錢之用本以權輕重而世終難廢



若開元實爲輕重之中鼓鑄者宜以爲準然自賈  
誼通達大體而錢議爲得要領至南齊孔顛則曰  
鑄錢不可以惜銅愛工若不惜銅則鑄錢無利若  
不得利則私鑄不敢起私鑄不敢起則斂散歸公  
上鼓鑄權不下分此其利之大者斯乃不易之論  
而伊川程子亦有權歸公上而民不犯罪之說其  
變通之道亦畧可觀矣

世恒言韓范富歐固自有次第哉歐不脫文人宜列  
諸公之下韓公嘗云用兵先置勝負於度外好好水  
川之敗爲范公所笑范公亦有爲之自我者當如

是其成與敗不計之說但韓公論兵却是主張太  
早在兵家所謂置勝負於度外者先勝故也若伊  
尹相湯以伐桀太公周公佐武王以伐紂是已所  
謂聖人無死地者韓公料勝未定故范公得以因  
事笑之范公英發勘磨城郢乃是閱歷少而議論  
多故爲呂許公所困後來解仇一事未必然忠宣  
父子之間當有真見歐公大體之言恐非實錄晦  
菴固是懸斷耳富文忠公嚴重以英宗册立之事  
頗憾魏公後來致仕鄭公居洛魏公在相位每歲魏  
公必遣人爲鄭公生朝慶壽鄭公竟不報謝但答



曰老病無書而已如是者十餘年鄭公微傷於隘  
歐陽公不信易繫不喜文中子魏公同在政府見  
歐公未嘗道二書其識量宏密真天人也王荆公  
與之並政至詆之爲俗吏又曰相公但相貌好耳  
若魏公者非徒才業過人亦有福有德之士後生  
何由一望其風範哉觀其調和兩宮一事真能包  
荒藏納信非長厚者不能若於義理亦恐未合賴  
英宗遷善改過方成就此一段好事魏公真有福  
哉

沈存中筆談載兵部員外郎范祥爲鈔法令商人就  
邊郡入錢四貫八百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斤  
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搬運之勞此  
卽今日開中給引之始

北魏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  
秀容今太原之忻州

曆家大抵以漏刻極長於六十極短於四十嘗聞前  
輩言惟正統己巳官曆晝刻三十九夜刻六十一  
以爲陰過故有土木之變元授時曆則長極於六  
十二刻短極於三十八刻以爲驗於燕地稍偏北  
故然外國有蒸羊脾未熟而天明者則短又不止



於三十八刻而已豈漏刻隨日因地有不同者如此初不全繫於陰陽之消長也

世間糜費惟黃金最多自釋老之教日盛而寺觀裝飾之侈靡已數倍於上下之制用凡金作薄皆一往不可復者天地所產有限甚可慮也東坡號知事者見後世金少以爲寶貨神變不可知復歸山澤此何言與按王莽敗時省中黃金尚有六十萬斤莽藉漢基富有天下固應有之梁孝王死亦有金四十萬斤彼藩封亦乃爾至燕王劉澤諸侯也一賜田生金亦二百斤何漢世之多金耶二百斤

當今之三千二百兩使在今日雖人主一時亦有難者

四明謝貞字友規國初人爲吏謫臨洮卒年三十六爲詩文有規矩水東日記嘗載其事錄其與速魯麻序別口神答二文其謫臨洮自泗洲一時交游有詩文贈行俱佳作內華亭黃仲琪一首云九霄風翮舉清秋萬里飄然汗漫遊莫謂流離舍初志卽看登用納嘉猷黃河太華供詞筆紫鳳天吳在客裘及早歸來拜家慶故鄉終不似并州其詩亦壯浪可喜而吾郡中遂不復知有此人也當是袁



景文一輩人漫記于此訪之

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蘄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封循王異姓真王俱饗富貴之極而後復善殖產其罷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今浙西豈能着此富家也一隅偏安而有此宋安得復興耶

嘗見三教平心論一冊當是近時人書稱靜齋學士劉謚撰本朝學士無所謂劉謚者想亦一僧之辯而黠者所爲託名以傳其言捃摭甚淺頗類今世一種議論甚可笑也其所譏誚者程張而下皆不免於排韓尤力次及歐而其右柳蓋其護法之論

皆不足深辯獨謂處州孔子廟碑不屋而壇以爲退之不知經義自是公論又謂上書媚于頤貶朝陽後勸憲宗封禪作毛仙翁序禱黃陵廟數事雖出於仇讎忿怨之深文然君子之處患難安可以一事不謹而爲異端之人所指目耶取以志戒

今歲庚寅官曆九十一連三月皆大盡冬至節在二十三日己酉申正一刻明歲置閏乃在六月曆法莫問來年閏便數冬至剩剩謂餘也今年十一月大盡則冬至所餘正七日而閏在六月何與氣朔生閏豈所謂差一日者耶



江南放債一事滋豪右兼併之權重貧民抑勒之氣頗爲弊孔然亦有不可廢者何則富者貧之母貧者一旦有緩急必資於富而富者以歲月取贏要在有司者處之得其道耳只依今律例子母之說而行各爲其主張不使有偏亦是救荒一策正如人有兩手貧富猶左右手也養右以助左足以便事一等好功名官府往往嚴禁放債之家譬如戕右以均左則爲廢人矣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溫州布衣萬春上書言乞將民間有私債欠還息與未還息及本與未及本者並除放高宗謂輔臣曰

若止償本則上戶不肯放債反爲細民害乃詔私債還利過本者並與依條除放此最得公正之道宋孝宗乾道元年十二月立皇太子赦內一款應爲人曾孫祖孫四世見在特與免本身色役二稅諸般科敷一年前代恩典曠蕩若此

世恒言秦隋不道然不道莫甚於始煬後世有遵用其法過於堯舜者稱皇帝築長城列郡縣是始皇所爲進士科是煬帝所設

天下之務日開而未已如茶古所無今則不可闕茶之用始於漢著茶經始於陸羽權茶始於張滂爾



雅檟苦茶茶之名始見於此吳志孫皓密賜韋曜  
茶茗以當酒飲茶始見於此注以早採者為茶以  
晚採者為茗又名薺  
云

河汾燕閒錄下

終

儼山外集卷四



春風堂隨筆

儼山外集卷五



世傳花卉凡以海名者皆從海外來理或當然予家  
海上園亭中喜種雜花最佳者為海棠每欲取名  
花填小詞使童歌之有海紅花海榴花更欲采一  
種為四闋累年而不得辛丑南歸訪舊至南浦見  
堂下盆中有樹婆娑鬱茂問之曰此海桐花即山  
礬也因憶山谷賦水仙花云山礬是弟梅是兄但  
白花耳却有歲寒之意

本朝畫手當以錢唐戴文進為第一 宣廟喜繪事

御製天縱一時待詔有謝廷循倪端石銳李在皆



有名文進入京衆工妬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畫文  
進以得意之筆上進第一幅是秋江獨釣圖畫一  
紅袍人垂釣於水次畫家惟紅色最難著文進獨  
得古法入妙 宣廟閱之廷循從旁奏曰此畫甚  
好但恨鄙野爾 宣廟扣之乃曰大紅是 朝廷  
品官服色却穿此去釣魚甚失大體 宣廟頷之  
遂揮去其餘幅不視故文進在京師頗窘迫宋王  
士元畫武王誓師獨夫崇飲圖識者以爲精慮入  
神與六經合孫四皓進之天子下圖畫院品第高  
文進妬之定爲下品止賜三十縑古今忌才雖曲

藝亦然可資浩歎文進名亦偶同

今世所用摺疊扇亦名聚頭扇吾鄉張東海先生以  
爲貢於東夷永樂間始盛行於中國予見南宋以  
來詩詞咏聚扇者頗多予收得楊妹子所寫絹扇  
面摺痕尚存東坡謂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  
之止兩指許正今摺扇蓋自北宋已有之倭人亦  
製爲泥金面烏竹骨克貢出自東夷果然

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將掃群穢  
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  
陽此司馬宣王過溫歌宜入詩準



北齊文宣天保七年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是役頗大明年又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烏紇凡四萬餘里高洋備邊如此長子羊頭山租黍可以纍律河內葭苳灰可以布瑄非其地則無驗今長子與河內地相連屬豈天地之氣鍾於此耶

邢子才有書甚多而不甚讎校見人校書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北齊書

元韶娶魏孝武帝后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瑪瑙榼容三升玉縫之皆西域鬼作也鬼作卽世所謂鬼工

方言以十二生肖配十二辰爲人命所屬莫知所起周宇文護母留齊貽書護曰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當時已有此語北狄中每以十二生肖配年爲號所謂狗兒年羊兒年者豈此皆胡語耶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此一條自具大學始終節目亦吾



道異端之所以分也如告子之學可謂定矣而未  
能靜禪者之學可謂靜矣而未能安惟其未能安  
故資於神通惟其未能慮故失之誕謾豈能有所  
得耶

製筆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後強者爲刃要者爲輔  
參之以籛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  
試直中繩勾中鈎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  
曰筆妙此數言簡約未知誰所爲可題爲筆經

唐代宗廣德二年七月以國用不及秋苗方青卽征  
之號爲青苗荆公青苗之法雖不同其爲虐政一

也

王忠肅公翱字九臯鹽山人爲太宰時每呼二侍郎  
爲崔家尹家至今相傳以公爲朴直此字亦有所  
本蓋尊敬之詞漢稱天子曰官家石曼卿每呼韓  
魏公爲韓家若今人則爲輕鮮之詞矣

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古以二歲半爲一尺  
言五尺是十二歲以上十五歲則稱六尺若晏嬰  
身不滿三尺是以律起尺矣周尺準今八寸二尺  
四五寸豈成形體當是極言其短耳曹交九尺四  
寸以長準今七尺五寸餘



栝松百年卽有白衣如粉本草謂之艾衲香吾鄉錢  
鼎先生號艾衲蓋取諸此趙文敏公號松雪乃是  
一琴名若艾衲香亦可稱曰松雪

宋至和三年正月六日仁宗不豫罷朝兩月餘是時  
儲嗣未立中外人情不安四月初仁宗瘳始御殿  
時王堯臣文彥博劉沆富弼四人同在中書竊議  
曰方今朝廷根本不可不早定以安人心時未敢  
顯言亦不暇與密院同謀彥博謂堯臣曰必得賢  
嗣以厭人心堯臣曰豈不知養育於宮中者耶彥  
博以指書案作實字堯臣復以指抹下作貫字衆

言無易此矣至上前伏奏若得請不可如常例退  
殿廬令堂吏書聖旨劉沆欲袖紙筆當於上前親  
書翌日於垂拱殿共奏仍引西漢故事人主初卽  
位建儲令曰臣等旣叨輔相之重當任社稷之大  
計也乞賜開納仁宗欣然加獎曰知卿等盡忠然  
大事朕更熟思之堯臣等再三論奏曰知臣莫若  
君知子莫若父料陛下必素垂意嘗選賢者育於  
宮中計無易此仁宗雖默而首肯之四人拜賀且  
謝乞聖旨明諭之堯臣尤激切仁宗曰旣是大事  
未可輕出翌日當盡議時五月天熱且旰食不便



衆退堯臣歸密草詔意懷之明日登對復申前請  
彥博在御榻左弼次之沈在右堯臣次之堯臣越  
次奏曰願陛下早定此議付外施行仁宗曰朕意  
旣已定矣卿等無憂時亦旰晷衆遂退是年八月  
召韓琦充樞密使遂定策立之議當時事體可謂  
慎且密矣

昔人云讀漢書要取堂扁合作者信難得宋呂文靖  
題鏡湖天花寺一絕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  
窻向水開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閒能有幾人來予  
欲取愛閒二字署山居一軒

今世官司各有俚語以寓譏評如在京兵部四司曰  
武選武選多恩多怨職方職方最窮最忙車駕車  
駕不上不下武庫武庫又閒又富聞他衙門中尚  
多惜不得其詳此語蓋自宋以來卽有之元豐時  
有曰吏勲封考筆頭不倒戶度金倉日夜窮忙禮  
祠主膳不識判硯兵職駕庫典了潑袴刑都比門  
總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見鬼紹興後時事不同  
又爲之語曰吏勲封考三婆二嫂戶度金倉細酒  
肥羊禮祠主膳淡喫麩麪兵職駕庫敲薑呷醋刑  
都比門人肉餛飩工屯虞水生身餓鬼本朝國



子監自 祖宗以來例不刷卷故諺曰金祭酒銀  
典簿正德戊寅予自編修轉司業時適祭酒闕予  
得 旨遂署印稽考錢糧其實空虛典簿廳至起  
息揭債予問之前祭酒石熊峯邦彥先生云自來  
如此余遂舉劾典簿王勤者黜之適送供堂皂隸  
銀數兩至色如黑銅予笑曰正好謂之銅司業聞  
者絕倒

世目薄行人爲沒前程此語亦有所自柳子厚作非  
國語人以爲子厚平生作文得國語最深因知其  
短長而持之故謂子厚爲沒前程然則以夫子之

道反害夫子從古已然可歎也

丘文莊公仲深濬近世最號博學強記洛陽劉少師  
希賢健嘗戲之曰丘先生是有一屋散錢却少一  
條索子文莊聞之曰劉先生有一屋索子却少散  
錢蓋報之也吾聞崔同年子鍾銑云訥齋嘉話云  
貫如散錢一是索子

武康石色黑而潤文如波浪人家園池疊假山以此  
爲奇大至尋丈者絕少武康縣今屬湖州山溪間  
多產此石予行江南山中亦見此類有甚大者或  
云出海島中水洗而成文海舶取以壓風者往年



入蜀自棧道過鳳縣嶺純是此石人家用作短墻  
有甚佳者摺皺成文而方整可坐其品格頗多惟  
疊雪者為甲橫文疊起如摺有黑白層疊相間者  
有白石作腰帶圍者曰玉帶流水其文皆豎麻衣  
如人衣麻之狀錦犀紅黃色相間成文虎皮大文  
圓嵌作黃黑色麻皮如畫家麻皮皺海石蒼黑色  
面作礬頭紋鬼面石紋突出而獐狼有透漏如太  
湖石謂之湖石武康嘗欲聚而作譜恐未能悉其  
品也粗記如此

歛石製硯識者以為在端溪之上予讀江賓暘送姪

售硯序因刪次其語為 硯志

唐開元間獵人葉氏得不於長城里琢為硯遂聞  
天下山在羊鬪嶺之巘兩水夾之水盡處乃產硯  
石有坑一曰緊足次曰羅紋今呼為舊坑又次曰  
莊基三坑相去百餘步而石品夔異舊坑又自為  
三曰泥漿曰棗心曰綠石去舊坑纔數尺而石品  
復異自莊基北行二里泝溪而上曰眉子坑則東  
坡所歌者今在水底不可斷矣

舊坑綠石為上生在石中斷者先去頑石次得硯  
材然極麤工人名曰麤麻石石心最緊處為浪出



至慢處爲絲愈慢處爲羅紋故曰緊處爲浪慢處  
爲絲如木理然

絲之品不一曰刷絲曰內裏絲曰叢絲曰馬尾絲  
獨吐絲爲奇正視之疎疎見黑點如洒墨側視之  
刷絲粲然工人謂之硯寶蓋石之精云惟棗心坑  
或有之他產則劣故三衢絲石黑而頑南路絲石  
暗而黝綿潭絲石浮而滑夾路絲石紅而枯水池  
山絲石枯而燥者不甚宜筆墨云

宋謝堅知徽州時嘗於舊坑取石貢理宗初坑上  
嘗有五色雲氣如錦衾郡檄隨雲所覆處斲之得  
佳石有白文繞兩舷宛轉如二龍旣發爲硯而雲  
氣不復見矣

哥窑淺白斷紋號百圾碎宋時有章生一生二兄弟  
皆處州人主龍泉之琉田窑生二所陶青器純粹  
如美玉爲世所貴卽官窑之類生一所陶者色淡  
故名哥窑

雲間陸深子淵著

不肖孤楫泣血校刻



春風堂隨筆

終

儼山外集卷五

聖駕南巡日錄

儼山外集卷六

嘉靖十有八年己亥春二月望 聖駕巡幸承天相  
度 顯陵遷合是行也秉於 上心之獨斷諸凡機  
務咸躬親裁決若 冊立東宮分王 裕 景 祭  
告 郊廟建置畱守遣使行邊特設都護將軍左右  
副將軍由是臨 軒掛印內刺前驅雷動風行雅尚  
整峻至於車旗輦服之制一新皆出夙辦非臣工之  
所能與嗚呼大矣哉 聖人之作爲也諸司印信次  
第掌署乃發舊鑄行在印以從特諭輔臣以深掌行  
在翰林院充 扈從 御筆親署爲翰林學士抹落



侍讀 聖眷厚矣二月九日禮部送至印文完好作  
九疊三行曰行在翰林院印直欄爲紐旁鑿小楷字  
曰永樂十一年正月 日禮部造行在翰林院印自  
左向右作三行書比今院印差大云既有 旨十四  
日從官分程前行至期適宮僚 命下深得改詹事  
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是晚報名明晨入 謝畢謁  
內閣出由宣武門西行十五日甲寅也午過盧溝橋  
初作一詩南行野田村落中悠然有鄉思未至良鄉  
吏導入民舍署曰公館從官所止畧具一飯從權宜  
也日晡過舊店夜向陰乘月行至涿已二鼓矣亦入

民舍乃吾鄉崑山顧氏父子出拜候甚謹宿十六日  
乙卯曉發涿出南郭初望 蓆殿甚整行二十里餘  
遇兵部右侍郎方山張公衍慶仲承邀入寓次時戶  
部尚書蒲汀先生李公廷相吏部尚書松臯許公讚  
戶部左侍郎靜菴袁公宗儒繼至方山畱小酌松臯  
先去四人飯畢同行已刻細雨入定興循例寓次一  
飯而發過同年王司徒南臯堯封家不遇出南門行  
五十餘里過麒麟店又南土丘隆然道旁刻石曰麒  
麟塚云西抵安肅北門有吏持木牌上書翰林院講  
讀三位來迎寓次甚陋又吏持牌曰詹事府一位予



曰此是也返顧屋主曰屠胡陳三翰林至善事之入城寓楊生家初禮部儀注止定翰林講讀三員堂上不具予以別 諭從故兵部文移有司者亦不具迎候多誤惟詹事府元不與 扈從不知此縣何據有此牌予頗以爲訝燈下安州同知何城來候城嘗爲庶吉士以刑官謫此予禮而慰之因餽品物曰下程予曰此有 題准事例彼此無益峻却之而去遂宿十七日丙辰早發白溝驛白溝在雄縣土人云東去尚三十餘里是日天氣和朗西望郎山諸峯甚秀爽南出郭松臯自後來予遜之先松臯但曰悶悶強拉

同行並輿得商確古今數事酬答縷縷予曰我輩此行惟有早勸 廻鑾爾松臯首肯曰然然又南度肅河石橋始有水木之觀抵保定北門與松臯別候吏導行濠上自西而南寓傅文毅公莊門榜曰少冢宰公名珪 武宗朝禮書有氣節予會試本房座主也嘗許爲序其文集未脫稿爲之憮然倦甚就南牖下偃息午飯後漸山屠文升前岡胡用夫至頃之方山陳應和亦至矣前後房宿十八日丁巳早赴 行宮候 駕已刻 上乘馬入 宮眷從從官朝于 行殿奏事如儀退偕三春坊過 內閣直廬起居桂洲



公云明早當朝後發先是 行宮前見傳帖書保定  
真定鈞州襄陽四處駐蹕初定十處者改矣午仍飯  
傳莊唐甥 璽來候以中書供事 勅房後至乃出湯  
餅食之時行李車已先發是夜臥土炕夜半報免  
朝遂發五更騎至涇陽驛二門閉官吏皆避與工部  
尚書石菴蔣公坐簷下燎火而出並馬行曉月中十  
九日戊午晨抵慶都寓次博野知縣張鳴岐來候外  
姪也騎行途中馬爲車傷午入定州北門寓軍衛家  
暫憇向晚三春坊至予就寢矣二十日己未以新銜  
再發行牌爲應付多錯也乘月南發懷表弟顧世安

抱病有詩是曉寒甚行二十五里入村店燎薪吸湯  
而去卯至新樂寓次午過伏城遇刑部尚書五華楊  
公志學同行未至真定入北門寓次晚三春坊見過  
畱小酌而去是夜與方山中允同宿二十一日庚申  
晨出 行宮候 駕已刻 朝于 行殿從官各有  
蓆次頗可居午後復入城過大佛寺登高閣觀宋太  
祖畫像與一老僧相對若問道狀在西閣之東壁壁  
已頽圯閣後觀八角井殿前開皇碑字帶隸體尚完  
好可搨東亭有端拱碑已橫裂皆不及細讀而出西  
過開元寺寺已荒落惟一殿是十八石柱皆中斷木



作斗拱甚奇古殿中東柱上刻寺始於元魏似唐人書跡西柱上有楷書心經望之亦佳遂與屠陳南過陽和樓樓下兩複道通衢頗有偉觀漸山云此樓雨不需灑四面隨風若避故曰陽和問之土人曰然遂相與飲王鑛家鑛舊識也迎送甚謹予復至蓆寓宿候 朝二十二日庚申晨起燈下見 御札三侍郎高三峯張方山工部江瑞石曉以闕供先去各取回行在午易吉服陪祭北嶽祭所復覩一札三更起行衆皆欣躍 上欲兼程速回甚盛德也因 命從官三品以上乘轎 聖恩厚矣別定儀注從事予騎

行南渡滹沱數里見校尉馳馬宣吏部松臯返騎而北晚至欒城馮御史汝學彬過寓次坐話別去二十三日辛酉月初出卽上車嚴介谿宗伯向予說坐車可抵按摩予憶弘治辛酉冬同介谿赴會試車行屈指三十八年矣曉抵趙州次劉編修世盛家世盛字子謙丁丑進士場屋舊識也以心疾死死過栢林寺趙州和尚道場也殿後壁上有畫水二堵作波濤狀其起伏之勢筆底凹凸渦回流動自側視之平壁也亦似近時手跡西有古佛堂東南所樹名透靈碑石甚光潤而黝黑一拊而出南過石橋車馬闐擁又南



二十里入鋪舍小憇遇右副都御史穎東党公守衡以平與並行過三十里鋪高邑縣協濟吏治具帳次同穎東小酌而出又南過王莽城午抵栢鄉寓次自此見西山發脉起伏層層南望白浮橫截一縷如雲頃至乃河沙爾復遇松臯知昨宣爲散賞故也夜至內丘宿南城樓居是夜大風有聲二十四日癸亥發內丘地多浮沙途中風塵甚高午抵順德覓寓不得暫寄清軍御史寓次屠胡至小酌旣而遷寓市樓小憇騎出東門 行宮候 駕燈下還瞿照磨鶴九臯來謁少敘而去三更復上車二十五日甲子曉過沙

河聞車人苦沙深而車中乃少安辰抵臨洺寓次午過邯鄲南行西望趙王城叢臺故址遇通政使鄭敬菴公佩紳同行道旁見兩人折柳枝而捋之云以充饑入河南地界見姚布政文清樂叅政護龐廉使浩王副使納言胡都司永錫皆舊識也稍南遇都憲可泉胡孝思纘宗以治河至敬菴易廷用讚以巡撫至巡按馮御史震宋御史大本偕入逆旅茶話而別暮至磁州寓次宿二十六日乙丑曉發月中辰臨漳河渡自新橋旁結浮梁亦可渡南岸行數里遇 趙王樓輿拱候道左而過已抵彰德過安陽石橋河水滄



南巡日錄  
涓流卽洹水是已寓倉司午飯過學宮訪三春坊出  
自南門候 駕燈火下與同年崔后渠子鍾立敘契  
闊子鍾名銑以南祭酒致仕家居十餘年昨選宮僚  
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於此朝見會介谿講送親王  
還國之禮始知深亦與焉顧不知有 御札爾介谿  
第囑之曰從行三學士須不遠亦不知有宣 召之  
事過內閣直廬桂洲云有 御札笑且賀曰昨 御  
筆特稱卿先生當又遷矣還寓次復辦車行三更遂  
發二十七日丙寅曉至湯陰寓察院早飯發抵宜溝  
入市居供湯餅遂行遇高三峯知張方山奪俸六月

騎行申抵淇縣寓次出東門候 駕會鄔都尉景和  
始見 御筆稱卿事蓋因戶書禮侍似以舊官入銜  
蒙 上記憶若此敢不圖報謹識之會蒲汀陽峯於  
內閣直廬知 勅止 汝王遠迂寓孫生家宿三更  
車行二十八日丁卯曉至衛源寓次出邀蒲汀同至  
行宮候 駕午後 駕至 汝王來朝司禮監太  
監張佐自 行宮東門引王入東蓆殿 上升座文  
武官僚侍班王由行殿東門入至 御前行五拜三  
叩頭禮 上避座受之王叔行也王退復入東蓆  
殿從官 朝叅如儀后渠面見賜酒飯鴻臚劾彰德



知府王旒失朝有旨逮治上退王入內行禮  
高三峯亦奪俸半年怒旨叅詰撫按官甚嚴以闕  
乏也既乃命宗伯送王予輩候得亢村祭河之  
命還寓次三更車行途中望火光已而知行殿災  
二十九日戊辰曉抵新鄉不下車而行午至炕村候  
駕鄭王朝于行殿初儀注以是日酉時炕村祭  
河瀆臨時太常牲品先往河濱既有旨以明日寅  
時臨河而祭駕發遂車行以從深夜始近行宮  
乃騎行昏黑失道走至河濱還覓得席寓小憇三月  
一日巳巳質明陪祭禮畢隨駕至河堧奉上升

舟予得胡可泉官舫與陳尚寶麓胡御史守中同濟  
觀龍舟少泊南岸乃騎至滎澤寓次宿小樓河濱  
行殿亦災衛輝之變焚燬法物甚多後宮中貴受禍  
數輩上怒河南撫按二司皆下詔獄張方山亦  
就逮有司有綁縛示衆者兵書院長浚川王公子衡  
廷相被命於災所檢括二日庚午發滎澤午抵鄭州  
周世孫伊王來朝申過郭店少息樹陰夜深抵  
新鄭寓次三更出行宮候駕免朝還寓宿三  
日辛巳曉發午過姚店入斗室中朱署正守宣來謁  
爲設豆飯行途見饑民跪號者相續未至鈞州徽



王來朝從官朝于行 殿如儀前少保閣老南塢先  
生賈公詠迎 駕失朝可臬面謝河南巡撫之 命  
禮畢陪祭中嶽夜入鈞州城寓次 駕卽發乃騎從  
自出京是夕始隨 駕後行四日壬申曉過鹹寨已  
至襄城 行宮候 駕會南塢乙丑經房座主也慰  
藉久之乃有鐫落散官之命視介谿疾入城發是日  
始行山麓林木向榮晚至葉縣寓次宿五日癸酉五  
更發曉遇袁靜菴同行卯過昆陽城是日大風午抵  
保安寓次未抵裕州寓王生家茅堂土壁窻榻朴雅  
庭中有竹篠松檜藥闌花塢耳目頗適蔬食後出

行宮候 駕免朝遂宿是夜夫隸俱逃散中宵車行  
聞雨聲初六日甲戌曉抵博望寓次朝飯騎行途中  
濃陰細雨復車行過博望未至南陽東關寓次出候  
駕過松臯席寓聞 回鑾有期促工大峪夜深

駕至從官俱候於門屏待旦七日乙亥辰 唐王來  
朝免從官以出有 旨從官先行遂發是日風陰途  
中遇京山侯崔公元同行聞松臯奪俸三月該司六  
月以推補有忤也午抵林水暮至新野縣寓次宿八  
日丙子發新野過呂堰寓次晚至樊城候 駕得旨  
切責以失送 親王也與蒲汀陽峯俱待罪二更發



襄陽午過宜城不及下車既而蒲汀來約乃騎追三十里及之議上疏認罪中夜行車至豐樂投進吏禮叅處亦上九日丁丑曉至承天 藩邸西門會工部侍郎東橋顧公華玉璘與敘契闊同飯午後始得東關寓次宿十日戊寅辰出南郭候 駕不至還寓宿十一日巳卯申刻 駕至入舊 邸免朝十二日庚辰黎明入 朝待罪工部左侍郎方塘潘公希古鑑以督木至來訪出答之十三日辛巳入朝仍待罪巳刻始得降俸兩級之 命喜懼交并報名謝 恩是舉也深資次稍後追趨難前可謂自負 聖恩矣及

捧 聖諭嚴詞峻督皆有至愛存焉愧心之痛慘於刑戮其間難處事扈從諸公或有能知之者是日聞 上有擇地之行抵夜有 旨罷之得閣老未齋顧公致北信至發封得黃甥標手書知京邸粗安十四日壬午入 謝禮成湖廣撫按來訪巳刻 駕謁顯陵同蒲汀扈從遇松臯三人隨 駕樓轎聯接平生親近未有如此日者既而退息柳陰下以俟暮還寓次二更入陪祭 龍飛殿 社稷 山川禮成還寓就寢十五日癸未入朝頒 賞銀五兩十六日甲申雨 謝過內閣直廬議表賀還過介谿畱酌觀賜衣



南遊日錄 備山外集卷之六  
酒杯適樂工至奏伎東橋陽峯同席盡情冒雨暮還  
風雨益甚更餘得 旨明晨午前候 旨上陵十  
七日乙酉入朝頒 賞銀七兩未刻雨止 駕出予  
輩從間道至 陵夜還宿十八日丙戌 楚王來朝  
上御龍飛殿受之出赴廖學士道南招過孫尚書  
九峯先生交東城別業遂訪孫憲副從一元敘舊予  
丁酉春過承天訪從一于里第從一適檢得本朝  
內閣諸老歷官年月云九峯所遺復訪得之漫錄于  
此

解學士縉

永樂元年  
入四年故

黃文簡公淮

永樂元年入十三年罷  
洪熙元年復入尋卒

胡文穆公廣

永樂元年入  
十七年故

胡祭酒儼

永樂元年入  
十四年故

楊文敏公榮

永樂元年入  
正統五年故

楊文貞公士奇

永樂元年入  
正統九年故

金文靖公幼孜

永樂元年入

楊文定公溥

正統十一年故

陳尚書山

宣德九年入  
四年去

張尚書瑛

宣德九年入  
四年去

馬學士愉

正統五年入  
十四年故



曹文忠公鼎

正統五年入  
十四年故

陳少保循

正統八年入  
景泰七年去

高文義公穀

正統十四年入  
天順元年去

王學士一寧

蕭尚書鑑

景泰元年入  
天順元年去

苗文康公衷

景泰元年入

商文毅公輅

景泰元年入天順元年去  
成化三年復入十三年去

彭文憲公時

景泰元年入本年去  
天順元年復入成化十年故

王毅愍公文

景泰三年入

俞侍郎綱

正統十四年辭未入

江學士淵

正統十四年入

張學士益

徐武功伯有貞

天順元年入  
本年去

許侍郎彬

天順元年入  
二年去

薛文清公瑄

天順元年入  
本年去

李文達公賢

天順元年入  
成化二年故

呂文懿公原

天順元年入  
六年去

陳莊靖公文

天順七年入  
成化三年去

岳修撰正

天順二年入  
五年去

劉文安公定之

成化二年入  
五年故



萬文康公安

成化五年入  
二十三年去

劉文和公珞

成化十一年入  
二十一年去

劉文穆公吉

成化十一年入  
弘治五年去

尹文和公直

成化二年入  
二十三年去

彭文思公華

成化  
年入

徐文靖公溥

成化二十三年入  
弘治十一年去

劉文靖公健

成化二十三年入  
正德元年去

丘文莊公濬

弘治四年入  
八年故

李文正公東陽

弘治八年入  
正德七年去

謝文正公遷

弘治八年入  
正德元年去

焦守靜芳

正德元年入  
五年去

王文恪公鏊

正德元年入  
四年去

楊石齋廷和

正德二年入  
十二年復入  
十年守制

劉尚書宇

正德四年入  
數日去

曹尚書元

正德五年入  
本年去

劉野亭忠

正德五年入  
六年去

梁厚齋儲

正德五年入  
十六年去

費文憲公宏

正德六年入  
本年去  
嘉靖十四年復入  
十六年復入

靳文僖公貴

正德元年入  
十二年去

楊邃菴一清

正德十年入  
十一年去



蔣敬所冕

正德十一年入

毛礪菴紀

正德十二年入

袁榮襄公宗臯

正德十六年入尋故

石文隱公珩

年入

賈南塢詠

嘉靖三年入

張羅峯璵

嘉靖六年入

李序菴時

嘉靖十年入

翟石門鑾

嘉靖六年入

桂見山萼

嘉靖八年入

方西樵獻夫

嘉靖十一年入

夏桂洲言

嘉靖十六年入

十九日丁亥出答拜撫治鄖陽石岡王公以旂巡撫

湖廣石涇陸公杰巡按御史朱君篋因答 榮府王

長史正宗書正宗字嫡夫予丁丑會試所取士以御

史謫遷遣人候問至二十日戊子 上御龍飛殿受

賀宣 表禮成午從 上幸 顯陵暮還二十一

日巳丑有 旨從官先發 上以二十三日 大駕

北還



聖駕南巡日錄終

儼山外集卷六

大駕北還錄

儼山外集卷七

四月二十一日巳丑早入謝賞 上御麗正門受朝  
學士張君治以奉命侍講學士廖君道南以接 駕  
面 見退予過 內閣直廬桂洲畱飯因示 御製  
宣諭文相與歎 聖作高古非近代帝王所及因告  
先行遂發出循漢江而北申抵豐樂宿二十二日庚  
寅曉發筍輿步柳巷中旭日清風鶯花燕麥殊令人  
忘疲春衣映草色脉沐若浮亦歸途一樂也辰度浮  
橋迤北涉小澗有側馬而告者曰公非學士儼山翁  
乎予方欲答輒揚鞭言吾師宗林化去矣林僧號朽







城郭宛宛在目慨想宋元攻守之際何其慘也顧襄  
樊唇齒而樊城奢華尤勝金湯設險正當今急務聊  
志之得 旨免朝先行 晚抵呂堰與龍湖漸山同  
飯有贈龍湖詩次趙光祿信臣韻夜發路旁燈火星  
聯一望數十里亦奇觀也二十六日甲午曉至新野  
寓次不暇梳沐而發北緣白水江江以光武名所謂  
白水真人者卽此午飯林水晚至南陽渡江而北宿  
舊寓中夜聞 駕行跨馬馳三十餘里二十七日乙  
未曉發博望遇介谿於途袖出武當笋分贈云 上  
賜也品格俱絕佳辰復隨 駕騎行午至裕州候朝

旨免 崇王來有 詔止之午發裕州過張釋之  
墓挽至保安宿二十八日丙申五更北發辰至昆陽  
鋪舍小坐以俟飯夫秣馬蓋古葉地又舊縣基有葉  
公問政遺跡又光武戰勝處城址猶存外多土丘高  
圓纍纍土人謂之虛糧塚東北有水南流謂之渦河  
合於淮土人又謂之裏河是日早晴望四山皆有白  
雲暮其巔如畫頃之風甚急趨葉縣寓萬安寺僧作  
筍蕨供遡風北行二十餘里過沙河風水相激凝沙  
里許殊妨行北岸鋪舍榜曰汝墳云途中見芍藥花  
已盛開申至襄城旋發深夜少休村店中三更起行



二十九日丁酉黎明至鈞州直抵行宮接駕免朝得旨限月朔渡河次日新鄉受朝飯介谿蒔寓不入城而行夾路饑民老稚號乞輒以錢與之勢不能徧有瞑目而過者午至新鄭過歐陽文忠墓涉溱洧時新雨斷橋乃知子產亦以地勢不能梁故至今猶爾入城寓董氏飯後行細雨中過吳正肅公墓又北過陳文惠公墓憶得正肅爲奎文惠爲堯佐皆宋名臣也匆匆迫暝雨不及瞻禮昏黑抵村店投宿再定寓次聞桂洲諸公咸止此是夜雨不歇以一羶假寐四月一日戊戌曉發北巷門遇蒲汀云候松臯同

行問 駕所在遂冒雨走四十餘里入鄭州南郭會朱銀臺小川云適過裴晉公墓予苦雨而行遂不知相與慰藉小川名繼忠通政叅議也寓南門沈周氏午發鄭州申至滎澤借寓巡撫公館晚晴渡河抵北岸甚快見松臯議當接駕畱宿舟中二日巳亥晴巳刻 上自滎澤渡北濟從官候 升輿騎從趨亢村申入蒔寓飯畢先行夜深至新鄉 行宮候 駕免朝入自東關抵北門宿王氏三日庚子晨發詣行宮免朝會巡撫可泉胡公纘宗爲言鈞州迤北至河饑荒如許速宜賑濟可泉唯唯京山侯崔公元邀



入蓆寓吏戶刑工四尚書高戶侍同飯因及昨侍  
上舟中與輔臣同以此事面聞 上爲之動容傳發  
銀二萬兩備賑 天語復云活得萬人之命否 上  
之盛德若此又道 伊王來見事由辰發午至衛輝  
寓次得少宰學士甬川張公北信知世安病愈有詩  
至暮報諸公俱北去予遂發冒雨行二十里聞前途  
叫號聲甚苦卽驅衆往乃一內侍爲賊所劫速令護  
應當擒一人衆皆奔散內侍捧傷哀訴不已縛賊於  
馬前至頓坊鋪投村店適及行李車命止呼地方與  
賊使根究之遂宿四日辛丑曉發冒雨行雨甚少憇

村店秣馬飯夫復卽濘趨入一古祠避雨觀其榜聯  
似是張騫香火以衆雜復出雨行向午入淇城南門  
寓郭氏雨中辱蒲汀惠縛賊歌和答遂宿五日壬寅  
發淇縣濘深從間道行過響河土橋石岸屈曲盤轉  
水流有聲青山在目頗似閩浙中山行遇龍湖輩三  
四人於道旁趙洪洋東指三山而告之曰此濬縣地  
矣此山出花板石大工採之申抵宜溝同飯於蓆寓  
北發晚至湯陰過李司空家知后渠已北上李主事  
繼先畱酌還寓次與龍湖同宿六日癸卯雨發湯陰  
辰抵彰德寓次城隍廟北發午涉漳河觀疑塚自漳



岸抵磁州二三十里間土丘星散可數相傳曹操爲此以誑人耳恐操未必葬此一塚也按銅雀妓望西陵松柏想魏陵亦不遠但河南北類此亦多俱不若磁之密也午抵磁寓次過學宮訪鄉人張學正抑而出暮過車家關見北直隸新撫按諸君一敘而別夜深至邯鄲寓次宿七日甲辰曉發邯鄲辰過沙河縣寓壁懸宋文貞公璟墓碑顏魯公書叙唐元宗車駕幸洛陽文貞拜迎道左時已致仕年七十矣遂渡沙河渺瀰經數里杠梁舟楫皆不易施大抵河南北諸水源高而漲暴每遇發時浪頭高數丈有排山倒嶽

之勢雖然可立而待故俗以徒涉爲便詩云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蓋自古然矣松臯嘗謂孟子不知子產乘輿之事固亦有理午抵順德寓西天寧寺瞿照磨九臯治具陪飯而別未趨內丘道中見土阜畧如磁豈亦操葬耶意此中原古地顯達富貴之人必多卜葬崇高殷厚一時鄰比世遠而不知爲誰爾曉過內丘乘月北趨三更抵栢鄉宿八日乙巳晴發北郭遇錦衣指揮趙君佐袁君天章云已有旨今日少駐栢鄉上欲養人馬足力有此蓋自湯陰起駕兩日行五百餘里矣已抵趙州橋寓次過



石橋觀驢跡恐亦是石工所爲或石上偶有此痕爾  
入城午過栢林寺觀透靈碑者亦無甚異蓋元貞乙  
未棘人王詡撰寺記云復觀畫水愈奇一老僧云是  
宣德間定州何生所作今何氏尚有能畫者其言頗  
可信定州有東坡雪浪石銘具論畫水之法生豈有  
得於是耶申抵欒城寓孫生西郭園居葑畦黍廩城  
堞井轡頗有野趣宿九日丙午晴曉發孫生守正送  
之北郭遇高三峰聞御札改程甚有憫恤之意已  
渡滹沱入真定城北出候駕午朝行殿如儀鴻  
臚面劾失儀官有旨逮治退會松臯慰予擒賊事

亦作長歌口誦之予致謝過內閣直廬會桂洲遂  
發申過伏城小憩卽發暮渡水亦名沙河至新樂寓  
次宿十日丁未陰雨發新樂辰抵定州寓次桂洲致  
書至巳發午後至慶都申過涇陽更餘至保定復寓  
傳莊宿十一日戊申曉出行宮候駕過內閣  
直廬議迴鑾表賀桂洲畱飯遂過介谿午  
駕至免朝遂發過劉伶墓申至安肅卽發乘月行三  
鼓至定興過南臯戶書家少敘而別宿蕭氏十二日  
巳酉曉發定興巳至涿寓次午發過定國公徐公延  
德禮部尚書託齋溫公仁和於道立敘云令旨迎



駕北過琉璃河石橋暮抵良鄉寓次宿十三日庚戌良鄉新作行宮成出候駕月向午駕入得旨免朝還宿十四日辛亥曉先發午抵彰義門光祿少卿草亭彭道顯邀於江氏園亭候駕治具留宿十五日壬子五更出候駕居守來迎如儀自宣武門入過大明門旭日初升而車駕還宮矣是行也往返凡六十日驛路五千四百餘里云

大駕北還錄終

儼山外集卷七

淮封日記

儼山外集卷八

正德七年閏五月望戊子是日晴巳刻上御奉天殿設鹵簿百官具朝服傳制遣官行冊封禮克淮府副使隔日偶感寒疾龜勉成禮隨節冊由奉天門東偏而出入東朝房更衣往禮部領冊還至朝房別去學子王繼祖亢錦葉相啜米飲小憇王太常時陽來視疾遂送予迺趺坐與少語去又別孫秀才崇先崇先常從予學是行也百凡經理與有力焉闔戶偃臥過午由崇文門南出同館預設餞于八河莊姚寧定之園亭至者易欽之崔子鍾景伯時同鄉



王時陽少坐卽往臥西齋病始小間諸君歡飲薄暮而別余凡三出都門矣壬戌春以落第戊辰冬以先孺人憂及是更以疾云是夕宿定之館定之舊官中書家有花木之勝多交名流自云養生數具問余病不能盡答蓋非深喻也吐納而已廿六日巳丑晴晨啜米飲別定之辰時入通州城察院暫息午出東門由水路而南予尚未耐鞍馬也申初抵張家灣過座船正使武平伯陳熹來訪茶話而別作京中報書與欽之畧云坐驛舟下潞河行二十餘里鳴金伐鼓與棹歌互答兩岸蒹葭楊柳渺然極江湖之興此後

舟行日念欲斷棄文藝舊業甚有真趣復恐成懶惰耳其間更有用力處當尋求之聊以報足下病不多及薄暮方郎中學日升顧郎中可學與成過余舟二君皆同年復同有事與成携酒殺過舟予病斷葷啖蔬相對成主事周汝從自京至汝從予鄉榜同年以假還約同行云月下過與成舟四人露坐散余遂解維十七日庚寅晴辰發灣下申抵和合驛水澁及吳員外期英鍾潤舟鍾潤時克荆府副使往來坐談遂泊宿是夕余始啖鵝蜡十八日辛丑晴早涼發舟附廬陵劉子書午後大風作舟歇遂宿葉清店十九日壬寅晴早



發午抵河西務鈔關謝主事廷瑞來訪遂答拜舊館  
人趙鉉來云自賊退後此中人心尚搖軀也微風暮  
宿南蔡村二十日癸巳微雨已過楊村驛暮宿天津  
是夕復小恙二十一日甲午風雨臥疾午後過楊青  
驛暮霽宿靜海縣二十二日乙未晴教諭王良佐字  
良弼吾松之能古文者晚作校官又罹兵荒殊可念  
也入舟力疾與坐聞前路有警乃以探馬先行午後  
過流河驛暮宿清縣二十三日丙申晴早發已過興  
濟乾寧驛申抵滄州聞賊在南皮遂宿二十四日丁  
酉晴熱早發院吏陳環送至此遣還附徐子容諸君

書申過新橋驛暮宿夏口二十五日戊戌晴熱辰過  
東光縣午過單橋縣驛遞河中結浮橋云甯都堂兵  
過午後風雨小作旋收抵安陵宿晚雨二十六日巳  
亥雨辰過良店驛余去歲北上時五月二十五日適  
過此家人慶病歿驛丞姚夔甚恭謹託渠寄骨今取  
去而夔復來迎余因問馬公中錫撫賊事答之甚詳  
云初馬公挾德州甯知州河關指揮廉往劉六劉七  
等四十餘人皆跪於驛前迎之稱曰劉晨劉寵等接  
老爺入驛堂悉拜於庭復扣頭曰老爺活我馬公諭  
之曰爾等改過爲好人我與爾奏知 朝廷皆應聲



曰我等二千餘人願布附近衛所與朝廷殺賊公  
令一二人爲首者與甯知州關指揮定議二人聊温  
辭慰之賊議欲克兗州護衛甯答曰旣然地方俱是  
朝廷地方軍亦是朝廷軍東西南北想有處置乃命  
飯於庭樹下適有兩驛馬至劉七者以目瞬之衆閱  
然而出相視莫測須臾劉七復來曰適見探馬疑有  
伏兵各出視無之故來馬公亦慰之云我豈失信於  
爾輩劉七等曰老爺允了朝廷允了只是某人要殺  
我等馬公云此不由我奈何奈何於是衆賊變色喧  
譁無復聽撫之意甯知州關指揮等始悔之各退回

首而烟燄亘天矣馬公卒坐此得罪夔云衆賊唯劉  
七狡黠後再至驛携三婦人一宿而去晚晴抵德州  
河下始及盛檢討希道船胡郎中濂宗周來謁與希  
道同坐宗周去予辭以病不能答禮希道小酌舟中  
甯知州河字伯東予同年也謝病在州聞予至亟出  
遂畱同坐與談兵興以來事指城而曰此中曾供餉  
百萬官軍所言馬公事畧同及暮而散是夕予作腹  
痢二十七日庚子晴熱希道過船爲予處方服之午  
後過故城暮宿鄭家口二十八日辛丑晴熱已過甲  
馬營驛遞申抵武城河中結二浮橋度許游擊泰軍



而西秦來訪畱坐問勦賊事秦唯引罪自歸歷敘皮  
子崖邳州長垣大小戰陣出示膝上箭痕盛陳不敢  
逗畱觀望秦被總制所叅故也秦將家子嘗舉武舉  
第一都人以狀元呼之事親孝於諸將中最有名觀  
其人材稍涉文義辭氣慷慨云暮宿渡口驛二十九  
日壬寅晴腹疾稍間辰過夏津遇蕭縣丞滋部運而  
上得家書午後抵臨清閘管閘裴主事繼芳紀功柴  
給事奇德美吳御史堂子升來訪暮宿觀音嘴六月  
一日癸卯晴鈔關曾主事璵來訪陸兵侍完全卿來  
訪兵備副使趙繼爵世忠至遂往答拜畱飲兵侍公

館與論諸將以馮禎爲首次郤永次劉暉至秦許以  
大將之才而責其見賊畏懦及談寧夏前事午後發  
舟風雨作遂泊南馬頭二日甲辰陰已過魏家灣雨  
暮宿東昌三日乙巳陰吳太守大有入舟

金陵人也

微雨

遇劉都憲愷承華提軍護運過舟坐談而別暮宿安  
平鎮四日丙午陰微雨午後過安山驛雨甚小畱守  
備都司王祥入舟與坐祥保定人喜談兵識劉暉頗  
能道暉爲偏裨時事祥云暉女真人也暮宿蘄家口  
初五日丁未微陰午後過分水閘暮宿安居初六日  
戊申晴熱早抵濟寧管閘東主事郊希宋兵備王僉



事棟隆吉來訪棟戊辰進士知開州以軍功陞有才  
名知州張寧入舟寧大同人善射學乾象雷與語道  
賊攻圍時以死自誓指衛官而罵之曰爾看吾面皆  
忠皮故矢石難及其言可壯云都司宗敏志學入舟  
梁叅將璽廷信來訪俱不及答是日聞賊掠瓜州解  
維暮宿魯橋入遞運所作浴初七日巳酉微陰午晴  
熱申過沙河驛與希道入驛小坐暮宿廟道口初八  
日庚戌微陰辰過沛縣阻風同希道避暑于東嶽祠  
王守約秀才來陪共飯祠下申解維遇同年張御史  
承仁元德巡按浙江還各泊舟相敘遂登教場閱武

與元德較射元德贈弓遂畱酌訪以浙中人材問章  
楓山先生起居夜發泊宿江漲中初九日辛亥晴熱  
辰過夾溝驛午後抵徐州管洪戴主事德孺子良偕  
管糧張主事孟中來訪總兵官鎮遠侯顧仕隆來訪  
晚子良再至舟中蓋同年也小酌而別暮宿漕廳前  
初十日壬子晴熱入城答拜畱酌段昊德光寓所還  
赴子良與謝都諫訥尚敏希道三人共酌洪上廳余  
登廳後層樓觀江山信所謂如玦而闕其西十二徐  
故都會也子良構樓本以防寇因問名於予予未有  
以答迺題其廳曰濟川遂發徐州洪午後過呂梁焚



劫之禍無過此地煨燼極目令人憮然管洪李主事  
楫來訪遂發夜過新安遇沈仁甫憲副赴陝欲取道  
溜溝廼告以大水不可去之故遂同返棹將沂淮而  
上矣五更抵邳州十一日癸丑晴熱知州周尚化入  
舟與語尚化有聲治州者舟至池頭灣阻風與希道  
仁甫共飲淺鋪暮解維抵沙方淺風復作泊宿十二  
日甲寅陰晦微雨大風臥將起而予舟蕩風而南舟  
人爲之失措是日泊南岸爲希道作玉華十六詠出  
都以來始作詩云遂宿十三日乙卯陰晦遡風抵直  
河驛候希道仁甫兩舟至入驛俟風飲驛中暮解維

夜過宿遷驛遞十四日丙辰陰風少息早過古城驛  
辰過桃源驛遞申渡淮泊清江浦與仁甫酌別宿十  
五日丁巳霧晴抽分主事畢濟時來訪故僚濟川汝  
舟弟也別仁甫途中遇同年胥主事文相士衡時管  
鈔關畱酌公館希道至同坐午後抵淮安理刑顧主  
事棠良愛來訪同年也入城訪葉亞卿費良愛畱酌  
而別巡鹽御史朱冠來訪馬推官圖入舟同年馬太  
守卿尊翁也畱坐談劉祥太守爲賊所虜事入驛作  
浴月下解維十六日戊午晴早過寶應鄉同年范韶  
時美入舟過湖而別午過界首驛遞晚過高郵十七



日巳未晴辰抵揚州入城訪同年高滂穎之給事王  
偉世英主事雷酌穎之遂訪徐進士縉俞吉士敦還  
訪張都憲俊朝用問江上賊事云巳越金陵而上數  
語而別晚解維宿瓜洲十八日巳未晴早車壩辰渡  
江抵京口驛武昌太守張愷並舟來訪答禮午後入  
城訪原御史公載楊御史鳳文明入楊承家宅小坐  
出南門原楊二御史來訪晚候驛關不至月下發舟  
十九日庚申早抵雲陽驛再候京口關文不至遂倒  
案叅官別起關文而行晚過呂城驛二十日辛酉晴  
早抵常州毗陵驛遇山東叅政張津廣漢來訪李太

守嵩唯嶽偕推官粟登來訪往答禮酌廣漢舟中遂  
赴唯嶽招飲驛中而別夜過無錫縣二十一日壬戌  
晴辰刻過許墅鈔關主事鄭善夫繼之同年中之最  
少者好學績文雷酌鈔廳遇同年丁儀文範持服南  
歸與希道倡和數詩贈繼之而別繼之復拏官舟送  
余未申驟雨至楓橋同訪毛少叅理貞夫別繼之貞  
夫坐余舟送至閶門別去遂宿閶門二十二日巳巳  
早晴貞夫再至舟中與希道論金丹之事楚儀賓王  
壽來訪移舟至驛前巳入城謁王公守谿少傅公雷  
酌園中貞夫陪談出俞都憲諫良佐來訪與坐驛中



論太乙數主客大將當以先動者為主淘金歌云遂  
入城答訪劉太守悅以貞訪沈良德官諭是夕宿竹  
堂寺崑令方豪思道坐事病臥寺中因訪之不及出  
城二十三日晴往訪朱侍讀懋忠至吳學士南夫家  
訪楊君謙於南濠小渡入舟杜子開啓君謙來訪遂  
解維宿婁門

淮封日記

儼山外集卷八

南遷日記

儼山外集卷九

嘉靖己丑三月廿九日甲子予曉自曹氏南園行送  
者表弟顧世安唐甥璽黃甥標予卽門與之別午抵  
潞河是日晴爽不甚疲憊入長船中小憇少頃兒女  
輩畢集從行者姚文學時望浦生澤別買一船同行  
未刻張編修袞字楠之以三扇至予爲寫舊作答以  
小柬云坐蓬窻命兒子誦舊作寫三扇頭又一境界  
也遂作書與新祭酒魏莊渠先生字子才予同年也  
蓋論監中錢穀事併領俸隸應得之物以佐路費又  
書與林司業介立先生字懋易促渠報公事文憑也



又書與馮博士冠曰查盤諸君近俱遷惟正伯在耳  
可速作報鄧典簿老儒恐未易辦此蓋危疑去國之  
人不得不過爲之慮 聖明在上必有能知之者附  
回先師傳文毅公文集二冊還其子中舍蔡陳太僕  
雲章所著書五冊還之是夜宿大通橋東三十日乙  
丑晨起爲許刑侍寫二軸是早朝詩亦舊作也許名  
讚字廷美號松臯學士廷綸先生之弟託諸子興主  
事還之與嚴宗伯介谿先生書致謝憫恤保全之意  
答詹事顧未齋先生書曰此行愚戇不意 君臣朋  
友之間一旦瓦解若此此罪何止誅殛未齋蓋有所

報也又曰昨揲得趣意象可知今當過家告墓處置  
家事而後行就祿一兩年爲買田武夷九曲間作終  
老計緣故鄉薄惡戈戟森然一子幼弱斷不可居縱  
復 聖明賜環有日料理氣血衰憊不堪鞭策徒自  
苦耳故生還首丘亦復割遣矣此意非老兄不可告  
亦不敢告也亮之亮之午飯後答劉南坦書名麟字  
元瑞有賈書吳記之惠吳記者新刻康齋日記也曰  
命之矣晚微雨滴滴蓬窻有聲再宿舊泊孟夏朔日  
丙寅命童檢博古圖閱之以其字大便病目也時望  
云昨從書肆見山西新刻極佳爲之欣莞此書是蔡



京王黼制作但文字頗尚義理以見宋之極盛而宣  
政君臣留意文玩若此則南渡之禍重可歎也第一  
卷商持刀父已鼎所論子職極有精義父癸兕戈鼎  
乃或未然蓋古之祭祀內事用柔外事用剛師田外  
祭謂之外事將兕田而戈師耶第二卷文王尊彝云  
云想見紹述諸人雖於一器之微必欲取快况天下  
事快心所極爲之掩卷周雖公緘鼎銘十有四月者  
古器多有是文疑三者卽古二字模刻時或重加筆  
後或從省古籀文增損不一多可考見至秦李斯漸  
歸一定霸疑古魄字或聲相近或通用月旣死霸紀

日月也十有四紀年也夫知是否繼鼎繼女疑是一  
字變蓋人名云午後世自城中至得太宰方公惠  
書南京少宰李先生蒲汀時在以三詩爲贈是行  
得詩自先生始先生字夢弼乙巳禮闈座主也頃之  
標甥移家至與世安時望標小酌舟中再宿舊泊二  
日丁卯曉大風送世安復入城辰刻遂解維標以馬  
端肅公三記來一讀之三記者其一征討石城其一  
撫安東夷其一興復哈密公諱文升字負圖河南鈞  
州人予初舉進士公以少師兼太子太師位冢宰時  
年八十眉宇清朗聲吐如鐘明年致仕而時事一變



矣寔本 朝名臣云博古圖十卷樂司徒卣樂非必  
姓氏蓋司徒掌樂猶云宗伯爲禮爾十六卷周姜敦  
叙稱岐陽十鼓雖存而文字剝闕石不足恃而君子  
有貴於銅焉取其不爲燥濕寒暑所變也意亦悲矣  
殊不知金石同歸於盡而淪落潛秘不少槩見於時  
往往因文字以追考千古金石之珍麗如是書者銅  
又安足恃耶然秦銘魏刻非無工也而過者慝焉蓋  
世果有足恃者而不在於文字形器之末也於是重  
爲之悲歎十九卷鬲鏡說謂鼎有義而鬲無義恐未  
然夫鬲之言隔也易曰水火不相射惟有物以隔之

乃相爲用今以金隔火而制水則甑事濟而氣味和  
故謂之鬲夜宿李釋兒寺北里許以水澁故也三日  
戊辰晴移舟甚艱廿三卷周輔乳鐘李照謂鐘之有  
乳以節餘聲夫乳取於養也鼎乳以養口鐘乳以養  
耳皆養也廿六卷魯饑而臧文仲以玉磬告糴於齊  
恐只是泗濱浮磬非誠玉也孟子金聲而玉振之蓋  
亦以石爲玉云按是書三十卷號稱博雅禮樂文物  
之器賴是以觀三代之盛王而王荆文公字說頗亦  
緒見於此紹述之際王學盛行至與周孔並大抵有  
見於義理之故而無究於神化之方其失也流而爲



穿鑿爲附會用以禍天下而有餘如是書所載自相  
矛盾者亦多矣聊記於此以備參考薄暮風沙遂息  
是夜宿和合驛四日巳巳晴曉發世安自家中致十  
七史舊本至偶發一篋得晉書讀宣紀仲達能知孟  
德於始事而竟爲之用孟德能知仲達之終圖而卒  
遺之資英雄之可笑者如此文紀庚寅奏書傳所無  
自古興亡何限而是非之心不待有所愛惡而自在  
報復之理亦何必因親疎而始有哉此帝王之所慎  
也申刻抵葉清店世安自城中遣出報程齋盛希道  
先生復自講筵改秩遂附薛助教

白學庸原望

還之方太宰夜大風怒號波浪喧湃遂泊店北吹燈  
跌坐恐恐至三更餘乃假寐五日庚午早解維舊隸  
陳資自城中致介谿未齋莊渠介立并馮正伯報書  
見報始知程齋爲科中所劾程齋名端明壬戌庶吉  
士後予授檢討博學有識量與予出處進退極相類  
念之慨然監中所報公文亦到而俸隸亦巳領南歸  
有濟矣頃間風復作泊元紀宋典以策鞭帝馬而笑  
與隸也不力事甚相類典豈祖此遂宿店之南六日  
辛未小滿晴曉發辰刻抵河西務令人納鈔而後行  
主事張君名承祚廉知予舟卽爲放關且投以刺乃



遣謝辭遣二吏一隸還報介立書泊關南遂宿七日  
壬申晴泊昏暮二僕自京至少師邃翁先生題畫爲  
贈有曰卒然之別黯然之情少傳張羅峯先生寄會  
錄贐以文幣遂宿八日癸酉晴早發答邃翁書致謝  
遣送隸還與莊渠小東未過楊村夜宿桃花市新月  
遠水始推篷一望九日甲戌晴早發辰泊丁字沽備  
舟楫之具風復作李密傳昔舜禹臯陶相與語故得  
簡大雅詰與凡人言宜碎君子之應世如此今伯固  
通才也晚宿天津月有暈十日乙亥微雲顧募畢揚  
帆而南晉書隱逸傳可無作孫登忍死隱潛憤生何

逸之有是日讀東漢書范曄論光武歷稱符命不及  
其他此亦可見當時所崇尚如此雷雨旋霽風便舟  
行夜深抵靜海宿十一日丙子早發乘風行未時過  
青縣山西諸水皆自此合流其上接滹沱河一名青  
口云郭皇后紀盛稱其宗黨恩澤蓋有深意夜宿興  
濟縣十二日丁丑晴早發更始傳論周漢之始事亦  
是符命之說劉盆子傳記呂母者可謂女俠立盆子  
事最可笑探札得之將午過滄州隗囂傳方望亦是  
西州豪傑惜不知其所終范史宜爲立傳晚得風舟  
行甚駛予起露坐月到天心風來水面又是一境界



也夜宿戚家堰十三日戊寅晴早發辰刻抵新橋驛俗名泊頭舟停乃有僕馬喧攘云是本處巡檢詰予舟勢甚張令人告實巡檢乃上馬去若使昏夜遭之家累輩爲之一恐巡檢廉得山西人郭俊儻不爲需索乃能如此亦幹吏也竇融有文武才而知畧亦自拔出傳稱其卑恭已甚意必矜慎之士及覽其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教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又何其長者也予今年五十三而兒楫適十五讀之惕然因指以示楫已發數里同年馮憲副子際名時雍時致仕居墓所以便服攜酒禮

至謝之再四不獲遂延入舟中茶話是日予始以野服送客登岸去京蓋五百餘里矣馬援傳論援謂觀物之知有餘而反身之明不足意太刻矣向晚散步柳陰中里餘過標船露坐小酌行舟與時望輩論十七史世代抵東光縣宿十四日己卯阻風泊王丹孤介質直而理西漢末乃有此人王良就徵過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惜史失其姓名恐亦是子陵等輩人杜林雖有功業宜傳儒林桓譚典雅可愛但其持論或不經如勸傳晏策尤疎謬夫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



不能勝正人此固未易以一言盡也至謂士以才智  
要君女以媚道求主則邪罪大矣郅惲所上王莽書  
大是危言莽固無道竟不能殺當時符讖單人籠密  
若此以光武之聖猶不能脫然姦人借一說以誤人  
主如天書之類可畏哉午發宿吳橋縣地名連窩月  
明十五日庚辰早發辰刻阻風野泊鄧融不識廉范  
事亦奇范節槩高史譏其倚竇憲士之孤貞爲難舟  
中頗暄起坐柳陰納涼風少息未發夜泊安陵翫月  
高五丈許忽見白氣自金星傍直射及月如匹練少  
頃方散是日月宿於心金躔在星此氣自去歲立春

之夕變見不常司天者以爲長庚吐氣今或似之按  
天文書自有長庚星如匹帛著天十六日辛巳早發  
有風滯行張純傳筆力分曉可讀劉般傳束脩至行  
束脩二字亦訓謹束脩潔申末泊良店驛地名桑園  
遂宿觀月出自陰雲中煜煜吾鄉每以此夜月卜歲  
凡陰翳則雨澤勻而有年爲之欣然顧陰晴氣候千  
里自別不知吾鄉所見何如少焉朗霽風止第五倫  
氏出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稱然他數未之前  
聞何也是夜警危坐舟中備嚴五更初聞雨乃就寢  
十七日壬午早發雨甚泊舟中霑灑殆遍枯蓬驟雨



無復措手家人輩爲之遷次予亦移臥僅免圖書而已旋霽風順行舟袁安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所不忍爲故未嘗以贓罪鞠人史稱其爲陰德覃及後昆或恐未然夫賊吏不除雖堯舜無以致治故爲之地則善人常少而不善人常多將安底極哉陳寵傳有十三月文猶云三陽之月非數也不稱正亦無稱於十三云爾寵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唯在公家而已安得此義復明於天下也巡河楊郎中麗予舊識也告以道棘故卽命守備都司張某護送

張辭甚倨時推官李壽烜署州事知之卽遣四騎來予甚德之夫盜賊縱橫在城郭之外而守備者忽焉爲之坐歎申刻卽泊宿德州城南十八日癸未早發晴漢安帝詔樂成王萇曰有覲其面放逸其心此言見王澤若後世便以爲小罪也梁節王暢上疏質而切甚有筆力當時王國亦自有人兩漢人文章匪但顯顯者永寧元年諫議大夫陳禪諫安帝觀西南夷樂當時離席大言非養素者不能尚書陳忠劾奏以爲廷訕朝政帝雖勿收猶左轉障尉詔敢不之官上妻子從者名卓立之難自古如此禪旣行而朝廷多



訟之國是猶在也忠豈探上意而爲佞與國事可知也夫國是無救於國事東漢之末是已夜宿第十屯未至下方遷數里四騎者環舟而守夜分予猶起船面與時望輩小坐十九日甲申早發卯大風泊蔡邕傳第五事所論豈亦時文之弊哉邕欲效法司馬遷而竟因遷故以殺身文藝果足恃耶夜宿鄭家口四鼓乃寢廿日乙酉早發有風滯行荀文若死不可曉孟德以子房待文若意已可知至文若爲孟德策無一而非高祖之事何愛於九錫哉當時史官盡失其情遣還四騎至甲馬營宿仍夜深乃寢二十一日丙

戌芒種晴早發劉景升傳韓嵩舉措不似荆楚人景升妻蔡能知嵩之賢可謂難矣而愛琮毀琦卒成禍階哲婦傾城信哉連日考閱黨錮諸賢具見東漢宦官之禍其起始於立幼耳夫立幼勢不得不重母后重母后勢不得不任宦官宦官之始亦必有一二人忠勤者以基其勢勢成而利害判矣由中以制外倚親以謀疎雖有忠賢亦難措手當是時竇武何進爲第一策袁紹董卓爲第二策曹操爲第三策三策用而漢祚移矣范史每寓意於興廢之有數而陰歎夫轉移者之無工蓋其勢然也故宦官之惡足以禍漢



而志不在於傾漢群雄之力足以扶漢而意已忘於  
興漢亦其勢然也故天下之受禍則同而二釁之操  
術各異大抵揀之在始昏黑猶進舟夜宿油坊聞隔  
船警史而夜警稍解矣廿二日丁亥晴早發已抵臨  
清得家信見世安家南來人閱諸帝紀惟光武屢見  
英風偉氣千載如新文苑傳都無意義如邊韶只寫  
却師生相嘲一段酈炎真謬士也主事譚君名潛以  
刺來遣人挽予舟頂北牀泊譚君與二主事阮君朝  
東李君義壯同見訪予辭以疾修刺答之獨行傳張  
武吳郡由拳人也按由拳縣廢基今在華亭泖中則

武當是松產宿牀下病齒痛甚不寐廿三日戊子微  
陰待牀泊因憶去歲北上亦以四月是日抵清源人  
生去住真有數也李克傳有言大丈夫居世貴行其  
意何能遠爲子孫計哉予他日身後儻得附之獨行  
足矣戴就傳敘考掠慘酷見漢法之嚴若此鍬斧字  
疑有誤或是鐵斧當時止因太守賊罪勢已若此想  
見黨錮之禍尤烈譚主政再至楊正郎至皆辭以疾  
手東謝楊護騎天黃雨沙晚霽宿舊泊夜齒痛廿四  
日巳丑晴泊東夷傳沃沮耆老言嘗於海中得一布  
衣其形如中人衣而兩袖長三丈此長臂國之始槃



瓠氏始末與鹽神女夜郎竹九隆皆恠誕豈因玄鳥  
巨人之事以神其先將天地之初氣化有不測者耶  
每欲著論以闢之夜仍舊宿齒病少甦廿五日庚寅  
晴泊遣人納鈔免之西羌傳虞詡教任尚追尾掩截  
釋者尾猶尋也恐只是截其尾今邊將悉用此以敵  
虜亦古法也西羌論反復委曲三致意焉近日甘肅  
兵議恐亦不能出此王嬙出嫁范史描寫殆盡何緣  
得有毛延壽圖畫事東漢四夷東夷巧詐西北勁悍  
固水土之所囿夫水屬知多明其弊譎蕩土屬信多  
決其弊狠忍天地所不能違者乎未時王戶侍載卿

先生舟至遣人投刺予報之各辭以疾載卿名軌揚  
州人以致仕南還與聯宿牖下廿六日辛卯晴辰刻  
過牖後二舟不能及遂泊是日讀史記修次周紀宿  
牖裏廿七日壬辰晴泊得汪天啓書天啓名玄錫予  
鄉試同年也官太僕卿致仕得友鄭廉宜簡書錦衣  
百戶黃鍊字良器爲予刻戊航雜紀寄至良器能詩  
辭皆徽產也未過中間遂宿待後舟廿八日癸巳晴  
泊是日始題一絕句於扇寄譚主政答閻給事柬名  
閱字尚友晚後舟始及聯宿廿九日甲午早發晴始  
過臨清馬頭水澁滯行修吳世家野宿三里灣南五



月朔日乙未早微雨陰緩行夜宿魏家灣二日丙申  
雲陰緩行水溢遂泊野宿警夜三日丁酉晴仍泊待  
水牽挽過一牖午後家人自南來得家信野宿夜大  
風四日戊戌晴泊水漸涸風野宿是夜甚警無寐蓋  
饑民屢來窺伺將來甚可慮也奈何奈何五日己亥  
晴泊小酌于舟中感節序也午後家人知予南遷弟  
輩令兩人迎至得四月十五日家信大風晦冥頃之  
雷電仍野宿夜嚴五更雨六日庚子晴辰得水遂發  
舟數里過一牖仍泊方僕自京追及得莊渠書遂翁  
寄至新武舉錄知世安試字不諧夜宿牖南見月七

日辛丑夏至晴待水仍泊午後大理卿陳宗獻先生  
得告南還至投刺予報以刺各辭以疾宗獻名璋予  
同年也夜宿舊泊而警稍解矣八日壬寅泊大風宿  
九日癸卯晴發舟觀漲蓋阻滯之情爲之一慰道遇  
富主事子敬起復北上兩舟快馳不及通問爲致吳  
子儀同年書酒以酒還贈之而去午過東昌王太守  
汝陳修訪予以疾辭王名臬金壇人舊識也予入別  
舟前行道中見一長船泊西岸數人坐舟面北望云  
是祭酒船皆有垂涎奮袂之意予見之始知果有尾  
予舟者命家人輩嚴備月下打七級牖宿牖南三更



後後船有聲予親執弧矢以待至五更乃靜疊予行北河垂三十年所見盜賊不等未有駕舟聚衆不顧形跡如此者自德州來兩岸人家藉藉頗知之時亦有爲之虛張其勢者竟無詰問追捕之人何也其人每夜皆來拋磚或爬行作狗至水濱伺便舟中呵護發聲卽急走去蓋一時饑民之忘命第不可長也奈何奈何十日甲辰晴發舟月下抵安平鎮宿是夜復見白氣射月十一日乙巳晴早過浮橋船戶入報而後行修正郎應龍遣人護行畱舟欲相見予辭遂解維而南須臾聞三賊舟皆就擒其指示蓋出於修云

與兒女輩舉酒相慶世路竟何如耶夜宿安山牖見白氣環月如暈實非暈也十二日丙午晴早發是日始安行午後逢葛行人子芳各投刺乘月行抵南旺北牖宿十三日丁未晴舟多次行運船積水泊牖南以俟後舟午後鄭通府伯棟國子助教之任吾松以舊屬來候入舟敘談晚樊僉憲準改任雲南見訪爲予談宣府滴水崖之獄予以罪譴不敢問時事唯唯樊甚慷慨有意氣予舊知也白氣環月與前夜同是夜家累始同舟月下行至分水祠宿十四日戊申晴移舟是日始順流矣自發潞河凡四十有二日南行



濡遲惟此爲甚晚抵濟寧馬頭宿子女一舟尚越在  
分水關外望之甚懸情十五日巳酉晴泊驛前李主  
政邦直來訪潘亞卿竹澗先生名希曾字仲魯來訪  
畱坐舟中時以禱雨致齋攜蔬具對飯清言盡日而  
後去晚後舟始至宿雨作十六日庚戌大雨午後雨  
稍收移舟宿趙村閘十七日辛亥晴發李主政遣人  
護行晚團月出高柳碧天如洗東岸遙山隱隱列翠  
西望平疇麥黃初刈若淡金在鎔極目浮躍微風新  
漲聯舟而下間以鼓吹亦平生翫月最佳處也宿魯  
橋驛十八日壬子晴早發午過谷亭轉八里灣青山

如畫張帆下水快事快事至沙河驛遣還護騎待月  
船頭行二十里抵沛縣甫泊而大風陡作驚喜俱極  
宿十九日癸丑晴發外河順流東下江風滯行同年  
吳憲副德翼遣人迎至金溝德翼名昂時兵備徐州  
午後風雨雷電交作修柁野宿夜大雨廿日甲寅移  
舟過夾溝驛風雲冥冥巳開發午後抵徐州于主政  
思睿來訪舟中談敘吳憲副來訪晚再至攜具舟中  
夜燕爲予易一鎮江舟南去命子壻謝之廿一日乙  
卯雲陰微雨放洪德翼復攜酒送四十里外古所謂  
知己之交予再四引辭遂悵望而別巳刻放呂梁洪



盧主政紳來訪茶話久之遂發觀翔蝗蔽天下抵邳  
州待月行晚過宿遷廿二日丙辰行清河甚駛薄暮  
乘微雨渡淮甚安宿新莊聞廿三日丁巳小暑陰雨  
發午抵淮陰總帥楊希仁名宏舊識也入舟談敘頃  
之鄉人李主事尚綱名日章至葛太守木字仁甫至  
茶話而別遂發宿山陽平河橋廿四日戊午早發曉  
過寶應微陰太僕方寺丞宜來訪遣弔范貞外時美  
韶鄉同年也聞人知縣詮過舟移舟時美率子姪求  
銘其父墓予諾焉夜宿界首驛廿五日己未早大雨  
頃止發舟午過高郵黃正郎北見名行可來訪黃知

州士和過舟遂解維晚晴北望夕陽遠水頗有奇趣  
暝泊烈女祠前與時望標步入祠下相傳此地多蚊  
有女子夜行不肯傍人爲蚊所噬露筋以死土人祀  
之廿六日庚申陰微雨早發午至維揚待關陶太守  
時莊來訪名儼嘉興人舊知也劉知縣良卿入舟倪  
主政緝來訪遂解維御史朱君廷立令人畱舟相見  
予峻辭之夜行抵瓜洲宿廿七日辛酉早大雨頃止  
泊宿壩下廿八日壬戌陰雨未定待渡申刻濟江雲  
物山水皆佳舟行金焦之間真畫圖也晚入京口聞  
與姜幼章正郎聯宿姜名綱金華人南歸廿九日癸



亥晴泊京口驛前眠桅劉太守名可來訪與之借舟  
楊尚寶承家名紹芳邃翁子也入舟中少敘徐二守  
萬璧至予國子門生也過幼章舟遂解維夜抵丹陽  
宿六月朔甲子晴早發有風甚涼不類伏暑二家人  
來迎至午後過常州太守張君大輪來訪坐談江上  
之寇甚有區畫別去遂解維夜宿橫林二日乙丑晴  
早發辰過無錫知縣鄧士魯名繼曾來訪士魯前吏  
科都給事中謫官於此舊知也酉過潁墅鈔關康主  
事河來訪河康修撰德涵從弟爲問起居夜抵閶門  
宿三日丙寅陰傳主事夢弼來訪以監兌至王郎中

玄成大化來訪以監窰至巡按御史魏君伯深有本  
來訪小坐遂解維韓希仁攜三子蓋臣鼎臣俞臣來  
迎敘見移舟過婁門以待後舟文學王槐攜畫至舟  
中閱數軸別遂宿瞿甥舟至四日丁卯晴發午過崑  
山典史出候夜抵太倉宿西門五日戊辰晴曉過南  
門舟行南岸州官陳璜放舟來候時周君延以給事  
中言事謫判於此入舟談敘別去發舟午後過嘉定  
陳知縣亶入舟談敘同年陳大理宗獻弟也隨路有  
親故迎迓者續續不勝出矣夜過南翔石橋礙舟甚  
費推挽夜宿江橋六日己巳晴由吳淞江行弟輩并



數親知從外江逆余不可追者午後抵家連日親友  
相慰藉滿堂越三日辛未始得東渡過家祠并謁諸  
墓矣是行也自發舟凡六十有二日

南遷日記終

儼山外集卷九



知命錄

儼山外集卷十



嘉靖十四年二月廿一日入關曉出揚州西門過胡  
安定祠入謁乃舊司徒廟改作其東別作司徒廟  
未成觀所謂蜀岡者蓋地脉自西北來一起一伏  
皆成岡陵志謂之廣陵天長亦名廣陵以與蜀通  
故云

廿二日宿張公鋪是夜風雨大作抵曉未息起坐支  
折足鐺煨生柴當土牖晨光煜然甚有野意因念  
得居田間挾一二村童當此境界讀書以自適願  
亦足矣而奔波就老爲之慨然



盱眙縣今在山椒背淮面野不甚險塞臧質守盱眙  
抗魏太武古今之奇功也其戰爭處不復可見或  
謂臧質傳宋文帝所為殆非實錄

蜈蚣畏雞雞死而蜈蚣穴之此有情無情報應之必  
然者予觀五行生尅之數亦有然者今夫天一生  
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復生水其次  
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復生火推之皆  
然水尅火火生土土復尅水火尅金金生水水復  
尅火餘亦復然但生數疎而尅數密豈猶報恩者  
常難而報怨者常易耶人烏可以報恩之難而忽

生生之德可不以報怨之易而勇於釋怨耶

未至洛陽東十五里小村店道傍椿樹成列內兩株  
相去一丈五尺餘土剝露其下西根一條大可拱  
把纖直如椽長過東根連綴如一甚奇木固有連  
理今復見連根云

張文潛舉板蕩詩篇名其義不同非也板蕩之詩同  
一亂世也若單舉一字為義如堯稱蕩蕩云則板  
豈可訓亂也

都太僕玄敬嘗為予言姚少師廣孝還吳中數事內  
一事云少師嘗與嘉定王太史彞同學太史有姊



每晨爲少師總髻撫之有恩故少師事之如母少師旣貴還欲拜之姊不肯出甚堅家人慫恿之曰少師貴人也且執禮恭豈宜終拒姊不得已出立堂中少師望見之卽下拜至第三拜姊遂抽身入戶云我不要爾拜許多那見做和尚不了底是甚麼好人少師恬然受之狄梁公有盧姨在午橋南別墅梁公事之甚謹偶雪中往候之適姨子攜雉兔自外入意甚輕簡梁公啓姨曰某今爲相表弟何樂願悉力成之姨曰止一子爾不欲令事女主公大慙此二媪頗相類可謂英烈矣

予登華山蓋至青柯坪焉自此以上則攀緣鐵索矣小憩希夷峽供菜飯啓觀希夷蛻骨作黯淡黃色入手堅實而骨節頗長大惟顱骨頂有二竅爲異世云作粉紅色與異香咸無之時敘州守趙儒字廷文在傍拈胷骨一板云亦漸輕矣蓋亦經歷五百餘年信異人也崔銑子鍾嘗謂余云劉晦菴少師爲庶子時奉命祭告以六月登絕頂顧其下白霧漲如大海時見霧中作烟突狀高低不一而仰視赤日當天同行亦有兩司官下山始知大雷霹靂驟雨如注向所見煙突卽雷也而不聞聲古云



山頭只作小兒啼豈謂此耶凡聲自上下者也  
初夏望後行役既倦趁夕陽登驪山之麓北望灞澹  
合流如練東望則秦始皇之葬在焉隱隱若山當  
時可想矣道傍海榴作花繁英簇絳擁輿東下浴  
溫泉甚適起觀古石刻而還

少師晦菴劉公健字希賢洛陽人也今贈太師謚文  
靖葬北邙之麓予往拜焉觀賈南塢閣老所撰墓  
碑頗不稱公相業還過其家問其孫承學中書遺  
事說公不甚言九十四歲終時亦無疾西過武功  
會康修撰德涵道此共惋惜之相約各書所聞見

以禪家傳之闕德涵云往歲奔喪西歸見公於洛  
陽里第畱入臥內微揭幃帳示之雙瞳炯然童顏  
黑髮自幃中語云往歲陳瀾編修借來俞琰叅同  
是汝批抹的却是我幾被此書誤了旣而相對則  
一老翁也大聲云我眼目已昏悶悶見人休胡說  
丁寧再三德涵以爲仙去入斂時甚輕惟夫人知  
之故速舉入柩人不甚傳云

咸陽西三十里馬嵬鎮在焉又西四五里卽馬嵬坡  
楊妃葬處夷然一壠當路傍問之土人云楊妃粉  
窆土四尺餘可得如疆砂石研之可傳想亦一時



傳會之談直南百步有敗屋一區卽劉瑾所生之宅劉本姓竺云

漢中形勢絕佳渭南諸山深厚七百餘里擁蔽其後西南巴蜀東接荆襄不惟輓輸之易而饒沃亦甲天下曹洪謂三嶽三塗皆不及非虛談也異時亦一都會之地

益門鎮在渭南二十里而風景氣候與關陝迥別秦漢界限天地自然之理也自此入連雲棧七百餘里惟鳳縣嶺雞頭關二處最險鳳嶺則迤邐而高雞關則陡峻而梟自入武關而南棧閣始相連屬

有甚孤危處真天下之險道也武關以北棧道才十一爾按宋大安軍圖經云橋閣共一萬九千二百一十八間護險偏欄共四萬七千一百三十四間本朝洪武間普定侯所修連雲棧橋凡四十五處共九百六十七間方正學發褒城過七盤嶺宿獨架橋閣詩一橋至一百四十二間今橋無數處有一橋才十餘間而行旅無阻想漸次開闢矣武夷山形勝佳絕品題者形容不能盡獨所謂釣臺者遠不及巖灘之奇褒城雞頭關北五六里有山臨黑龍江雙峯孤峭大類子陵但自高下跌而巖



陵則對列若柱云

山陰也水陽也陰氣凝結於西北至東南而漸微陽氣極盛於東南而融液浩蕩故崑崙在西北瀛海在東南文王後天之作用也高行人澄京師人與陳給事侃俱使琉球高還會於廣陵與余言海中風甚大與中國風不同湧浪有如山故後天巽位亦置東南巽風也

王摩詰詩云褒斜不容幘褒斜二谷名卽今棧道是也寶雞以南曰斜谷褒城出口曰褒谷漢鄭子真耕於褒中曰谷口

洋縣在漢中府東一百二十里居萬山中宋文與可守洋州卽此地篔簹谷與園池舊跡東坡所爲題咏者尚可考尋按洋字書从水从羊本盛大之義故曰汪洋莊子曰望洋吾上海東臨巨海之上故亦曰上洋不知山中何取以名閩中凡山之險峻者亦曰某洋某洋云

洋縣之俗每歲遇春第四日居人遊江上遇葛藤纏繞處卽解之謂之解繳豈古板襖之遺耶禪家謂人不能解脫者亦謂之葛藤云

金牛事載蜀記胡曾詠之前人多有辨其非者今沔



縣西百里金牛驛在焉西十里餘入所謂五丁峽  
峽本天成斷非人力所能與實漢水之源至若險  
陡陀隘處似有斧鑿如棧道者或五丁所爲傳疑  
可也入峽二十里東西相對兩巖上有石鐘石鼓  
形像宛然民間有謠如地鈴者曰石鐘對石鼓金  
銀有萬五若人識得破買了興元府賈胡過其下  
疑有寶鑿之金鐘形有殘闕焉

寶雞南二十里爲大散關和尚原在焉山自西來卽  
秦嶺一支不獨爲秦蜀之界亦中國南北之界也  
凡水在嶺南者南行通名曰江水在嶺北者北行

通名曰河朱子釋河亦曰北方流水之通名字書  
江河本諧聲今屬之南北方言似兼會意矣

雲間陸深子淵著

不肖孤 楫泣血校刻

知命錄 終

儼山外集卷十



金臺紀聞上

儼山外集卷十一

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夫  
聞見難矣多又難也多而能擇又難也能擇而  
能從識之又難也此非聖人之神不足以與此  
予忝登

朝爲史官記載職也偶有所得輒漫書之蓋自  
乙丑之夏訖于戊辰九月錄爲二卷題曰金臺  
紀聞藏之庶以便自考焉爾江東陸深書于靜  
勝軒

弘治癸亥蘭谿章先生德懋起爲南京國子祭酒一



見予遂蒙顧待嘗以事見輒慰諭之曰大凡爲禮  
貴敬而和不必太促縮令人氣索孟子曰說大人  
則藐之凡見一有爵位者須自量吾曾中所有苦  
不在其人之下何爲畏之哉比爲庶吉士與座主  
劉學士司直忠先生偶道此先生微哂曰此老失  
言矣孟子所謂藐者是藐其勢位若如所云是藐  
其人矣章公接引之至劉公析理之精前輩風度  
如此

世所傳張僊像者乃蜀王孟昶挾彈圖也初花蕊夫  
人入宋宮念其故主偶攜此圖遂懸於壁且祀之  
謹一日太祖幸而見之致詰焉夫人跪答之曰此  
吾蜀中張僊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非實有所謂  
張僊也蜀人劉希召秋宮向余如此說蘇老泉時  
去孟蜀近不應不知其事也

李少卿子陽旻自南京來與余論綱目數事其論書  
新莽云莽操溫之徒皆篡弑之賊於魏書太祖於  
梁書太祖於新獨斥之莽者何實錄也何以謂之  
實錄各因當時之文也新者國也莽者名也魏梁  
之繼世皆有天下廟號偃然而莽死於亂兵之手  
美惡無一定之謚將從何書書其國繫之名爾此



春秋據事直書之舊例也其言有理又謂莽大夫  
楊雄死與晉徵士陶潛卒則爲贅筆春秋之法大  
夫致仕卒而不書若曰借二人以爲漢晉起例則  
孔子何以不得卒於春秋云

北人驗時以天明三星入地爲河凍之候正德丙寅  
冬至在十一月廿八日都下寒最遲而河亦遲凍  
是月望日與諸吉士早朝共試觀之黎明三星正  
入地而河冰亦適合云

天妃宮江淮間濱海多有之其神爲女子三人俗傳  
神姓林氏遂實以爲靈素三女太虛之中惟天爲

大地次之故製字者謂一大爲天二小爲示故天  
稱皇地稱后海次於地者宜稱妃耳其數從三者  
亦因一大二小之文蓋所祀者海神也元用海運  
故其祀爲重司馬溫公則謂水陰類也其神當爲  
女子此理或然或云宋宣和中遣使高麗挾閩商  
以往中流遭風賴神以免使者路允迪上其事於  
朝始有祀

丘濬碑

東白先生張吏侍廷祥云自余登朝而內閣待中官  
之禮凡幾變 英廟天順間李文達公賢爲首相  
司禮監巨璫以議事至者便服接見之事畢揖之



而退後彭文憲時繼之門者來報必衣冠見之與  
之分列而坐閣老面西太監面東太監第一人位  
對閣老第三人常虛其上二位後陳閣老文則送  
之出閣後商閣老輅又送之下階後萬閣老安又  
送至內閣門矣今凡調 旨議事則掌司禮者間  
出其餘或使少監并用事者傳命而已  
牖口上以石鑿獸置兩傍狀似蜥蜴首下尾上其名  
曰虬蝮昔鴟鴞氏生三子長曰蒲牢好聲以飾鐘  
今之鐘紐是也次曰鴟吻好望以飾屋今之吻頭  
是也次曰虬蝮好飲卽今牖口所置是也

郿縣河灘上有亂石隨手碎之中有石魚長可二三  
寸天然鱗鬣或雙或隻不等云藏衣笥中能辟蠹  
魚又平陽府侯馬驛澮河兩岸及土上皆婦人手  
跡或掌或拳儼然若印削去之其中復然又大同  
山中有人骨在山之腰上下五六十丈皆石耳惟  
中間一帶可四五尺皆髑髏脛節齷齪然關中之  
山數處亦爾余聞之陝西舉人張守後以訪之士  
大夫云果然造化變幻何所不有也

平江伯陳睿好飲涼酒京師童謠曰平江不飲熱酒  
怕火腮弘治庚申北虜犯邊其大酋號火篩長偉



赤頰驍勇善戰兵勢頗張 孝廟遣平江禦之臨  
軒掛印平江畏怯失措跌而失印 孝廟不樂後  
竟以逗畱削爵家居未幾卒

正德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自翰林晚退吏適來報云  
明早入 朝俱須早赴但云出院長劉先生仁仲  
之命叵測明早 奉天門駕退中使宣 旨府部  
堂上官科道掌印官翰林院官皆待 命 闕下  
未幾左順門開出一朱櫃中使六七人作傳宣狀  
余等皆立內閣門外北望洶洶適勅房中舍過云  
昨進呈通鑑纂要書札忤 旨今特布示時西涯

在告焦王二公皆請罪須臾中官復出手持若

詔旨於是衆皆扣頭謝而退卽日科道官舉劾而  
修書官自西涯以下皆待罪明日有 旨內閣三

公不問外自禮侍劉公機少卿費宏學士劉春侍

讀徐穆編修王瓚皆罰俸書寫則光祿卿周文通

等皆罰俸中書沈世隆吳瑤等二十餘人悉放爲

民外議藉藉以爲是舉也意不出於 主上當有

主之者是時劉瑾正擅威福力行之時蔣諭德冕先期數日聞

內艱衆皆惜其不與進書之列故事書成奏 御

必有 恩賚或遷官加俸至是蔣公獨得免塞翁



之喻豈不誠然

蚯蚓糞能治蜂螫余少時摘黃柑爲遊蜂所毒急以井泉調蚯蚓糞塗之其痛立止聞之昔人納涼簷際見石蜂爲蜘蛛所罾蛛出取蜂受螫而墮少甦爬沙墻角以後足抵蚯蚓糞掩其傷須臾健行卒啖其蜂於網信乎物亦有知也沈存中筆談亦記一事與此相類但謂以芋梗耳姑試之

偷桃事有兩一說王母獻桃於武帝東方朔從旁竊視之王母指之曰此兒已三度偷吾桃矣一說武帝時東方之國貢小人至使朔辨之朔曰王母種

桃三千歲一結子此兒已三度偷桃矣未知孰是正德二年八月十四日加恩諸元老內閣則西涯

李公時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加俸一級守靜焦公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升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吏書如故守谿王公以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升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戶書如故冢宰許公進司馬劉公字俱太子少保宗伯李公傑司寇屠公勳司徒顧公佐司空李公鏐皆賜玉帶余嘗聞前輩云本朝文班玉帶不過五



條余初登 朝所見亦止五條爲內閣劉少師健  
李東陽謝遷二太保冢宰馬少師文升司寇閔太  
保珪皆官至一品云 今上登極明年五月馬少  
師致仕時守靜焦公以吏侍進吏書不久遂賜玉  
十月劉謝二公致仕焦公以吏書入閣文班才三  
條旣而守谿公被賜曾司空以進呈 奉天殿龍  
毯被賜復如五條之數數日曾公卒閱兩月閔公  
致仕自是六卿無腰玉者又三月許冢宰劉司馬  
同日被賜復如五條之數時四明屠公瀟以太子  
太傅吏書起復兼都察院左都御史適過其數今

至六玉盛矣哉景泰初九列皆加太子少保而鹽  
山王公翱泰和王公直並爲吏書時有滿朝皆少  
保一部兩尚書之語弘治末學士最多而謝閣老  
木齋鴻臚寺卿賈斌太常寺卿崔志端俱帶禮書  
時有翰林十學士禮部四尚書之語今可謂六卿  
皆玉帶吏部四尚書矣內閣李焦二公與左都御  
史屠公俱吏書但二王公並蒞天官而今則帶銜  
云

史記司馬相如傳贊云楊雄所謂曲終而奏雅云云  
雄後遷不應預引余常疑此傳非遷之舊不然此



一贊必是班書竄入耳遷史甚多無謂若武帝本紀與封禪書不差一字亦豈應然且非紀體疑別自有武帝紀而不傳或以其爲謗書故耶

金臺紀聞上

儼山外集卷十一

金臺紀聞下

儼山外集卷十二

公穀文法悉著何字嘗與汪檢討器之論及必當時口相講授作答問語而其徒錄之者也故其間文有極拙者非必如左氏操觚爲之近見元儒郝文忠經伯常三傳折衷序亦云公穀二氏口授其義而爲之傳故其文約其辭切其辨精反復曲折使聖人微婉之旨可推而見云乃知古人先有以此求之者文忠又有與友人論文法書亦前人所未道者其書曰古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後辭由理出文自辭生法以文著相因而成也非先求法而作



之也後世之爲文也則不然先求法度然後措辭  
以求理若握杼軸求人之絲枲而織之經營比次  
絡繹接續以求端緒未措一辭鈐制天闕惟恐其  
不工而無法故後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前以理從  
辭以辭從文以文從法資於人而無我是以愈工  
而愈不工愈有法而愈無法祇爲近世之文弗逮  
乎古矣

友人王瑄字瑩中江浦人與定山莊孔易同里嘗往  
來定山之門爲余談白沙陳公甫來訪定山定山  
拏舟送之有維揚一士人同汎數十里士人素滑

稽是日極肆談鋒盡衽席褻昵之事人不堪聞故  
以是爲二老困定山怒不能忍幾至勵聲色迨明  
日餘恨猶未已白沙則當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  
其旣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之

孝廟人才之盛好事者取其父子同 朝作對聯云

一雙探花父兩箇狀元兒時張宗伯昇己丑狀元  
子恩王禮侍華辛丑狀元子守仁俱爲兵部主事  
戶部郎中劉鳳儀則己未探花龍之父兵部員外  
李瓚則壬戌探花廷相之父也一時橋梓前此未  
之有也



金華戴元禮 國初名醫嘗被 召至南京見一醫  
家迎求溢戶酌應不閒元禮意必深於術者注目  
焉按方發劑皆無他異退而恠之日往觀焉偶一  
人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時下錫一塊麾  
之去元禮始大異之念無以錫入煎劑法特叩之  
答曰是古方爾元禮求得其書乃錫字耳元禮急  
爲正之嗚呼不辨錫錫而醫者世胡可以弗謹哉  
楊文貞公云東坡之竹妙而不真息齋之竹真而不  
妙

嘗聞西域人算日月食者謂日月與地同大若地體  
正掩日輪上則月爲之食傳注家謂月蝕爲暗虛  
所射者余未敢信以爲然

袁凱字景文別號海叟有海叟集行于世 國初詩  
人之冠冕吾鄉人仕爲御史 太祖高皇帝嘗欲  
戮一人 皇太子懇釋之召凱問曰朕欲刑之而  
東宮欲釋之孰是凱對曰 陛下刑之者法之正  
東朝釋之者心之慈 太祖怒以爲凱持兩端下  
之獄凱下獄三日不食 太祖遣人勸之食已而  
宥之每臨朝見凱嘗曰是持兩端者凱一日趨  
朝過金水橋詭得風疾仆不起 太祖曰風疾當



不仁命以木鑽鑽之凱忍死不爲動以爲蹋茸不  
才放歸田里凱歸以鐵索鎖項自毀形骸 太祖  
每念之曰東海走却大鰻鱷何處尋得遣使卽其  
家起爲本郡儒學教授鄉飲爲大賓凱矐目熟視  
使者唱月兒高一曲使者復 命以爲凱誠風矣  
遂置之聞之都主事玄敬穆余少聞故老談景文  
旣以疾歸使家人以炒麪攪沙糖從竹筒出之狀  
類豬犬下潛布於籬根水涯景文匍匐往取食之  
太祖使人覘知以爲食不潔矣豈所謂自免於  
禍者耶

國初高啓季迪侍郎與袁海叟皆以詩名而雲間與  
姑蘇近殊不聞其還往唱酬若不相識然何也玄  
敬嘗道季迪有贈景文詩曰新清還似我雄健不  
如他今其集不載是詩玄敬得之史鑑明古史得  
之朱應祥岐鳳岐鳳吾松人以詩自豪於一時爲  
序在野集者其事雖無考然兩言者蓋實錄云

周元素太倉人善畫 太祖一日命畫天下江山圖

於便殿壁元素頓首曰臣粗能繪事天下江山非

臣所諳 陛下東征西伐孰知險易請 陛下規

模大勢臣從中潤色之 太祖卽援毫左右揮灑



畢顧元素成之元素從殿下頓首賀曰 陛下江山已定臣無所措手矣 太祖笑而頷之

後唐明宗長興三年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其議出於馮道此刻書之始也石林葉少蘊以爲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道爲之爾柳玘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石林時印書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遍天下然則建本之

濫惡蓋自宋已然矣今杭絕無刻 國初蜀尚有板差勝建刻今建益下去永樂宣德間又不逮矣唯近日蘇州工匠稍追古作可觀

古書多重手抄東坡於李氏山房記之甚辨比見石林一說云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



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謬世既一以板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其說殆可與坡並傳近時毘陵人用銅鉛爲活字視板印尤巧便而布置間訛謬尤易夫印已不如錄猶有一定之義移易分合又何取焉茲雖小故可以觀變矣

勝國時郡縣俱有學田其所入謂之學糧以供師生廩餼餘則刻書以足一方之用工大者則糾數處爲之以互易成帙故讎校刻畫頗有精者初非圖鬻也 國朝下江南郡縣悉收上國學今南監十

七史諸書地里歲月勘校工役並存可識也今學旣無田不復刻書而有司間或刻之然以克餽贖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數見也善乎胡致堂之論明宗曰命國子監以木本印書所以一立義去舛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放之可也鬻之不可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放之曰以監本爲正俾郡邑皆得爲焉何患於不給國家浮費不可勝計而獨靳於此哉此馮道趙鳳之失也

廷宴餘物懷歸起於唐宣宗時宴百官罷拜舞遺下



果物恠問咸曰歸獻父母及遺小兒上勅太官今  
後大宴文武官給食兩分與父母別給果子與男  
女所食餘者聽以帕子懷歸今此制尚存然有以  
懷歸不盡而獲罪者

魯司業鐸振之欲乞終養還戊辰四月中卽謀之夜  
夢幘頭騎青羊乃去占者以爲當乙未日得請是  
時六月廿九日得乙未振之屈指以爲是其期也  
時禁方嚴因循遂過其期後乙未乃八月三十日  
以爲不至是八月六日已得 旨矣俄爲吏部覆  
寢衆以前夢不驗振之遂再請 旨從中許之明

日謝 恩適當八月之乙未振之公服入直房待  
漏衆共異之

本朝輿地前古無比猗與盛哉然有可疑者二事堯  
舜時以冀州爲皇畿四方皆二千五百里今冀州  
之北能幾何耶三吳在古不入職方其民皆斷髮  
文身以與蛟龍雜處若空其地然爲最下也今財  
賦日繁而古之遺跡不異其水不爲害者天幸爾  
萬一涿水不知何以處之區區開築難以言善



金臺紀聞下

終

儼山外集卷十二

願豐堂漫書

儼山外集卷十三

南畿辛酉鄉試少傅劉野亭先生忠以翰林侍講爲  
考試官策問中有及宗室日繁而祿入不繼者  
余當時才以恩義立說謂恩之所不能周者則當  
裁之以義與其過於恩而非福不若裁以義而無  
患此特場屋體耳漫無籌策遂占首選程文所刻  
乃欲折鈔以當俸入亦非通論此事嘗往來於懷  
常與朋僚講之今制雖將軍殿下亦歲給祿米  
二百石金枝玉葉日以廣衍傳之千萬年之後  
雖竭天下之力不足以供之蓋坐困之道也宋神



宗時王荆公安石作相裁減宗室恩數宗子相率  
訴馬前荆公徐諭之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  
賢輩宗子遂散去其後宋宗室無論戚疎少長皆  
仰食縣官西南兩宗無賴者至縱其婢與閭巷通  
生子則冒爲己子以利其請給其醜若是今太宰  
邃菴楊先生一清謂宜自國王而下以次制其  
妃嬪之數蓋有見也

凡圖畫雷形作人間小鼓環而聯之或畫其神狀如  
飛鳥而銳喙肉皴赤色而人足按宋大觀間大滌  
山人胡真隱居山間一日忽聞有聲若鼙鼓數百

黑雲鬢鬣間火毬相逐已而迅雷烈風移時乃止  
夫陰陽相搏擊則爲雷非若七政可以形象求也  
雷若有象則火毬近是霹靂斧先儒所謂星隕而  
石之類火能生土故也晦菴劉少師健爲庶僚時  
奉命往祀華山正及夏日晦菴與客高登顧見  
山下白霧彌漫若大海然而山頂赤日了無纖翳  
俯視突煙暴起或丈餘遞至尺許亦無所聞頗異  
之從者以爲雨作也及下山村麓人云適有驟雨  
挾震雷數百已過矣向所見煙中突起者悉雷也  
凡聲自下聞之則震自上聞之則否所謂山頭只



作小兒啼者是已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日巨璫王振當國慮其異已也時振新作居第今之京衛武學是已公預令人度其齋閣使松江作剪絨毯遺之覆地不失尺寸振極喜以爲有才公在江南凡上利便事振悉從中贊之宋秦檜格天閣成鄭仲爲蜀宣撫遺錦地衣一鋪檜命鋪閣上廣袤無尺寸差檜默然不樂鄭竟得罪二事極相類一以見疑一以見厚豈其心術之微有不同耶

楊髡發宋諸陵有哀其骨葬之者陶九成輟耕錄所載以爲唐義士珏瞿宗吉歸田詩話所載以爲林義士塾周公謹癸辛雜志則以爲宋陵使羅銑者蓋中宦云

張莊懿公瑩仲子早卒聘都城趙氏女女聞夫卒卽輿至夫家守制奉翁姑如婦禮年五十餘矣弘治間宜春劉侯德資琬守松上其事旌之題曰趙女張節婦顧侍讀士廉以爲言婦則無所附麗言女則已去其母家若不當旌者錢修撰與謙奮臂起辨之引張良陶潛爲事類至千餘言不罷郡中一閔予時遊南雍還心是士廉言而與謙已病革矣



元余忠宣公闕爲中書吏部員外郎時安西郭氏  
女受聘未行會夫卒自縊死有司請旌其門闕以  
爲過於中庸不可以訓格不下惜當時禮官無引  
此以駁之者  
婦人首飾以髮爲之者曰假頭亦曰假髻作備於晉  
太元中弘治末京師婦女悉反戴之今漸傳四方  
矣殆非佳兆

正德壬申秋自饒還過蘭谿拜楓山章先生懋於所  
居白露山下因畱一日語間及吳徵士與弼康齋  
先生云昔見白沙陳公甫獻章言公甫就學康齋

時忽一日晨光初動窗外見康齋手自颺穀其子  
從作厲聲曰秀才恁地懶惰只此如何到伊川門  
下又如何到孟子門下又一日出穫手爲鎌傷流  
血不止舉視傷處曰若血不卽止而吾收之卽是  
爲爾所勝言已而穫如故又往遊武夷過逆旅索  
宿錢至多三文堅不與或勸之曰卽此便是暴殄  
天物乃負擔而夜往焉



願豐堂漫書

終

儼山外集卷十三

谿山餘話

儼山外集卷十四

周誦延之尤溪人字希聖宋熙豐間人知廣之新會縣不肯奉行王安石新法有寄子弟詩浪有虛名落世間自慚無實骨毛寒末年三十身先倦才得一官心已闌卜宅擬尋栽藥圃買田宜近釣魚灘他年子弟重相見藜杖蓑衣筍籜冠詩雖淺頗不類宋一時門人稱周夫子其風致可想也又著孟子解義禮記說亦一博學之士

嘉靖己丑予謫延平將以八月到任故自七月冒暑渡浙江沿途皆以疾謝遣人事二十六日過蘭溪



謁楓山章文懿公祠堂公諱懋字德懋是日始具  
衣冠文懿家甚寥落八十歲外生一子時年已十  
五矣祠中塑像乃公服不甚肖似爲賦一詩曰

大明啓運接虞唐成化初年士氣昌歲晚舊京施

木鐸日長過客奠椒漿蓋棺論定知消長節惠恩

深識播揚青眼門生今白首敢於初志負升堂

丙公

戊會元入翰林爲編修因鼇山應制上疏諫止

遂謫外是時羅一峯倫方論時相起復後先就賤

士論翕然稱之稍遷福建僉事遂致仕家居近三

十年孝廟末始因論薦起爲南京國子祭酒自

祭酒遷南太常寺卿不赴再遷南禮侍再不赴復

乞致仕家居復以論薦陞尚書年八十六卒賜

祭 賜葬 賜謚復廩食其幼子皆異典也深卒

業南雍極蒙公器待時年二十六今五十三矣

公和易不事邊幅喜爲後生輩談論講說終日不

倦其言若不甚切深而其應皆如影響所謂名家

之著蔡若人是已每爲諸生言甲子歲更天下多

事云云乙丑 孝廟賓天而劉瑾擅權 武宗朝

事無一不驗所聞者非一人世當有記之者別有

一二事得於獨聞因憶正德壬申秋深以編修使

淮府畢事還經蘭溪與今僉都御史唐虞佐龍同

謁公於白露山下公畱飯於廳事惟虞佐與深侍  
公一一詢 朝事併及當道諸公因曰萬一今  
上無嗣則孝宗絕其繼承云何深不敢對又曰當



論昭穆昭穆亦有數說不同若據左傳曰文之昭也武之穆也則昭穆當視廟制深益不敢對虞佐時以剡城尹持服素喜議論是時亦默默公微笑字謂深曰子淵意何如深遂避席對曰此非小臣所敢道公又笑曰官也不小李綱在宋朝許大擔負只是起居注耳起居注正是今編修之官深遜謝不省何謂公亦遽以他語易之深至杭遂上疏移疾還家丙子秋告起遷司業辛巳奔先太史公喪還家戊子始召遷祭酒明年三月以經筵面奏再上疏得旨降延平同知其事頗與李忠定

合按忠定字伯紀梁溪人梁溪今之無錫縣其生則在予華亭縣公廨故至今有相公閣以忠定故也忠定在講筵以面奏謫沙縣沙縣今隸延平予亦以面奏得延平雖文章勲業萬萬不敢望忠定而事有偶然相類者不知文懿當日何以特舉忠定爲深勵耶古人何限亦何必忠定其有意耶其無意耶皆不可知也漫書於南劍州之九峯吏隱處

予爲庶吉士時一日侍坐於少師洛陽劉公健因問予章德懋可爲今日何官予亦遜謝不敢對公大



聲曰以爾知德懋故問予始起對曰恭而安宜爲  
日講 經筵官以輔養 聖德公搖手曰不得不  
得德懋居山林久未開講筵禮數萬一山野使人  
主不肯親近儒臣自此始同年崔子鍾銑聞之曰  
此公私意孰謂德懋不習禮度耶由今日觀之深  
之去 講筵也雖所自取亦以少誠意無感悟之  
效如盛庶子端明魏祭酒校皆以生疎改秩半歲  
之間屢有變動 聖心可想矣乃知前輩練事久  
自有長識後生未易以一言斷也  
我 朝君臣隔絕寔以 憲廟口吃之故至 孝宗

末年有意 見大臣與議機務李西涯文正公  
東陽載在燕對錄比來南劔聞之蕭少卿九成韶  
言一日 孝廟嘗問司禮監 祖宗時召見大臣  
其禮如何當在何處蕭敬對云 英宗多在文華  
殿嘗見臨 殿前楹見吏部尚書王公翱問對畢  
王公辭去顧見其衣後破損再呼還問衣破何不  
令家人補之王公答曰今日偶服此到部適聞  
命不及更衣 英廟撫掌笑命賜一綺 孝廟聞  
之曰朕不能如 祖宗簡易若此數日間遂 召  
見兵部尚書劉公大夏見後稱好好向見邃菴楊



公一清亦談一事云時甘肅闕總兵官會推恭順侯吳瑾 英廟以為得人 召問王公如何王公以為不可用 英廟遽曰老王執拗外庭皆道此人好獨爾以為不好何也王公叩頭曰吳瑾是色目人甘肅地近西域多回回雜處豈不笑我中國乏人 英廟即撫掌曰還是老王有見識即命另推 祖宗時君臣之間契會如此 孝廟有意修復真 聖政也

戶部尚書杏岡李公瓚嘗為兵部主事言東山劉公大夏當 孝宗之朝最為得君公亦以天下為任

議汰冗食凡軍職皆以軍功為準通查裁革既得旨行之而一時 侍衛將軍力士之流皆以才藝選初無軍功該司失於照詳類行報罷一時開然時駙馬都尉樊凱管紅盔將軍特過兵部為言此輩不宜裁革東山槩拒之凱積不平適當 駕陞殿凱立午門外語諸人曰爾輩不用了昨已奉旨裁革雖我亦無地位矣蓋激之也眾人遂散出 孝宗上殿平昔執瓜帶刀之人皆不在儀衛簡寂恐恐不安屢顧左右問故既退遂宣樊駙馬面究凱奏昨兵部已行裁革去矣 孝宗大聲曰劉



大夏敢如此 玉色不怡復宣兵部東山至走急  
氣促不能了了而裁革之事悉罷 聖眷遂衰矣  
夫以東山之公忠與 孝廟之有爲事機一失乃  
至於此信乎臣不密則失身一時疎畧甚可惜也  
該司可謂無人矣諺云倖門如鼠穴此言可以諭  
大

嘗記宋時漕運自荆湖南北米至真揚交卸舟人皆  
市私鹽以歸每得厚利故舟人以船爲家一有損  
漏旋即補葺久而不壞運道亦通太宗嘗謂侍臣  
曰篙工柁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真帝

### 王之度哉

宋詩自道學諸公又一變多主於義理而興寄體裁  
則鄙之爲末事如明道詩極有佳者合作處何下  
唐人龜山詩筆自好大篇如岳陽書事開闔轉換  
妙得蹊徑如湖光上下天水融中以日月分西東  
之句尤爲奇偉具見筆力小詩如隔雨樓臺半有  
無興致藹藹描寫甚工

亡國之君多善文辭如隋煬帝陳李二後主使與詞  
人才子爭長亦居優列豈浮華者無實用耶南漢  
劉鋹疑鳩對宋太祖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



煩王師致討罪在不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爲  
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也其文章質  
直有西漢風骨不知五代衰亂僻在南服何以能  
此此豈有才質耶

羅仲素云中庸之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  
分明是有一本書相傳到子思却云述所授之言  
著于篇朱晦庵作大學章句又說經是孔子之言  
而曾子述之傳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如仲素  
所謂述而成書猶有可言若謂不得其言徒記其  
意遂乃支分節解以不失本書之旨微恐於理有

礙誠如所云。曾子有此門人不應謂也是二  
家之說不免疑者之疑畢竟大學中庸却有原書  
不若程子只說大學孔氏之遺書也恰好

今東南之田有二則曰官田曰民田然官田未必盡  
重而民田未必盡輕也存諸冊籍有此異同其在  
耕種各有肥瘠高下而官民之名若於田無與者  
非如輕重二則之有利害也惟編審差徭則官田  
輕而民田重故受田之家亦嘗校論官民之則然  
官田之得名莫能推求所始或指爲近世抄沒之  
田或以爲賈似道所買之田偶見李忠定公奏議



中已有東南官田之說元豐間檢正中書五房公  
事畢仲衍投進中書備對所述四京十八路田稅  
數目已見官田則西北並有之又熙寧八年詔凡  
官田及已佃而或佃租違期應刻佃者別召佃悉  
籍之官當時又有總領措置官田所名目之設其  
所從來遠矣拈出以俟參考

宋林艾軒先生名光朝字謙之謚文節與朱晦庵張  
南軒呂東萊陸象山皆在乾淳間以道學名而艾  
軒年最長平生不喜著述喜讀書以解會爲樂嘗  
曰每一開卷便覺眼明又曰終日在案頭翻故書

以此爲實歷日子又曰某老去無他念惟讀書緣  
想過如廿年前時不候杯飯足不管他兒女之累  
但見空屋數椽去城稍遠便可讀書又有柬與友  
人論葺屋云百刻中得過半對書卷有時杯飯且  
放過如何得心情及此事空山聽雨是人生如意  
事聽雨須是空山破寺中可以燒生柴煨雜芋觀  
此尚可想見其清嚴也亦喜作詩以自豪論詩極  
有卓識文集十卷近刻在莆田

鄧肅字志宏沙縣人別號栢欄有栢欄先生文集栢  
欄山水奇絕今屬永安縣志宏有文行與朱韋齋



先生交好一日韋齋觴客枿欄以冠帶寓之醉起  
韋齋曰畱以質紙筆明日如約韋齋受筆還冠而  
以紙少畱帶曰儻無千幅竟不還枿欄爲寄一詩  
曰歸帽納毫真得策要牋畱帶計還疎公如買菜  
苦求益我已忘腰何用渠閉戶羽衣聊自適推窓  
柿葉對人書帝都聲價君知否寄付新傳折檻朱  
前輩風流調笑藹藹若此

天下水各不同而篙師柁工不相爲用鄧枿欄稱閩  
水曲折行亂石間鼎烹雪噴相應而起親見之方  
知其工

晉共太子曰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志也其言如此  
異世悲之我朝 憲廟最寵萬貴妃萬嘗得罪  
孝廟外傳萬自盡嘗見一中官說萬體豐肥一日  
以拂子撻一宮人怒甚遂痰厥而死蓋卒疾云內  
人傳報 憲廟玉色憮然云萬使長去我也待要  
去也不久遂 賓天鍾情之傷若此申生之言益  
信清心寡欲自是人主壽命之源可不慎哉

吳文恪公訥吾鄉常熟人所著文章辯體一書號爲  
精博自真文忠公正宗之後未能過之但聯句小  
序謂聯句始著於陶靖節而盛於東野退之則失



考矣若論聯句寔始於賡歌而栢梁之作其體著矣

歌辭代各不同而聲亦易亡元人變爲曲子今世踵襲大抵分爲二調曰南曲曰北曲胡致堂所謂綺羅香澤之態綢繆宛轉之度正今日之南詞也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使人超乎塵垢之表者近於今日之北詞也

宋柳耆卿蘇長公各以填詞名而二家不同當時士論各有所主東坡一日問一優人曰我詞何如柳學士優曰學士那比得相公坡驚曰如何優曰相

公詞須用丈二將軍銅琵琶鐵綽板唱相公的大江東去柳學士却着十七十八女郎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坡爲之撫掌大笑優人之言便具褒彈予嘗謂張子房之出處其後有李泌韓退之之文筆惟陸宣公可敵

己丑十一月九日予聞山西之命以明年夏四月六日入太原李忠定公起用卽往援太原事亦頗類章公之言予益以愧無所耐云



谿山餘話

終

儼山外集卷十四

玉堂漫筆卷上

儼山外集卷十五

薛文清公觀崖石每層有紋橫界而層層相沓謂爲  
天地之初陰陽磨盪而成若水之漾沙一層復一  
層也殊不知實是水所漾耳蓋天地之初混沌一  
物惟有水火二者開闢之際火日升水日降而天  
地分矣凡山阜皆從水中洗出觀江河間沙洲可  
見余嘗謂水天下之至高者也山天下之至卑者  
也故海底有石而山顛有水然水亦實至高霜露  
雨雪是也

孟子塞乎天地之間塞字與吾往矣字相應是克然



不撓屈之義與塞天地貫金石語微不同雖橫渠亦有天地之塞吾其體之言恐與孟子之意不同性字從心從生若以耳目口鼻手足動靜爲性此近於作用之說釋氏嘗曰狗子有佛性是也然釋氏之所謂性其義亦與吾儒不同

薛文清公與吳康齋嘗言夢見朱子孔子二公皆質實人雖無妄語然不書亦可也

釋氏之所謂心吾儒之所謂氣也所謂性似吾儒之所謂心者命名取義各有宗旨不必比而議之可也

昔人謂月體無光借日爲光朱子亦有粉丸之喻故新月之闕向東殘月之闕向西此之謂映日可也唯望後之月闕亦向西似與映日之說稍礙戊戌正月十九日予寓東長安是夜客散適見闕月初升闕處乃西向疑之明日晉陽諸生來見因舉予月影辨因識之

虞伯生集題耕織圖大意謂元有中原置十道勸農使總於大司農皆慎擇老成重厚之君子親歷原野安輯而教訓之功成省歸憲司憲司置四僉事其二乃勸農之官由是天下守令皆以勸農繫銜



憲司以耕桑之事上大司農至郡縣大門兩壁皆  
畫耕織圖此意甚好我朝立法最爲周密似少  
此耳

漢哀帝時王舜劉歆議天子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  
而七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  
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殷之三  
宗是已宗無數也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又云  
宗其道而毀其廟此皆據統一之君而論又曰迭  
毀之禮親疏相推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  
文漢儒之說不過如此似涉傳會姑錄出

天包地外水在地中恐名理亦未盡天包水外水包  
地外地水皆在天中晉志述黃帝書曰天在地外  
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恐亦難據使天果有外  
恐只是氣耳豈容有水耶氣無窮理亦無窮却倒  
說

嘗見閭閻尚有憲副云龍袖嬌民爲我文皇帝白  
溝之役時事歐陽圭齋南詞中已有此語想是元  
時方言不知是何等也

圭齋論風雅取名最有理前輩說詩者之所不及也  
其言曰風卽風以動之之風雅卽雅烏之雅以其



聲能動物也又曰風雅惟其聲不必惟其辭故有聲而無辭者有之無聲而有辭者無有也

月光生於日之所照晷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此張衡靈憲生晷生明之說也嘉靖戊戌九月望在十六十四日晨入朝有事於太廟見月西墜而闕處向東南此時日在寅宮矣廿二日晨起見月闕正向西周髀步日自東而南而西而北穹天所論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恐亦有理

予登乙丑科今三十六年矣浮沉中外六十有三歲

已亥蒙

御筆親題以學士掌行在翰林院印扈

從南巡時同年在朝者九人掌十印亦盛事也內閣未齋顧公居守賜關防石門翟公新起行邊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鑄關防禮部行在則介溪嚴公兵部尚書則東瀛張公禮部印則甬川張公兼掌翰林院印刑部印則南塘宋公戶部右侍郎三峯高公出辦糧草亦給關防以行順天府尹則石峯邵公云

俞貞木洞庭人石澗先生之孫年九十六而卒嘗見其題趙仲穆畫馬一絕頗有風致房星方墮墨池



中飛出蒲稍八尺龍想像開元張太僕朝回騎過  
午門東

楊文貞公跋玉海云松江府學有刻板蓋得之傳聞  
其實無之

聞前輩翰林先生嘗道抑菴先生王文端公直爲吏  
部尚書頗致憾於楊文貞公蓋以爲擠之也今抑  
菴集中有東里翰墨卷引正記其事其序楊文敏  
公集謂直在翰林三十七年其出也惟公深惜之  
而反爲忌者病焉意亦有所指又題梁用之詩後  
謂內閣在東角門內常人所不能到其外爲文淵

閣則翰林諸公之所處也今內閣榜文淵而不在  
東角門之內諸學士所處者則在左順門之南廊  
而榜爲東閣云

漢制以本官任他職者曰兼常惠以右將軍兼典屬  
國是也以高官攝卑職者曰領劉向以光祿大夫  
領校書是也唐制有曰攝者如侍中之攝吏部是  
也又有行守試之別職事高者爲守職事卑者爲  
行未正名命者爲試宋制則高一品爲行下一品  
爲守下二等爲試元祐以後又置權官如以侍郎  
權尚書之類漢制趙克國爲假司馬則又有假職



矣

宋制以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謂之內制以他職帶知制誥謂之外制

今制惟翰林列銜散官署於職事之下未聞所據獨楊文貞公以爲故事南京太學碑文學士宋公訥奉勅撰散官書於職事之上

本朝開科自洪武四年辛亥始後至十七年甲子復設乙丑會試楊文貞謂國初三科猶循元制作經疑至二十一年戊辰始定今三場之制刻錄

楊州音度東岸有墓道題曰夏國公夏音度與夏字

相類少一發筆下作又行人遂訛呼爲夏國公蓋鎮遠侯顧公玉之賜葬也玉丙申歲歸太祖累立戰功靖難師起輔仁宗居守北京內難平論功封鎮遠侯年八十有五永樂十二年卒國初功臣未有壽考如玉者也玉最有功於貴州出鎮貴州時辭仁宗於文華殿曰殿下於事君父恤兵民素行有誠惟於小人當置度外凡事有理不足計意爲漢府然其辭指溫厚亦武臣中之難得者獨與姚少師論兵不合云

金陵陳先生遇字中行自少篤學仕元爲温州路學



教授時兵亂棄官歸隱間居一室署曰靜誠每夙  
興焚香叩天願生 聖主以救世我 太祖克金  
陵南臺侍御史秦元之薦於 上卽日召見與語  
大悅稱先生而不名既定鼎贊畫寔多命爲翰林  
學士者再皆辭又命爲禮部侍郎又辭又除爲禮  
部尚書又固辭 上嘉獎連稱君子數諭之曰卿  
卽老不欲仕有子令帶刀侍衛亦叩首以子幼辭  
洪武甲子年七十二卒董倫誌其墓

石首劉永清永樂辛丑進士庶吉士授檢討修五經  
四書成陞侍講正統初陞廣東左布政陳莊靖文

自及第以侍講陞雲南右布政

宋太祖北征因河東謀者語劉承鈞曰君家與周世  
讎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間何爲重困此一方之  
民承鈞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  
什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  
不血食也自漢魏以來詞命簡潔未有其比

儀銘廊府長史在 景皇監國時忠知可觀卽文簡  
公智之季子父子可謂克肖者矣

陳東字約之以翰林編修出官二司今以叅議捧表  
入京過余問近世詩體予未及答明日以所作高



子業集序爲贄其持論甚當但詩貴性情要從曾  
次中流出近時李獻吉何仲默最工姑自其近體  
論之似落人格套雖謂之擬作亦可也楊載有云  
詩當取裁漢魏而音節以唐爲宗殆名言也  
巳亥八月當六年考察予循例自陳俟 命閒居少  
宰張先生甬川以革朝遺忠錄見貽題其槭曰及  
謝客時一覽予閉關讀之義例蕪雜似是藁草前  
有三序文不知誰所爲觀其引用亦近日之作也  
予嘗有意整齊其事在國子時嘗作編年未就今  
日就衰退恐無成矣

國初書法以詹孟舉希原爲第一奕棊以江陰相子  
先爲國手奉化胡廷鉉與孟舉同書千文 太祖  
以廷鉉書法過孟舉令書皇陵碑鄞人樓得達亦  
累勝子先得賜冠帶都南濠亦記一僧屢勝子先  
云

玉堂漫筆卷上

儼山外集卷十五



玉堂漫筆卷中

儼山外集卷十六

相傳永樂初遣胡忠安公巡行天下以訪邈邇張仙人卽張三丰名通號玄玄子天師之後寓居鳳翔寶雞縣之金臺觀修煉洪武士申常應蜀獻王之召辭還山金時人都太僕玄敬嘗爲予言蘇城人家有三丰手筆蓋與劉太保秉中冷協律起敬同學於沙門海雲者南陽張朝用嘗記三丰遺跡云三丰陝西寶雞人元時於鹿邑之太清宮學道與朝用高祖毅相識往來其家爲親密亦愛朝用之父叔廉元末兵亂叔廉避地寶雞洪武中三丰



亦來寶雞與西關李道士白雲先生交契相厚朝  
用時方年十三三丰見之問曰汝誰家子答曰吾  
父柘城張叔廉也兵亂徙家於此三丰曰我張玄  
玄也昔柘城時多擾汝家名教者爲誰答曰吾高  
祖也三丰曰吾曾見其始生時童子其勉力讀書  
後當官至三品越月朝用與李白雲送之北去見  
其行足不履地云朝用官詹事府主簿忠安公以  
其常識三丰薦之爲均州知州與同往尋訪竟無  
所遇而還十五年 文皇再遣寶雞醫官蘇欽等  
齋香書遍訪名山求之又遣龍虎山道士奉書云

皇帝致書真仙張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真仙渴  
思親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遍詣名山虔請真  
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神妙莫測朕才  
質踈庸德行非薄而至誠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敬  
再遣龍虎山道士謹致香奉書虔請拱候雲車風  
駕惠然降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敬奉書或云  
此舉實託之以別有所爲忠安行事有密勅云又  
淮安王宗道字景雲學仙嘗與三丰往來游從永  
樂三年國子助教王達善以宗道識三丰薦 文  
皇召見文華殿賜金冠鶴氅奉書香徧訪於天下



名山越十年足跡滿天下竟無所遇而還復命近  
見都公談纂記三丰在洪武永樂中事三則祝希  
哲野記冷謙作仙奕圖以遺三丰一條此不錄  
洪武二十八年戶部節奉 太祖聖旨山東河南民  
人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  
多少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按此可爲  
各邊屯田之法

彭惠安集有云天時不同地利亦異亢旱則低處得  
過而高處全無水澇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按  
此可論吾縣東西鄉之利害

國初歲遣監察御史巡按方隅大災重患乃遣廷臣  
行視謂之巡撫事迄而止無定員宣德間以關中  
江南地大而要始命官更代巡撫不復罷去正統  
末南北兵興於是內省邊隅徧置巡撫官矣今惟  
浙江福建無巡撫時設巡視陝西一省則有四巡  
撫北直隸則有兩巡撫云

丁酉歲予自四川左轄召爲光祿入 朝面見候五  
日乃罷因免 朝故也後轉太常兼讀學詹事兼  
學士皆不得面 恩當時敘菴李公時在內閣曾  
與論請行午 朝禮敘菴以爲難彭惠安公韶弘



治初因彗星上疏云臣獲隨午朝竊念日奏尋常起數於事無補但於祖宗勤政之典乞師其意可也臣願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吏部有大陞除禮部有大災異戶部兵部有緊急錢糧邊報工部法司有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令先期開具事由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侍衛一如午朝之儀事該各衙門會議者各官就於 御前公同計議如吏部陞除大臣明言某官才德堪任某官資望未可之類內閣輔臣亦同議可否事體既定就行口奏取旨 奉行次日補本備照若係本衙

門自行者亦就 御前逐一陳說有無故事兩疑情由請 旨定奪若是事體重大一時難決者聽各官先行博議於下候至朝時再議奏行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而 聖明耳目開達群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有事則行不分寒暑無事則止勿勞 聖駕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群臣興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自可次第弛張矣其議如此若用之今日尤切事宜老成先見可敬可服已亥南巡還有 旨各衙門俱嚴公座仍許禮部都察院叅劾予掌詹事印日往衙門



與崔少詹後渠坐堂復至東閣畫會一時冷局爲  
之振作時見左順門陳御座設黃幄於上將  
朝廷欲修午朝故事耶因讀惠安新集備記於  
此

張文潛以水喻作文之法至謂激溝瀆而求水之奇  
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覆咀嚼卒  
亦無有文之陋也此言切中今日之弊

太祖時南京官僚想用傘蓋襲封誠意伯劉有  
華蓋殿侍宴退朝詩云團團褐羅傘被服金文  
章可見

史記扁鵲傳飲以上池之水上池水竹木上未到地  
水

宋高宗南渡建炎初有臣僚召對所陳劄子首曰恭  
惟陛下歲二月東巡狩至於錢塘呂頤浩當國見  
之笑曰秀才家識甚好惡文章之弊一至於此爲  
之浩歎

柘湖今在華亭縣南六十五里本海鹽縣地王莽時  
改曰展武因陷爲湖

扈瀆今在上海縣北十里本海鹽之東堰晉袁崧築  
壘以禦孫恩者



上海縣元末割華亭東北之五鄉分置唐天寶初割海鹽之比境置華亭縣

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姑蘇據浙西五郡十九年發松江嘉興湖州杭州民夫築杭州城松江入皇朝當在龍鳳年間吳元年上海錢鶴臯平

靜安寺在縣西北十里中有赤烏碑陳朝檜

永定二年割海鹽鹽官隸海寧郡上海又嘗屬錢塘矣

蘇丑字叔武歙人易簡之後年八十餘正統間卒以隱逸自高性愛古法書名畫不惜萬金購之曰此

足養心性非他玩好可比其人品亦可謂博雅矣  
近時江南人家有好古玩物至於敗家亡身者此  
又可爲監戒也

懷素自敘帖近刻石於蘇州兼刻古今題跋出於文徵明父子之手爛然可觀內蘇欒城一跋云予兄和仲蓋謂東坡自題曰蘇轍同叔在紹聖三年三月謫高安時所寫豈有所諱耶將別有字行而子瞻子由特顯著者耶其印仍曰子由李西涯跋云舊聞秘閣有石本今不及見在弘治十一年九月所寫時已入閣似指今內閣而言空青曾紆紹



興三年三月曾跋一過而文徵明所引曾空青云  
馮當世本後歸上方而石刻爲內閣本此指宋內  
閣而言按宋無內閣而本朝無秘閣用字微有  
不同而制度當考釋文虛蕩字細觀刻本當是薄  
字草法稍作轉摺爾若蕩字亦可通不若薄義爲  
順也建業文房之印當是徐鼎臣兄弟筆意尚存  
繆篆之體爾嘉靖庚子四月廿日晨起偶觀柳書  
所疑南窻下兩目作花投筆浩歎

張戶侍西磐潤字汝霖山西平陽人一日過予與論  
薛文清公西磐云曾聞劉少師晦菴言讀書錄乃

公記每日所得故不厭重詞複說以資尋繹玩味  
最可觀後來爲人分類剖析作著述之體殊非本  
旨近樊御史得仁所寄重刻本則又決裂破碎矣  
不但著書之難而傳書之難如此

全椒樂韶鳳洪武中以兵部尚書轉翰林院大學士  
以病免起爲國子司業

永州府舊志李應宗零陵人洪武五年進士蔣獎洪  
武八年進士亦零陵人道州李克遜洪武丁卯科  
進士丁卯爲十九年皆不開科當有誤唐福領永  
樂乙酉科永樂進士有丙戌亦無乙酉科



國朝進士科始於洪武四年辛亥吳伯宗爲狀元自後罷試至十八年乙丑爲丁顯榜二十一年戊辰爲任亨泰榜二十四年辛未爲許觀榜是年五月重試則韓克忠爲狀元二十七年甲戌爲張信榜洪武中又有張顯忠花綸皆稱狀元送花狀元歸娶詩見練子寧集丁丑年有陳安榜庚辰則胡靖也

衡山後生竹最大名曰南竹土人截取其筒以爲甌節處可製盥盆然在深山中人蹟不到之處

世傳七賢過關圖或以爲卽竹林七賢爾屢有人持

其畫來求題跋漫無所據觀其畫衣冠騎從當是晉魏間人物意態若將避地者或謂卽論語作者七人像而爲畫爾姜南舉人云是開元間冬雪後張說張九齡李白李華王維鄭虔孟浩然出藍田關遊龍門寺鄭虔圖之虞伯生有題孟浩然像詩風雪空堂破帽温七人圖裏一人存又有槎溪張輅詩二李清狂狎二張吟鞭遙指孟襄陽鄭虔筆底春風滿摩詰圖中詩興長是必有所傳云

元高德基云吳人尚奢爭勝所事不切廣置田宅計較微利不知異時反貽子孫不肖之害故謂之蘇



州歆自今觀之歆豈獨蘇哉

玉堂漫筆卷中

儼山外集卷十六



382223

陸文裕公外集

停驂錄  
科場條貫

續停驂錄

四



玉堂漫筆卷下



儼山外集卷十七

富韓公嚴重每言辭皆厲邵氏聞見錄記其一則曰  
弼嘗病今之作文字無所發明但模稜依違而已  
人之爲善不易人之爲惡必用奸謀以逃刑戮君  
子爲小人所勝不過祿位耳惟有三四寸竹管子  
向口角頭褒善貶惡使善者貴惡者賤湏是由我  
始得不可更有畏怯也

世言大藏經五千四十八卷此自唐開元間總結經  
律論之目至貞元間又增新經二百餘卷宋至道  
以後惟淨所譯新經又九千五百餘卷予見南宋



藏經與元藏亦不同而本朝藏經又添入元僧以後諸人文字而卷數仍舊豈亦有添減歟

襄陽大堤曲有倒着接離花下迷蓋用白紗作巾南朝雖帝王亦服白紗帽沈攸之所謂大事若克白紗帽共着耳又別有白疊巾白綸巾後世惟凶服乃用白

王文端公抑菴知制誥幾廿年其出也楊文貞公爲之也初文端與文貞同閨里且聯姻文貞雅重其人欲畱以代已文貞之子稷惡狀已盈中朝士大夫皆知而不敢言於是慙惠文端言文端直諫人

也遂言於文貞文貞甚德之歎謝以爲非君不能聞文貞不久遂有省墓之行實欲制其子也稷之狡滑已陰得文端之言而爲之備驛遞中皆先置所親譽稷之賢復颺言曰人皆忌其功名之盛故謗稷耳反以是中文端文貞歷數處皆然稷復逆於數百里外氈帽蠟油靴舊青衫朴訥循理儼然謹愿人也家中惟圖書蕭然爲惡之具悉屏去而親戚皆畏稷交譽之文貞遂不信文端之言并以疑其妬已及還朝遂出之於吏部初仁廟時官爵最不輕授陳德遵循以狀元滿三考仁廟



最愛之欲陞侍講學士文貞以爲太驟止與侍講  
仁廟面論德遵以故猶以許之德遵遂啗文貞未  
幾 仁廟賓天德遵已失遭逢之會遂鬱鬱移疾  
還日夜嗾其鄉人告稷惡狀鄉人皆畏其宰相之  
子不敢發會建安楊文敏公旣卒鄉人訴其子於  
朝中官王振持其奏言於閣下曰楊先生肉未寒  
而遂受誣若此何以處之初文敏與文貞同事頗  
不相能及是遂曰旣然湏與別其是非中官曰當  
下撫按耳文貞以爲不可使宰相之子而辱於撫  
按之手湏錦衣官校提來實欲辱之也旣來白其

辜坐告人以罪 朝廷與其子爲尚寶官而去德  
遵聞之遂言於鄉人曰汝以爲宰相之子 朝廷  
務姑息之文敏公獨非宰相乎具藁速其來上王  
振得之遂不告於文貞而以文敏故事處之逮來  
獄成議置重典初 仁廟與三楊君臣俱泣曰汝  
必輔朕子孫朕亦貸汝子孫死故三楊子孫皆有  
勅稷之敢於爲惡亦有所恃也稷旣繫獄文貞得  
疾猶欲援 勅以贖稷死命次子導檢勅導秘密  
之託以稷先持去遂弗及救余聞之丹徒靳宮諭  
云



予遊金陵觀大功坊回龍巷想見當時君臣之際  
焉大將軍爲人謙謙不伐又從父老問大將軍時  
事其感元帝於開平也闕其圍一角使逸去常開  
平怒亡大功大將軍言是雖夷狄然嘗父帝天下  
吾主上又何加焉將裂地而封之乎抑遂甘心  
也既皆不可則縱之固便開平且未然嗚呼深遠  
矣

文章貴簡明王伯厚甫嘗稱歐陽公劉桺無稱於事  
業姚宋不見於文章過於唐人所云周勃霍光雖  
有勲伐而不知儒術枚臯嚴忌善爲文章而不知  
巖廊終不若漢人所謂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尤爲  
痛快也

宋徽宗宣和六年禮部試進士至萬五千人是年賜  
第八百餘人宋朝故事每廷試前十名御藥院先  
以文卷奏御定高下高宗建炎間始曰取士當務  
至公考官自足憑信豈容以一人之意更自升降  
自今勿先進卷子此真帝王之體古所謂君明樂  
官不明樂音者正如此

晉悼公入告群臣之詞左氏國語並載而不若左氏  
之簡嚴也左氏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



乎國語作孤之及此天也惟此語勝左氏

古之言天者三家曰宣夜曰蓋天曰渾天宣夜無傳  
周髀蓋天考驗多失獨渾天近理其言曰天如雞  
卵地如卵黃天大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  
而立載水而浮天轉如車轂之運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本無度因日  
一晝夜所躔闊狹而名蓋日之行也三百六十五  
日之外又行四分日之一一年而一周天以一日  
所行爲一度故分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星辰之相去月五星之行躔皆以其度度焉蓋天

之有度猶地之有里也一度畧廣三千里周天六  
畧一百一十萬里上下四方徑各三十六萬里後  
漢地里志度各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周天積一百  
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  
一里又按學林云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  
之中則地至天萬五千里爾按唐書一行梁令瓚  
候之度廣四百餘里上下四方徑各五萬餘里周  
天實一十六萬里地上地下各八萬里天道幽遠  
術家各持一說宜並存之

天圓如倚蓋半覆地上半隱地下北極出地三十



六度繞極七十二度常見者謂之上規南極入地  
三十六度繞極亦七十二度常隱者謂之下規

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其不動  
者二十八宿是也日為陽精月為陰精五行之精  
為五星布於四方二十八舍為宿咸列布於天運  
行纏次用示吉凶焉

天道左旋七政右轉

一云日月本東行天西旋入於海牽之以西如蟻行磨上

磨左蟻右磨疾蟻遲

天一晝一夜而一周又過一度日一晝

一夜而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月行

速日一度月十三度有奇積二十七日強而周天又二日半強而後與日會

二十八宿之度本因日行所躔而名本無度也度  
之最多者莫如東井至有三十四度其最少者莫  
如觜觿才一度何則井斗不與日躔相當其度不  
得不闊觜鬼與日躔纔相及其度不得不狹也

日所行謂之黃道本無道况色乎曆家入筭姑以  
色標識之黃色之中日道居中故也月行青朱白  
黑者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四方色也傳曰朱道一  
出黃道南蓋指南陸而名之不曰赤而曰朱何也  
赤道分南北之中古今不易南陸稱朱所以避之  
也黃道出入於赤道之內外赤道橫而黃道斜斜



長於橫故黃道爲之增若赤道居中黃道旁出旁狹於中故黃道爲之減此自然之數也

日行黃道七政循黃道左右而行冬至日去北極最遠者百一十五度半弱夏至日去北極最近者六十七度半弱二分去北極九十一度半弱

日行黃道月行九道日月行相去最遠者二十四度最近者六度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此其交也必由於黃道而出入故兼而言之曰九道也

月行黃道內謂之陰曆行黃道外謂之陽曆東方

青龍七宿謂之東陸西方白虎七宿謂之西陸南方朱雀七宿謂之南陸北方玄武七宿謂之北陸總之二十八宿而天體周矣

日行舒月行速當其同度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

凡日月無光曰薄虧毀曰蝕虹蜺曰暈氣在日上曰戴旁對曰珥半環在旁向日抱背曰背

凡五星所行同舍曰合變袂曰散五寸之內光芒相及曰犯相冒而過曰陵掩之曰食自下往觸曰



犯居其宿曰守經之曰歷相擊曰闔環之曰勾繞  
之曰已早出曰羸晚出曰縮

凡星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  
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太史總  
甘石巫咸之星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  
四星

雲間陸深子淵著

不肖孤楫泣血校刻

玉堂漫筆卷下終

儼山外集卷十七

停驂錄

儼山外集卷十八

宿州有睢陽驛凡以睢水在其南也然古睢陽乃今  
歸德州卽張許死節之地予過而問焉屢更河患  
亦旣漫漶矣正統間予同縣人衛君庸知州事嘗  
採輯史傳文集爲唐忠臣錄已巳年刻之後正德  
已巳翻刊人以爲有數正統有土木之變正德逆  
瑾之變在明年庚午八月蓋六十之數云夫文獻  
之廢興非特有數抑亦有世道焉

予觀唐之盛莫過於貞觀開元其時文章則燕許沈  
宋字畫則歐虞褚薛皆溫潤藻麗有太平氣象天



寶以後多事之日則杜工部顏魯公出焉其辭翰  
非不雄偉俊拔也而流離死亡之禍具見弘治末  
予初登朝士大夫之賢者皆喜習顏書學杜詩  
每與亡友王常欽佩論之欽佩以爲非佳兆孝  
皇賓天逆瑾亂政辛未壬申之間霸州盜起攻城  
破縣殺戮甚慘至煩兩路用兵而川蜀之盜尤烈  
竭天下之力僅能克之於是魯公之忠節工部之  
詩史亦畧彷彿觀矣嗚呼學術可不慎哉

李憲副夢陽字獻吉號空同子弘正間名士與予交  
好嘗約獻吉遊吳卜居予將入梁訪族二十餘年

未酬也嘉靖己丑秋獻吉尋醫渡江留京潤一兩  
月予適有延平之行是歲除日獻吉下世予赴晉  
陽以庚寅三月二十一日經汴城而西望几筵一  
慟而已其子枝字伯材以空同子八篇來貺燃燈  
讀之重爲之流涕內論學下篇一條書劉閣老言  
李杜事微失旨劉名健字希賢號晦菴洛陽人相  
孝廟首尾二十年相業甚可觀素以理學自負  
予乙丑登第爲庶吉士與衆同謁公於安福里第  
公告諸吉士曰人學問有三事第一是尋繹義理  
以消融胸次第二是考求典故以經綸天下第三



却是文章好笑後生輩才得科第却去學做詩做  
詩何用好是李杜李杜也只是兩箇醉漢撒下許  
多好人不學却去學醉漢其言如此雖抑揚之間  
不能無過然意則深遠矣

予爲庶吉士時謁東山先生劉公大夏時雍公誨予  
曰初入仕不可受人知知己多難立朝矣只如朋  
友若兩三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過多則晚年受  
累今五十有四髮種種矣益知其言之有味嘗見  
周密公謹所記趙德莊誨趙忠定曰今日於上前  
得一二語獎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拂往

往喪其所守者多矣乃知古人造就後進者每如  
此

予自延平赴山西過潤時遂翁南歸未久相見勞苦  
外無他語但道子行得無受炎涼乎予笑曰不至  
是小人炎涼之態可處君子禍福之心可憐翁首  
肯之曰有是有是

吾松姚蒙先生善醫時鄒都堂來學巡撫江南訪而  
召之以醫生見鄒公素嚴重姚有口眼歪斜發動  
疾公心輕之問曰汝亦有疾對曰有風疾曰既有  
風疾何不醫之曰是胎風公卽引手令其診脉姚



退却不前再命之再却公始曰診脉須坐呼座坐之姚乃方脉既畢公問之姚敘病源一二公亦知醫領之最後姚曰大人根器上別有一竅出汗水公大驚曰此予隱疾甚秘汝何由知姚跪曰以脉得之左手關脉滑而緩肝第四葉有漏洞下相通既久公始改容謝之乃求藥姚曰不須藥只到南京便好以手策之曰今是初七得十二日可到公曰知之矣即治行果十二日晨抵南京入會同館而卒吁亦神哉其孫舉人湘字清之向在長安爲予道此可見前輩技能難及

宋楊彥瞻守三衢以書答狀元畱夢炎畧云嘗聞前輩之言吾鄉昔有第奉常而歸旗者鼓者饋者迓者往來而觀者闐路駢陌如堵墻旣而閨門賀焉宗族賀焉媼者友者客者交賀焉至於讐者亦茹耻含愧而賀且謝焉獨鄰居一室肩鏞遠引若避寇然余因恠而問之愀然曰所貴乎衣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也將有以庇吾鄉里也今也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窳而用心愈繆武斷者有之庇姦慝持州縣者有之一身之榮一害之增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



感吾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弔何以賀  
爲予感其言錄之以自警異日歸田當榜諸廳事  
以警子孫

召佃之名亦自宋賈似道公田始咸淳戊辰正月改  
官田爲召佃召人承佃自耕自種自運自納與今  
法雖不同而其來有所自矣

文潞公富貴福壽古今無比致仕歸洛時年已八十  
神宗見其康強問卿攝生亦有道乎潞公對無他  
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  
事酌中恰好卽止神宗以爲名言夫有所享者必

有所養燈籠錦事想亦出於傾陷者所爲予鄉前  
輩陳晚莊先生名肅字惟敬清修之士一日衣緋  
窄袖袍會席一士大夫素豪侈攬之曰何不改作  
先生正色曰我福薄恐難勝其人曰文潞公如何  
是豈知有所享者必有所養也

加耗二字起於後唐明宗入倉見受納主吏折閱乃  
令石取二升爲鼠雀耗我 太祖則每斗起耗七  
合石爲七升蓋中制也江南糧稅每石加耗已至  
七八斗蓋併入雜辦通謂之耗意不止於鼠雀爲  
也近時巡撫乃於田畝上加耗則漸失初意矣五



季漢隱帝時王章爲三司使始令更輸二斗謂之  
省耗當時人怨之史亦謂章聚斂刻急胡致堂推  
本其殺身以爲興利之戒

停驂錄

儼山外集卷十八

續停驂錄卷上

儼山外集卷十九

季札觀於周樂爲之辯微徵理信美矣頗疑左氏之  
傳會未必實有斯事也又疑左氏亦爲後人所傳  
會未必盡出於左氏也何以言之按論語吾自衛  
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事在哀公十一年  
時孔子年已六十五矣前此詩樂蓋嘗散亂存十  
一於千百比其篇什正其體裁然後謂之一經用  
以被弦歌而合律呂此三百五篇之大指也季札  
聘魯事在襄公二十九年是時夫子生方八歲安  
得樂工之所肄習與季子之所審定者皆吾夫子



國風雅頌之新編也疑左氏之傳會以此又季子之所論皆槩其既往聆音尋義或有據依獨於歌秦則推其方來是於音義皆何所取而於列國若異例焉疑後人之傳會左氏者以此先儒以爲左傳出於劉歆父子而君子曰皆漢儒之文豈固有所辨耶

鄭漁仲謂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又謂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世儒義理之說日勝而聲歌之學日微馬貴與則謂義理布在方冊聲則湮沒無聞其言皆

有見而朱文公亦謂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聞者此讀詩之所以難也夫樂之義理詩詞是也而聲歌猶後世之腔調也兩者俱詣乃爲大成漁仲又謂樂之失自漢武始蓋言亡其聲耳漢世樂府如朱鷺君馬黃雉子斑等曲其辭皆存而不可讀想當時自有節拍短長高下故可合于律呂後來擬作者但詠其名物詞雖有倫恐非樂府之全也且唐世之樂章卽今之律詩而李太白立進清平調與王維之陽關曲子今皆在不知何以被之弦索宋之小詞今人亦不能歌矣今人能歌元曲南北



詞皆有腔拍如月兒高黃鶯兒之類亦有律呂可  
按一入于耳卽能辯之恐後世一失其聲亦但詠  
月詠鶯而已此樂之所以難也求元審聲宿悟神  
解者世合有異材

本朝五嶽五鎮之祀多因前代其來遠矣泰山爲東  
嶽在今山東泰安州東鎮爲沂山在今青州府臨  
朐縣華山爲西嶽在今陝西華陰縣吳山爲西鎮  
在今隴州衡山爲南嶽在今湖廣衡山縣南鎮爲  
會稽山在今浙江山陰縣北嶽爲恒山在今大同  
府渾源州醫巫閭山爲北鎮在今遼東廣寧衛中

嶽爲嵩山在今河南府登封縣霍山爲中鎮在今  
山西霍州東西嶽鎮相去不遠北嶽北鎮相望千  
里而山脉一帶惟南嶽去南鎮三千餘里雖同在  
江南而間隔絕不相屬中嶽中鎮南北對峙而黃  
河界之今京師正當北嶽北鎮之中東西亦勻停  
而華山稍南於泰山若龍虎然南嶽在西南南鎮  
在東南五嶺爲案而江河兩水爲襟帶嶺南諸山  
爲朝拜嶺南之南則南海爲外明堂我朝形勝  
真天造地設哉

至正二十六年丙午中山武寧王將兵二十萬開平



忠武王副之以取浙西十一月由太湖直趨湖州  
士誠悉發境中兵及赤龍船親軍戰毗山戰舊館  
戰皂林烏鎮相繼而敗生禽其兵六萬十四日取  
吳江士誠遣銳卒迎戰于尹山橋康蘄公持戟督  
戰銳卒盡覆乃進圍蘇城塞其六門刀劒林立金  
鼓雷震將士盡降城中食盡至煮靴以充饑凡十  
閱月城陷時吳元年丁未九月也王封府庫縛士  
誠送京師籍其兵二十有五萬檄曰總兵官准中  
書省咨敬奉 令旨余聞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  
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成湯征葛伯文

王伐崇侯三聖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爲救民  
近覩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成罪  
以情免臺憲舉親而劾仇有司差貧而優富廟堂  
不以爲憂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數十萬民湮塞  
黃河死者枕籍于道哀苦聲聞于天致使愚民誤  
中妖術不解偈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冀其  
治世以蘇其苦聚爲燒香之黨根據汝穎蔓延河  
洛妖言旣行兇謀遂逞焚蕩城郭殺戮士夫荼毒  
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下錢糧兵馬大勢而討之  
畧無功效愈見倡獫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



之士旁觀熟慮乘勢而起或假元氏爲名或託香  
軍爲號或以孤軍獨立皆欲自爲由是天下土崩  
瓦解余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  
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立功遂引兵渡江賴  
天地祖宗之靈及將相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  
而定浙東陳氏稱號據我上游興問罪之師彭蠡  
交兵元惡授首其父子兄弟面縛輿櫬旣待以不  
死又封以列爵將相皆置于朝班民庶各安于田  
里荆湘湖廣盡入版圖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頗修  
惟茲姑蘇張士誠爲民則私販鹽貨行劫于江湖

興兵則首聚兇徒負固于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  
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于元坑其叅政趙璉  
囚其待制孫撫其罪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  
萬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邊  
一戰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楊苗直擣其近郊首  
尾畏縮又乃詐降于元其罪四也陽受元朝之名  
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丞其罪五  
也占據浙江錢糧十年不貢其罪六也知元綱已  
墜公然害其丞相達失帖木兒南臺大夫普化帖  
木兒其罪七也恃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我邊



氓其罪八也凡此八罪有甚於蚩尤葛伯崇侯雖黃帝湯文與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靖天下以安斯民爰命中書左丞相徐達總率馬步舟師分道並進攻取浙西諸處城池已行戒飭軍將征討所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備有條章凡我逋逃臣民被陷軍士悔悟來歸咸宥其罪其爾張氏臣僚果能明哲識時或全城附順或棄刃投降名爵賞賜余所不吝凡爾百姓果能安業不動卽我良民舊有田產房屋仍前爲生依額納糧以供軍儲餘無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全室家此興師

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旅拒王師卽當移兵勦滅遷徙宗族于五溪兩廣永離鄉土以禦邊戎凡余之言信如皎日咨爾臣庶毋或自疑敬此除敬遵外合備榜曉諭通知須至榜者 按此檄簡質昌大廟勝已卜於此固不待擒士誠而後爲烈也檄中所指官以賄成罪以情免臺諫舉親而効仇有司差貧而優富此元之末造啓 聖之資也詩稱殷鑒又安得吾輩不蹶然有省於斯初至正庚寅間叅議賈魯以當承平之時無所垂名欲立事功於世首勸脫脫開河墾田所費不訾又勸造至正



交鈔物貨騰滯又勸求禹故道使黃河北行起集  
丁夫二十六萬河夫多怨濶陽有彭和尚能爲偈  
頌勸人念彌勒佛號遇夜燃香愚民信之遂作亂  
蘄州有徐真一本湖南人姿狀厖厚以販布爲業  
一日浴於鹽塘水中身有光恠妖彭之衆推立爲  
帝以據漢沔欒城有寒山童詐稱徽宗九世孫起  
徐州其倡言亦云彌勒佛下生以紅巾爲號未幾  
討誅之其黨毛會田豐杜遵道等復奉其子爲主  
寇掠汝潁淮泗之間遂陷汴梁稱帝改姓韓國號  
宋改元龍鳳一云至正十五年乙未劉福通等自

碭山夾河迎韓林兒爲小明王都亳州改元龍鳳  
豈林兒卽山童子耶審爾至正二十六年乃龍鳳  
十一年也明年我太祖稱吳元年又明年改洪  
武元年劉福通先爲張士誠將呂珍所殺檄中所  
謂掠我邊氓者蓋指此誘我叛將當是指諸暨謝  
再興也按張士誠本泰州白駒場人兄弟三人  
士德士貴以行稱九四九五九六先是中原上馬  
賊剽掠淮汴間朝齊暮趙元不能制士誠爲鹽場  
綱司牙儈以官鹽夾帶私鹽並緣爲姦然資性輕  
財好施甚得其下之心當時鹽丁苦於官役遂推



爲主據高郵以叛元命脫脫討之師號百萬聲勢甚盛衆謂平在晷刻及抵城下毛葫蘆已有登其城者矣疾其功者曰不得總兵官命令如何輒自先登召還及再攻之不下會脫脫貶師遂潰叛乙未士誠汎海以數千人陷平江一云自福山港濟由常熟以入海運遂絕後元力不能制以詔招之累官至司徒自號成王改元天祐據有平江嘉興杭州紹興五路之地凡十年

初脫脫之總師南伐也丞相亞麻讒之謂天下怨脫脫貶之可不煩兵而定遂詔散其兵而竄之道

駐高郵師遂大潰而爲盜有先是脫脫有弟野先不花爲中臺御史大夫董師三十萬南伐兵敗汝寧脫脫匿其罪反以捷聞西臺彈劾脫脫奏臺憲不許建言違者坐罪天下事遂不可爲矣亞麻矯詔醜殺之後亞麻事覺亦杖死

陳友諒者本沔陽人爲縣貼書及從爲盜弟兄四五人好兵而狡庚子歲遂殺其君徐真一稱帝於采石五聖廟僭號曰漢改元大義我 太祖親征之大戰鄱陽前後八十餘日友諒兵敗中流矢死其下復立其子理於武昌改元德壽進兵攻圍一



年理出降

竇儼水論一曰數二曰政大畧謂水之行紀於九六  
凡千有七百二十八歲為浩浩之會當其時雖堯  
舜在上亦不能弭過此以往則係於時政以貞元  
之水乃唐德宗任用裴延齡棄黜陸宣公之應告  
君如此可謂探本之論矣然大禹疏導之功抑豈  
可少哉近予西來魏太常莊渠會於吳門夜論河  
事亦以為水災常逢六數每六十年或六年必有  
變云六陰數也理或宜然

歐陽文忠謂余嘗患文士不能有所發明以警未悟  
而好為新奇以自異欲以恠而取名如元結之徒  
是也至於樊宗師遂不勝其弊矣宗師今世所傳  
絳守居園池記之外別無文字往年綿州金檢討  
臯鶴卿惠予一碑與園池之作頗類文章至此誠  
弊矣元次山有集予嘗借抄於王文恪公守谿先  
生家同年湛元明刻之嶺南簡質古朴如中興頌  
則典嚴法度矣歐公尚猶歎之使公在今日又當  
如何為歎耶

予嘗謂後世文章之快暢者若阿房亂辭陽水篆贊  
可謂千古如新百過不厭者也贊曰斯去千載水



生唐時冰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吾誰能  
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正於斯嗚呼郡人爲吾寶之  
此劉中山禹錫之作姚鉉文粹所編有之歐陽公  
集古錄乃謂不知作者爲誰豈公偶未之考爾  
識緯起於哀平之間相傳總八十一篇如尚書考靈  
耀河圖帝覽嬉春秋元命苞孝經援神契春秋合  
成圖洛書甄曜度孝經鉤命訣春秋考異郵尚書  
璇璣鈴之類紀載雖異各命畧同疑皆一時術士  
隱叟所爲故出一轍漢光武以赤伏符受命尤所  
尊信其書曰河圖會昌符自此以後風流漸靡而

文體一變矣魏伯陽作周易參同契亦本緯書今  
世傳者文字結構頗爲古質時作韻語多所根據  
顧有過於文人華靡之作豈其本於行持心思之  
密者非口耳比也明帝時釋典東來其文字又別  
出矣嘗見石趙時麻襦與佛圖澄語曰酉戎受玄  
命絕曆終有期金離銷于壤邊荒不能尊驅除靈  
期迹莫已已之苗裔澄答曰九木水爲難無可以  
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頽久遊閻浮利擾擾  
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於虛遊閻言多隱寓有不  
可解視參同之文一類也宋儒謂大藏翻譯多中



國文士助筆亦恐或然將三竺亦自有授受耶蓋  
不獨道有異端而亦有異端之文矣

王雱字元澤荆公子世傳荆公與明道論新法時元  
澤囚首跣足鵠婦人冠以出大聲曰梟韓琦富弼  
之首于市法乃得行其氣象舉措是一統袴無賴  
子弟熙寧中神宗再召荆公衆問荆公來否元澤  
乃言大人亦不敢不來然未有一居處衆言居處  
何難元澤曰不然大人之意乃欲與司馬十二丈  
卜隣以其修身齊家事事可爲子弟法也其雅馴  
謹厚又如此豈二人耶又嘗聞荆公每獨處論量

天下人才首屈指于元澤曰大哥是一箇其次卽  
呂吉甫章子厚蔡元度兄弟以下十餘人皆至宰  
相而元澤以早亡荆公雖偏褊不至溺愛豈毀譽  
成敗皆未足以盡人耶

漏水之製以銅作四櫃一夜天池二日人池三平壺  
四方分壺自上而下一層低一層以次注水入海  
浮箭刻分而上每刻計水二斤八兩二箭當一氣  
每氣率差二分半四十八箭周二十四氣其漏箭  
以百刻分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  
初初正初各十分故每時共五百分十二時總計



六千分歲統二百一十六萬分悉刻之於箭以今  
尺度箭之刻分尺之一分準刻之十分初初正初  
如尺之一分初一正一如尺之六分此其大畧也  
議者謂冬寒水澁不能如法流行近有以鐵丸圍  
轉代流水者亦一法也又元朝立簡儀爲圓室一  
間平置地盤二十四位於其下屋背中間作圓竅  
以漏日光可以不出戶而知天運此與日晷之用  
正同才可施之晴晝爾此外別有燈漏沙漏色目  
人又有玲瓏儀皆巧製也

馬嵬坡題詠甚多惟杜佺一首極爲婉麗楊柳依依  
水拍堤春晴茅屋燕爭泥海棠正好東風惡狼籍  
殘紅襯馬蹄

唐姚合嘗令武功有縣居詩十首壬辰歲平定閒居  
讀之甚愛乃盡錄之將求能畫者分段爲圖懸之  
山居以娛目

縣去京城遠爲官與隱齊馬隨山鹿放雞雜野禽  
棲連舍惟藤架侵堦是藥畦更師嵇叔夜不擬作  
詩題

久屈天然性爲官世事疎惟尋向山路不寄入城  
書因病方收藥綠殮學釣魚養身誠好事此外望



空虛

微宮如馬足，祇是在泥塵。到處貧隨我，終年老趁人。簿書銷眼力，盃酒耗心神。早作歸休計，深居過此身。

簿書多不會，薄俸亦難銷。醉臥慵開眼，閒行懶繫腰。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本自心中樂，從他笑寂寥。

曉鍾驚睡覺，世事便相關。小市柴薪貴，貧家砧杵閒。讀書多旋忘，賒酒數空還。常羨劉伶醉，高眠出世間。

自下青山路，三年着綠衣。官卑食肉僭，才短昧人非。閒客教長醉，高僧勸早歸。不知何計是，免與本心違。

作吏荒城裏，窮愁欲不勝。病多唯識鬼，年老漸親僧。夢覺空堂月，詩成滿硯冰。故人多得路，寂寞不相稱。

誰念東山客，栖栖守印床。何年得事盡，終日逐人忙。醉臥唯知倦，閒書不正行人間。尚踈簡與此，豈相當。

窮達應天與，人間事不論。微官長似客，遠縣豈勝



村竟日多無食連宵不閉門齋心調筆硯惟寫五千言

閉門風雨裏落葉與堦齊野客嫌盃淺山翁喜枕低聽琴知道性採藥得詩題誰更能騎馬閒行只杖藜

詩中多佳句有畫手難畫處但三年綠衣與故人得路之句似欠胷次然仕宦之不得意者亦是本色語爾唐都長安武功密邇首題曰縣去京城遠又曰遠縣斯豈實錄耶

續停驂錄上

儼山外集卷十九

續停驂錄卷中

儼山外集卷二十

宋章叅知渭州請城葫蘆河川以偪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他砦數十以示怯而陰具版築守戰之備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好水川之陰凡二旬有二日城成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惇因請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相繼築城于要害進拓境土凡五十餘里由是夏人遂衰按范文正公亦城大順禦戎之法此爲上策予意今河套之地做而爲之宜無不可如遼東二十五衛之設當爲永利若先城花馬池以次或可修



舉也

石城滿四名俊人以滿四呼之其先元末有滿氏把  
丁者雄長西陲國初款附 太祖高皇帝斥平涼  
固原荒地俾之耕牧入隸版圖以騎射獵逐爲利  
號滿家營生聚日蕃有衆數千人成化元年遂據  
石城以叛石城四面陡崖深溝極險固俊以火四  
火能爲腹心馬冀南斗爲股肱咬哥保哥爲爪牙  
滿能滿玉爲羽翼先是掘地得行元帥府事銅印  
以是部署帳下而反勢甚猖獗命都御史項公忠  
馬公文升討平之馬自有記

地網吳璘作於天水長道二縣之間於平地鑿渠每  
渠八尺深丈餘連綿不斷如布網然以礙虜騎亦  
能制勝湖州士人仰臣字思忠喜談兵嘗與余議  
以鐵作三矛鑽刺地如鋪散列以陷馬足予爲名  
之曰土鑽

少林寺有達磨面壁庵壁上有達磨身影透入人有  
屢磨之不能去宋仁宗嘗作一贊云坤之上乾之  
下中間一寶難酬價十萬里來作證明面壁九年  
不說話如何贊如何畫一回提起一回怕此金丹  
之說不知仁宗御製耶抑代言也



蕭齊衡陽王鈞好學嘗細書五經置巾箱中謂之巾箱五經宋博學宏辭科許士子持書入試故巾箱板行其書甚多巾箱蓋始於六朝

道鄉先生鄒志完敘遷上表有云昏昏瘴霧信爲提耳之師兀兀愁居因得致身之道古人所謂經患益能遭蹶得便者意蓋如此雖然苟非踐此實境終爲未能深知蘇東坡有表云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爲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又云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旣獲罪於天

又無助於下怨仇交積罪惡橫生群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此語使他人聞之或未知其工也惟予讀之則有悲喜交集者矣古人謂不行萬里道不讀萬卷書看不得杜詩有以哉

洮河綠石出洮州衛上關西與西番接境唐以來名人多採之以製硯宋失其地故士夫尤貴重之色有淺深體有老嫩猿頭斑瓜皮黃蚤子紋者爲佳雪花無景者不足貴今泯州亦產硯石似一類云



清明前三日謂之寒食節天下皆然其事出於介子  
推山西尤重王惲有詩云晉人熟食一月節店舍  
無烟竈厨冷

山西三關比諸邊為弱一被虜患當事者皆甘心得  
罪勢不得不然也若蒙恬之累土為山植榆為塞  
因地形制險最為上策近有栽柳之法尤便易於  
榆按古人之成法可用於三邊者若趙克國之屯  
田李牧用軍市之租日椎牛享士趙奢為將所得  
賞賜盡與軍吏魏尚守雲中出私養錢以享賓客  
軍吏皆要策也夫謂之賓客所該甚廣凡游說探

謀之人皆是宋田錫亦謂厚賜將帥使之賞用足  
充供億若在今日能使將帥不尅減軍士抑亦可  
矣

唐武后崩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建言尊者先  
葬則卑者不得入又曰合葬非古也漢世皇后別  
起陵墓魏晉始合又曰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  
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又以漢祚長而魏晉  
短乃合葬之驗其言頗流於術家至謂使神有知  
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為列  
星乃為至論



沉香出林邑土人破斷之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  
在置水中則沉故曰沉香不沉者曰棧香乃是一  
種木耳

金鋼鑽可以刻玉其質類水晶而色微黃出西域土  
人於鳥糞中得之生極高峯巒鷹鷂之屬打食於  
上遂吞而復出其大者極難得一云生百丈水底  
盤石上如鍾乳扶南人没水取之竟日乃得二說  
未知孰是云畏羚羊角則同

火浣布出西域火鼠毛織之一云漲海中有燃火洲  
其上有樹生火中土人剥取其皮紡作布若垢汚

投火中燒之復精潔余嘗得方寸作白色乃蕉麻  
之類疑後說近之又南海中有敦焚洲有獸名狷  
狷狀如水獺其頭身及他處了無毛惟從鼻上竟  
脊至尾廣寸許有毛青色長三四分土人捕得之  
投烈火中薪盡而此獸不傷見抱朴子豈火鼠類  
耶

呂申公晦叔當國時嘗籍記人才已用未用姓名事  
件當行已行條目謂之掌記聞之前輩云我朝  
楊文貞公士奇當國時亦有手摺子書知府已上  
名姓懷之袖中暇卽展閱



李邕字泰和江都人仕至北海太守世稱李北海杜  
子美所指李邕欣識面者卽其人也其父名善注  
文選文選有五臣者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  
翰并李善爲六臣皆唐人也意當時奉旨注釋故  
稱臣唐又有中散大夫李邕撰金谷園記者不知  
卽一人不耶

予昨記後唐明宗與我 太祖加耗以爲仁政按周  
世宗顯德中每石與耗一斗此出之於官以資轉  
運非謂取之於民也胡致堂論之曰受挽而取耗  
未嘗爲耗用直多取以實倉廩耳又謂不宜取而

取者省耗是也當與而未嘗與者漕是也其意  
善矣我 太宗定鼎燕都轉漕江南於汴宋其  
費宜倍今運軍給耗每石已至三斗餘而漕政疲  
弊蓋有兩端京通交納監督者太多運官部領刻  
剝者至巧東坡知揚州上言謂祖宗以來通許綱  
運攬載物貨旣免征税而脚錢又輕故物貨流通  
緣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按此事想古所  
不禁若今日更有法以通融之亦漕運之一利也  
司馬溫公救荒䟽謂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曆聽其  
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日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



可誑誘按此今日救荒之上策要在得人行之勝  
於官粥賑濟多矣

朱文公爲浙東提舉時與丞相王季海書曰今上自  
執政下及庶僚內而侍從外而牧守皆可以交結  
附託而得明公不此之愛而顧愛此迪功文學承  
信校尉十數人之賞以爲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  
知其何說也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  
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  
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旨之計此其自謀  
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論之則亦可謂不思之甚也

呼可謂危言矣當時猶能容之季海殆未易及也  
蘇黃門古史序曰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  
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  
穀晦翁極歎服之以爲非子長所及東坡范文正  
公集序亦曰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饑渴  
之於飲食如火之熱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  
然者其言如出一轍若其名理則當以水之濕爲  
勝世有溫泉湯泉寒固不足以盡水也

林竹溪論歐曾老蘇東坡所以絕出於唐以後者以  
其詞必已出不蹈襲前人而又自然也蹈襲者非



剽竊言語但體制相類筆力相似皆是也斯言甚足以救今日之弊

劉原父嘗謂歐九不甚讀書歐陽公亦謂原父文章未佳古人各以其短相箴規其長自見耳非後世相傾之謂嘗讀原父所行修書制詞可謂高出一代相傳食頃草九制各得其體豈獨長於此耳

宋朝王氏文章之盛出於一時者臨川王安石介甫王安禮和甫王安國平甫介甫之子雱元澤侯官王回深父王向子直王罔容季皆一家又有揚州王令逢原並稱大家又有王鞏定國王詵晉卿王

無咎補之稍後有王適子立蘇穎濱壻也

自古典籍廢興隋牛弘謂仲尼之後凡有五厄大約謂秦火爲一厄王莽之亂爲一厄漢末爲一厄永嘉南渡爲一厄周師入郢爲一厄雖然經史具存與孔壁汲冢之復出見於劉向父子之所輯畧者爲書凡三萬三千九十卷孔氏之舊蓋未嘗亡也至隋嘉則殿乃有書三十七萬卷可謂富矣柳顧言等之所校定才七萬七千餘卷則是重復猥雜張其數耳七畧之外所增才倍之而諸史群撰具焉南朝盛時梁武之世公私典籍七萬餘卷尚有



重本則傳世之書惟存舊數而已散亡之極猶不失萬卷唐世分爲四庫開元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魏晉所增與釋老之編雜出其間亦不過三萬餘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自是日有所益矣安史亂後備加搜採而四庫之書復完黃巢之禍兩京蕩然宋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自後削平諸國盡收圖籍重以購募太平興國初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固半實爾慶曆崇文總目之書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校之七畧顧有不及參互乘除所亡

益者何等書耶洪容齋謂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書十亡八九而姚鉉所類文集亦多不存因以爲歎然經史子集之舊宋亦未嘗闕焉宣和訪求一日之內三詔並下四方奇書由此間出見於著錄者溢出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以克館閣高宗渡江書籍散逸加意訪求淳熙間類次見書凡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其數雖過於崇文而新籍兼之至于紹定之災而書復闕矣元氏亦有儲蓄至我朝文獻日新今秘閣所有者多宋元之舊間有手抄予初入館時見所蓄甚富若文苑



英華大書尚有數部正德間梁厚齋在內閣援用  
監生入官始以校正爲名而官書乃大散逸于外  
矣爲之浩歎因記歷代故實于左

蕭何入秦收圖籍

漢興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

景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藏之秘府

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  
等書

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

成帝使謁者陳農求天下遺書詔光祿大夫劉向

等校定每一書畢向輒條其篇目據其指意錄而  
奏之

光武中興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後於  
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  
焉

明帝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  
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  
體書法樹之學門

魏道武命郡縣大收書籍悉送平城

隋文帝分遣使人搜討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



校寫既定本卽歸主

煬帝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貯書東屋藏甲

乙西屋藏丙丁

唐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秘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于內庫以宮人掌之

玄宗幸東都議借民間異本傳錄及還京師遷書東宮麗正殿置修書院於著作院歲給紙墨筆材元載爲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

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

明宗長興中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後漢乾祐中禮部郎司徒調請開獻書之路凡儒學之士衣冠舊族有以三館亡書來上者計其卷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秩

周世宗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參官校讎刊正令於卷末署其名銜焉

宋太祖乾德四年下詔購募亡書三禮涉弼三傳



彭幹學究朱載等皆詣闕獻書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詔分置書府弼等並賜以科名閏八月又詔史館凡吏民有以書籍來獻當視其篇目館中所無者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任職官者具以名聞

太宗太平興國初構崇文院以藏書院之東廊爲昭文書庫南廊爲集賢書庫西廊分經史子集四庫爲史館書庫謂之六庫九年又詔以館閣所闕書中外購募有以亡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

寫畢還之

仁宗嘉祐中詔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闕書卷支絹一疋五百卷與文資官

神宗熙寧中成都府進士郭友直及其子大亨獻書二千七百七十九卷得秘閣所無者五百三卷詔官大亨爲將作監主簿

徽宗宣和中詔令郡縣諭旨訪求秘書許士民以家藏書所在自陳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舉秘書省以聞聽旨遞進可備收錄當優與支賜或有所闕未見之書有足觀采卽命以官議加崇



獎給還於是榮州助教張頤所進二百二十五卷  
李東一百六十卷皆係闕遺詔賜頤進士出身東  
補迪功郎又取到王闡張宿等家藏書以三館秘  
閣書目比對所無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  
一十七卷悉善本比前後所進書數稍多詔闡補  
承務郎宿補迪功郎

高宗渡江獻書有賞故官家藏或命就錄鬻者悉  
市之又令監司郡守各諭所部悉上送官多者優  
賞又復置補寫所令秘書省提舉掌求遺書定獻  
書賞格

元世祖至元庚辰以許衡言遣使至杭州等處取  
在官書籍版刻至京師

我太祖高皇帝於至正丙午秋命求遺書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京勅翰林院凡南京文淵  
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  
取一部送京

牛弘購求遺書劉炫遂造偽書百餘卷題爲連山  
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後事覺坐除名

秦始皇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

按秦焚書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說者謂



易以上筮傳若醫藥惟素難最古其次本草雖稱  
黃帝然皆漢人以後之書不知先秦所遺者今果  
何書耶

續停驂錄卷中

儼山外集卷二十

續停驂錄卷下

儼山外集卷二十一

史記列傳詳於戰國而畧於春秋或以爲左氏後出  
子長所未見故爾然諸儒明言采世本左氏國語  
戰國策諸書豈子長自有深意耶宋眉山王當嘗  
爲列國諸臣傳効遷史凡一百三十有四人十萬  
餘言亦有贊論人稱其議論純正文辭簡古則子  
產叔向諸公當無憾矣特今世少傳其書爾

春秋比諸經尤難讀簡嚴而宏大惟其簡嚴故立論  
易刻惟其宏大故諸說皆通聖人筆削之旨隱矣  
事按左氏之的義取公穀之精此兩言乃讀春秋



之要法

司馬子長有言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似是未嘗見左傳者

葉石林有春秋傳其序謂左氏不知經公穀不知史其論過矣大抵左氏以事傳經故詳於史而義畧公穀以義釋經故深於義而事畧各名一家之書也故三傳難於獨行而可以兼考丹陽洪興祖有言學者獨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鑿獨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淺斯言得之矣

孟子爲長者折枝枝當解作肢體之肢猶云折腰也枝支字古或通用

類書起於六朝而盛於唐宋本以簡約便於文字之營構今其書頗多煩碎不該反覺費力齊梁間士夫之俗喜徵事以爲其學淺深之候若梁武帝與沈休文徵粟事之類唐宋之間則以資科舉應試尤便於詩賦韻脚與剪裁餽釘之用故先輩嗤之以爲韻府群玉秀才是也

朱子注楚詞在今餘干之東山其意蓋爲趙汝愚作也復爲後語以選古人之辭世有議其去取之未當者蓋楚詞之文至東漢而病矣况後世乎文公



之旨則以無心而冥會賢於不病而呻吟者爾此  
爲第一義也

中山劉禹錫敘韋處厚文集曰公未爲近臣以前所  
著詞賦贊論記述銘志皆文士之詞也以才麗爲  
主自入爲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筆皆經綸制置  
財成潤色之詞也以識度爲宗觀其發德音福生  
人沛然如時雨褒元老論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  
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  
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摧言利其  
辯似管夷吾其推賞甚盛矣今處厚之集人間少

見信如所序當居陸宣公韓文公之右矣然跡其  
所論次者亦可爲摘文之典要也

高似孫子畧摘取文子精語云神者智之淵神清則  
知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似有見者但論知  
却是倒說當曰心者智之府心平則智公

馬記班書並爲史家冠冕後有作者不能是過然毀  
譽之言殆非一家聊記人倫之鑑其稱馬者則曰  
太史公書指意之深遠寄興之悠長微而顯絕而  
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有若魚龍之變  
化不可得蹤跡者矣非之者曰以三千年之史籍



而跼踖於七八種之書所可爲遷恨者博不足也  
全用舊文間以俚俗所可爲遷恨者雅不足也譽  
班者則曰西漢著書制作之工如英莖咸韶音節  
超詣後之作者莫能及其彷彿罵之者曰六帝之  
前盡竊遷書旣不以爲慙六世之後資於賈逵劉  
歆復不以爲耻不但互相短長而已學者將孰據  
耶

自三代以來廟制各不同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  
禮緯又謂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  
而宗湯則六廟周祖后稷而宗文武則七廟故天

子七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  
有其人不得過五王肅謂君臣同制者非也夫禹  
之父鯀嘗郊矣而不廟文王猶事殷也而百世不  
遷然則親親尊尊何說耶

文公論昭穆亦具二說按昭之爲言朝也取其向明  
也穆之爲言北也取其深遠也古者宮室皆東向  
故昭穆之義起於南北而無取於東西也文公謂  
群廟之列則左爲昭右爲穆禘祭之位則北爲昭  
而南爲穆故中庸章句亦謂之左昭右穆云其論  
太祖特廟則云生居九重窮極壯麗沒祭一室不



過尋丈之間以爲孝子順孫之心有所不安若然則秦皇漢武之所爲厚葬猶爲合理與恐於幽明人鬼之義皆爲未精豈一時有爲之言耶

曾子問尸神象也此言極有意義古人用尸以象神正是欲收斂生者之精神以奉祭與思成羨墻之義合文公謂古人用尸本與死者是一氣又以生人精神去交感他那精神是會附着他歆享此近於巫覡之說

班固贊漢帝系曰涉魏而東遂爲豐公豐公卽太上皇自豐公已上無聞焉其後申屠嘉等議以高帝

爲太祖之廟文帝爲太宗之廟漢之廟制如此未嘗上推最近朴實

婁敬說高祖都關中其論美矣雖子房亦亟是之所謂阻三面而守一隅以制東諸侯此亦乘秦之弊而言爾其詳於內而畧於外甚矣山東諸侯皆吾中原故土施德行仁文經武緯何所不可自今觀之關中形勝乃當西北二虜故漢唐都長安數有虜患皆慘於東諸侯正難以執一論也

唐張齊賢曰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世不遷漢高起布衣無始封祖卽高祖爲太祖魏晉亦



然想當時無禘祭有禘祭而已商周之稷契正如人家門第偶自有人苟無其人何必模倣以自誣其上世也

姚崇宋璟並號名相當玄宗將幸東都適太廟四室壞宋璟則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災異爲戒願且停車駕姚崇則曰太廟屋材皆符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且王者以四海爲家陛下以關中不稔幸東都百官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應遷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廟如期自行耳玄宗大喜從之楮無

亮以爲隋文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符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諂諛之言耳玄宗亦弗聽自古帝王樂於適己况玄宗乎但姚崇豈應如此舉措姚宋之優劣於此見矣

漢宣詔尊孝武爲世宗夏侯勝議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無德澤於民不宜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旨議已



出口雖死不悔於是得罪下獄而世宗竟立廟按  
勝不諱本朝而執議甚堅此可見漢世士大夫質  
直如此獨存古意言不行可也

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二歲爲  
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年六十五衰老乃得  
免爲庶民就田里唐太宗府兵亦有凡民年二十  
爲兵六十而免之制按此法甚善今宜用之於三  
邊始於軍餘及於土着厚其資糧給之器械則勝  
兵可得比於鎮兵京卒調遣過之遠甚

南宋名將稱張韓劉岳葉水心論之曰究其勲庸多  
是削平內寇撫定東南縱有小勝不能補過卒用  
屈已講和之策以成宴安江沱之計予以爲此責  
備之詞爾又指其實而議之曰自靖康破壞維揚  
倉卒海道艱難杭越草創而諸將自誇雄豪劉光  
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  
內玩寇養兵無若劉光世任數避事無若張俊當  
是時也隨意誅剝無復顧惜志意咸滿仇疾互生  
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此其論宜  
公矣豈二吳韓岳尚未免此耶及觀汪彥章之奏  
劾有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瓌之徒身爲大將



飛揚跋扈不循法度所至驅虜甚於夷狄又曰張俊明州僅能少抗奈何敵未退數里間而引兵先遁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高宗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杜克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其措置要害非不善也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資盡裝海船焚其城郭爲逃遁之計杜克力戰于前世忠王瓌卒不爲用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朝夕飲宴賊至數十里間而不知則失建康犯兩浙乘輿震驚者世忠王瓌使之也失豫章而太母播越六宮流離者

光世使之也俊自明引兵至溫道路一空民皆逃奔山谷世忠逗畱秀州放軍四掠執縛縣宰以取錢糧雖宸翰召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瓌自信入閩所過邀索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意果安在哉當時事勢若此高宗周旋其間亦難矣彥章欲先斬王瓌以次論法又欲於偏裨中擇人陰爲諸將之代當時偏裨中不知果有出於諸將之右者乎

鼂錯言于文帝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



具蘭石布渠答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設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州虎落

本朝丘文莊公濬有言長生邊陲者慣戰而耐苦不徒爲國而亦各自爲其家皆通論也

後魏經畧江淮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水次倉自此始

唐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曰近日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禮乎御史蕭至忠曰御史人君耳目比有事主得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

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至忠之言侃侃綽有風裁惜乎承嘉出於私意一時語塞若有至公之心盍應之曰如彈大夫卽白大夫有何不可今制御史有劾坐堂都御史者亦卽具呈此尤可見公道

宋制御史入臺滿十旬無章疏者有辱臺之罰此意雖善而不圓使十旬之內無事可言須強聒耶夫御史之言當考其當否與大小不當拘其疏數與近遠

梁阮孝緒著高隱傳分爲二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



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挂冠人世栖  
心塵表爲下篇劉敞兄弟讀其中篇凡一百三十  
七人予頗愛其有義例不必風猷具姓名亦可也  
蘆織席在處有之吾海濱人謂蘆蓆自六朝已有此  
語從草從廢名見劉敞傳鄉人謂織席時蘆每飛  
起故飛聲轉而爲廢亦方言也

河入中國古今異宜後世講河事者非一家總之文  
多實少故罕成跡惟有費才力費日月以俟其自  
定而已禹貢曰浚川孟子曰水由地中行此二言  
者古今不可易之定理也後世之明於河事者亦

有賈讓之三策亦有賈魯之三法若余闕所謂中  
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河嘗  
橫潰爲患斯言也尤爲要切似非諸家所及大抵  
河患有二曰決曰溢決生於不能達溢生於無所  
容徙潰者決之小也汎濫者溢之小也雖然決之  
害間見而溢之害頻歲有之被害尤大者則當其  
衝也是與河爭也其原蓋由於戰國非一日矣使  
賈魯之三法遂而有成亦小補耳且當歲歲爲之  
其勞其費可勝言哉今欲治之非大棄數百里之  
地不可先作湖陂以瀦漫波其次則濱河之處倣



江南圩田之法多爲溝渠足以容水然後濬其淤沙由之地中而後潤下之性必東之勢得矣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自商周謂之王制法莫善於此者矣自今更有可論者蓋古者建都皆在西北其地高亢可以蓋藏又卽其地之所出者亦少轉輸之費今京師北奠經費咸仰給於東南東南卑濕再歲無糧漕輓以來每石必倍雖使力耕常稔浥爛之餘與船運之費亦已再倍矣求一年之餘於三年之內比古尤難愚謂冗食不可以不汰而廢田不可以不開區區徒

事於東南其未形之變可勝道哉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此唐玄宗時事說者以爲瀘州克貢耳荔枝鮮味不堪遠寄漢和帝時明言南海獻荔枝龍眼則來長安遠矣

宋神宗初宗室袒免之外不復推恩袒免之內以試出仕

蘇穎濱文

本朝初總計天下稅糧共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浙江一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一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一百二十萬九千餘浙當天下九分之一蘇嬴於浙以一府視一省天下之



最重也松半於蘇蘇一州七縣松才兩縣較蘇之田四分處一則天下之尤重者惟吾松也

黃河水異凡立春後凍解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謂之水信二月三月曰桃花水春末曰菜花水四月末曰麥黃水五月曰瓜蔓水六月中旬旬後曰樊山水七月曰豆花水八月曰荻苗水九月曰登高水十月曰復漕水十一月十二月曰感凌水非時汎漲曰客水其勢移礪橫注岸如刺毀曰劄岸漲溢踰防曰抹岸掃岸故朽潛流刺其下曰塌岸浪勢旋激岸土上墮曰淪捲逆漲曰上展

順漲曰下展直流中屈曲橫射曰徑穿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曰拽白又曰明灘其汨起處輒能溺舟者曰鳶浪水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減土頗為壤深秋則白減土霜降後皆沙也

茶之名見於王褒僮約

黃小唐制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

輿地以河南為中而汝寧又居河南之中故汝陽縣北三里有山名天中云測影植圭莫準於此

予為國子司業時彭幸菴澤以太子太保為都察院



左都御史欲舉曹端從祀夫子廟庭以爲 本朝  
理學之冠予時不敢主張予亦不甚知其爲人及  
來提學山西始訪求之端字正夫別號月川澠池  
人永樂戊子鄉舉己丑中副榜仕爲霍州蒲州學  
正後卒葬霍州高氏原正統間蒲州謝御史琚記  
其祠堂有曰 聖朝道學大明崤澠之間有月川  
曹先生出焉自幼以聖賢爲己任其言曰佛氏以  
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虛爲道非  
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嘗著家規輯畧釋太極西銘  
通書又作存疑錄夜行燭編儒家宗統譜撰月川

詩圖孝經有述解性理有文編孝親弟長崇正厚  
倫其稱述如此又按幸菴西歸時曾東河南巡撫  
都憲李梧山先生充嗣曰我 朝一代文明之盛  
經濟之學莫盛於誠意伯劉公潛溪宋先生至於  
道學之傳則斷自澠池月川曹先生始也先生少  
負奇質知讀書卽慕聖賢之學修己教人治家事  
親奉先化俗率自躬行心得以推行之爲霍蒲二  
庠學正三典陝西文衡四方學者從之甚衆虛往  
實歸各有成就河東薛文清公最推尊之先生再  
典霍庠教也霍人事先生如父母旣而卒於霍遂



畱葬於彼吾蘭翰林編修卓菴黃先生過澠池拜其祠而詢其墓所僉曰在霍卓菴嘆曰狐死正丘首老先生一代名儒魂魄獨不思故鄉乎遂捐貲屬縣尹並乃郎琇等移葬澠池今其子孫有爲省祭官監生者而其所著書不下千種藏於家亦有刊行傳布者又曰曹先生子孫門祚衰薄遺書亦恐久而散亡矣據所稱許蓋好學篤信之人其於斯文道統之所繫者竟何如也予少嘗得其所著四書詳說者要皆羽翼朱傳似亦舉業之書也當訪其遺書并考論之彭東所指卓菴卽黃諫廷臣

先生也

異端文字不能不作要有體裁揭文安公後斯嘗爲元宗室作長明燈記有曰夫燈者所以繼日月之明也日雖至明而不能恒乎夜月雖至明而不能燭乎晝故必假膏火以濟其明日月之明不可已而膏火之明亦不可已譬猶人君之治天下雖極明盛不能徧觀必假乎臣以達乎明而被乎物故天下不可一日無明君亦不可一日無賢臣其文暢達可以爲法

東漢淮瀆廟記



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君  
處正好禮尊神敬祀以淮水出平氏始於太復潛  
行地中見于陽口立廟桐栢春秋崇奉災異告愬  
水旱請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受珪上帝太常定  
甲郡守奉祀齊潔沉祭從郭君以來二十餘年不  
復身至遣行承事簡畧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  
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常敬神在若淮則  
大聖親之桐栢奉建廟祀崎嶇逼狹開拓神門立  
闕四達增廣壇場飾治華蓋高大殿宇整齊傳館  
石獸表道靈龜十四衢廷弘敞宮廟高峻祗慎慶

祀一年再至躬進三牲執玉以沉爲民祈福靈其  
報祐天地清和嘉祥昭格禽獸碩茂草木紛紛黎  
庶賴社民用作頌其詞曰泫泫淮水聖禹所導湯  
湯其逝惟海是造䟽穢濟遠柔順其道弱而能強  
仁而能武晝夜不舍明哲所取寔爲四瀆與河合  
矩烈烈明府如古之則虔恭禮祀不愆其德惟前  
廢弛匪功匪力災異以興陰陽以忒陟彼高岡臻  
茲廟側肅肅其敬靈其降福雍雍其和民用悅服  
穰穰其慶年穀登殖望君輿馬扶老抑息慕君塵  
軌奔走忘食懷君惠賜思君罔極于胥樂兮傳千



萬億按漢碑之傳世完好能讀如此者鮮矣或云浚儀吳炳嘗重定其文而書之

論語詩書執禮傳者云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似費分疏愚恐執字有誤疑卽執字耳執藝古通用所謂游於藝也不知是否執禮之文再無經見况子不語恠力亂神與此章互相發各是四者按古稱六經亦謂之六藝此之雅言或是詩書禮樂耳蓋易具性命子所罕言樂一執也故又曰成於樂

吳幼清曰兵農旣分制雖非古然兵受廩給不耕而

食雖勞而不怨民出賦稅免於征行雖貧而不勞若夫募兵之法懸以重賞使自應募而又使之二十備戎行五十免軍役此可謂通論於今可行

盤王黃帝史孔甲所作也凡二十六篇

名見漢書田蚡傳

中庸雜出戴記至二程始尊信而表章之今獨行與六經並晉戴顒嘗傳中庸梁武帝爲中庸講疏然已有知中庸者矣非但始於宋也

俞永華亭人洪武中知汝州魯山縣首革吏弊決積

訟修學校親爲諸生講說經史正句讀校文理士

風翕然以盛陞禮部主客司主事

見河南通志



續停驂錄卷下

終

儼山外集卷二十一



382224

陸文裕公外集

豫章漫抄

中和堂隨筆



科場條貫



儼山外集卷二十二

洪武十八年令會試主考官二員同考官三員臨期具奏於翰林院官請用其餘同考五員於在外學官請用

本朝鄉試用子午卯酉年會試用辰戌丑未年惟前癸未年因太宗渡江用明年甲申會試天順癸未科場災至秋復試以明年甲申殿試

會試

會試錄亦稱小錄見於正統七年禮侍王英前序是年同考則有永新縣知縣陳負韜京衛武學教授



紀振俱進士岐陽縣教諭彭舉彌封膳錄對讀官  
俱用部屬中式十二名李森都察院吏三十三名  
南昱刑部吏一百廿一名鄭溫松陵驛驛丞  
十年同考則有禮科給事中侯潤一教授二教諭是  
歲中式者無他流

十三年侍講杜寧為副考官同考有二教諭一訓導  
有辦事官舒庭謨中一百二十五名

景泰二年知貢舉官胡濙楊寧俱禮部尚書副考官  
修撰林文同考則有刑部主事錢博廣東叅政羅  
崇本一教授一學正三訓導

五年考試官商輅輅正統十年進士閱三科為正考  
官已至兵侍兼翰學士春坊大學士同考則侍  
講兼中允楊鼎贊兼檢討錢溥皆已未進士先  
一年奏准會試考翰林春坊專其官京官由科  
第有學行者兼取以充是年郡縣教職為同考者  
絕矣而受卷彌封對讀官則用知縣知州等官為  
之

天順元年副考呂原通政司右叅議兼侍講同考錢  
溥尚寶司少卿兼編修李泰尚寶司丞兼編修是  
時英廟復辟官制更改徐似以翰林典籍為房



考彌封官則用府同知矣

四年閻禹錫以國子學正爲房考

七年科場火移于秋試是科五經刻文三篇論刻二道文盛於是矣

成化二年供給官則用禮部精膳司員外張顯矣五經亦刻三篇第二場刻詔

五年每歲翰林同考敘官同陞者序科是歲惟周經以庚辰序於丙戌之後

八年科場條貫畧定矣

十一年編修林瀚敘於己丑之下

十四年同考則有行人司右司副張祥

廿二年尹閣老直主考序稱宣德丁未大學士楊士奇議會試取士分南北卷北四南六旣而以百乘除各退五爲中數是年從言者又各退二卷以益中數云

舊制俱以八日鎖院至成化二年裁定以二月七日鎖院唯弘治五年以郊祀齋命先一日蓋六日云  
洪武十七年頒行科舉成式會試同考八人

正德六年劉閣老忠主考序云舊制五經同考總爲十四人近以易詩卷浩繁各增一人爲十七人據



正統元年才八人至景泰五年增二人爲十人天  
順四年又增二人爲十二人成化十七年又增二  
人爲十四人

洪武三年庚戌始開科取士士之就試者一百三十  
三人中式者七十二人主試則御史中丞劉基治  
書侍御史秦裕伯同考則翰林侍讀學士詹同弘  
文館學士睦稼起居注樂韶鳳尚寶丞吳潛國史  
宋濂而序出於濂八月京畿鄉試會試合河南陝  
西北平山東山西江西湖廣浙江廣東廣西福建  
十一省之士而高麗之士亦與焉就試之士二百

中式者百二十人而景濂復爲分考復爲之序

弘治七年始命小錄中考試等官不許稱張公李公  
洪武十七年始頒行科舉定式三年大比各次年會  
試鄉舉猶未限名也吏胥不許應試則在四年之

詔

永樂十五年兩京始命翰林春坊官主考

景泰元年令鄉試同考用五人專經考試

洪武辛亥秋八月京畿鄉試兵部尚書吳琳國子司  
業宋濂爲主試其受卷謄錄對讀彌封等官皆廷  
臣云



雲間陸深子淵著

不肖孤楫泣血校刻

科場條貫終

儼山外集卷二十二

豫章漫抄一

儼山外集卷二十三

南昌武寧縣地名常州亥蓋市井之區謂之亥者不知何所取義豈方言耶嶺南謂之虛柳子厚詩綠荷包飯趁虛人是已其義蓋取市會不常多虛日也又古語云市朝滿而夕虛也古詩云日中市朝滿其語多有所本按虛墟古字通用丘墟或有壟斷之義惟西蜀謂之疾解之者曰如瘡疾間而復作也甚無謂北方謂之集聲轉亦謂之積豈疾卽集之謂耶南方謂之行鎮店南中諸夷謂之場每以丑卯酉日爲市故曰兔場牛場雞場豈用亥日



爲市故謂之亥云

朱宗晦華亭人洪武間知靖安縣志稱其愛民禮士  
潔已奉公修壇壝興學校治橋道勸農桑綽有政  
聲

洪武間松江太守黃輅字子威進賢人宣德間蘇州  
太守况鍾字伯律靖安人皆起吏真皆生南昌皆  
有能聲

江西通志載豐城朱善備萬洪武初赴廷試第一授  
翰林院修撰則備萬當爲 本朝狀元第一而無  
錄傳焉實錄所載善洪武初爲郡學教授八年被

薦除翰林修撰後陞文淵閣大學士卒與通志微  
不同按 本朝科第鄉試則以子午卯酉年會試  
則以辰戌丑未年因事則移易故進士科有兩甲  
申其一以 太宗渡江其一以文場火故也 太

祖以洪武三年庚戌鄉試明年辛亥則吳伯宗爲  
狀元後至十八年開科值乙丑則程以善爲狀元  
一云陳以善登科錄又載丁顯按臨江練安子寧  
登洪武乙丑榜第二名則花綸爲狀元今金川玉  
屑中所載送花狀元應 詔歸娶詩又按水東日  
記載 高皇帝夢雙絲墜地時張顯宗狀元及第



豈卽丁顯或更姓耶二十一年戊辰則任亨泰爲  
狀元世傳 太祖首開科得亨泰甚喜其名蓋據  
所刻登科錄而言其實不然自任以前已有人矣  
辛未則許觀備遺錄以爲黃觀今登科錄所載則韓克忠  
是歲六月再廷試故也甲戌則張信丁丑則陳安  
庚辰則胡靖建文之首科也更名廣一云本名廣  
靖則唱第時所更也

浮梁程尚書瑀記漫吾亭曰夫遠名利之畏途而從  
事於谿山之勝是舍世間之桎梏就物外之羈馱  
不近以五十步笑百步也其言似有見者

商文毅公輅字弘載仕至尚書大學士自鄉試至廷  
試皆第一世稱爲三元本朝三元者唯文毅一  
人

泰和尹文和公正言瑣綴錄中所載侶鍾強珍二公  
以名相謔事固有偶然者因憶予乙丑科內閣試  
庶吉士以春陰爲詩題下註不拘體同年王韋欽  
佩作歌行爲諸老所賞時柴墟儲靜夫罐爲太僕  
少卿過訪欽佩予時在座因索其稿讀之至警句  
云朱闌十二畫沈沈畫棟泥融燕初乳柴墟擊節  
歎賞曰絕似溫李予曰本是王韋蓋指摩詰蘇州



以戲之爲之一笑吉水徐舜和先生穆爲翰林侍  
讀以生朝設席邀諸吉士會飲凡同年會皆序齒  
若至座主家則門生遜一席舜和嘗考易房時徐  
子容穆伯潛皆執門生禮舜和以次行酒大聲曰  
徐穆二生坐於此而忘其名之自呼也亦爲之一  
笑

誠意伯劉基嘗丞高安登至元間進士蓋重紀至元  
云

黃恭正統間贛州知府通志備書其律已謙卑蒞事  
勤慎興學校勸農桑以憂去郡人至今思之吾松

### 江人出舉人

世間翫戲之具惟奕盛傳其次則象戲又次則抹牌  
近刻打馬圖人少習之又別有七國象棋以爲出  
於溫公或未必然亦猶俗云堯以奕誨丹朱也至  
南史諸紀傳中却載圍碁在第幾品此尤可笑古  
之樗蒲陸博今皆不傳漢魏所尚彈棋亦不復見  
矣想諸伎倆亦自隨時興廢而俚俗者尤爲不常  
元滕玉宵自敘少時以累棋蠟鳳爲戲不知所謂  
蠟鳳者又何事耶黃山谷小詞又有打揭之戲至  
謂小五出來跋翻和九若要十一花下死管十三



不如十二似有譜者此雖無益之事覽之茫然殊以博洽爲愧

景時字秀發華亭人宋慶元三年知吉安府龍泉縣水沴之餘一意拊摩催科不迫修學校建譙樓縣倉嘗曰吾於龍泉政事無以踰人惟不擾二字始終守之

宋孝宗升祔將復祧廟孫逢吉言太祖造邦與漢高帝同而未正東向之位當此時宜更定晦庵時爲侍講不以爲然以爲殷周之祖是謂稷契典禮不遠稽於三代乃近法於漢唐逢吉曰我宋之興與

商周異安得以稷契爲比不酌人情而必曰三代人將得而議矣此當以逢吉之言爲正逢吉字說之龍泉人

江西大家賴糧經催之人徃徃設法取償於小戶有糧不滿升者索銀至五六錢其名曰小包大吾邑三鄉歲難並稔大家有立戶在此一鄉而田畝在彼一鄉者此鄉遭荒而彼鄉成熟則據戶蠲免謂之熟作荒事相偶類皆弊政也

紅巾賊李明號饒大膽據安福凡十年甲辰鄧國公愈擒其父子始平之元末兵起皆以紅抹額稱紅



巾者不獨一李明也按元至正十二年壬辰正月  
紅巾破九江閏三月蘄黃沔陽紅巾破江州江州  
卽九江我 太祖高皇帝以是年六月與中山王  
等二十四人始起義畧定定遠後戊戌紅巾徐真  
一下陳友諒始據江西時改元天啓明年己亥爲  
天啓二年四月又改天定五月陳友諒自稱大義  
元年庚子辛丑年十一月矮陳叅政據泰和改稱  
龍鳳七年明年壬寅二月又作大義三年癸卯大  
義四年八月友諒敗亡改德壽元年明年甲辰德  
壽二年仍改稱龍鳳十年明年乙巳又明年丙午

至丁未爲吳元年戊申正月初四日我 太祖高  
皇帝敗元洪武按癸卯卽至正二十三年時明王  
珍僭號于蜀自將紅巾三萬攻雲南亦稱紅巾云  
江西府州縣皆被帶山谿有田有險其阻深者尤勝  
大抵賦稅難清盜賊易起則府州官之入銜如前  
代勸農監押之類皆不可廢而縣令尤急按唐縣  
七等一曰赤京都所治二曰畿京之旁邑三曰望  
滿四千戶四曰緊三千戶以上五曰上千戶以上  
六曰中不滿千戶七曰下五百戶以下凡注爲令  
總治民政勸課農桑與戶口賦役錢穀賑濟給納



之事皆掌之有孝弟行義聞于鄉閭者申州激勸以勵風俗有戍兵則兼兵馬都監或監押其職守若是宋政和二年詔縣令以十二事遵行一曰敦本業二曰興地利三曰戒游手四曰謹時候五曰戒苟簡六曰厚蓄積七曰備水旱八曰戒宰牛九曰置農器十曰廣栽植十一曰恤田戶十二曰無妄訟而以勸課農桑總之因考前代官制漫錄於此

宋府設官

知軍事通判軍事 各一員並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軍判官 一員

錄事司理司戶司法參軍 各一員

軍學教授 一員 兵馬都監本軍駐劄 一員

監押 四員添差者不與 巡檢 一員

巡轄馬遞鋪 一員 監在城酒稅 一員

監戶部贍軍酒庫 一員

元府設官

總管府達魯花赤總管 各一員皆兼管內勸農事

同知治中府判 各一員

推官 二員



經歷知事照磨兼架閣 各一員

司獄 一員

中萬戶達魯花赤正萬戶副萬戶 各一員

鎮撫經歷知事照磨 各一員

千戶所一十一奕每奕千戶 三員

百戶 三十員 彈壓 三十員

每奕又各有首領官 一員

宋州設官

知軍州事通判軍州事 各一員並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軍事推官軍州判官 各一員

錄事司理司戶司法參軍 各一員

軍學教授 一員 兵馬都監本軍駐劄 一員

監押 四員添差 巡檢 一員

巡轄馬遞鋪 一員 監在城酒稅 一員

監戶部贍軍酒庫 一員

元州設官

達魯花赤知州 各一員並兼管內勸農事

同知州判 各二員 提控案牘都目 各一員

儒學教授學正學錄直學 各一員

六齋訓導 各一員 官州峽江提領 各一員



稅務提領大使副使 各一員

酒務提領大使副使 各一員

宋縣設官

知縣 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縣丞主簿縣尉 各一員

元縣設官

達魯花赤縣尹 各一員並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縣丞 二員 主簿縣尉典史 各一員

教諭 一員 訓導 四員

蒙古學教授學正 各一員

醫學教授學正學錄 各一員

惠民局官醫提領 一員

陰陽學教授 一員

稅課提領大使及副使 各一員

酒務提領及大使副使 各二員

驛提領 一員 鎮市巡檢 各一員



豫章漫抄一

儼山外集卷二十三

豫章漫抄二

儼山外集卷二十四

袁州萬載縣西北行百里有慈化寺爲普庵道場周  
里餘甚爲宏闊四圍皆山面浸池水如半月有二  
十四寮僧衆至二三千正殿深十八丈餘後園中  
有側栢甚奇以三人圍之少弱二尺高二三丈已  
上分爲兩岐至頂則禿而枝鬚如根相傳以爲普  
庵手植乃倒栽之此難盡信但木末枯枝堅如鐵  
石風霜所不能摧折爲少異爾然數百年物也又  
西過青谿喻氏有一栢植谿上絕似慈化但殊小  
而頂尤尖禿此樹與江南垂絲檜是一類但栢身



栢葉耳

國朝儒臣出翰林者類謚爲文惟劉忠愍從其所重  
陳莊靖則避其名此李文正公序董文僖集語也  
按曾棨謚榮襄金忠謚文忠是翰林亦有不謚文  
而謚亦未嘗避名者恨無從質證也

先聖之祥有麟書定世符流傳恠異初不藉是以爲  
輕重其實讖緯之始也若甕書云後世修吾書董  
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筭會稽鍾離意璧有七  
張伯懷其一秘書云後有一男子自稱秦始皇上  
我堂踞我床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端門書云

趨作法孔子沒周姬立彗東出秦人滅胡亥術書  
旣散孔不滅皆叶韻可讀特其文明白無隱語度  
詞如讖緯之艱澁者疑皆事後好奇者爲之爾

嘉靖十二年予以八月廿六日江藩履任九月六日  
過各道相訪入湖東道未時未盡於東方見月時  
鄭大叅時夫朱少叅子純共觀而異之十一月二  
日予出巡湖西是日天氣朗霽晚將至市汊於西  
方見新月前月乃小盡是月冬至在二十七日大  
盡所餘三日明年乃閏二月以月驗之則是月該  
小盡若非推步之誤則躔度之差必居一於此矣



予庚寅歲在山西別記冬至與歲閏亦差一日云  
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算至之餘更看大小  
盡決定不差殊謂如二十日冬至則所餘十日來  
歲則閏十月小盡則九月如冬至在上旬則數足  
十二日除之更從一起數焉

廬山天池寺以周顛仙興建我太祖高皇帝御製  
周顛仙傳甚奇古中載顛仙以手畫地成圈指謂  
太祖曰打破箇桶做箇桶蓋隱語代革之事桶  
統也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縫下綴以簷如桶  
闔憲副尚友閔謂予言亦太祖所製若曰六合

一統云楊維禎廉夫以方巾見太祖問其製廉  
夫對以四方平定巾太祖喜令庶人皆得戴之  
重佳名也商文毅公輅召用自編民亦以此巾見  
洪武二年二月壬辰以翰林直學士詹同侍讀學士  
秦裕伯爲待制袁渙睢稼爲翰林應奉裕伯大名  
人從父仕元都就學胄監登第累官至福建行省  
郎中會世亂棄官寓揚州復避地松江之上海以  
養母時張士誠據姑蘇遣人招之拒不納吳元年  
上命中書檄下松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裕伯  
受元爵祿二十餘年背之是不忠也母喪未終忘



哀而出是不孝也不孝不忠之人何益於人國乃  
上書于中書固辭洪武元年省臣復檄起之裕伯  
稱疾不起 上乃手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鬪裕  
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  
伯拜書遂入朝裕伯博辨善爲辭說 上欲命以  
官屢以故辭至是以爲待制

洪武二年三月 上與翰林待制秦裕伯等論學術  
上曰爲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陋意不可矜  
志滿則盈量陋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  
則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爲準賢人之學以聖爲則

苟局於狹小拘於凡近則亦豈能克廣其學哉裕  
伯對曰誠如 聖諭

洪武四年七月 上因與侍臣論用將曰秦裕伯常  
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貪其說雖本於  
孫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  
可謂愚攻城戰野捐軀殉國豈可謂貪若果貪愚  
之人不可使也

右三則皆於國史錄出又按洪武三年庚戌應天  
首科鄉試召前御史中丞劉基今治書侍御史秦  
裕伯爲考試官見宋景濂小錄序吾鄉新舊郡縣



志載裕伯事甚畧止具錄 手勅故人得傳之今  
海濱有二秦氏皆云裕伯後亡友秦文解先自邗  
溝來而裕伯嘗寓揚州或當近之秦監生鈿家收  
有裕伯上中書書草云其閘港住宅卽裕伯故居  
初有 勅書樓被燬扣其始末兩家子弟多不能  
詳鈿云裕伯竟不出而不知其嘗爲翰林侍讀學  
士又爲待制備顧問又爲治書侍御史豈皆非世  
嫡耶無亦淪落於齊民而忘其先耶按裕伯在元  
時已有盛名北方文章多出其手今閘見于元文  
類中當時必有成集以傳俟訪之若吾邑志宜題

曰流寓今閘港有裕伯題橋訛而呼爲俞伯奇橋  
云

甲午二月三日宿痾初起春陰欲開擁肩輿度石梁  
掩映重湖之間徐孺子蘇雲卿之遺跡歷歷在目  
波光雲影與曾次相推盪灑然自得

趙善鳴字元默與同年湛元明俱出陳白沙之門三  
十年前因元明識其人甲午春以南京戶部員外  
公差過豫章出許司徒函谷所刻論辯爲惠始得  
盡見一時賢俊論學之說予向嘗疑氣以成形而  
理亦賦焉爲有語病今諸公併與性卽理也一言



爲不通之論大抵義理之學要在悅心處如登山然高一步則所見自別若未至其地而議之何益之有函谷至以太極圖爲周子之真贋實犯此何言與

河源出吐蕃朶甘思之西鄙有泉百餘泓水沮洳渙散方可七八十里淖弱不勝物從高視之燦若列星是之謂星宿海云夷言火敦惱兒火敦星惱兒海也群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夷言阿刺惱兒也自西來連屬吞噬迤邐而東行一日程始成川名赤賓河又二三日程有水西南來名亦里出

與赤賓合又三四日程有水南來名忽蘭又有水東南來名乜里朶合流會于赤賓其流寢大始曰黃河云然水清人尚可涉又一二日程乃爲九度河九度者水八九股可度也廣六七里又四五日程水始連濁土人抱革囊或乘馬過之亦有象舟傳革以濟僅容二人繼是東以兩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深叵測矣

朶甘思之東北鄙有大雪山自腹至頂積雪常不消山最高卽所謂崑崙也自八九股水至崑崙約計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又四五日程至



闊卽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始至四達之衢  
是謂哈刺別里赤兒崑崙之西人跡簡少多處山  
南其東山益高地益下岸亦益狹有狐可一躍過  
也又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細黃河又兩日  
程有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  
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  
約行半月程至貴德州州隸河州元所置吐蕃宣  
慰司也又四日程始至積石禹貢所謂導河自  
積石其地也又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又一日程  
至打羅坑東北行又一日程洮河水南來入河又

一日程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河州過應吉里州  
正東行至寧夏南又東行卽東勝州也世言黃河  
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州必赤里  
也

言河源者惟此二說爲近因刪次元臣潘昂霄所  
志如此而併記異同之說于左

按史稱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蔥嶺于闐水北  
行出蔥嶺河注蒲類海不流狀至臨洮出焉今洮  
水自南來非蒲類明矣詢之土人言于闐蔥嶺水  
下流散之沙磧云



唐吐蕃傳河上流由河洪濟梁南二千里水益狹  
春可涉秋夏乃勝舟

山經敦薨之水西流注於泐澤出于崑崙之東北  
陬實維河源

又曰陽圩之山河出其中

又曰凌門之山河出其中

水經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泐澤

穆天子傳陽紆之山河曰馮夷所居是惟河宗

漢張騫使西域以爲能窮河源蓋出於傳聞所云  
織女支機石者妄也

其言崑崙最妄者云去嵩高五萬里閼風玄圃瑤  
池華蓋爲仙人所居云

西域記稱阿耨達大山卽崑崙山

地理志稱崑崙山在臨羌西

吐蕃傳亦稱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  
崙者其言頗是宋人比之饅頭撚尖者或合元柯  
九思以爲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所謂星宿海者  
更在崑崙之西數千里之外唐史所載河源在紫  
山之間者亦未盡事實也

凡言程以日記者廣邈之野難以步測計一日之



力約可百里而潘志準以廣輪馬行廣輪之義未  
詳諺云推車步豈是與馬之蹄跨開闊停勻馳穩  
而步疾者猶車行然又謂之答罕步答罕蓋胡語  
云若此馬所行恐不止日百里也潘志又云行四  
閱月約四五千里則日又不能百里矣蓋地有險  
易行有緩急百里者大較也宋景濂治河議亦以  
日準百里云蓋自星宿海至積石總計六千七百  
餘里自九渡河抵崑崙南可三千里而柯九思記  
云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似亦以百里程日也  
余既刪次河源爲圖記復倣經修詞曰河源于星

宿海匯爲二澤流合三水岐爲九渡行二千餘里  
經崑崙山由山南又合二水北流折而西復過崑  
崙之北又轉而東又北行二千餘里至于積石



豫章漫抄三

儼山外集卷二十五

凡門榜題字各有避忌形聲點畫之間吉凶所招亦不可誣也吾鄉縣首舊有高樓四跨以樓更漏皆呼爲鼓樓嘉靖初爲颶風所折時莆田鄭洛書啓範作令以綽楔易之予爲題百里弦歌四字後啓範召去以東南壯觀易之自後縣僚俱乏清譽而常應文汝實予同年守德子也至以民去因憶正德壬申秋予以翰林編修使淮經吾府時陳威民望爲守更新譙樓榜以壯觀二字同知王卿陝西人也頗有守指題字忿然爲予曰何名壯觀自



我西音乃賊官也相與一笑予還自饒至富陽陸  
行過蕭山入紹興拜吏部尚書海日公王先生于  
家先生名華字德輝辛丑狀元新建伯守仁之父  
予鄉試座主也時廣東梁喬爲守先生陪入郡齋  
訪之梁適他出先生握予手登越王臺觀蘭亭石  
刻還過廳事指所扁牧愛二字笑謂予曰往年戚  
編修瀾文湍還謂時守曰此便可撤去我自下望  
之乃收受字也似含譏諷予心以爲可對吾松壯  
觀蓋一聲一形云今市闌之處人家門值路者必  
樹一碑題曰石敢當蓋厭勝之辭諺譏忽畧人有

曰走馬看石碑右取富昨與方伯戴曾溪書出遇  
南浦驛丞於道偶命曰有使客來自京師者可訪  
七政曆得一本丞乃寫漆正錄遍求之相與撫掌  
曰漆正錄正堪配右取富蓋亦一聲一形之訛偶  
書之以資雅諢

甲午閏二月六日同餞 詔使於都司戴陸二方伯  
與予並出申時見五色雲在日之上形如翔鳳毛  
翎簇簇文彩爛然儼若垂鞞回首之象至都司廳  
事與三司諸公尚觀之方散明日都司劉永昌自  
浙移蜀道過豫章予在浙時同事也一見卽問之



曰先生夜來曾觀昴宿否有一星犯之是何星予  
曰當是金星夜來不曾候之是晚酌于滕王閣天  
氣清霽星月朗然果是太白犯昴然去之甚速已  
遠昴六七寸餘矣然光芒尚爛然有氣當是邊事  
有捷也

朝廷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士大夫必有浴沂風雩之趣然後可以收綱紀文  
章之治

永樂四年從解縉之請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  
典籍者四出講求遺書

太祖高皇帝以壬辰年六月舉義乙未克太平首用  
陶安至己亥召儒士胡翰戴良等會省中曰令二  
人進講經史庚子夏置儒學提舉司以宋濂爲提  
舉遣世子受經癸卯五月置禮賢館以處陶安夏  
煜劉基章溢宋濂蘇伯衡等意向文儒駸駸乎一  
統氣象矣先是丙申中山武寧王下鎮江得徐從  
龍 上喜甚卽命朱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從龍  
與其妻陳氏偕來 上親至龍灣迎之以入時

上居富民陳綵帛家因邀從龍皆盡言無隱旣而  
上改故元御史臺爲府居從龍於西華門外事



無大小皆與之謀每以竹板問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末稱爲先生而不名每歲從龍誕日 上與世子俱有贈遺或親至其家與之宴飲會從龍子澤死請告還鎮江 上出郊握手送之是歲冬從龍亦病卒年七十餘 上聞驚悼時方督軍至鎮江親撫其棺哭之命有司營葬賻卹其家諸儒臣中始終優禮之厚未有過於從龍者也從龍字元之洛陽人仕元至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避地鎮江云

揮塵錄載母昭裔貧時常借文選不得發憤曰異日若貴當板鏤之以遺學者後至宰相遂踐其言此與馮道印板之日孰爲後先耶

予往歲謫延平北歸宿建陽公館時薛宗鑑作令與小酌堂後軒是歲閩中大雪四山皓白而芭蕉一株橫映粉牆盛開紅花名美人蕉世稱王維雪蕉畫爲奇格而不知冒雪着花乃實境也

珠光照乘玉價連城似是定論後世文人互用之無礙名理如枚乘云夜光之璧李太白詩雙珠出海底俱是連城珍

朱子敘讀詩記有曰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



巨細不遺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事之訓一字之義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已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此真註釋之例後有作者宜三復焉

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此詩相傳卽豸首之逸頗爲近之

元練晦處州麗水縣人松江府學教授

陳寧初名亮茶陵人仕至御史大夫與胡惟庸同賜

死洪武二年以兵部尚書出爲松江知府嚴酷人呼爲陳烙鐵

九江德安縣布政分司有松當月臺之左合抱餘不甚聳拔而西偏拗出一枝作偃蓋曲屈盤旋類人力所爲遠望之若鵲窠然土人以爲有茯苓云甚可愛翫古稱松千年乃偃蓋果然耶聞之葉子奇云松有命根遇石則偃蓋不必千年也再過開先寺道旁長松二百餘株一徑森然若龍起就列大者數圍其細瘦者亦不下徑尺相傳李後主所植亦已五百餘年矣此皆江西嘉木也



李文達公云今之士大夫不求做好人只求好官風俗如此蓋以當道者使然也何則有一人焉平日仕未顯時士林鄙之一旦乞求得好官人皆以爲榮向之鄙之者今則敬之愛之矣欲人不求做好官難矣有一人焉位未顯時士林重之介然自守耻於干人好官未必得也若所鄙之人一旦得好官人反重之而向之重者今反輕之欲人之求做好人難矣今欲回此風俗在當道者留意若不由公論而得好官者不變前日之所鄙不得好官而爲好人者不變前日之所重庶乎其可也或曰殆

有甚者今有一人焉求爲好人而因失好官者則群起而非笑之鄙賤之有人先已不好而幸得好官又思爲保全之計則凡脅肩諂笑吮癰舐痔之事無所不至衆方稱譽之不曰有才則曰是善處人者今去文達時未百年而已如此後將若何予曰世變則有之若文達之言則宰相之體宜爾如吾子言不幾於責人太厚乎且夫君子進修之道顧吾自處何如耳豈容畱心於贊毀耶因記之以警俗

鄱湖之濱民以巨罾漁乃洞其底以簞承之設逆簞



焉使魚能入而不能出也上施轆轤颺網而觀魚之有無以漸約致魚之初失水也跳躍不已以漸約下至入筩而水始裕而不知死地之近也陷民於罪何以異是故曰法網

有同事同意而措詞各有工拙如唐人云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可謂痛快矣不如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爲沈着又不如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尤覺深婉予行章江過武寧觀漲頗悟其旨

宋北都時每年上供糧米六百五十萬比之我朝

多二百五十萬宋運自江准入汴頗爲近便所稱仰給東南六路不知與今地方廣狹何如耳

今人家池塘所蓄魚其種皆出九江謂之魚苗或曰魚秧南至閩廣北越淮泗東至於海無別種也蓋江湖交會之間氣候所鍾每歲於三月初旬挹取於水其細如髮養之舟中漸次長成亦有羸縮其利頗廣九江設廠以課之洪武十四年 欽差總旗王道兒等至府編僉漁人謂之縵戶

餘千新志載至正十二年彭翼兵起湖南遣項普壽取饒州吳塘人吳宏字德廣聚義兵復之後授翼



江南行省叅知政事至正庚子番陽院判于光取  
饒州鄧愈撫之遂通欵 太祖討友諒舟次康山  
幸宏營升堂拜母盡歡而罷遂以宏代愈守饒州  
番陽陳璜珮之貳守吾松嘗爲予言宏奉母最孝  
太祖自池州來過宏拜其母卽奉歸金陵曰猶吾  
母也宏戀其母遂以城降以爲 太祖用兵多奇  
謀類此新志雖載拜母事乃在于光取饒州後珮  
之言當有據又云饒州城亦宏所築時被攻圍宏  
一夜先毀其家磚甃石砌爲倡各家效之不日而  
就此當是與元左丞老老復饒州時事耶漫記之

殺  
以備叅考彭翼卽所謂妖彭者十八年爲友諒所



豫章漫抄四

儼山外集卷二十六

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春秋人秦而書錄繆誓  
雖百世可知固聖人餘事而其持論有多少和平  
氣象

宋亡多忠節論者以爲養士之報當時文山生於吉  
疊山生於信而草廬生於撫文謝死而吳仕魯齋  
在懷孟而容城在保定魯齋之赴召也實過靜修  
而一出二處至今議者怨魯齋而責備草廬以草  
廬嘗登宋科第故耳生也以濟時死也以明道是  
義果何如耶不然則靜修爲中行矣而竟不與於



斯文也昔夷齊微箕孔子均謂之仁人豈道無定  
在死生仕隱之間不足以盡之耶鄭思肖居杭終  
身不肯北向坐見北人則峻避之謝翱居越著西  
臺慟哭記惟子昂以宗姓居湖去登臚仕推封三  
代至親刻石以表之曰臣幸以膚敏受知列聖荷  
國厚恩世世子孫不能忘也此與黍離麥秀之歌  
玉馬洪範之事又何如耶每致疑其間而未釋及  
讀道園集有曰爲臣之道一也無古今異代之間  
則邪淫甚矣伯生於是乎失言

元至正初史館遣屬官馳驛求書東南異書頗出時  
有蜀帥紐鄰之孫盡出其家貲徧遊江南四五年  
間得書三一萬卷遡峽歸蜀可謂富矣今江西在  
江南號稱文獻故邦予來訪之藏書甚少間有一  
二徃徃新自北方載至亦無甚奇書而浙中猶爲  
彼善若吾吳中則有群襲有精美者矣

楊文公億登干越亭歎曰長洲茅屋曲水漁罾樓閣  
參差峯巒遠近或白雲或返照或殘雪在樹或微  
雨弄晴朝暮掩映誠絕境也予自饒城陸行南至  
餘干良田流水平林遠山觸目藹藹干越亭久廢  
今爲學宮下臨琵琶洲朱子注楚詞之地溪水自



玉山來者匯在十里外宛有退避之意文公品題  
要爲實錄

虞文靖公跋趙子昂所書陰符經爲李荃僞書與余  
意合惟友人穆玄菴孔暉以爲此決古書也每論  
之便擊節不置以爲楮河南嘗奉勅書其來已久  
然世人忽明白簡易之言好以詭秘不可解之說  
相尚此文靖之所爲歎也

滕王閣扁吳傳朋書虞文靖公猶及見之稱其深穩  
端潤今閣旣易地而扁不知所向往矣南昌惟鐵  
柱宮扁最佳豈亦傳朋所書耶字學一藝雖非六

藝所急漸以廢亡而惡札徧布爲之三歎

李璋濟寧鉅野縣人元上海縣尹嘗刻九經四書送  
孔林

永樂十年壬辰科進士得除僉事吾鄉黃汝申翰江  
西是也當時有數人同除胡若思先生各題詩送  
之曾鼎饒安張思安皆陝西顏巽陳琦皆江西陳  
賞廣東錢述浙江徐則寧福建今由進士有十年  
不得此官者昨壬辰科及第之二人孔天胤以王  
親例除僉事提學河南昨以歲貢非人遞降壽州  
知州



甲午十月四日舟過安仁偶讀書坊宋學士文集諸  
跋語有云區區富貴能幾何乃無所忌憚至於如  
此墓骨已朽覽其官氏人猶指議之不覺感歎  
宋景濂先生在元時著述每書將仕郎翰林國史院  
編修官銜嘗以危太樸承旨薦授

松雪翁妙解音律自言至老不能琴而松雪之號復  
有取於古琴名何耶

五日至弋陽二十里已過龜峯溪下時新月在未  
位木星入之頃刻遂出西行是日月躔牛二十度  
木星尚在初度七日方交一度當是太陰亢疾所

致又明日過鉛山見費少師鵝湖首問及此彼以  
爲星與月相去才五度云

木各有土宜予行清化見柿樹衢州之橘田皆異他  
產饒信之間柏亦異冬初葉落結子放蠟每顆作  
十字裂一叢有數顆望之若梅花初綻枝柯詰曲  
多在野水亂石之間遠近成林真可畫也

吾鄉諺云斤九釐用以目時人之精慧者不知所本  
弋陽德興產梨頗大有至一斤九兩者土人謂之  
斤九梨蓋最其類之大者言之猶芋言魁也

浮梁谿山昔人謂爲一省之冠饒以饒名亦由景德



之陶焉信佳境也十月十六夜宿公館二更時大雷雨聲甚震撼是月二十二日已屬大雪矣乃有此異

宋有兩葉夢得俱號石林姑蘇石林字少蘊官至宰執貴溪石林則南渡進士官至秘書丞知撫州今性理大全所引用石林葉氏次名西山真氏之後者非少蘊也

瓜經見於詩比也秦故東陵瓜美始以味稱昔人謂之瓜果又謂之茶瓜蓋以之實籩而饗客矣至于今不廢廣志云瓜之所出以遼東廬江燉煌之種

爲美故燉煌郡有瓜州云廬江今廬州南康九江之地亦名廬江云余伏暑時至南康食瓜殊不佳蓋西瓜也五代史載胡嶠爲蕭翰掌書記隨翰入虜中契丹破回紇因得西瓜如中國冬瓜而味甘近世葉子奇又謂自元太祖征西域始得西瓜豈誤以契丹作元耶由是言之則先時所稱瓜者自是中國之瓜而今所味啖者乃西瓜爾省城產瓜尤不佳土人惟利其子以剥仁故江西瓜仁至克贈遺爲名品云按神仙傳記青登瓜大如三斗魁玄表丹裏呈素含紅似今之西瓜矣豈可謂古所



無耶彼交梨火棗之二難以盡信可也若魏劉禎  
瓜賦所云藍皮密理素肌丹瓢者此何物也豈本  
一物而西種特嘉故得名爾陸士衡又謂其種族  
類數則有括樓定桃黃瓠白傳金義蜜筍小青大  
斑玄骭素椀狸首虎蟠按括樓本草所載今之苦  
瓜也惟以入藥嵇含雲芝水芝土芝三品則皆甘  
瓜也張載又稱羊骹虎掌桂枝蜜筍而廣志又載  
魚瓜羊核瓜女臂瓜此數種豈同產而異名與惟  
月令所載王瓜生今類以園中早熟條瓜有刺者  
呼之閩尚友謂予云此非也王瓜本生土中俗稱

土豆者是已張秋厓又云非土豆王瓜生如瓜形  
而小亦有二種前代稱瓜者亦未之及一說匏瓜  
亦非瓜也乃星名今中國之瓜凡圓者總名曰菜  
瓜止以克蔬傳曰田中有瓜淹之以爲菹者是已  
小而白色者曰銀瓜色黃者曰金瓜二種香色味  
皆美條而斑者曰生瓜亦曰筍瓜微小而色黃者  
曰黃瓜晚熟者曰秋黃瓜架而垂生至尺餘者曰  
絲瓜別有並蒂生者曰嘉瓜則不常產云有花類  
海棠而實大如桃者曰木瓜詩曰投我以木瓜是  
已閩中復有一種土生如葛曰土瓜味尤甘美南



人亦以克果

都少卿玄敬南濠先生嘗云家有宋抄京房易傳許借未償比於鄱陽余少宰子積家錄之於易無所發明蓋亦自成一家言卦分世應起星氣算位卽今世錢卜五鄉六親之術小數也而文理微密比太玄頗爲易簡云

元世祖分明有帝王之度但病在好利故阿合馬桑哥盧世榮之徒易爲遇合雖敗而不悔丘處機能燒金佐國費世祖尤寵遇之其尊禮西僧本於劉秉中國祚之言大抵亦利心也其後子孫卒以淫

於西僧之術而失天下帝王豈宜示人以意向哉古語有言爲名與爲利特清濁之間耳

鐵柱宮在江西省城東南隅宮之東南隅方丈甃池作石闌檻鐵柱在焉相傳爲許旌陽治蛟之物甲午冬初予與同僚偶往俯觀焉微露其端乃石爾非鐵也亦不作柱形豈厭勝所爲與

甲午十一月廿一日雪中舟行塘栖與張秋厓談元末事秋厓口誦一詩云金陵使者過江來漠漠風煙一道開王氣有時還自息皇恩無處不周回莫言率土皆王化且喜江南有俊才歸去丁寧頻祝



付春風先到鳳凰臺此順帝詩贈我 太祖者漫  
記於此

右丞相鐵木兒塔識曰處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  
於處士區區名爵何足吝惜

順帝時徵處士杜本等不至授以官故云

阿魯圖爲相議除一人爲刑部尚書或難之曰此人  
柔軟非刑部可用阿魯圖曰選僧子耶若選僧子  
須用強壯人尚書詳讞刑獄不枉人壞法卽是好  
官何用強壯者爲

學士巉巉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  
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

元順帝之失天下也此三人者皆有大臣之度而不  
救於亂亡豈未能任用耶

王景彰懷遠縣人名見潛溪遊荆塗二山記卽建文  
時學士也

太祖一日用舟師至江上適柁壞江東廟有樹可爲  
材將取之禱于神降之籤云世間萬物皆有主一  
粒一毫君莫取英雄豪傑自天生也須步步循規  
矩 太祖神之遂不伐其樹祝之曰使我有天下  
當新其廟宇後乃興建巨麗故金陵江東廟遂著  
名云



豫章漫抄四終

儼山外集卷二十六

中和堂隨筆上

儼山外集卷二十七

輟耕錄第十五卷內一則載寒號蟲云出五臺山今  
保定地方山中亦有之當嚴寒脫毛之時夜間鳴  
聲曰凍殺我凍殺我天明壘个窩至天暖時毛羽  
已成乃鳴曰得過且過得過且過鳳凰不如我余  
問其土人果然嘗舉以爲懶惰者之比

陸機赴洛船裝甚盛爲戴淵所掠及在洛乃云有屋  
三間士衡住東頭士龍住西頭史書若此矛盾與  
岳正季方近世奇偉不羈之士其言曰賢者自處淡  
然與物無競其功名事業必因事會而見未嘗汲



汲以求之不我用焉雖終老於耕釣不悔也夷考其平生正未能然耳豈其閱世後所見如此信乎人不可以不處患難也

韓退之自視不下李杜况以退之之所長槩李杜之所短亦宜有緩急小大之倫觀其調張籍一篇則所以推崇衛護者不遺心力非獨古人德厚無媚嫉傾擠之習亦其學力足以深知李杜之所到與文有事同而鑄詞優劣夙異者史記曰渭水盡赤漢書曰流血丹野

漢靈中平元年郎中張鈞因張角之亂上書以爲宜

斬十常侍頭懸南郊以謝百姓帝怒曰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否是雖漢綱旣頽不可再振而靈帝柔懦無復快意之舉若此度之於理亦豈能必然此進諫之所以貴漸而鈞之自致於殺身也悲夫

原道所論老佛孔子處以爲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按孔老同時說家所記問禮猶龍之類是已佛則遠在數十萬里之外至後漢時方有指名其謂嘗師云爾不知何所於據耶想齊梁之間佛學盛行必有一種文字漫漶推附不可窮詰



故退之闢之如此

武王伐紂伯夷非之天下不非伯夷而亦是武王世無兩可之說而有各自致之道武王非有利天下之心也伯夷叔齊非有利武王之心也是故惟伯夷能諫武王而武王能受伯夷之諫而自致

天下之治也宰相求士於天下天下之亂也天下之士有求於宰相宰相求士將以任天下之事也則因事以量士士盡其才而事理矣天下安得而不治士求於宰相志於爵祿也宰相以天子之爵祿私於士士之求愈多而爵祿不足以應之天下安

得而治

予嘗欲節取韓文自爲一編以附諸子之後吾鄉曹安先生云韓退之嘗取已文二十六篇爲韓子則韓公亦已自有斯志特未知二十六篇今是何等文耶

詩人多以一聯一句得名傳世甚以一字不朽者有之宋陸放翁游敏於作詩自詠曰八十年來萬首詩今劍南藁所存誠富矣可以傳不朽者恐亦無幾五代王仁裕平生作詩亦萬餘首集爲百卷號西江集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少不羈年二十五始



就學年七十七卒贈太子少師性曉音律石晉初  
定雅樂奏於永福殿仁裕聞之曰黃鍾音不純肅  
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果有兩軍校  
鬪於昇龍門外嘗夢剖腹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  
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因以西江名集云集今人  
間希有萬首之中豈無春草澄江之句黃鶴樓之  
一篇耶詩殆未易以多寡論也

西漢風俗最近古但其趨勢附炎雖士大夫公爲之  
顧不如後世者特甚觀之田竇霍衛與翟公之門  
殊可致憾雖有灌夫任安輩稍足以激俗然過於

黨矣後來上書頌葬者至四十八萬又何惟乎其  
所由來非一日矣

世本叙黃帝以來祖姓所出史遷所從取以作史記  
者隋經籍志謂漢初得其書蓋出於秦焚之後宋  
洪景盧謂其書今亡不知於何時亡耶

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其意以爲爲善雖  
無近名然善不可不爲爲惡雖無近刑然惡不可  
爲或曰無以近名爲善無以近刑而不爲惡二說  
爲得老氏之旨

筆談諸書所記張元吳昊事謂趙元昊之爲宋患二



人爲之主謀至謂范文正公遣急騎追之不及予  
意元昊自是黠虜因二人而知中國事機則有之  
謂元昊之事盡由二人恐或未然也好事者欲以  
激邊帥之待士耳按當時張元昊與姚嗣宗俱  
關中人以氣俠相友善嗣宗題詩空同山寺云南  
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空同山叟笑無  
語飽聽松聲春晝眠又云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  
塵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元有雪詩云五丁仗  
劍抉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玉龍三十萬敗  
鱗風卷滿天飛昊有鸚鵡詩云好著金籠收拾取

莫教飛去別人家皆麤豪負氣之士而嗣宗聽松  
春眠之句頗爲蘊藉後嗣宗遂入范公墓府不甚  
見勲業彼二人者獨能震蕩一時耶

乘舟之詩爲伋壽而作也左傳云宣公烝於庶母夷  
姜生伋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宣  
姜與公子朔譖伋子宣姜者宣公所納伋之妻也  
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  
可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遂兄弟併命按宣公  
以魯隱四年十一月立至桓十二年十一月卒凡  
十有九年姑以卽位之始便成烝亂而伋子卽以



次年生勢湏十五歲然後娶既娶而奪之生壽又  
生朔朔已能同母諧凡壽又能代爲使者以越境  
非數歲以下兒所能辦也然則十九年間消破此  
事不得常舉以問穆檢討伯潛伯潛以爲宣公淫  
烝之事當在未卽位之前果然則夷姜生伋子時  
其父已在不應遂認爲已子終未得其說耳

士之遇不遇信乎有命也漢武時有白首爲郎者問  
之曰昔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貌而臣貌醜  
今皇帝好少而臣已老盧照鄰亦自謂當高宗時  
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聘賢

### 士已廢豈非命哉

詩三百篇聖人悉被之絃歌蓋樂章也其所刪者非  
獨以其詞而已今詩中有三章而詞義無大相遠  
者如螽斯樛木之類蓋樂之三成猶今之三闕三  
疊是已

大雅小雅猶今言大樂小樂云嘗見古器物銘識有  
筦曰小雅筦有鍾曰頌鍾乃知詩之篇名各以聲  
音爲類而所被之器亦有不同爾後人失之聲而  
獨以名義求者非詩之全體也

寒煖氣也寒屬天煖屬地西北高近天故多寒東南



卑入地故恒煖大抵近天氣轉旋極急而極寒道家謂之罡風莊生謂之羊角風

天陽也其氣寒地陰也其氣煖煖中得寒則成故萬寶告成皆在寒涼之候寒中得煖則施爲雨雪是也

陰陽和而雨澤降和者兩交之謂地氣上升天氣下降交於其中則雨天氣健故降速地氣重故升遲是故雲雨去地不遠若地氣升而天氣不下接則散而爲風天氣降而地氣不上承則雨而爲露霜本露所爲蓋水土輕清之氣上騰而薄天之氣則

結而下降故有嚴霜必有烈日其氣清明也南方有厚霜若花者土人又謂之毛頭霜是日立雨蓋氣升而上逢和氣則不能結而卑墜雪霰亦然山極高處無霜露水之氣微故也

術家以人生所值年月日時推算吉凶而必歸重於日主頗亦有說夫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時皆生於日積日而後成月積月而後成歲故日干最爲重蓋日躔於子宮則謂之子時丑寅之類皆然無日則無時而月與歲皆無從推矣雖小道亦嘗窺測陰陽之際者



火炎上水潤下金從革木曲直土稼穡此五行之中  
氣也凡過則爲害而金火尤甚五星惟熒惑太白  
出必爲禍而木則謂之福德土則謂之鎮星所至  
必有福焉

三皇五帝之法後世所存者無幾秦始皇極不道而  
其所爲後世有不能改者三事稱皇帝一也郡縣  
二也長城三也

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乃居上耳此汲黯語也長  
孺在漢廷號不學何其言之悲壯明快若是萬世  
而下讀者如新韓退之一生用力於文章求如漢

人此語者無之崔編修銑子鍾亟以予言爲然

陸務觀有言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人一律而  
長短句獨精巧富麗後世莫及蓋指温廷筠而下  
云然長短句始於李太白菩薩蠻等作蓋後世倚  
聲填詞之祖大抵事之始者後必難過豈氣運然  
耶故左氏莊列之後而文章莫及屈原宋玉之後  
而騷賦莫及李斯程邈之後而篆隸莫及李陵蘇  
武之後而五言莫及司馬遷班固之後而史書莫  
及鍾繇王羲之之後而楷法莫及沈佺期宋之問  
之後而律詩莫及宋人之小詞元人已不及元人



之曲調百餘年來亦未有能及之者但不知今世之所作後來亦有不能及者果何事耶

東坡小詞山谷亦謂其於音律小不諧亡友徐昌穀禎卿嘗爲予道東坡一日顧一優人解音者問之曰我詞何如柳耆卿荅曰相公詞湏用銅將軍鐵着板唱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英雄柳學士詞却用十七八女兒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坡爲之一笑胡致堂之論則曰詞曲至於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堂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爲

阜隸而柳耆卿爲輿臺矣然世必有知言者

先秦兩漢間書名爾雅曰故者如毛詩故魯故后氏故翰故杜林倉頡故曰微者如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卿微曰通者如陸君通白虎通風俗通之類魏晉而下則華靡矣宋王景文有詩總聞聞音曰音韻聞訓曰字義聞章曰分段聞句曰句讀聞字曰字畫聞事曰事實聞人曰人姓號聞物曰鳥

獸草木器物聞地曰山川土壤州縣鄉落之類聞共十聞每篇爲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等觀其命名已得古意惜未得其書而讀之也

戊戌歲借錄於李文



選開先其書頗與朱傳不合亦多前人所未發云

正德乙亥六月一日未時龍下東南隅自雲中接地  
玄雲一縷中蜿蜿須臾雲盡散騰驤於虛中望之  
可縛冉冉而墜已而一龍下少南若初煙霧中雙  
垂疑若兩龍然雲亦盡散而墜頃間復自下從薄  
雲而升余居海濱四歲數見龍未有若斯之奇者  
也是日北蔡民項鼎家爲龍火燒焚壓死者凡七  
人亦龍災也

劉瑾弄國日納賂其門者謂萬爲方千爲干宋時以  
萬爲力千爲撇至今尚有謂千爲撇頭者俚語亦

有從來哉

洪武二十三年福建布政使司進南唐書金史蘇轍  
古史初 上命禮部遣使購天下遺書令書坊刊  
行至是三書先成進之

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以  
繫百姓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  
所聚而已古者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是也氏於  
謚則文武成宣是也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是也氏  
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  
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烏五塵氏於事則巫土匠



陶是也蓋別姓則爲氏卽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  
氏有不同族故八元八凱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而  
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商氏條氏徐氏之  
類謂之六族陶氏施氏之類謂之七族宋氏華氏  
之類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

中和堂隨筆上

儼山外集卷二十七

中和堂隨筆下

儼山外集卷二十八

昔人收蓄蘭亭多至三百餘匣當時好事其盛若此  
今何寥寥耶間有流傳推溯之亦考其工拙往往  
俱有可喜語云蘭亭無下本信哉吾松舊有數刻  
家臥時搜得一石於郡齋及承乏國子復得一石  
於載道所合爲一帙克匣藏一種夫金珠犀玉之  
珍雖號一時精絕安知後出者不愈勝耶惟是懷  
易嗜寡之物好古之士宜以日惜之可也

儒先謂月中山河之影電爲光於同雲之際皆非也  
陰精之融而未盡者月也陽光之逝而成形者電



也故日中之烏亦陽精之融而未盡者也故日月物也非神也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余往來漕渠未嘗不三致意焉通塞者天幸也使北方無惰農有此焉而不恃可也國家詳於講漕而畧於講農豈未之思乎

吳淵頴立夫所著有樂府類編辨次其時代又有楚漢正聲專取宋玉司馬相如揚雄柳宗元四家之作惜未見其全書

每歲濱海之地至秋間輒有颶風挾雨推潮而上謂之風潮然不常作作輒損秋田木綿豆尤甚余今

年四十有六凡經幾次惟今嘉靖元年七月廿五日尤異余所居小樓頗堅亦動搖不已其尤異者則北風挾雨擁入北窻如注雨皆自下而上飛灑屋梁先墮新建兩石亭皆摧倒予夫婦相對而泣兩年精力一旦盡矣自餘各處小房屋頽塌數十間皆可不問惟壓死一小兒夫水逆行謂之洚水若茲雨者不亦可謂之洚雨乎

葉文莊公水東日記載熊天慵先生朋來文深所推與余近見其鍾鼎篆韻序文尤博雅朋來墓誌見虞文靖集



王源字啓澤別號韋菴永樂甲申進士福建漳州龍巖縣人爲松江同知奏免逋租數十萬金寔文集洪武三年庚戌徐士全榜見蘇志十八年乙丑景清榜

魏尚守雲中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享賓客軍吏賓客所該尤廣凡游說探謀之人皆是此雲中鴈門尤要策也宋田錫謂厚賜將帥使之賞用足克供億若在今日能使將帥不刻減軍士抑亦可矣

龍鳳十二年實爲丙午丁未爲吳元年

葉宗行松江上海人永樂間以言事稱 旨擢知錢塘縣清白自將均徭役簡詞訟民甚親之卒於官浙江按察使周新自爲文祭之曰惟錢塘之山水與公萬古同清

宋宰相王淮字季海本 朝黃閣老淮字宗豫皆溫州人元大德間有王淮字玉淵博學美容儀嘗受業於石塘胡先生大德間授瀏陽州教授歷松江路判官處州人

陳迪字景道少儻有志操領洪武乙卯鄉薦辟郡學訓導嘗爲郡撰萬壽賀表 上覽而異之除翰



林編修進侍講預修大典擢山東布政司左叅議  
捕蝗弭盜民甚德之再遷雲南左布政時普定曲  
靖烏撒烏蒙諸夷煽亂迪擊破之捷聞有白金綵  
幣之賜召入爲禮部尚書革除二年朝廷因災求  
言迪條陳清刑獄恤流民等事多見采納尋加太  
子少保辭不受靖難師起迪與太常寺卿黃子澄  
兵部尚書齊泰等上書陳論大計事敗 文廟召  
迪等責問迪抗辭不屈遂與子丹山鳳山等六人  
同日伏誅子孫俱盡迪旣刑人於衣帶中得詩有  
曰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

明於日照徹區區不貳心又有五噫詞並悲烈蒼  
頭侯來保者拾其遺骸以歸是時宗媻悉戍邊徼  
洪熙改元始詔釋之同時有俞逢辰者字彥章永  
陽西鎮人洪武初選克蕪府伴讀靖難師起嘗以  
力諫被誅先是逢辰寓書其家示以必死至是果  
然予得之王給諫蓋云

葉春字景陽海鹽人由吏員仕至刑部右侍郎

唐以雄緊望三等分別內郡縣以上中下三等分別  
外郡縣

馮益字損之慈谿人永樂九年鄉試舉人盛有時名



水東日記載其以人才薦內閣試記里鼓賦曳白  
而出以爲無實後以館於曹欽家與謀逆伏誅嘗  
爲隴西教諭近見清道觀天開圖畫記文亦時作  
孫權有舸名馳馬曹真有騎曰驚帆正堪作對

唐庚子西眉州人及登東坡之門予在蜀時欲爲刻  
其文而未成詩刻在綿州亦嘗爲補亡數首近見  
次強幼安冬日旅舍五言云殘歲無多日此身猶  
旅人客情安枕少天色舉杯頻桂玉黃金盡風埃  
白髮新異鄉梅信遠誰寄一枝春又次畱別七言  
云白頭重踏軟紅塵獨立鴛行覺異倫往事已空

誰叙舊好詩乍見且嘗新細思寂寂門羅雀猶勝  
纍纍冢臥麟力請宮祠如意否漸謀歸老錦江濱  
其文筆尤勝嘗云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最尊史  
記而不取漢書當是爲新唐書發憤之過也又謂  
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往往舍難而趨易  
故文章罕工此論亦當

王文恪公筆記稱王行止仲才敏蘇志傳在文學止  
仲嘗識姚少師廣孝於未遇中皆圖王斷伯之人  
然止仲死於監黨固豈其學術所遭有幸不幸哉  
曹子建號繡虎王仲宣泥下潛蛙鄧艾伏鸞陸雲隱



鵠皆喻其文也

見玉箱雜記

隋煬帝命虞世南等四十人選文章自楚辭訖大業共五千卷爲一部今所存者無幾

天文分野角亢氏屬鄭兗州東郡入角一度東平任城山陰入角六度濟北陳畱入亢五度濟陰入氏一度東平入氏七度泰山入角十二度房心屬宋豫州潁川入房一度汝南入房二度沛郡入房四度梁國入房五度淮陽入心一度魯國入心三度楚國入房四度尾箕屬蕪幽州涼州入箕十度上谷入尾一度漁陽入尾三度右北平入尾七度西

河上郡北地遼西東入尾十度涿郡入尾十六度渤海入箕一度樂浪入箕三度玄菟入箕六度廣陽入箕九度斗牽牛須女屬吳越揚州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牛一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女一度六安入女六度虛危屬齊青州齊國入虛六度北海入虛九度濟南入危一度樂安入危四度東萊入危九度平原入危十一度菑州入危十四度營室東壁屬衛并州安定入營室一度天水入營室八度隴西入營室四度酒泉入



營室十一度張掖入營室十二度武都入東壁一  
度金城入東壁四度武威入東壁六度燉煌入東  
壁八度奎婁胃屬魯徐州東海入奎一度琅琊入  
奎六度高密入婁一度城陽入婁九度膠東入胃  
一度昴畢屬趙冀州魏郡入昴一度鉅鹿入昴三  
度恒山入昴五度廣平入昴七度中山入昴八度  
清河入昴九度信都入畢三度趙郡入畢八度安  
平入畢四度河間入畢十度真定入畢十三度滹  
參屬魏益州廣漢入觜一度越雋入觜三度蜀郡  
入參一度犍爲入參三度牂牁入參五度巴蜀入

參八度漢中入參九度益州入參七度東井輿鬼  
屬秦雍州雲中入東井一度定襄入東井八度鴈  
門入東井十六度代郡入東井二十八度太原入  
東井二十九度上黨入輿鬼二度柳七星張屬周  
三輔弘農入柳一度河南入七星三度河東入張  
一度河內入張九度翼軫屬楚荊州南陽入翼六  
度南郡入翼十度江夏入翼十二度零陵入軫十  
一度桂陽入軫六度武陵入軫十度長沙入軫十  
六度此二十八宿分屬十有二州星家相傳若此  
余每求其說而難通夫天常運而不息地一成而



無變以至動求合至靜未易以齊此其難通者一也若以爲形象所主必有相當氣類之應乃出自然不應各有入度之限况天之一度當地之二千九百餘里則天大而地小尤礙脗合此其難通者二也且以輿地言之閩粵交廣通謂之揚州實當中國之半而分屬所屬止此此又地廣而天狹矣此其難通者三也姑記所疑以俟深明此學者辯焉

雲間陸深子淵著

不肖孤楫泣血校刻

中和堂隨筆卷下

終

儼山外集卷二十八



382225

陸文裕公外集

史通會要  
春雨堂雜抄

平胡錄

六



史通會要卷上

儼山外集卷二十九

建置第一



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王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

歐陽修文

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黃帝之世倉頡沮誦實居其職夏則終古商則高勢孔甲尹逸皆其選也周官大備則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而記言記事之職殆專官也成王之史佚楚之倚相晉之伯鸞魯之丘明晉之董狐齊之南史則其人也秦有太史令



胡毋敬漢興武帝始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馬  
談爲之凡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及談卒子  
遷嗣遷卒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若  
褚先生劉向馮商楊雄之徒並以別職來知史事於  
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颺王立高堂  
隆等雖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後漢明帝以班固  
爲蘭臺令史又徵楊子山詣蘭臺則蘭臺者當時著  
述之所也帝詔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  
從事孟冀又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諫議大夫李克  
復命侍中伏無忌諫議大夫黃景共作漢記和帝永

元初復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  
穆延篤續之章和已後則有東觀撰集其中都謂之  
著作靈帝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  
盧植續記於此至晉太始中秘書司馬彪漢記始成  
而華嶠又刪定爲後漢書魏氏都鄴黃初好文尚書  
衛紀繆襲侍中韋誕應璩秘書王沈中郎阮籍司徒  
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玄並典撰述太和中始置著  
作郎職隸中書晉元康初又隸秘書著作郎一人謂  
之大著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齊以來  
以佐名施於作下故事佐郎職知博採正郎資以章



傳若正佐有失則秘監司之其有才堪述作者雖居他官兼領著作亦有已爲秘書而仍領著作若晉之華嶠陳壽陸機束皙南渡之王隱虞預干寶孫盛宋之徐爰蘇寶生梁之沈約裴子野斯並著作之選也晉康帝嘗以武陵王領秘書監以增重史事齊梁乃置修史學士陳氏因之初有吳郡顧野王北地傅縡爲撰史學士又有劉涉謝吳許善心之類皆與焉北朝元魏初有崔浩高閭之徒爲史官洛京之末則綦雋山偉更掌文史齊周及隋以大臣統領者謂之監修國史自餘史官則稱自領而已若魏收柳虬王邵

魏澹諸葛穎劉炫亦各一時也隋煬帝置起居舍人二員隸中書省如庾自直崔濟祖虞世南蔡允恭等時號得人唐初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員職視舍人每天子臨軒侍立玉階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右人主有命退而錄之以爲起居注起居注者編年記事言最詳審後來作史者資焉于時工部尚書溫大雅首撰起居注司空房玄齡給事中許敬宗與著作郎共編爲實錄實錄者錄一帝之事蓋始於梁云若令狐德芬呂才蕭鈞褚遂良上官儀李安期顧胤高智周張大素凌季友斯並當朝所屬也武德時史官屬



秘書省著作局貞觀間移史館於門下省之北宰相  
監修而著作局始罷龍朔中改名左右史云及大明  
宮初成則置於門下省之南修撰史事或以他官兼  
領而品卑者亦與焉自武德迄於長壽若李仁寶敬  
播之才美許敬宗牛鳳及之繆妄妍媸判焉韋執誼  
又奏令史官撰日曆日曆云者猶起草也宋制監修  
國史一人以宰相爲之修撰直館檢討無常員修撰  
以朝官充直館檢討以京官以上充掌修日曆及圖  
籍之事國史別置院於宣徽北院之東謂之編修院  
故事修撰官直館分季撰日曆上判館撰次大中祥

符九年以刑部郎中高紳爲史館修撰天聖元年石  
中立以戶部郎中充史館修撰並以物議不與史事  
而罷仁宗重史事勅宰相爲提舉叅政樞副爲修史  
其同修史以殿閣學士以上爲之編修官以三館秘  
校及京官爲之史畢乃罷元豐官制別置國史實錄  
院以首相爲提舉翰林學士以上爲修國史侍從官  
爲同修國史庶官爲編修實錄院提舉官如國史從  
官爲修撰餘官爲檢討元祐初復置國史院隸門下  
省明年置國史院修撰兼知院事紹聖間復以國史  
院歸秘書省高宗南渡初卽秘書省復建史館以省



官兼檢討校勘以從官克修撰紹興間移史館於省側後併爲實錄院宰相監修檢討校閱當是之時專史職者修撰而已孝宗時召李燾洪邁修五朝史皆奉京朝不兼他職紹熙末陳傅良直學士院請以右文殿秘閣二修撰并舊史館校勘爲史官又增檢討官三員以畢高錄自後竟無專官而傅伯壽陸游皆自外召以爲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官元世祖初以命王鶚至順帝修宋史以脫脫爲都總裁鐵木兒塔識張起巖歐陽玄呂思誠揭傒斯爲總裁官偏任國族豈立賢之路未廣乎暨 皇朝之紹統也

高皇神聖首以宋濂爲起居注洪武二年詔修元史以中書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爲監修宋濂王禕爲總裁徵山林之士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壘曾魯高啓趙汭張文海徐尊生黃箎傅恕王錡傅著謝徽十六人爲修史官三年續修則趙埴朱右貝瓊朱世廉王廉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懋張宣李汶張簡杜寅俞寅殷弼凡十五人而宋濂王禕復爲總裁十四年定制以修撰編修檢討爲史官又有秘書監弘文館及起居注應奉等官後皆廢罷迄今修史以勲臣官高者一人爲監修內閣官克總裁學士等官



克副總裁詹坊經局皆豫纂修之事而惟修撰編修  
檢討稱史官焉

自古列國偏朝各有史官若史克史蘇史趙史墨之  
類皆世官也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  
是矣晉之屠黍以圖法歸周澠池之會命書某年某  
月鼓瑟鼓缶卽其事也王莽代漢改置柱下五史秩  
如御史聽事侍傍記跡言行蜀漢稱王崇許蓋又郗  
正爲秘書郎陳壽評諸葛不置史官誣矣吳大帝有  
太史令可孚郎中須峻歸命時有韋曜周昭薛榮梁  
廣華覈又有周處自左國史遷東觀令焉僞漢嘉平

公師或以太中大夫領左國史前趙之和苞後趙之  
徐光前燕之杜輔後燕之董統前涼之劉慶南涼之  
郎韶李成之常璩畧可考見前秦初有趙淵車敬梁  
熙章譚相繼著述符堅取而觀之焚滅其本後秦扶  
風馬僧虔河東衛隆景夏有天水趙思群北地張淵  
並著國書周建六官乃改著作正郎爲上士佐郎爲  
下士蓋有意於倣古云唐之則天武三思祝欽明並  
知史事劉知幾嘗爲著作佐郎後唐之張昭遠晉漢  
之賈偉柴周之王溥孟蜀之李昊與南唐之高遠徐  
鉉各有所錄毛文錫之記蜀事范垞林禹之記吳越



聊備一隅若夫史愿之述遼亡劉祈之識金滅亦首  
丘之義存焉

夫彤管風存厥稱女史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  
朝則有女史昔楚王燕遊蔡姬許從漢武帝時有禁  
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斯女史之職  
乎隋之王邵請置女史文帝不省事不施行若漢之  
班婕妤唐之上官婉兒蜀之花蕊夫人並以嬪嬙典  
習文史豈其流與宋制則以內夫人凡六人輪日修  
起居至暮封赴史館正其職也

亦有身非史職而私撰國書若漢魏之陸賈魚豢晉  
宋之張璠范曄時方賴之山林紀載者復有野史若  
太和甘露之記有書無人其於正史或有裨焉  
右歷代史官採其名姓尤章章者著于篇職業有上  
下學識有淺深與夫世道推移粗可覽觀矣

### 家法第二

自古史之爲體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  
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  
尚書出於上古至孔子得虞夏商周之典刪定爲百  
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或曰尚上也  
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爲



史所書故曰尚書也其義如此蓋書主號令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若禹貢洪範顧命所陳各止一事又一例云至晉魯國孔衍乃刪次漢魏諸史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二十六卷別有汲冢周書者凡七十二章言愧雅馴殆好事者所爲也太原王邵隋書凡八十卷亦准尚書云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言有可稱則一時咸載如事無足紀故寧畧而不文自周之衰此體廢矣君懋隋書可謂畫虎不成者也乃若帝王無紀公卿闕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典要之所急焉

春秋始作出於三代故有夏殷春秋其所記太丁時事也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義一也墨子所見蓋有百國春秋云至孔子遵魯史以修春秋爲一王之法故能千載不刊比於六經按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蓋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國史所宜宗法如晏子虞卿呂氏陸賈之書本無年月亦號春秋何與至太史公之著史記也頗宗斯旨惜乎謹嚴衮鉞之意微不過整齊故事耳又安得比於春秋哉



左傳出於丘明孔子既作春秋而左氏述傳斯則訓釋之義乎觀左氏之釋春秋也文見於經而事詳於傳或經闕而傳存信聖人之羽翼也至漢劉歆始傳其書史漢行世有厭煩者獻帝始命荀悅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晉著作郎樂資追采國策史記爲春秋後傳凡三十卷如張璠孫盛干寶徐爰裴子野吳均何元之王邵等作名雖各異咸以左傳爲準的云國語亦出於左氏丘明既傳春秋又稽其逸文遺事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起自周穆終於魯悼列爲國語合二十一篇亦經傳之流亞與嗣有戰國策

合二周三晉秦齊燕楚晉宋衛中山十二國凡三十卷夫謂之策者蓋卽簡以爲名或曰游士之謀策也孔衍又刪爲春秋後語蓋除去二周三晉及宋衛中山所留者七國而已至司馬彪乃錄漢末之事爲九州春秋州爲一篇凡九卷亦國語之體例也三國鼎峙地實諸侯所在史官各記國事蓋將企踵班馬比跡荀袁而國語之風替矣

史記出於司馬遷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創新義例解散編年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義



起於彼勒成一家可謂豪傑特起之士班書嗣興不幸失其會通之旨而司馬氏之門戶衰矣後來所續若梁室之通史元魏之科錄李延壽之南北史並史記之苗裔也漢書出於班固固因父業乃斷自高祖終于莽誅爲紀志表傳目爲漢書制作之工後莫能及尋其創造皆准子長第改書爲志而已自東漢已後遞相沿襲曰記曰志體製皆同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乃若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探尋易爲功云

右六家俱存淳朴旣散之餘所爲祖述者惟左氏班氏二家而已

### 品流第三

自正史外其別流復有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十曰都邑簿

粵若陸賈之楚漢春秋樂資之山陽載記王韶之晉安陸紀姚梁之後畧是謂偏記戴逵之竹林名士王粲之漢末英雄蕭世誠之懷舊志盧志行之知己傳是謂小錄大抵偏記小錄之書皆記卽日當時之事



求諸國史最爲實錄但言多鄙朴事乏倫類徒爲後來作者刪削之資矣

乃有好奇之士樂爲補亡和嶠汲冢記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瓌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夫逸事皆前史所遺多益撰述及妄者爲之則殺亂難據世有郭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虛詞待驚愚俗甚哉其弊也

劉義慶有世說裴榮期有語林孔思尚有語錄陽松玠有談藪此之謂瑣言夫瑣言者嘲謔調笑之餘用資談柄可助筆端至於褻狎鄙穢出自床第徒在紀錄之次有傷名教者矣

若夫鄉人學士之所編記如周稱之陳畱耆舊周裴之汝南先賢陳壽之益部耆舊虞預之會稽典錄此謂郡書郡書者一郡之書也流布他邦鮮知愛異若常璩之詳審劉炳之該博能傳不朽者蓋無幾焉

楊雄家譜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曆此皆出其子孫以顯先烈所謂家史者也家史者正可行于一家難以播於鄉國若夫薪構已亡則斯文亦喪矣

劉向之錄列女梁鴻之錄逸民趙採之錄忠臣徐廣之錄孝子謂之別傳此皆博採前史稍加新言寡聞



末學之流於是乎取材焉

志恠者則有祖台搜神者則有干寶劉義慶之幽明  
劉敬叔之異苑皆謂之雜記其所論神仙之道幽冥  
之事若夫服食鍊氣或可以益壽延年福善禍淫聊  
取諸勸善懲惡苟談恠異務述妖邪斯義何取焉  
地理之書若盛弘記荊州常璩志華陽國辛氏三秦  
羅含湘中是也厥若朱贛所採浹於九州闕駟所書  
殫於四國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於此者  
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郭山川徵諸委巷用爲故  
實鄙哉

若夫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是之  
謂都邑簿者也夫宮闈陵廟之矩矱必明門觀街廡  
之制度可則史之所不可闕者與其論榱棟則尺  
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茲又何益於學者焉  
右十品具列史之流派備矣至於呂氏淮南玄晏抱  
朴皆以敘事爲宗抑亦史之雜也旣別出名目不復  
編於此科

#### 義例第四

觀夫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史春秋之嗣書也詎  
可闕與凡以師其意而不屑屑其跡故各類而論之



夫史之有紀也紀綱庶品網羅萬象篇目之大無過於此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始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弗失至紀項羽則名實乖矣蓋紀之爲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號如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竟不編年何紀之有夫紀者義以編年爲主惟敘天子一人有大事則書之於年月其瑣屑委曲付之列傳而已近代魏齊二史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全類傳體何哉迷而不悟也

夫史之有世家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如古諸侯乎古之諸侯皆卽位建元有世可傳有家可宅周之東遷王制大壞五伯七雄至於楚漢其事異矣司馬遷之記諸國也編次之體與本紀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名爾至如陳涉世家可謂自相矛盾者矣

天史之有傳傳者列事也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有傳也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迨于孟堅益以精密夫傳之爲體大抵相同有時而異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同書一傳合體成篇陳勝胡廣是也亦有事跡雖寡



名行可崇雖寄在他篇爲其標冠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茲以後史氏相承或曰傳者傳也古人以傳之不朽爲難也夫史之有表也所以標記時事春秋戰國之世天下無主群雄錯峙各統世年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張一目盡見若兩漢御曆四海一家矣又安用表厥王侯者哉班氏之表人物也則又異矣區別九品網羅千年論世則間語姓不同亦何藉而爲表乎且不關漢事而編入漢書可謂贅龐之甚矣何法盛雖改爲注蕪累亦多晉氏播遷五胡鼎沸崔鴻著表

頗有甄明比於史漢有切要矣

夫史之有志也其昉於太史公之八書乎班氏則曰志東觀曰記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魚豢曰畧其名殊其實一也析而論之則有禮樂刑法律曆郊廟食貨天文藝文五行百官輿服地理符瑞祥異釋老大抵其流十有五六而已通其因革之宜彙以名物之數信作者之淵海也至於名實之際有可議者矣天文志體分濛頊色著青蒼月會星占渾天禪竈之說施於國史何代不可藝文志篇目多同頗煩互出四部七錄中經秘閣之流萃於一代頗乖節



文畫蛇添足豈類是與凡作史者宜除此篇必欲爲志但書其時彗孛氛祲晦明薄蝕如熒惑退舍月犯少微之類是已名賢撰述文儒校讎萃在一時所宜收拾如宋孝王關東風俗記唯志鄴中之類是已大抵史所可志其最有三一曰都邑二曰氏族三曰方物何者宮闕制度朝廷軌範前王所爲後王取則是故宜撰都邑志列于輿服之上五材所需百貨饒布任土作貢會計職方是故宜撰方物志列于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未斬是故宜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諸如此類並從隲揚故曰

紀傳易而志難信哉

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也昔夫子修經始發凡例左氏立傳顯其科條若干令升之勒成晉紀可謂史例中興矣雖然凡天子廟號書于卷末而晉孝武不曰烈宗凡人以字行者並書其名而齊斛律不言明月豈踐言之難乎

夫史之有別也蓋以職分左右紀有事言古者言爲尚書事爲春秋是故桓文盟會事之大者也而尚書闕紀繆公誠誓言之大者也而春秋無錄其斷可識矣左氏爲書文兼乎事史漢則不能然如賈誼鼂錯



董仲舒東方朔等傳唯尚錄言而已後史相承不改其轍至干寶議撰晉史以爲宜準左氏其臣下委曲仍爲譜注頗爲時所宗焉

夫史之有斷限也蓋以正厥疆里別其源流爾昔尼父之定書也以舜爲始而云稽古帝堯左氏之傳經也以隱爲先而云惠公元妃此皆文理於義非濫軼也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何者馬記以史制名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班書特漢標目但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過此以往不其駁與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豈非濫與亦有

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他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矣沈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惟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

夫史之有題目也婉而成章先出義例上古墳典其來遠矣逮於史漢頗有條理姑舉列傳論之有文少者具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已有字繁者惟書姓氏若母將蓋陳衛諸葛是已又有人多而姓同者則定數以結之若二袁四張二公孫是已降及蔚宗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內子孫



代出附之祖先魏收因之則又甚矣題司馬以僭晉目劉宋爲島夷萬世之公其究安在

夫序所以序作者之意也書列典謨詩舍比興誠欲暢達其旨必資先容今史漢表志雜傳時復立序夫史以記事爲宗自與詩書殊例至於文苑儒林序列首簡不有類於疊牀乎自蔚宗而下彌文勝矣

夫史之有論也蓋從省文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耳項羽重瞳豈舜苗裔耶班孟堅曰萬石君之爲父浣衣君子非之王楊孫裸葬賢於始皇遠矣皆以補書本傳事無重出者也後來作者每卷立論

篇終有贊曰序曰銓曰評曰議曰述曰譏曰奏或自顯姓名或列其所號或通稱史臣咸矜銜文采豈知載削之旨哉

夫史之有附出也攀附他傳以顯名稱若紀季入齊顯臾事魯咸託附庸所謂青雲驥尾是也今夫邵平紀信沮授陳容或運一異謀樹一奇節得以傳之不朽者豈有假於編名作傳哉

夫史之有補注蓋古之傳也傳取其轉注取其流義則一也觀夫掇衆史之異詞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之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之



世說頗有補裨焉至於拾厥棄捐務爲容澤殆其失也

右義例十餘作史者參伍以變曲暢而通製作之道其庶幾矣若夫神而明之固筌蹄云爾

史通會要卷上

儼山外集卷二十九

史通會要卷中

儼山外集卷三十

書凡

荀悅有言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干寶釋之曰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言則書之才力伎藝殊異則書之劉知幾廣之以三科一曰敘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恠異禮儀用舍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



修詞

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信哉詞命專對古之所重也若尚書所載伊尹之訓臯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秦誓春秋所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揚干史記所載蘇秦合從張儀連衡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則世隨文降矣是以選言布策者雖有潤色討論終存體質梗槩夫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乎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模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詞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

行乎宋齊之日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滅亡之辭雖言則似而事殊乖矣世之議者又以北朝衆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殊不知善爲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麤咸被其化工爲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于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何止得古人之糟粕而已

敘事

夫史以敘事爲本而史之敘事以簡爲工故尚書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貴於省文若文約而事豐尤



述作之美者也自漢而降斯文日頽可謂費矣蓋敘  
史之體有四有直紀才行有唯書事跡有因言而知  
有假論而顯尚書稱堯標以允恭克讓左傳之敘大  
叔目以美秀而文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左氏載申生  
為驪姬所譖自縊而亡漢書稱紀信為項籍所圍代  
君而死所謂唯書其事跡者武王之聲罪獨夫也但  
曰焚炙忠良剝剔孕婦隨會之論楚事也才曰箠籛  
藍縷以啓山林所謂因言而知者史記衛青傳後曰  
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曰吳  
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所謂因論而顯者若四者相  
兼而畢書其費尤廣矣簡約之中復有二類一曰省  
句二曰省字左傳書華耦稱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  
為敏夫以魯為敏此省句也春秋書隕石於宋五夫  
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此省字也大抵省句易省字  
難洞識此心始可與言史矣

### 効法

効法之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  
何以言之古者命官有別卿與大夫各為名秩此春  
秋之例也秦有天下列為帝王譙周撰古史書李斯  
之棄市也云秦殺其大夫以天子之丞相名諸侯之



大夫此與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分書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典午既嘗統一千寶晉紀每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此與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齊桓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之成擒也干寶亦云吳國既滅江外忘亡豈司馬氏之所能致與此與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正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如曹馬受命躬爲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

班曆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年必書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此與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三傳各釋經義如公羊屢云何以書記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已出輒自問答者豈敘事之體耶此與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已詳而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



省文從可知也。至今狐德菜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耶？此與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世之述者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可謂宋人守株者矣。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求其偶中亦有可言者焉。是故君父見害，臣子所不忍言。故左敘桓公之在齊也，而云彭生乘公薨於車，如干寶晉紀敘愍帝歿于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此與左氏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一時所記詳其始末，若左成

七年鄭獲楚鐘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鐘儀於楚，以求平是也。至裴子野宋畧敘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徐江爲元凶所殺，事此與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凡列姓名罕兼其字，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臧孫，前稱子產則次是國僑是也。至裴子野宋畧亦然。上書桓玄則下有敬道，後敘殷鐵則先著景仁，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左氏論語敘人酬對，或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畧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此與論左又所謂貌異



而心同也附見者如左稱楚武欲伐隋熊率且比曰  
季梁在何益蕭方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雋死  
曰中原可圖矣桓温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此與左  
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事應者如左稱叔輒聞日  
蝕而哭昭子曰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王邵齊  
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爲幽州乎秋七  
月拜爲幽州刺史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至如左敘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軍下軍爭舟  
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  
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王邵述高季式破敵於

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槩血滿袖夫不言奪  
槩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槩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  
義矣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雋永

夫文章之變化無窮矣必有餘音足句爲其始末是  
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去  
之則不足加之則有餘厥有定理而史之敘事時亦  
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斂彫墻則且以不君爲稱欲  
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之  
端也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書匈奴爲偶人象郅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寄抑揚於片言隻字之間有雋永者矣

篇目

史記一百三十卷司馬遷采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時事上自黃帝下訖麟趾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謂之史記藏諸名山副在京師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錄而已元成之間會稽褚先生更補其闕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辭多鄙

陋非遷本意也

西漢書一百卷漢司徒掾班彪以太初後史記未善於是采舊事徵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所續未詳乃起元高皇終乎新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爲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其事未畢會有訟其私作史記者有詔收繫固弟超詣闕自陳固續父舊書明帝意解乃詔固詣校書卒業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緝校又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授讀其八表天文志或云是待詔馬續所作



而古今人物表頗不類本書云

後漢書一百三十卷宋宣城太守范曄作凡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百篇窮覽舊集刪煩補畧會以罪收十志未成而死梁劉昭因舊本補注三十卷

三國志晉著作陳壽集三國史撰爲國志凡六十五篇宋文帝命中書郎裴松補注

晉書一百三十卷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序例一目錄一唐房玄齡等奉勅修時太宗與焉故又總之曰御撰云

宋書一百卷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梁沈約撰河東

裴子野又刪爲畧二十卷宋治平中南豐曾鞏等奉詔校定政和中頒之學官

南齊書五十九卷梁蕭子顯撰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宋曾鞏等校定

梁書五十六卷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五十列傳思廉名簡以字行梁史官察之子

陳書三十六卷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三十列傳察在陳嘗刪撰梁陳事未成且死屬思廉繼其業唐貞觀中與梁書同時上之宋曾鞏等校定

後魏書一百三十卷齊魏收撰本紀十二列傳十二



志十宋劉恕等校正

北齊書五十卷唐李百藥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初李德林在齊嘗撰著紀傳貞觀初百藥續成父書獻之

周書五十卷唐令狐德棻等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取夏竦李巽家本校定其後林希王安國上之

隋書八十五卷唐魏徵等撰本紀五列傳五十長孫無忌等撰志三十

南史八十卷

北史八十卷唐李延壽撰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北起魏盡隋二百四十二年

唐書一百三十卷唐韋述撰初吳兢撰唐史止于開元凡一百十卷述因兢本刊去酷吏傳爲紀志列傳一百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史官于休烈增肅宗紀二卷令狐峘等復隨紀志傳後增緝成之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宋嘉祐中曾公亮等奉詔刪定歐陽修撰紀志宋祁撰列傳

五代史七十五卷宋歐陽修撰梁唐晉漢周事

宋史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



列傳世家二百五十五卷

遼史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

金史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已上三史元至正間中書右丞相脫脫等奉命修元史本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二卷表六卷傳六十三卷目錄二卷通計一百六十一卷洪武二年翰林學士宋濂等奉勅修

史通會要卷中

儼山外集卷三十

史通會要卷下

儼山外集卷三十一

叢篇

夫愛憎之情忘而後是非之論定故史必修於異代豈曰才難而已乎堯典述德標以虞書此聖人之志也重華協帝母亦身親筆削與禹貢夏后之書也或曰伯益所記云

書之二典不獨記其事并與其深微之意傳之蓋當時執筆皆聖人之徒也又曰古之良史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徧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

並會筆文



古之王者代有史官以日繫月屬辭比事君舉必書  
用存有法書而不法是謂空言蓋褒貶之重慎也  
蘇頌文

國史明乎得失之跡

詩大序

國史之興將明得失使一代之典煥然可觀

温嶠表

夫勸善懲惡直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臣賢士事  
業載姦臣佞人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職也

李翱文

夫天之生人也有賢有不肖若乃其惡可以戒世其  
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亡得而稱焉是誰之過與蓋  
史官之責也

史之爲義也不隱惡不虛美美者因其美以美之雖  
有其惡不加毀也惡者因其惡而惡之雖有其美不  
加譽也

史之爲用也記功司過彰善闡惡得失一朝榮辱千  
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

自古置史官書事以明鑒戒人君但爲善事不患史  
官不書若所爲錯忤史官縱不書天下之人書之

因大臣之除罷而識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機因政  
事之因革而識取士養民治軍理財之方

陳君舉文

別統系以明大一統之義表歲年以倣首時之體辨



名號以正名紀卽位改元以正始書尊立崩葬以敘  
始終書篡弑廢徙以討亂賊書祭祀以著吉禮之得  
失書行幸田狩以著巡遊之荒怠書恩澤制詔以著  
命令之美惡書朝會聘問以著賓禮之是非書封拜  
黜罷以見賞罰之當否書征伐戰攻以志用兵之正  
僞書人事以寓予奪書災祥以垂勸戒

叢篇二

書法之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也俗而不典二也書  
不實錄三也賞罰不中四也文不勝質五也袁崧文  
史有三長才也學也識也劉知幾文

史之敘事也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  
斯而已可也

古之國史異聞則書

國史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  
史之爲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

夫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雖然存大體而已若錄及  
細碎如宋孝王王劭之徒專言鄙事訐以爲直吾無  
取焉

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

史以好善爲主嫉惡次之子長孟堅史之好善者也



南史董狐史之嫉惡者也兼此二長而重之以文其  
惟左氏乎

史官掌修國史凡天地日月之詳山川封域之分昭  
穆繼代之序禮樂師旅之事誅賞興廢之政皆本起  
居

夫記事之體欲簡而詳疎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  
都損二者皆過也

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可矣  
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寡失其折衷矣張世  
偉著馬班優劣論以爲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

敘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非通論也

史氏所書以正爲主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  
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費矣

史論立言理當雅正

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  
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畧議  
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  
粵自紀傳創興而編年之法廢細大不捐猥釀不綱  
而策書之法廢是非去取由其一隅之見不能不謬  
於聖人而懲勸之法又廢矣



叢篇三

夫飾言爲文編文爲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成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敘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香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寸之中鴈行有敘使讀者閱文便覩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爲快也

史之爲道以古傳今非以今博古也如春秋諸國賦詩左氏惟錄其篇名史漢語在某傳是已

史漢作傳多以品類相從如韓非老子以其著書俱有子名董卓袁紹並生漢末各稱英雄耳

莊青翟劉舍位登丞相而班史無錄姜詩趙臺身止掾吏而謝書有傳後之修史者不然位官通顯必爲操筆其立傳也止具官曆贈典若斯而已乎

司馬史記子雲太玄皆成一家言傳之以傳世可也至於短編小說多載傳中甚矣其煩也若梁孝元撰同姓名人錄一卷是已

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准尚書當時風行頗去淫麗若夫矯枉過正多矣故其書文



而不實雅而無檢真跡甚寡客氣尤繁云  
漢武帝怒司馬遷議已收景武二紀自毀之  
司馬相如傳子長錄其自敘孟堅因之宋書臧質魯  
爽王僧達諸傳皆孝武自造而敘事多虛  
夫晉宋以前帝王傳授始自錫命終於登極其有賤  
疏詔策並皆僞飾然欵曲頻煩猶云備其文物也若  
梁武之居江陵齊宣之在晉陽作史者固宜削之以  
見例也

叢篇四

史才不其難乎班固之議司馬遷曰論大道則先黃

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  
崇勢利而羞貧賤傳玄之議固曰論國體則飾主闕  
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  
詞章而畧事實劉知幾之議王孫令狐曰論王業則  
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  
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君子皆不以爲過惟新唐書  
成表進有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損於舊議者謂  
歐宋之失正坐於此

元人之進宋史表曰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  
効少宋之國是實符斯言我朝丘文莊公濬擬題



於國學作進元史表云非無一善之可稱終是三綱  
之不正聞者亦快之

叢篇五

監修國史監者總領之義明立科條各當任使則人  
思自勉書可立成矣

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左氏司馬氏故能垂諸不  
朽漢東觀大集群儒著述而制作始可議矣是以伯  
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非過也

唐修晉隋二史仍用衆手志則李淳風于志寧紀傳  
則顏師古孔穎達然用當其才不失所長

宋修唐書歐陽文忠則表志宋景文公則紀傳各出  
姓名以示撰述有工拙焉

五代史成於一人之手歐陽可以上踵班馬矣

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爲荀袁家自爲政駿每記事  
敷言則閣筆相視含毫不發頭白可期汗青無日

叢篇六

史官善惡必書使驕臣賊子懼此權顧輕哉班生受  
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

唐劉允濟

司馬遷氣本好奇復因論事遭刑意多憤激故葛洪  
論之曰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爲善而無報也項羽列



於本紀以爲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論者又謂武帝表章儒術而海內凋弊反不若文景之恭儉其先黃老而後六經以此武帝刻深群臣多誅顧當刑者得以貨免其羞貧賤者以此其進姦雄者蓋歎時無魯朱家能脫己於禍耳李方叔謂之用意深遠此類是已

陳壽嘗爲諸葛亮書佐得捷百下其父亦爲亮所髡故蜀志多誣妄云

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翁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

魏收性憎勝已喜念舊惡名門盛德與之有怨者莫不被以醜言沒其善事遷怒所至毀及高曾尚書令楊遵一代貴臣勢傾朝野收撰其家傳甚美世號穢史收初得楊休之助因謝曰無以報德當爲卿作佳傳又納爾朱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前後伏訴者百餘人賴僕射楊素高德正而解

宋朝有朱墨史

叢篇七

司馬文正公六任冗官皆以書局自隨小人欲中傷之乃倡爲書局之人利尚方筆墨絹帛及御府果餌



金錢之賜

柳子厚曰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於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

劉知幾曰史曹崇局峻宇深附九重雖地處禁中而人同方外可以養拙可以藏愚或終年卒歲竟無刪述而人莫之知也或輒不自揆輕弄筆端而人莫之見也繡衣直指所不能繩強項申威所不能及斯固素飧之窟宅尸祿之淵藪也

丘文莊公濟之論史官其畧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史亦不可一日無史官也百官所任者一時之事史官

所任者萬世之事唐宋宰相也兼史官其重如此我

朝法制可謂簡要矣然是也是非之權衡公議

之所繫也若推其本必得如也揭傒斯所謂有學問

文章知史事而心術正者然後用之則文質相稱本

末兼該足爲一代之良史矣深又嘗聞之王文恪公

鑿曰臺諫者一時之公論史官者萬世之公論也並

名言云



史通會要卷下

終

儼山外集卷三十一

平胡錄

儼山外集卷三十二

嗚呼元政不綱久矣其亂亡之成實自順帝帝之至元二年丙子廣東朱光卿河南捧胡首難光卿增城人與其黨石昆山鍾大明聚衆作亂國號大金改元赤符時惠州民聶秀卿亦稱兵與光卿合捧胡陳州人以燒香惑衆作亂於信陽州破歸德鹿邑焚陳州屯於杏岡時四川合州人韓法師亦擁衆作亂稱南朝趙王尋皆討平之四年戊寅漳州南勝縣人李志甫作亂圍州城殺守將擗思監袁州人周子旺作亂稱周王改年號亦敗滅五年己卯杞縣人范孟殺河



南平章廉訪官謀拒黃河作亂官軍討誅之又明年  
辛巳改至正元年冬湖廣燕南山東兵皆起道州人  
蔣丙何仁稱順天王而兵起者至三百餘處矣至丙  
戌六年汀州人羅天麟陳積萬起靖州徭人吳天保  
起殺湖廣右丞沙剌班衆至六萬明年丁亥冬則沿  
江之兵皆起矣戊子八年台州方國珍始據有土地  
元乃以官啖之辛卯十一年是歲徐壽輝稱帝於蘄  
水國號天完改元治平壽輝羅田人與倪文俊鄒普  
勝等以紅巾爲號攻城畧地建都設官屬樂城人韓  
山童以白蓮會燒香惑衆倡言彌勒佛下生潁州人

劉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復  
詭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主中國同以紅巾起  
事旣而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子林兒逃福通等奉  
之攻陷州郡衆至十萬而元不能制矣李二號芝麻  
李者又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據之壬辰  
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攻拔濠州據之至十  
一月均用稱王而子興德崖屈已事之癸巳五月秦  
州張士誠據高郵稱誠王十二月郭子興入滁州稱  
王乙未十五年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帝國號宋  
改元龍鳳都亳七月我太祖高皇帝起兵自和陽



渡江丙子正月徐壽輝據漢陽二月張士誠據平江  
二月我師克金陵改集慶路爲應天府三月我師克  
常州五月取寧國等路八月取揚州十二月隨州人  
明玉珍據成都戊戌十八年三月我師取建德路五  
月劉福通奉宋主韓林兒都汴梁路十二月我師取  
婺州己亥十九年三月方國珍以溫台等三郡降於  
我秋八月劉福通以宋主走安豐九月我師取衢州  
處州十二月陳友諒稱漢王庚子二十年漢王陳友  
諒弒天完主徐壽輝稱帝於采石改元大義都江州  
辛丑二十一年我師伐漢拔江州壬寅二十二年正

月胡廷瑞以南昌降於我三月明玉珍破雲南自稱  
隴蜀王明年己卯二十三年春正月遂稱帝於成都  
國號夏改元大統是歲張士誠稱天祐元年二月士  
誠將呂珍入安豐殺宋劉福通我師擊走之七月漢  
陳友諒圍我洪都我太祖帥師討之友諒敗死子  
理立張士誠自稱吳王是歲陳友諒知院蔣必勝饒  
昇臣等復陷吉安甲辰二十四年我太祖建國號  
曰吳是歲漢主陳理德壽元年二月自將伐漢理降  
漢亡丙午二十六年三月夏主明玉珍卒子昇立四  
月我師取淮安諸路九月取湖州諸路十二月韓林



兒卒宋亡丁未二十七年 太祖稱吳元年九月我師伐吳執張士誠以歸吳亡十月我師北伐定中原十一月頒戊申曆方國珍降我師克燕元亡明年戊申為我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姓朱氏國號大明都金陵改元洪武元年戊申歲正月初四日也

宋

宋主諱林兒姓韓氏

陶九成記本李氏子

欒城人也詭稱宋徽

宗九世孫號小明王都亳國號宋改元龍鳳元年

寔至

正十五年乙未歲也

偽詔畧曰蘊玉璽於海東取精兵於日本

貧極江南富誇塞北

初宋廣王走崖山丞相陳宜中走倭託此說以動衆壬辰年五月

月徙瀛國公子趙完普於沙州從御史徹徹之請也時諸處兵起皆以亡宋為名故也又曰虎

賁三千直擣燕幽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先

是至正庚寅間參議賈魯當承平時銳欲立名以垂

世首勸丞相脫脫興屯田更鈔法明年辛卯夏四月

復勸脫脫求禹故道開黃河身任其事瀕河起集丁

夫二十六萬餘河夫多怨韓山童等挾詐陰鑿石人

止開一眼鑿其背曰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

下反預當河道埋之掘者得之相驚而從亂旬月之

間衆至數萬人

一云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



黃陵岡得石如謠云

山童者林兒之父也母楊氏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徙永平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時潁州人劉福通等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復倡言山童當爲中國主同起兵以紅巾爲號縣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被擒其妻楊氏與林兒逃之武安福通據成臯攻羅山上蔡真陽確山諸縣尋犯武陽葉縣陷汝寧府及光息二州衆至十萬是時蕭縣人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聚衆與其黨趙君用彭早住起淮安攻陷徐州據之君用稱永義王早住

號老彭稱魯淮王八月也先帖木兒擊福通復上蔡殺韓咬兒十二年二月定遠人郭子興與孫德崖等稱元帥攻拔濠州據之八月元兵破徐州芝麻李遁趙均用彭早住走濠州十一月均用據濠州時徐州破均用來與子興德崖合力拒守兵已解子興德崖顧屈已下之而二人遂爲所制旣而早住死均用益自專遂據城稱王

龍鳳元年二月宋主稱皇帝劉福通等自碭山夾河迎林兒至亳立爲皇帝以其母楊氏爲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爲丞相劉福通羅文素爲平章劉六



知樞密院拆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闕遵道等各遣子入侍時遵道專權福通殺之自爲丞相稱太保六月我太祖起兵仍稱龍鳳年號十二月宋主走安豐元將答失八都魯破福通復駐汴又敗之於太康遂圍亳福通以林兒遁走安豐

丙申龍鳳二年至正十六年也三月我太祖克金陵

丁酉龍鳳三年至正十七年也二月李武崔德破商州攻武關直趨長安三輔震恐元將察罕帖木兒與李思齊連兵擊敗之三月毛貴攻破膠萊諸州

貴福通將也八月劉福通攻破汴梁遂分兵畧地時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趨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振冬十月白不信等破興元遂圍鳳翔爲李察罕所敗與李喜喜皆遁入蜀

戊戌龍鳳四年至正十八年也三月毛貴破濟南殺元右丞董搏霄初貴入據濟南立賓興院選用故官分守諸路又於萊州立屯田三百六十處時搏霄方駐南皮縣營壘未定遂死之搏霄字孟起儒將也是月田豐破濟寧毛貴破薊州豐退保東昌



貴畧柳林逼畿甸元徵四方兵入衛五月福通攻  
汴守將竹真出走乃自安豐奉林兒居之以爲都  
六月關先生破頭潘等分兵二道一出絳州一出  
沁州踰太行焚上黨破遼州晉冀雲中鴈門代郡  
烽火數千里遂大掠塞外諸郡而還十二月關先  
生轉掠遼陽至高麗焚燬上都宮闕

己亥龍鳳五年至正十九年也夏四月趙均用殺毛

貴續繼祖殺均用

繼祖貴黨也自遼陽入益都相爲讎殺

秋八月察

罕帖木兒兵復汴梁福通復以宋主走安豐

庚子龍鳳六年至正二十年也夏五月陳友諒弑主

### 稱帝

辛丑龍鳳七年至正二十一年也秋八月察罕帖木

兒兵勝遣其子擴廓帖木兒擣東平復爲書招豐

及王士誠皆降

壬寅龍鳳八年至正二十二年也六月田豐刺察罕

帖木兒殺之初豐誠降察罕推誠待之數入其帳

中時以十一騎行至豐壘遂爲士誠所刺蓋夙謀

也冬十一月擴廓帖木兒討田豐王士誠擒之取

其心以祭父執陳猱頭等二百餘人獻元京斬之

癸卯龍鳳九年至正二十三年也二月張士誠將呂



珍引兵攻破安豐殺福通據其城 太祖聞之率  
徐達常遇春往擊之珍大敗時廬州人左君弼助  
珍又擊敗之珍君弼皆走三月關先生餘兵復攻  
上都元將擊降之

甲辰龍鳳十年至正二十四年也春正月我 太祖  
建國號曰吳

乙巳龍鳳十一年至正二十五年也

丙午龍鳳十二年至正二十六年也冬十二月宋主  
昚丁未我 太祖稱吳元年至正之二十七年也

葉子奇記小明王下有劉太保者每陷一城以人  
為糧食人既盡復陷一城其人至不道若此豈知

福通耶當時又有劉六者  
知樞密亦豈嘗為太保耶

天完

天完主諱壽輝姓徐氏一名貞一羅田人也至正十  
一年辛卯冬十月僭稱皇帝國號天完都蘄水改元  
治平元年先是瀏陽人彭和尚名翼號妖彭能為偈  
頌勸人念彌勒佛號遇夜燃火炬名香念偈拜禮愚  
民信之其徒遂眾思欲為亂未有主也會壽輝浴於  
鹽塘水中體有光恠眾皆驚異遂立為帝天下應響  
壽輝本湖南人姿狀龐厚以販布為業往來蘄黃間  
然無他才能姿性寬縱權在群下建空名耳以鄒普



勝為太師兵陷饒州執魏中立陷信州執于大本皆

死之

一云壽輝與麻城人鄒普勝等以妖術陰謀惑眾舉兵為亂亦以紅巾為號泰和志分注辛卯

冬紅巾駐劄九江江西省進兵守禦

壬辰至正十二年 治平二年 春正月陷漢陽諸郡十

四日遣偽將丁普郎徐明遠陷漢陽及興國府鄒

普勝陷武昌曾法興陷安陸沔陽二月十一日陷

江州總管李黼死之黼字子威汝寧人泰定丁卯

進士及第與兄子秉昭俱死三月歐祥陷袁州陶

九陷瑞州許甲攻衡州項普畧陷饒州徽州信州

饒志作彭翼遣項普畧破吉安路 閏月十三日斬黃紅巾自江州

直抵廬陵攻破吉安鄉民羅明遠復之秋七月襲

杭州董搏霄復之遂復徽州九月陷吳興延陵冬

十月陷江陰兵自星嶺關徑抵餘杭縣七月初十

日入杭州城四帥項蔡楊蘇一屯明慶寺一屯北

關門妙行寺稱彌勒佛出世不殺不淫招民投附

者署姓名於簿府庫金帛悉輦以去先是壽輝遣

項普畧引兵掠徽饒猝至杭城中無備叅政樊執

敬禦賊死之時搏霄征安豐攻濠移兵來會七戰

皆捷焚接待寺斬兵多死偽將潘大齋梅元等俱

降進克廣德斬饒進逼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



二里霧者擒斬之首功數萬級徽州遂平十一月  
趙普勝周驢等據池陽太平諸郡號百萬湖廣平  
章政事星吉募兵得三千人進克銅陵復池州又  
復湖口解安慶圍克江州救援不至中流矢卒  
癸巳至正十三年 治平三年 十二月元卜顏帖木兒  
及西寧王牙罕沙等合軍討蘄水獲其官屬四百  
餘人誅之

乙未至正十五年 治平五年 春正月倪文俊復破沔  
陽初威順王令其子報恩奴同元帥阿思監水陸  
並進以討文俊至漢川水淺文俊以火筏攻之報

恩奴敗死三月破襄陽五月文俊復破中興路元  
帥朶兒只班死之六月我 太祖起兵取太平

丙申至正十六年 治平六年 春正月壽輝據漢陽  
丁酉至正十七年 治平七年 九月陳友諒殺倪文俊

初文俊專恣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乘釁襲  
殺之遂併其軍自稱平章十二月明玉珍據成都  
玉珍爲文俊守蜀文俊死玉珍遂自據之蜀中郡  
縣皆附

戊戌至正十八年 治平八年 春正月友諒破安慶左  
丞余闕死之闕字廷心進士及第城破自剄清水



塘死妻妾子女及甥皆死夏四月友諒破龍興

已亥至正十九年

治平九年龍鳳五年

六月友諒遣其黨王奉

國攻信州屢為援兵伯顏不花的斤所敗友諒弟

友德攻城益急奉國穴地梯城陷之的斤戰死的

斤鮮于樞之甥也十二月天完主徙都江州友諒

自稱漢王初壽輝聞友諒得龍興欲徙都之友諒

不從壽輝固引兵發漢陽至江州友諒設伏城西

而迎之壽輝既入伏發盡殺其部屬以江州為都

居之遂自稱漢王立府設官壽輝虛位而已

庚子至正二十年

治平十年龍鳳六年

夏五月友諒弒天完主

於采石先是友諒率舟師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及

太平失利急謀僭竊乃於采石舟中佯使人詣壽

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鐵搥自後擊之碎其首死

云一

壽輝既稱帝湖江浙三省城池多陷沒開蓮臺省

於蘄春然不能制其下陳友諒既殺倪文俊遂率

兵攻金陵謀篡其位乃勒死於采石

是年五月陳友諒既弒壽輝改大義元年則天啓天定豈友諒已不用治平矣

漢

漢主諱友諒姓陳氏沔陽人也稱皇帝於采石國號

漢都江州改元大義元年是歲庚子元至正二十年

天完治平十年

友諒始起為縣貼書兄弟四五人相

宋龍鳳六年



從爲盜而好兵初居倪文俊部下時壽輝雖號爲帝  
權皆在文俊文俊頗驕恣待其下無恩友諒與其黨  
襲殺之其黨復謀殺友諒事泄見殺於是大權悉歸  
於友諒矣僞封漢王欲舉兵收金陵至采石稱帝而  
後下乃以五通廟爲行殿仍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  
先爲丞相群下立江岸幕次行禮值大雨至畧無儀  
節旣而攻金陵大敗而歸營江州爲都

辛丑至正二十一年

宋龍鳳七年  
漢大義二年

秋八月我

太祖

伐漢友諒自龍江敗還張定邊復陷安慶我  
太祖今諸將帥舟師乘風遡流而上遂復安慶長驅

向江州分舟師爲兩翼夾擊大破之友諒挈妻子  
夜奔武昌其相胡廷瑞以龍興來降乃改爲洪都  
府王溥以建昌吳宏以饒州歐普祥以袁州各率  
衆來見陳州陳龍吉安孫本立曾萬中皆來降

壬寅至正二十二年

宋龍鳳八年  
漢大義三年

三月明玉珍破雲

南夏五月據蜀自王初玉珍聞友諒弒逆乃整兵  
守夔關不與相通復立廟以祀壽輝自稱隴蜀王

癸卯至正二十三年

宋龍鳳九年  
漢大義四年  
蜀天統元年

春正月玉

珍稱帝改元天統秋七月漢主友諒圍洪都我

太祖征之友諒敗死子理卽位



甲辰至正二十四年

宋龍鳳十年漢德壽元年蜀天統二年

春正月我

太祖建國號曰吳自將伐漢漢主理降漢亡

嗚呼金元之際尚忍言哉秦諺有之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予未嘗不隕泣於斯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苟無富貴之心而有康濟之勤斯舜禹之事已類不類不問可也故曰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又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金元之際尚忍言哉宋室不競金人乘之以彼悍堅拉此柔脆宜有餘力矣元之感金戰伐彌苦弓馬戈矛之間生民之幸不爲糜爛者幾何哉渡江之師一惟勇力是

恃孰不憐之殆庚申君之覆滅也嶺表首禍猶假大金卒以妖民託宋亡之天命真人神武不殺克成混一之功亦微有資於龍鳳云者是可以觀人心之向往矣語云枯雞穴蚊豈徒以血氣然哉聊因僞僭以錄驅除抑以頌聖人之興非偶然爾

平胡錄

終

儼山外集卷三十二



春雨堂雜抄



儼山外集卷三十三

宋初王贄方奉命均兩浙雜稅錢氏舊法畝稅三斗  
王至悉令畝稅一斗朝廷責其擅減王曰今兩浙  
已爲王民其可復循僞國之法畝稅一斗自贄方  
始今兩浙之稅繁重或云起於賈似道公田或云  
張士誠以租爲稅今遂因之大抵減稅者必當治  
朝加稅者必是亂世

孝廟升遐

武宗以正德改元出於劉少師健所定

蓋犯前文馬端肅公文升在吏部考選以宰相須  
用讀書人命題諷之今 上入繼紀元內閣初擬



明良次嘉靖次紹治 上特用嘉靖云

王荆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於是宗子相率馬首陳狀訴云均是宗室子孫且告相公看祖宗面荆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輩於是皆散去

見陸放翁老學菴筆記

謚莫美於忠獻而文貞次之至宋以避諱始易貞爲正世遂以文正爲儒臣節惠之極實則不然夫貞者正而固也義尤該洽宋宰相韓億謚忠獻當時稱爲長者四子綜絳維縝同奏名禮部忠獻啓上曰臣子叨陛下科第雖非有司觀望然臣旣備位

政府豈當受而有之天下將以謂由臣致此臣雖不足道使聖明之政人或議之非臣所安也臣教子旣已有成又何必昭示四方以爲榮觀哉乞盡免殿試唱第幸甚誠懇再三 仁宗嘉歎而允據此一事雖涉於避嫌之過然持正有體足以磨鈍勵世者多矣忠獻易名夫豈徒然

容齋隨筆謂唐世制舉科目猥多徒異其名耳其實與諸科等也今考之唐朝科名高宗顯慶中有志烈秋霜科乾封中有幽素科上元中有辭殫文律科武后垂拱中有辭標文苑科永昌中有蓄文藻



之思科有抱儒素之業科長壽中有臨難不顧狗  
節寧邦科證聖中有長才廣度沉迹下僚科通天  
中有文藝優長科神功中有絕倫科大足中有拔  
萃科有疾惡科長安中有龔黃科中宗神龍中有  
才膺管樂科有才高位下科有材堪經邦科景龍  
中有抱器懷能科有茂才異等科睿宗景雲中有  
文經邦國科有藻思清萃科有寄以宣風則能興  
化變俗科有道侔伊呂科有手筆俊拔超越輩流  
科玄宗開元中有哲人奇士科有逸淪屠釣科有  
良才異等科有文儒異等科有文史兼優科有博

學通議科有文辭雅麗科有將帥科有武足安邊  
科有高才沉淪草澤科有高才未達沉迹下僚科  
有博學宏詞科有多才科有王霸科有智謀將帥  
科天寶中有文辭秀逸科有風雅古調科有辭藻  
宏麗科代宗大曆中有樂道安貧科有諷諫主文  
科德宗建中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外又  
有文辭清麗科有經學優深科有軍謀越衆科有  
力田聞於鄉閭科正元中有博通墳典達於教化  
科有洞識韜畧堪任將帥科有清廉守節政術可  
稱堪任縣令科有孝弟力田聞於鄉閭科復有博



通墳典通於教化科有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元  
和中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有達於吏理可使  
從政科有軍謀宏達材任將帥科至長慶寶曆泰  
和之間多循舊章並用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與  
詳明政術可以理人軍謀宏達材任將帥博通墳  
典達於教化等科特小異耳別有軍謀宏達材任  
邊將一科似爲專設云大抵名義瑣屑因時就俗  
固不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與秀才茂異之雅重  
也若究本論之則孝弟力田聞於鄉閭一科猶有  
鄉舉里選之遺意施之實用有足徵者按唐室名

臣多起於科目惟張九齡嘗應二科一則才堪經  
邦一則道侔伊呂後來相業誠不負科名矣而裴  
晉公度在裴垕下第四人及第顏魯公真卿之忠  
節乃在於文辭秀逸之科世謂科目不足以得士  
寧可據哉開元天寶之際文章宣朗是時有風雅  
古調科乃薛據及第而李白杜甫不在茲選往往  
皇甫鏘牛僧孺吳通玄之流皆大科高選謂科目  
盡足以得士亦豈容遽信哉又按手筆俊拔超越  
輩流有科頗疑專爲字學而設始知唐人工書亦  
有自來矣



武舉緣起於漢羽林期門唐宋設科取士法制漸密  
蔭襲外誠不可少慶曆間以策爲去畱弓馬爲高  
下固不若 今制以弓馬爲去畱以論策爲高下  
尤密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引汴鄜諸州所舉孝廉賜坐於  
御前上問以皇王政術及 皇太子問以曾參說  
孝經並不能答太宗謂曰昔楚莊王言事群臣莫  
逮退而有憂色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自謀而莫  
已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德群臣莫能逮吾國其  
幾於亡乎朕發詔徵天下俊異纔以淺近問之咸

不能答海內賢哲將無其人耶朕甚憂之按此旨  
裁深厚優容真帝王雅度漢武元光中初策公孫  
弘帝猶怒以爲不能似有總核之意雖然並駕馭  
賢豪之術也質文則有間矣

劉晏與利士大夫所耻言觀其總理之密亦豈易及  
哉只如委士人以出納吏人惟書符牒一事最得  
要領常言士多清修以名重於利吏多貪汙以利  
重於名雖非名理抑可謂察於世變矣

三代而下惟光武具聖人之體只圖識一事甚爲累  
德鄭興賈逵以附同顯融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



此去求仙覆轍何大相遠往事可勝歎耶

唐高宗時文武官一品已下九品已上計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當時傷其多且濫也典選者往往以僻書隱學爲判目峻爲黜落之計遂至弊壅大抵銓衡之法尤貴知數入官之數與入流之數相爲乘除此補偏救弊之道若夫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此唐之所以失也故曰省事不如省官

宋慶曆中黃庶字亞夫常考所屬黃司理者曰治訐獄歲再周矣論其罪棄市者五十四流若徒三百

十有四杖百八十六皆得其情無有寃隱不伸非才也其孰能其考可書中舞陽尉者曰舞陽大約地廣他盜徃徃囊橐於其間居一歲凡竊與強者凡十一前件官捕得之其亡者一而已非才焉固不能可書中法曹劉昭遠者曰法者禮之防也其用之以當人情爲得刻者爲之則拘而少恩前件官以通經舉進士始掾於此若老於爲法者每抱具獄必傳之經義然後處故無一不當其情其考可書中載在容齋隨筆予每見今世考語只用一二語遂定殿最彌文者或用駢儷語至數十言於



事實頗畧私心病之乃知宋時綜核如此儻可據以爲法耶

周禮六官文密意詳固是聖人之制作後世惟漢制最得簡易之道只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誠所謂運天下於掌上也使人主擇相相擇九卿九卿分職各擇其屬雖世守之可也宋承唐弊神宗有爲其意以爲據今日之事實考前世之訛謬刪定重複去其冗長必有此事乃置此官其意可謂善矣

唐開元中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修書以張說爲使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欲奏罷之惜費也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近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宋太宗平列國所得裸將之士頗多無地處之於是設館修三大書命宋白等總之三大書者冊府元龜太平御覽文苑英華也御覽外又別修廣記五百卷亦皆優爲供給蓋將以馳驅一時之人才使之樂而忘老其本意初不爲書籍也明君賢相真自有度

錢唐徐子健以醫術游江湖間故兵部尚書徐賓之



孫也爲予言其祖征交趾時過鴨嘴灘爲飛石所拒有兵器曰李公車孩兒把音霸上設伏機其下只用一人引繩發之石遂亂飛能渡江椎擊其灘闊一二里許中遠如神又聞有水底連天砲先沉銅鐵大砲於水中以蘆葦接長洞中藏藥線於其內水戰時用之亦曰神妙

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爲宰相之職無常員有二人則分日知印以丞郎已上至三師爲之其上相爲昭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其次爲集賢殿大學士或置三相則昭文集賢兩學士并監修國史並除

焉太祖乾德間以趙韓王普爲相爲置參知政事以副之參知政事者與參庶務以毗大政其除授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殿庭別設磚位於宰相及勅尾署銜降一等至道元年詔與宰相體例並同親王樞密使畱守節度使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者則謂之使相不預政事不書勅惟宣勅除授者勅尾存其銜而已神宗新官制於三省置侍中中書尚書二令而不除人而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射爲宰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



中書令之職復別置中書門下侍郎尚書左右丞以代參知政事之職徽宗政和間左右僕射爲太宰少宰仍兼兩省侍郎靖康間復爲左右僕射高宗建炎間改尚書左右僕射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二侍郎並改爲參知政事廢尚書左右丞乾道間又改尚書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云按唐宋置相沿革如此陳平有言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職此確論也元儒馬端臨亦謂相業無所不統不容拘以一職乃有同

中書門下三品同平章事參知機務參預政事之名又謂宰相總百官弼天子旣不當儕之他官而其上不當復有貴官矣唐自開元以來郭元振李光弼相繼以平章事爲節度使謂之使相而宰相之職儕於他官自此始宋自元祐以後文潞公呂申公相繼以平章國家重事序宰相上而宰相之上復有貴官自此始然郭李以勲臣名將爲之宜也自此例一開於是田承嗣李希烈之徒俱以節鎮帶同平章事非一人極而至於王建馬殷錢鏐之輩遙起盜地者皆欲效之蓋鄙他官而不爲而



必欲儕於宰相以自附於郭李則唐中葉以後所謂平章者如此文呂以碩德老臣爲之宜也自此例一開於是蔡京王黼相繼以太師總知三省事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以至於韓侂胄賈似道擅權專政之久者皆欲效之蓋卑宰相而不屑爲而必求加於相以自附於文呂則宋中葉以後所謂平章者如此其感歎於世變者深矣

雲間陸深子淵著

不肯孤 楫泣血校刻

春雨堂雜抄 終

儼山外集卷三十三

### 進同異錄序

臣愚才拙器疎力小圖大故嘗狹陋漢唐之治思欲致身唐虞之朝恭遇

陛下繼統御極天縱性成真堯舜之主也千載一時益思自奮第愧誠意素薄不識獻納之宜言出禍隨動與罪會仰賴

陛下仁聖曲賜保全尚與衣冠之列昨自

講筵出佐延平延平實文獻之邦楊羅李朱四賢之遺風猶在水土相宜職務易稱臣頗得以讀書向學每見先儒議論有切於大典禮大政事



者手自劄錄未及三月又蒙

陛下特超常資付以山西學政俾列憲臣增還舊秩  
非臣捐糜所能報也比至山西巡行之暇偶出  
舊編粗加詮次分爲上下謹用繕寫上塵

乙覽伏惟

聖人之學貴得其要

帝王之務在知所先儻事博覽汎觀殆非神明化育  
所以無聲無臭之妙也頗恨時日有限文籍少  
隨不免挂一而漏萬譬如涓埃何益海嶽然哀  
多益寡之志終存而萬折必東之性難改竊伏

自念臣本農家僻居江海之上兼有藏書可資  
考索衣食所餘足備筆札之費儻蒙乞

賜骸骨少假歲時臣當部分首尾兼總條貫勒成  
一家之言庸爲

萬幾之助罔知可否若蹈淵冰不勝恐悚待罪之  
至臣謹序



同異錄卷上

儼山外集卷三十四

典常上

臣深釋曰典常經久之意上簡帙之首也是編  
皆古人之成說乃今時之急務第厥所由蓋將  
以寓施爲緩急之序而區區一得之愚亦因以  
附見於此云

歐陽修唐紀贊畧

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來始傳  
以世而有賢有不肖故其爲世數亦或短或長  
司馬光應詔論畧



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  
又曰古之帝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舍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肖而天下不肖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

### 富弼邪正辨畧

夫天子無官爵無職事但能辨別君子小人而進退之乃天子之職也自古稱明王明君明后者無他惟能辨別君子小人而用舍之方爲明矣至於煩思慮親細故則非所以用明之要也

### 歐陽修禮樂志畧

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爲居衣裳冕弁以爲服尊爵俎豆以爲噐金石絲竹以爲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



同異錄  
備山文集卷三十四  
歲時聚會以爲朝覲聘問懽欣交接以爲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爲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爲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噐一切用秦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

卽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爲急曰此爲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爲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

劉顏輔弼名對序畧

昔者三王咸設四輔一曰師二曰保三曰疑四曰丞俾居左右前後各主訓護論思又建三公以總百揆書曰夢帝賚予良弼又曰弼予一人是四輔三公九卿通謂之輔弼故西漢汲黯曰天子置公



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則三公九卿通謂之輔弼明矣皆所以勗仁勸道補政益德申朝廷之大義固社稷之長策致君上於無過措國家於不傾出入詢謀言動獻替者也是以持平守正審情切事中於時病合於物心一言之發足以廣其聰明一語之行足以垂其法度此乃輔弼之臣應對之名者也

徐積書鄭蔡傳畧

天下之所恃而爲安危者誰乎曰宰相焉耳故自朝廷百執事至於州縣之吏不幸而一非其人不

過敗其一局之事耳至於宰相者其人一非則天下殆矣雖亡宗赤族何益禍敗蓋天子之於天下也得其術則其道甚易宰相佐天子治天下以一身而當天下之責雖得其術其道甚難

蔡襄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畧

天子之尊下視民人遠絕不比然出政化行德澤使之速致而均被者蓋其所關行有以始而終之者也惡乎始宰相以始之惡乎終縣令以終之輔相天子施政化德澤自朝廷下四方而止於縣者承其上之所施然後周致於其民也近天子莫如



同昇錄上  
備文錄三十四  
相相必得賢故能輔其政化德澤之施也近民莫如令令無良焉雖政教之美德澤之厚而民莫由致之也相近天子而令近於民其勢固殊然其相與貫連以爲本末是必動而相濟者也民知所賴而相休養以業其生惟令而已令之於民察其土風井閭而別其善惡強弱富貧勤惰寃讎疾苦以條辨而均治之使咸得其平焉令之責豈輕也哉  
歐陽修請補館職疏畧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爲功者謂之才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才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才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羣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大畧也  
劉摯分析助役論畧

祖宗累朝之舊臣則鐫刻鄙棄去者殆盡國家百



年之成法則剗除廢棄存者無幾。○豈不怪天下所謂賢士大夫比歲相引而去者凡幾人矣。○亦當察此乎去舊臣則勢位無所軋已而權可保也去異已者則凡要路皆可以用門下之人也去舊法則曰今所以制馭天下者是已之所爲而。○必將久任以聽其伸縮也。

臣深謹按摯此論蓋當王安石變法之日然安

石猶知畏名義創宮觀以處異議而朝廷之體不失卒使宋社丘墟金狄搆禍其源已兆於此摯之論可監已  
臣又按章內空白二字乃前朝

臣子尊稱君上之文義當避闕餘做此

### 劉摯論人才疏畧

臣竊以爲治之道唯知人爲難蓋善惡者君子小人之分其實義利而已然君子爲善非有心於善而惟義所在小人爲惡頗能依真以售其僞而欲與善者淆故善與惡雖爲君子小人之辨而常至於不明世之人徒見其須臾而不能覆其久也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可以得志此不可不察也是故今天下有二人之論有安常習故樂於無事之論有變古更法喜於敢爲之論二論各立一彼



一此時以此爲進退則人以此爲去就臣嘗求二者之意蓋皆有所爲而爲非也樂無事者以爲守祖宗成法獨可以因人所利據舊而補其偏以馴致於治此其所得也至昧者則苟簡怠惰便私膠習而不知變通之權此其所失也喜有爲者以謂法爛道窮不大變化則不足以通物而成務此其所是也至鑿者則作聰明棄理任智輕肆獨用強民以從事此其所非也彼以此爲亂常此以彼爲流俗畏義者以竝進爲可耻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二勢如此士無歸趨臣謂此風不可浸長

### 唐制畧

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封謂封還詔書而不行駁謂駁正詔書之所失

### 孫覺論章疏畧

凡人臣當謹密者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未分言有漏泄或能致禍如其不密則害於其身若遭值明主危言正論無所忌憚亦何謹密之有乎惟有姦邪小人以枉爲直懼爲公論之所不容則唯恐其言之不密若得此輩在位○○何所利乎

臣深謹按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幾事不密則害成此密說之所由始也竊詳密之爲義蓋具數端有緝密有秘密有隱密有深密有慎密有微密有機密有茂密若夫君臣事幾之間大抵緝密之意居多而非必專主於秘密也語云有天德便可行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慎獨云者正密之謂也何者有緝密則秘密該焉有秘密而無緝密此禍亂之所乘以起者也昔趙清獻公畫之所爲夜必焚香以告天不敢告者不敢爲也乃所謂密也究而言之其所謂密者乃不敢爲也非不敢告也

宋祁慶曆兵錄序畧

世之言兵者緣井田作乘車卽鄉爲軍因田爲蒐周法則然外制郡國內彊京師兵非虎符不得發漢法則然開府籍軍混兵於農使士皆土著有格死無叛上唐制則然然晚周力分諸侯其弊弱者常分暴者常并故列國相軋而亡漢哀權假彊臣其弊勢侷則疑力寡則隨故僭邦鼎峙而立唐季亂生置帥其弊樂故羣不逞糜潰而爭宋興刻五代餘亂一天下之權僭藩納地梗帥嬰法經武制衆罔不精明凡軍有四一曰禁兵殿前馬步三司



隸焉卒之銳而慄者克之或挽彊或塌張或戈船  
突騎或投石擊刺故處則衛鎮出則更戍二曰廂  
兵諸州隸焉卒之力而悍者募之天下已定不甚  
持兵唯邊蠻夷者時時與禁兵參屯故專於服勞  
間亦戍更三曰役兵羣有司隸焉人之游而惰者  
入之若牧置若漕輓若管庫若工技業一事專故  
處而無更凡軍有額居有營有常廩有橫賜四曰  
民兵農之健而材者籍之視鄉縣大小而爲之數  
有部曲無營壁闕者輒補歲一閱焉非軍興不得  
擅行

臣深謹按祁論歷代制兵甚有要約又斷之曰  
始未嘗不善而後稍陵遲亦深著鑿戒宋之後  
州郡兵弱竟成金狄之禍又令人慨然於藩鎮  
之設也

### 潘興嗣通論畧

昔者井法大壞而天下之民病矣然而智者一出  
則藏兵於民藏食於兵以全制勝坐而收功則謂  
之屯田者是也漢嘗以數萬之衆臨氐羗氏羗固  
小矣而議者謂費而勝之不若以全制也於是以  
萬人畱田果無一矢一鏃之費而虜平矣曹操出



於擾攘之際憂不先於天下而憂食不出於兵也  
於是大興屯田以示天下之形勢勢莫微於羗事  
莫急於操時顧必先此者蓋不苟一切之便而以  
深久之利爲慮也昔者兵賦之法大壞而天下之  
武備虛矣然而智者一出則兵有府府有帥帥有  
統唐嘗以六十萬之衆田於近輔之郊當四方有  
事時長戈利戟奮然而直往及其無事則偃兵以  
就農故天下之言武備者必先府兵今以數十萬  
之衆宿於燕秦晉魏之地半天下之賦長轂巨軸  
逆險泝波而上不足以給奉養重商賈之利出內

帑之金不足以佐費用無事之時顧且如此一旦  
有事則重以四方之兵倍數而益之豈惟費廣而  
坐餉之驕不足以臨敵也

臣深聞之先師章文懿公懋懋至金陵時猶及  
見

國初人道遇白鬚眉輒下馬問遺事有告之曰

太祖最畱意屯田嘗曰吾京師養兵百萬要令不廢

百姓一粒米每以遠田三畝易城外民田一畝

爲屯田不足則移數衛於江北今江浦六合諸

屯是已其法每一軍撥田三十六畝歲收一十



八石爲子粒除與月糧歲十二石閏加一石餘  
六石上倉其分番宿衛上直并打差應役一應  
軍人於數內支給口糧又餘以克倉厥之費行  
之數年倉厥苦蓋完備而儲侍豐足自後屯田  
悉爲勢豪所侵其法漸廢而江比諸屯荒蕪者  
亦多今

制民出力以養軍軍出力以衛民二分而後兩弊  
沿邊諸鎮則歲運府藏以給之驕兵債帥天下  
之民有不勝其困矣今日之屯田恐不可不講  
也

### 朱仲晦應詔封事畧

今將帥之選率皆膏粱駃子廝役凡流徒以趨走  
應對爲能苞苴結託爲事物望素輕旣不爲軍士  
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費已是不貲以故到  
軍之日惟務裒歛刻剝經營賈販百種搜羅以償  
債負債負旣足則又別生希望愈肆誅求蓋上所  
以奉權貴而求陞擢下所以飾子女而快己私皆  
於此乎取之至於招收簡閱訓習撫摩凡軍中之  
急務徃徃皆不暇及軍士旣已困於刻剝苦於役  
使而其有能者又不見優異無能者或反見親寵



怨怒鬱積無所伸訴平時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  
一旦緩急何由可恃

張齊賢諫北征畧

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  
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  
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  
此術也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且戎  
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爲寇哉

臣深

始至山西巡行忻代之間因得以訪問三  
關事宜若諸邊守此上策也但所謂邊吏擾致

之今則不然今日之弊乃在報功耳當大舉入  
寇之時邊將盡皆束手無策敗衄則

朝廷任其害寇既出境乃要利剗截幸得疲罷之  
餘者數級則以奏捷要賞也

蘇轍上神宗書畧

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  
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  
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  
窮之心則百世之外無非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  
其不可故爲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



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爲凡今宗室宜以親疏貴賤爲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秩祿之數遷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

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爲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爲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諸隘陋戚戚而無以爲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卽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悉降爲公夫自王以爲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



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所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也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切以爲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爲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覬者惟○○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

臣深謹按王安石當熙豐之間亦嘗裁減宗室一時宗學諸生擁馬爲之大閔安石立馬從容諭之曰譬如祖宗親盡而祧何況賢輩宗室並服其言而退斯亦天下之公議也固當不以人廢

### 馬端臨封建叙畧

列侯不世襲始於唐親王不世襲始於宋

又曰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爲己私古之諸侯亦未嘗視封內爲己物上下之際均一至公非如後世分疆畫土爭城爭地必若是其截然也秦滅六



國再傳而滅西漢之初剿滅異代所封而以畀其  
功臣繼而剿滅異姓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繼而  
剿滅疏屬劉氏王而以畀其子孫蓋檢制益密而  
猜防益深矣周雖大封未聞成康而後復畏文武  
之族偪而必欲夷滅之以建置己之子孫也漢魏  
而下每一易主則前帝之子孫殲焉而運祚卒以  
不永

賈讓治河奏畧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  
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

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  
波寬緩而不迫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  
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境趙魏瀕山齊地卑  
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  
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  
所遊盪時至而去今隄防陜者去水數百步遠者  
數里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民當水衝  
者泛濫自定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  
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  
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



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亦救敗術也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皆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一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

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臣深謹按河事要領無過於此奏故采其尤得要領者著于篇但古今所不同者讓論自東北入海故爲順今日則障之南行入海故爲逆以本

朝定鼎蕤都護運道故也臣家江河下流蓋嘗睹其入海之處江流視河尤盛然江害少而河患



多何也大抵水分則力微併則勢悍力微則爲利勢悍則滋害又河流或斷而江流常行斷則易淤而淺行則順利而深其所達滯固然也况江源出峽則洞庭彭蠡爲之瀦科坎旣明流止有制是故江患嘗少河出洛陽行梁宋間土旣疏而無所游泊併夷夏數十百之水而縱其所如安保其不爲害也哉今日治河次第固自有所以讓之論爲不疎矣

馬端臨戶口序畧

古之人方其爲士則道問學及其爲農則力稼穡

及其爲兵則善戰陣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而扞城其民民衆則其國彊民寡則其國弱光岳旣分風氣日漓民生其間才益乏而知益劣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介冑則慙農安於犁鋤而問之刀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釋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繁於是民之多寡不足爲國家之盛衰

高錫勸農論畧

勸農者古典也在於知其病而去之夫農之病者由制度隳也制度隳則下得以僭上是故宮室無



同身錄上  
備身錄三十四  
常規服玩無常色器用無常宜飲食無常味四者  
偕作於是奇伎淫巧出焉浮薄澆詭騁焉業專於  
是貨易於是者利甚厚於農矣凡民之情所急者  
利于今之農其利甚寡農家之利田與桑也田桑  
之所出者穀帛夫以墾之婦以蠶之力竭氣衰方  
見穀帛穀帛之價輕重不常農家出則其價輕入  
則其價重輕重之弊起於時也時底於稔故有輕  
而出時遇於凶故有重而入稔既輕出凶又重入  
敢言利乎且務奇伎淫巧浮薄澆詭皆坐而獲利  
焉誰肯勤於農哉若欲勤農先思舉制制度舉則

下無以僭上上之宮室下不得宅焉上之服色下  
不得衣焉上之品用下不得舉焉上之飲食下不  
得薦焉則奇伎淫巧浮薄澆詭者盡息矣農不勸  
而自勸也

臣深謹按錫所論著頗盡傷農害農之故然於  
國家勸農之法制疎矣采其要者如此

蘇軾徐州上書畧

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彭城所寄也昔  
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  
雄畧舍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



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櫺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

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衆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下豈非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

臣深謹按宋都汴故彭城爲左臂子瞻徐州形勢爲宋論也亦甚明切我

朝都燕則徐州形勢所繫尤大蓋以百物所輸多從南上今日之喉襟也惜乎子瞻自守之策居多猶未盡彭城之利害也



同異錄上

儼山外集卷三十四

同異錄卷下

儼山外集卷三十五

論述下

臣深釋曰道無精粗法有倫要故析爲下篇並皆奇文奧義可以考見古今之物情習俗蓋有神明之道焉各仍舊篇故曰論述

楊時求仁齋記畧

吾邑距中州數千里之遠舟車不通縉紳先生與一時懷德秉義之士足以表世範俗者皆無自而至士之欲爲君子者何所取資耶故後生晚學無所窺觀游談戲謔不聞箴規切磨之益同則嬉狎



異則相訾至悖義踰禮而不悔雖英材異稟間時  
有之亦不過誦六藝之文百家之編爲章句之儒  
鈞聲利而已一日銜鬻而不售則反視平昔所有  
皆陳腐剝削無所用之徃徃轉而易業者十嘗六  
七此與屨夫販父積百貨坐市區逐什一之利流  
徙無常者何異耶予嘗悼之又竊自悲其力之不  
足欲逃此而未能思得吾黨之士柔不溺于隨剛  
不憤于愆者相進於道庶幾少激頽俗今吾子乃  
能經營於此以教學爲事是真有志者哉

臣深謹按楊時字中立宋徽宗時人世稱龜山

先生今之延平府將樂縣人也程門高第弟子  
贈將樂伯宋史有傳我

朝從祀夫子廟庭臣至延平訪其遺文讀之首錄  
此文以寓世道之感

### 朱熹余龍山文集序畧

熹少時猶頗及見前輩而聞其餘論覩其立心處  
已則以剛介質直爲賢當官立事則以彊毅果斷  
爲得至其爲文則又務爲明白磊落指切事情而  
無含糊鬻卷睚眦側媚之態使讀之者不過一再  
卽曉然知其爲論某事出某策而彼此無疑也近



年以來風俗一變上自朝廷縉紳下及閭巷韋布相與傳習一種議論制行立言專以醞藉蘊藏圓熟軟美爲尚使與之居者窮年而莫測其中之懷聽其言終日而莫知其意之所鄉回視四五十年之前風聲氣俗蓋不啻寒暑朝夜之相反是孰使之然哉觀於龍山余公之文者亦可以慨然而有感矣

臣深聞之唐臣劉禹錫曰文章與時高下豈不信哉今世論文章之弊者必曰晚宋晚宋云蓋言文旣弊而宋亦晚矣嗚呼可不懼哉可不懼

哉觀於文公所稱四五十年前正當龜山之時又觀龜山前所云者習俗已自變矣宋之盛時可想見也臣於時事頗有所感故知文體所繫大矣

### 唐庚辯同論畧

道至於聖人極矣豈容復有異乎然禹之措置如此湯之措置如此文武周公之措置則又如此使數聖人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吾意必有同異者矣寧能盡合乎是猶有辭焉曰時不同也若諸子之論性豈復繫於時哉而孟子之



說如此荀子楊子之說則又如此使數人者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吾意其必有同異者矣寧能盡合乎是亦有解焉曰師友有不同也若子夏子游曾子子張之徒則又將安所諉哉皆出於周末不可謂之異時皆受道於洙泗之間不得謂之異師講業請益周旋出處奔走憂患蓋無適而不同者比數十年不得謂之異友而論交論學如黑白之相反方圓大小之不相及也此復何哉說者以爲孔子歿學者無所統一使夫子在學者宜不至此然吾聞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始之所謂是卒而非之曰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此一人耳而有所謂昔日之言有所謂今日之言者而况於衆口乎是以先王知群言之不可一也因使人人得極其說而不以同異爲誅賞公卿大夫之出於斯時者亦人人各薦其所聞而不以同異爲喜愠何者閨門之內父子兄弟相與言而有可有不可筮人布著卜人引龜而叅之一從一不從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寧可罪哉今爲申商之學則不然以謂同心同德者周人所以興離心離德者商人所以亡刑賞生殺足以整齊



天下而不塞異議之口則非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噫古之所謂同心同德者果謂此耶吾不忍聞是說矣周公之時朝廷之士不爲少矣而東征之議書稱十夫子翼則同者寡而有不同者衆矣豈皆小人耶豈皆誅之耶夫以周公之權而十人者助之其勢足以誅鋤群臣之異已者爲有餘矣鼻息所向天下其孰敢違然近於人情通於物理忠於王室而推至公於天下者終不肯爲此何則駕馭群臣正恐其雷同耳奴婢同則家道危臣下同則人主孤人主孤而天下之覆可勝諱哉古人所

以貴和而賤同者慮此

臣深謹按唐庚字子西盛宋時人而文亦雄健條暢臣每愛之殆不下蘇氏兄弟也

劉更生災異封事畧

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文武周公崇推讓之風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自此之後天下大亂春秋之世災異並起禍亂輒應弒君亡國不可勝數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



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開三代之業  
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淆  
白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讒並進轉相是非毀譽混  
亂所以熒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  
往往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  
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  
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  
弟叢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於前毀譽將必  
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  
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原其

所以然者由上多疑心旣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  
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  
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  
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否者閉而  
亂也泰者通而治也詩云雨雪麇麇見睨曰消與  
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  
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  
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  
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孟季偕仕於魯李  
斯與叔孫俱宦於秦魯君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



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汗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  
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  
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  
號令如汗汗出而不返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  
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  
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  
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  
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昔孔子與  
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  
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

在上位則引其類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  
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  
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  
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  
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  
欲以傾移主上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  
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  
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  
行今以○○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  
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



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撥當世之變放遠邪佞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

臣深始至延平偶得漢書舊本一冊讀之因節此文并正家疏畧之自此已後則隨所得入錄矣

### 匡衡論治性正家疏畧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不揚先帝之盛功爭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詳覽統業之事



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忝爾  
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  
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  
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  
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  
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太  
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  
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  
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  
望進唯○○戒所以崇聖德

韓愈柳宗元墓誌銘畧

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  
遊戲相徵逐詡詡彊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  
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  
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  
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  
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  
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富弼辭樞密副使奏畧

臣執性至愚惟道爲務不是飾讓亦非好名美祿



高官人之所欲但看事理有可受與不可受爾苟無後悔受之無疑禍若相隨以死不受今北虜雖暫通和向去事未可知臣若受賞恐他日復有變動朝廷責使人冒賞之罪臣斷不敢避斧鉞之誅設或朝廷謂使人只是幹一時之事後來不可加責且怨重誅其如天下公論亦不肯放臣矣畏懼公論甚於斧鉞臣所以累次不敢受賞功之命者實欲逃他日斧鉞之責公論之逼也

蘇軾上神宗書畧

臣之所欲言者三願○○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

而已人主之所恃者人心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

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疆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彊且富不救於短



而亡人君知此則知所輕重矣夫國之短長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故臣願○○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顧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效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大抵名器爵祿人所

奔趨積勞而後遷則人各安分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

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蓋臺諫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



之萌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典禮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人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

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當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

陳瓘論蔡京疏畧

自古爲人臣者官無高下干犯人主未必得禍一



觸權臣則破碎必矣或以爲離間君臣或以爲賣  
直歸怨或託以他事陰中傷之或於已黜之後責  
其怨望此古之人所不免也

蘇轍快哉亭記畧

士生於世使其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  
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

劉摯分析助役論畧

近歲臺諫官疊以言事罷免豈其言皆無補於事  
與豈皆願爲訐激險直之語以自爲名而絜去與  
嘗以謂欲言政府之事者其譬如治湍暴之水可

以循理而漸道之不可以隄防激鬪而發其怒不  
惟難攻亦爲患滋大故臣自就職以來切慕君子  
之中道欲其言直而不違於理辭順而不屈其志  
庶幾愚忠少悟天聽而亦不敢悻然如淺丈夫以  
一言一事輕決去就致聖朝數數逐去言事者而  
無所裨補思以上全國體而下亦庶幾能久其職  
業而成功名兩月之間纔十餘疏其言及助役法  
者止三疏耳當天天下多事之時而臣言簡緩又不  
足以感悟則其負○○已多矣不意大臣之怒臣  
至如此



張舜民史說畧

韓退之潮陽之行齒髮衰矣不若少時之志壯也故以封禪之說迎憲宗又曰自今請改事○○觀此言傷哉丈夫之操始非不堅誓於金石凌於雪霜既而怵於死生顧於妻孥罕不回心低首求免一時之難者退之是也退之非求富貴者也畏死爾故善爲國者如農圃然初則養育其材勿使之夭折終則將就其美勿使之摧折君臣相成同底于道顧必使之至於盡歡竭忠之地亦何有哉唯樂天則不然知其不可爲而一切舍之危行而放

其言懷卷而同其塵可謂晦而明柔而立者也故終其身而不辱

崔鷗楊嗣復論畧

氣類所合物莫能間君臣相與必有所謂合者君子不之察欲彊以口舌折姦人之鋒勢必不振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一也人情逆之則怒順之則喜毀之則怒譽之則喜小人性便諛佞志在詭隨而君子任道直前有犯無隱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二也君子正直是與不妄說人而小人竊爵祿以植朋黨竭智力以市



內援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三也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易進而難退易進則常在上以制人難進則常在下而爲人所制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四也君子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虐幼賤不畏高明而小人之於人失勢則鼠伏以事之得勢則虎步以陵之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五也君子窮則以命自安而不尤人達則以恕存心而不害物小人在下則不安而懷毒以伺上居上則快意而肆虐以害人此小人所以常勝而君子所以常不勝六也君子一

有不安於其心則畏君畏親畏天畏人而小人欲濟其姦則欺君欺親欺天欺人無不可者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七也君子勵廉節崇名譽小人苟獲其欲則天下賤之而不羞萬世非之而不辱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八也君子所言欲訥於行欲敏有過則改見義則服而小人矜利口以服人喜姦言而文過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九也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故君子爲國求人難於選拔而凶邪一嘯則千百爲群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



也君子不念舊惡以德報怨而小人忘恩背義至以怨報德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一也君子有若無實若虛有功不矜有善不伐而小人無而爲有虛而爲盈露巧而揚能矜功而賣善以惑時君以冀徼倖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二也君子小人之不敵亦明矣

唐庚察言論畧

古之人臣抵掌緩頰說人主以用兵者其言未嘗不引義慷慨豪健俊偉使聽者踴躍激發奮然而從之至考論其心則有爲國計者有爲身謀者是

不可以不察也今夫戰則除害於時不戰則遺患於後此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道思慮深熟利害之形了然於胸中知其決不誤國而後爲之若此者爲國計非身謀也張華裴度是已天下旣平謀臣宿將以侯就第杜門却掃無所用其奇則瞋目扼腕爭爲用兵之說庶幾有以騁其智勇而舒其意氣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臧宮馬武是已國家無事貪財嗜利之臣無所僥倖則必鼓倡兵端以求其所欲兵革一動則金錢貨幣玉帛子女何求而不得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陳湯甘延



壽是已官崇祿厚無所羨慕惴惴然唯恐一日失勢而不得保其所有則必建開邊之議以中人主之欲以久其權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楊國忠是已前侯故將失職之臣負罪憂畏思有以撼動其君則爭議邊功以希復進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竇憲是已古之人臣逆節已萌而功效未著人心未服則未嘗不因戰伐之功以收天下之望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桓溫劉裕是已

同異錄卷下

終

儼山外集卷三十五

蜀都雜抄

儼山外集卷三十六

蜀人多奇姓今百家姓以爲出於宋朝故首以趙錢孫李尊國姓也我朝千家姓亦以朱奉天運起文然未見有天姓者而蜀姓或有出於二家外自魏晉以來取才於門閥故姓氏尤重唐重八姓論相於此至不許與他姓爲婚媾自八姓而下凡有三百五十姓宋嘉祐中亦有千姓編鴈門邵思撰姓解則分爲一百七十門至有二千五百六十八氏漢潁川太守聊氏復有萬姓譜古姓之存於今者鮮矣按左氏因生賜姓胙土命氏以字以諡以



官以邑才五者而已

峨眉山本以兩山相對如蛾眉故名字當从虫不當  
从山

月竹嘉定州之產每月生筍

吾郡松江本緣淞江得名其地下每有水災乃去水  
而作郡吳淞江今吳江寶帶橋一路是已亦名松  
陵眉州有江亦名松江卽蜀江分派過州城與醴  
泉江合

嘉靖十五年丙申二月二十八日癸丑四更點將盡  
地震者三初震房屋有聲雞犬皆鳴隨以天鼓自

西北而南後數日得報惟建昌尤甚城郭廨宇皆  
傾死者數千人都司李某亦與焉

蜀都大抵雨多風少故竹樹皆修聳少陵古栢二千  
尺人譏其瘦長詩固有放言要之蜀產與他迥異  
若謂栢之森森者惟蜀爲然所謂喬木如山者亦  
惟蜀爲然

楊柳多寄生狀類冬青亦似紫藤經冬不凋春夏之  
交作紫花散落滿地省衙前有數株冬月望之榮  
枯各異

峨眉山周迴千里高八十里中有光恠每天晴雲湧



浩若銀濤其光五采如輪俗云佛見是已夜半有光熠熠來自天際者又謂之聖燈光相寺在大峨絕頂登其處遙望西天見雪山一云有小鳥如鷓鷯鳴類人言一云自白水躡其巔六十里

峨眉古今之勝境也山中光恠若虹蜺然每見於雲日映射之際俗所謂佛光者是已予自陝入川巡撫陝西黃都憲臣伯鄰爲予言曩爲川轄時親登其上觀佛光光未發時有鳥先飛過若言施主發心菩薩來到光旣散復來作聲施主布施菩薩去了又拾藏山中白石大小皆六陵照耀有光采疑

光恠卽此石所爲也理當或然但鳥聲何爲者耶近余編修承勛懋昭爲余言嘗從楊修撰慎用修兩宿其上登絕頂亦見光具五色俯視在雲壑中其言白石與黃都憲同惟云鳥聲只三字若言佛現了其鳥類雀而稍大只有三枚別無種類三鳥飛入佛殿中嘗就僧食但不見有長育耳佛殿自西望見三峯插天皆積雪如銀每日下峯頭則殿中燃燈云此西域崑崙山豈所謂日月相掩映爲晝夜者耶夏日從北峯西下冬日從南峯惟春秋之間從中峯下不爽云西域去此尚遠恐目力難



及今省城西望亦有雪山聳出晴霽時可見疊茂  
才三百里爾宋田錫賦詩云高高百里作一盤八  
十四盤青雲端豈以至高求至高耶東坡亦云峨  
眉山西雪千里今峨眉當省城南東三百餘里而  
城樓登望不及要之言八十里六十里者近是  
同年安給事磐字公石作州志亦云有白石如泰山  
之狼牙上饒之水晶之類置之日隙則有五色光  
日中則無僧曰佛現者此也予近覓視之大類水  
晶

嘉定高任說禽言亦云施主佛現施主請回

夾江縣之伏龜山有仙掌洞今稱紫府洞是已其山  
雲常五色黃色居其中亦佛光之類耶

蜀中山水稱嘉定自古名人寓居其間漢則楊子雲  
晉則郭景純唐則李太白宋則蘇東坡黃山谷晁  
公武

咸淳間文尚忠字敦詩隱居夾江愛邑西江山之勝  
並大觀堂築二亭前臨翠嶺下瞰大江暇則擊鮮  
治具招避地名勝相與登臨觴咏爲樂

五塊石在今萬里橋之西其一入地上疊四石俱方  
或云其下有一井相傳以爲海眼其南卽漢昭烈



陵予疑是當時作陵時所餘嘉定州之金銀岡亦有所謂五塊石

黎州安撫司內小廳東有梨樹一株高九丈圍九尺州人取其枝以接果豈黎以梨名耶州人呼爲三藏梨相傳爲唐僧西遊植黎杖於此曰化日州治在此恐非實事古稱黎杖黎卽首蓿養之歷霜雪經一二歲其本修直生鬼面可杖取其輕而堅非梨木也

嘉定州有鳥一名山和尚一名雨道士堪作對偶

大藏西域記云阿耨達池在香山之南大雪山北周八百里東南流入海者曰兢伽河西南流入海者曰縛芻河西北流入海者曰徙多河又潛流地下出積石山東北流入海者爲中國之河源阿耨達華言無煩惱似指所謂星宿海者兢伽華言天堂縛芻華言青徙多華言冷

梵文甚細如敘果有五棗杏等謂之核果梨柰等謂之膚果椰子胡桃等謂之殼果松子栢仁等謂之檜果大小豆等謂之角果核殼易解膚皮膚可啖也角華言亦稱豆角惟檜頗奧按字書空外反麤糠皮謂之檜豈取義華梵不能無相通云



金王子可南雲咏西瓜云一片冷裁潭底月六灣斜  
捲隴頭雲又在元世祖前矣

深淘灘淺作堰六言石刻在灌縣相傳以爲秦李冰  
鑿離堆以利蜀時所爲此恐後人所爲非古詞也  
至於節宣水利無過此言

蜀城謂之芙蓉城傳自孟氏今城上間栽有數株兩  
歲著花予適閱視見之皆淺紅一色花亦凋瘵殊  
不若吳中之爛然數色也

支機石在蜀城西南隅石牛寺之側出土而立高可  
五尺餘石色微紫近土有一窩傍刻支機石三篆

文似是唐人書跡想曾橫置故刻字如之事本荒  
唐此石蓋出傳會然亦舊物也

天涯石在城東門內寶光寺東之側有亭覆之舊志  
以爲在寧川衛李小旗家問之蜀人莫詳所始意  
亦萬里橋之類行旅之人志遠也石首銳而微頑  
爾

自複姓之外有三字姓如侯莫陳費也頭吐谷渾之  
類四字姓則有自死獨膊井疆六斤皆夷狄之姓  
夫中國無衍語一言見一義夷狄多侈辭數言見  
一義或曰中國用文字有定形夷狄用聲音有長



短

日行黃道月行月道月道交絡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朔凡月之行歷二十九日五十三分而與日相會謂之合朔

正字以一止爲文前代多諱之如齊文宣之子殷字正道歎曰吾兒其替乎後果不終梁武陵王改元曰天正識者以爲一年而敗此亂亡之事或出偶然考之帝王建元自漢武始兩漢之世無有以正紀年者至魏齊王芳改元曰正始高貴鄉公曰正元竟俱不祥金煬王有正元正隆之號金哀宗亡

國之年亦曰正大元順帝終於至正豈盡偶然耶後世臨文亦宜稍避所謂宰相須用讀書人也

李侍御鳳翔號五石其居近五塊石故云予問成都石筍遺跡五石指五塊石是也與少陵所賦石筍行不肖又云五塊爲南筍天涯石爲北筍云

永嘉林石介夫婆挈泉石間作萱堂以養母客至竹床瓦豆具酒藪延之佳山水無不到獨不到郡縣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與元軍士張福與其黨莫簡作亂以紅巾爲號

予嘗欲取今之州縣推而上之以會于禹貢之命名



因以著古今離合遷改之實爲一書宋浦江倪朴  
文卿嘗作輿地會元志四十卷惜當時以布衣著  
書力不能傳其自敘有曰今學者大抵急於利祿  
而專務於時文故不識者不肯目而識者未暇觀  
也其言亦可悲矣

撫州出兩大儒前有王荆文公安石後有吳文正公  
澄向使荆公無熙豐之事文正高不仕之節皆程  
朱等輩人也荆公值宋祚將衰故釀禍多文正當  
元運方隆故享福盛此士難以成敗論也

范文穆公成大當宋孝宗時起祠知處州陞對論力  
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國力曰天力今盡以虛文  
耗之不知一時所指者何事後世讀之令人有流  
涕者

進宋史表或云歐陽玄所爲最警策者是聲容盛而  
武備衰論建多而成効少不若議論多而成功少  
差爲渾成至齊亡而訪王蠋乃存秉節之臣楚滅  
而諭魯公堪矜守禮之國溫厚典雅之旨尤爲藹  
然一時史官若張翥吳當號稱博洽而危素亦與  
焉

姚牧菴燧送暢純序稱先師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



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待其人文章固發聞  
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  
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  
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其論極爲痛切牧菴嘗受  
業劉靜修先師必靜修今文集中無此議論

岷嶓潛沱之義難解今蜀山連綿延亘凡居左者皆  
曰岷右者皆曰嶓凡水出於岷者皆曰江出於嶓  
者皆曰漢江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  
合者皆曰潛恐屬方言爾故岷謂之汶今汶川是  
也漢謂之漾或謂之沔或謂之羌今沿漢水而東

有寧羌州有沔縣又東有洋縣卽古洋州也洋漾  
聲相近豈皆得名於漢水云

按華陽國志云漢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漾山因  
名漾禹貢流漾爲漢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  
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漢沔

楠木材巨而良其枝葉亦森秀可翫成都人家庭院  
多植之有成行列者其枝葉若相迴避然謂之讓  
木文潞公詩所謂移植虞芮間者以此

成都學宮前綽楔題曰神禹鄉邦予始至視學見而  
疑之昔堯舜禹嗣興冀爲中州兩河之間聲教暨



焉而輿地尚未拓也後千餘年而周始有江漢之  
化至秦盛強蜀始通焉彼所謂蠶叢魚鳧鼈靈望  
帝者文物未備且在衰周之世蜀之先可知也禹  
都在今之安邑鯀實四嶽封爲崇伯崇今之鄆縣  
其地遼絕何得禹生於此乎新志亦以此爲疑問  
之人士皆曰禹生於汶川之石紐村禹穴在焉檢  
舊志稱唐元和志廣柔縣有石紐村禹所生也以  
六月六日爲降誕云是蓋幾於巫覡之談至宋計  
有功作禹廟碑始大書曰崇伯得有莘氏女治水  
行天下而禹生於此其言頗爲無據有莘氏於鯀

亦不經見按莘今之陳畱與崇近鯀娶當或有之  
鯀爲諸侯厥有封守九載弗績多在河北今諸處  
之鯀城是已安得治水行天下乎又安得以室家  
自隨荒裔之地如石紐者乎予益疑之雖有功亦  
曰稽諸人事理或宜然蓋疑詞也此必承元和志  
之誤而後說益紛紛矣此雖於事無所損益而蜀  
故不可以不辨按楊雄蜀都賦止云禹治其江左  
思三都所賦人物奇若相如君平文若王褒楊雄  
恠若萇弘杜宇僭若公孫劉璋皆列獨不及禹生  
耶至宋王騰不平左詞作賦致辨頗極辭鋒亦云



岷山導江歷經營於禹蹟其後云鯀爲父而禹子  
此槩人倫之辨爾亦不言禹所生也又按華陽國  
志載禹治水命巴蜀以屬梁州禹娶於塗山辛壬  
癸甲而去生子啓呱呱啼不及視三過其門而不  
入室務在救時今江州之塗山是也帝禹之廟銘  
存焉志作於晉常璩可謂博雅矣况留意蜀之材  
賢然亦不云禹所生也今徒以石紐有禹穴二字  
證之又安知非後人所爲耶禹穴實在今會稽窆  
石在焉古稱穴居衆詞也禹平水土時已爲司空  
恐不穴居今言穴蓋葬處非生處也古今集記則

云岷山水源分二派正南入溢村至石紐過汶川  
則禹之所導江也由是言之石紐蓋禹蹟之始而  
非謂禹所生也又按塗山亦有數說江州今重慶  
之巴縣有山曰塗鳳陽之懷遠古鍾離也自有塗  
山啓母石在焉江州治水所經鍾離帝都爲近未  
知孰是蘇鶚又云塗山有四皆禹跡也併指會稽  
與當塗云宋景濂遊山記甚詳然亦不能決孔安  
國曰塗山國名非山也史記所載啓禹之子其母  
塗山氏之女又似姓氏猶今司馬氏歐陽氏之謂  
恐亦非國名也聊附所疑於此



嘗聞前輩云本朝國體與前代不同者三事其一指北虜以爲不可一日忘備漢唐故事但驅出境外而已近得戶部移文開稱宣府歲用銀九十二萬五千九百餘兩大同歲用銀九十九萬二千四百六十餘兩遼東歲用銀三十九萬四千八百七十餘兩延綏歲用糧料五十二萬一千三十六石零寧夏歲用糧料五十三萬四千二百五石草三百九十三萬九千六百餘束甘肅歲用糧料六十九萬七千六百零草五百二十萬三千八百五十四束大約歲費四百餘萬而隨時用兵不與焉

今上大工之費近得工部總計九百餘萬只大木一項四川已用九十萬尚須九十萬可足川之民力可念也

貴州金竺長官司有僧寺曰羅永菴有一僧題二詩於壁間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山漏無聲水自沈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團標南來瘴嶺千層迴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群鳥早



晚朝人知爲建文君僧遂避去其詩至今畱菴中  
衛方伯正夫傳其事漫記之以備一說

蜀都雜抄終

儼山外集卷三十六

古奇器錄

附江東藏書  
目錄小序

儼山外集卷三十七

開元中張說爲宰相有人惠說一珠紺色有光名曰  
記事珠或有闕忘之事則以手持弄此珠便覺心  
神開悟事無巨細渙然明曉一無所忘說秘而寶  
之

龜茲國進奉一枕其色如瑪瑙温温如玉其製作甚  
樸素若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所  
見玄宗帝因名爲遊仙枕後賜與楊國忠

內庫有一酒盃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葉於盃  
足上有縷金字曰自煖盃上令取酒注之温温然



有氣相吹如沸湯遂取於內藏

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黃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於殿中溫溫然有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對曰此辟寒犀也頃自隋文帝時本國會進一株直至今日上甚悅厚賜之

太白山有隱士郭休字退夫有運氣絕粒之術於山中建茅屋百餘間有白雲亭煉丹洞注易亭修真亭朝玄壇集神閣每於白雲亭與賓客看山禽野獸卽以槌擊一鐵片子其聲清響山中鳥獸聞之集於亭下呼爲喚鐵

內庫中有七寶硯鑪一所曲盡其巧每至冬寒硯凍置於鑪上硯冰自消不勞置火冬月玄宗常用之葉法善有一鐵鏡鑒物如水每有疾病以鏡照之盡見腑臟中所滯之物後以藥療之竟至痊瘥

王元寶家有一皮扇子製作甚質每暑月燕客卽以此扇置於坐前使新水灑之則颯然風生巡酒之間客有寒色遂命撤去明皇曾命中使取視愛而不受曰此龍皮扇子也

隱士郭休有一拄杖色如朱漆叩之則有聲每出入遇夜則此杖有光可照十步之內登危涉險未嘗



失足杖之力也

學士蘇頲有一錦文花石鏤爲筆架嘗置於硯席間  
每天欲雨此石架卽津出如汗逡巡而雨頲常以  
此爲雨候無差

虢國夫人有夜明枕設於堂中光照一室不假燈燭  
岐王有玉鞍一面每至冬月則用之雖天氣嚴寒而  
此鞍在坐如溫火之氣已上開元天寶遺事

東方朔得西域國玉枝以進武帝帝賜近臣年高者  
云病則枝汗死則枝折老聃得之七百年不汗倭  
佺得之三千年不折洞真記

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勝言其  
尤驚異者有青玉九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盤龍  
以口銜燈燃則鱗甲皆動爛炳若列星盈室復鑄  
銅人十二枚座皆高二尺列於筵上琴筑笙竽各  
有所執皆點綴華采儼若生人筵下有二銅管上  
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管空一管內有繩大如指  
一人吹出一人納繩則琴筑笙竽等皆作與真樂  
不殊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用七寶飾  
之銘曰渥璵之樂有玉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吹之  
則見車馬山林隱隱相次吹息則不復見銘曰昭



華之管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通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腸胃五臟歷然無礙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

烽火樹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爲烽火樹至夜光景常然

余尚書靖慶曆中知桂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每至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于林中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終不詳其何恠也公遣人

尋之見其聲自一大栢木中出乃伐取以爲枕笛聲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恠命工解視之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 附江東藏書目錄小序

余家學時喜收書然覩覩屑屑不能舉群有也壯遊兩都多見載籍然限於力不能舉群聚也間有殘本不售者往往廉取之故余之書多斷闕少者或手自補綴多者幸他日之偶完而未可知也正德戊辰



夏六月寓安福里宿痾新起命僮出曝既乃次第于  
寓樓數年之積與一時長老朋舊所遺歷歷在目顧  
而樂焉余四方人也又慮放失是故錄而存之各繫  
所得儻后益焉將以類續入是月六日史官江東陸  
深識

夫書莫尚於經經聖人之書也後有作焉凡切於經  
咸得附矣故錄經第一

理性之書倡於宋而盛之然經之流亞也故錄理性

第二

語曰經載道史載事故錄史第三

書作于經史間而非經史可附者槩曰古書故錄古

書第四

聖轍旣逝諸子競馳故錄諸子第五

質漸趨華而文集興焉故錄文集第六

四詩旣刪體裁益衍按厥世代考高下焉故錄詩集

第七

山包海匯各適厥用然妍媸錯焉類書之謂也故錄

類書第八

紀見聞次時事而掌不在官通謂之史可也故錄雜

史第九



山經地志具險易敘貢賦寓王政矣故錄諸志第十  
聲音之道與天地通而禮樂所由出也故錄韻書第

十一

不幼教者不懋成不早醫者不速起其道一也故錄  
小學醫藥第十二

方藝伎術故有成書者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  
焉故錄雜流第十三

聖作物覩一代彰矣宣聖從周遵一統故也特爲一  
錄以次宸章令甲示不敢瀆云目曰制書

古奇器錄

附江東藏書  
目錄小序終

儼山外集卷三十七



382227

陸文裕公外集

書輯

八



書輯上



儼山外集卷三十八

前代書家之論著洋洋乎何其備也大抵文過其質  
寡要約焉予之輯此也掣百氏之菁華示一藝之途  
轍庶使後來求方圓於規矩將由下學而上達也顧  
微辭奧義獵取牽聯既已成篇似爲已出不幾於掠  
乎若夫一章之中畢還衆善則今古迭形難以倫序  
尤乖彙括之體今故會萃諸家首條品目庶幾博洽  
之士知所由來云爾雲間陸深子淵題

周禮



史記



西漢書

東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南史

北史

隋書

唐書

五代史

宋史

遼史

金史

元史

南唐書

**秦** 李斯筆法

**漢** 蕭何書執

揚雄法言

訓纂篇

許慎說文

班固滂喜

蔡邕筆論

**魏** 鍾繇筆說

**晉** 魏夫人筆陣圖

王羲之筆執傳

書說

論書

衛恒四體書傳

書執



能書錄

**宋**王愔古今文字志目

羊欣古來能書人名

**齊**王僧虔書賦

論書

筆意贊

**梁**武帝評書

答陶隱居論書

虞龢論書表

法書目錄

庾元威論書

陶弘景論書啓

袁昂古今書評

庾肩吾書品論

傅昭書法目錄

蕭綸書評

**後魏**江式論書表

古今文字

**隋**王最能書錄

善書人名狀



唐太宗評書

論筆法

虞世南筆論

歐陽詢八訣

傳善奴訣

褚遂良論書

何延之蘭亭記

武平一法書記

徐浩古迹記

論書

顏真卿述張長史筆法

賈耽說文字源序

顏元孫千祿字書序

竇泉述書賦

張懷瓘六體書論

書估

十體書斷

論書

評書藥石論

古賢能書論



朱禹善書人品錄

李陽冰論古篆

韋續墨藪

韓方明授筆說

李華論書

盧雋臨池訣

林韞撥鐙序

張彥遠法書要錄

李嗣真書後品

蔡希綜法書論

呂總續書評

孫過庭書譜

釋知果心成頌

釋亞棲論書

韋榮宗論書

**南唐** 李後主書述

**後蜀** 林罕字源偏旁小說

**宋** 太宗評書

歐陽修集古錄

評書





書軒上  
六備外集卷六  
五  
六  
蔡襄評書

蘇軾評書

米芾書史

黃庭堅評書

歐陽棐集古目錄

呂大臨考古圖

洪适隸釋

續隸釋

趙誠明金石錄

姜夔續書譜

徐鍇通釋

張有復古編

薛尚功鐘鼎韻

欵識法帖

夏竦古文四聲韻

王子韶字解

桑世昌蘭亭考

俞松續蘭亭考

鄭僑書衡

徽宗評書



宣和書譜

黃伯思東觀餘論

王球嘯堂集古錄

王珣篆書正字要畧

釋適之金壺記

陳思書苑菁華

高宗翰墨志

紹興祕閣書畫目

董史宋書錄

董道廣川書跋

鄭昂書史

趙希鵠洞天清錄集

張邦基墨莊漫錄

戴侗六書故

鄭寅包蒙

鄭樵六書畧

**金** 劉祁歸潛記

張天錫草書韻會

**元** 吾衍學古編

陳繹曾翰林要訣



杜本書原

字原

周伯琦六書正譌說文字原

陳旅題署書記

袁哀書學纂要

鄭杓衍極

吳文貴書譜

盛熙明法書考

**皇朝**洪武正韻

陶宗儀書史會要

輟耕錄

應在指南歌

述通

夫存教化傳禮樂所以行遠及微功與造化侔者文字是也

依類象形之謂文形聲相益之謂字著於竹帛之謂書書心畫也心畫形君子小人見矣

伏羲命朱襄氏造六書周禮保氏以六書教國子一

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

六曰假借

應錦





夫自蒼頡以降書凡五變曰古文曰籀曰篆曰隸曰草秦滅古文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初以六體書試吏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隸書五曰繆篆六曰蟲書王莽使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爲六書大抵襲漢故惟以孔壁藏書爲古文以隸書爲佐書以蟲書爲鳥書唐六典校書郎刊正文字其體有五一曰古文廢而不用二曰大篆三曰小篆四曰蟲書五曰隸書張懷瓘以十體斷書一曰古文二曰大篆三曰

籀文四曰小篆五曰八分六曰隸書七曰章草八曰行書九曰飛白十曰草書唐元度之十體則曰古文曰大篆曰小篆曰八分曰飛白曰薤葉曰垂針曰垂露曰鳥書曰連珠宋鄭昂論文字之大變有八一曰古文二曰大篆三曰小篆四曰隸書五曰八分六曰行書七曰飛白八曰草書復有十三體之書曰殳書曰傳信鳥書曰刻符書曰蕭籀曰署書曰鶴頭書曰偃波書曰轉宿書曰蠶書曰芝英書曰氣候直時書小篆之體亦復有八曰鼎小篆曰薤葉曰垂露曰懸針曰纓珞曰柳葉曰剪刀



書經上  
曰外國胡書

伏羲畫八卦而文字昉矣時有龍瑞作龍書神農感  
嘉禾之瑞作穗書黃帝作雲書蒼頡作古文書而  
文字盛矣高陽有科斗之書高辛作仙人書或曰  
堯作龜書禹作鐘鼎書務光者作倒薤之書周文  
王之史佚感騶虞而作虎書感鸞鷲赤雀火鳥而  
作鳥書感白魚而作魚書史籀爲大篆之祖周媒  
氏作填書以書男女納采之文保氏以六書教而  
文字備矣孔子之弟子感麟作麒麟書秋胡之妻  
作蠶書唐終作蛇書宋景時有轉宿之書戰國僭

僞而異體文字興矣有芝英書有鳥跡書欵識書  
秦興同天下之書而李斯遂爲世宗時則趙高胡毋  
敬改省籀篆同謂之小篆程邈所上務趨便捷謂  
之隸書王次仲分取篆隸之間謂之八分自邈以  
降謂之秦隸賈魴三倉蔡邕石經諸作謂之漢隸  
鍾王變體謂之今隸合秦漢謂之古隸庾元威造  
爲散隸羲獻復變新奇別以今隸謂之楷法黃庭  
樂毅謂之小楷史游解散隸體謂之章草張伯英  
之法謂之草書衛瓘復采芝法兼平行書謂之藁  
草羲獻之書謂之今草構結微眇者謂之小草復



有所謂遊絲之草宋蔡襄爲飛草謂之散草劉伯昇小變楷法謂之行書兼真謂之真行帶草謂之草行蔡邕所作輕微大字謂之飛白自餘諸體以類生矣

晉元帝爲鳳尾諾之書王羲之爲龍爪之書齊武帝爲花草之書河東山胤爲雲霞之書梁孔敬通爲反左之書唐韋陟爲五雲之書呂向爲連絲之書李後主爲撮襟之書金錯刀之書宋徽宗瘦金之書陳堯佐堆墨之書

自有書契以來帝王御世忠質文之遞遷其猶諸書乎八卦尚忠也古文尚質也籀尚文也篆則王降而霸矣隸其秦之法令書乎古隸隸之古文也八分隸之籀也楷法隸之篆也飛白八分之流也行楷之行也草楷之走也隸以規爲方草則圓其規而六書之道散矣

典通

書者散也散懷抱任情性然後書之若迫於事雖中山兔毫不能佳也

凡書先默坐靜思隨意所適言不出口氣不盈息沈密神采如對至尊蔑不善矣



凡書神彩爲上形質次之兼之者豈易多得必也心  
忘於筆手忘於書是謂求之不得考之卽彰雖然  
當復由積習耳

凡書在心正在氣和夫心不正筆則欹斜氣不和書  
必顛仆故曰陽氣明則華壁立陰氣大則風神生  
通乎道也

凡書有五合神怡務閒一合也感物徇知二合也時  
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  
也反是則乖矣故曰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  
志又曰心不厭精手不忘熟

凡書通卽變晉唐名書各變其體以傳世若徒執法  
終非自立之體也必也旁通點畫之情博究始終  
之理

夫書執法猶若登陣變通並在腕前文武遺於筆下  
出沒須有倚伏開闔藉於陰陽每欲書字豫如下  
營穩審思之方可落筆且筆者心也墨者手也言  
者意也故王右軍曰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  
鏖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副也結構者謀  
畧也颺筆之次吉凶之兆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  
者殺戮也



凡書必資神遇不可以力求也必資心悟不可以目取也

釋通

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曲日月之類是也

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之類是也

諧聲者以形事意取聲相成江河之類是也更定

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攝武信之類是也

轉注者轉其音以注爲別字令長之類是也更定

假借者不轉音而借爲別用能勿之類是也更定

右六書有子母相生之義有文字相間之辨象形

指事文也會意諧聲字也轉注假借文字俱也象

形指事一也象形別出爲指事諧聲轉注一也諧

聲別出爲轉注二母爲會意一子一母爲諧聲

夫六書者以象形爲本形不可象則屬諸事事不

可指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屬諸聲聲則無不諧

矣五不足而後假借生焉

古文者蒼頡觀三才之文博采衆美合而成字卽今

說文偏旁是也凡五百四十字許慎分居每部之

首亦曰科斗書畫文象之科斗今之蝦蟆子是也

上古未有筆墨以竹挺點漆書竹簡上竹硬漆膩



畫不能行故首麤尾細自然成象後人巧擬形狀失本意矣魯恭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尚書等皆科斗文字滕公石槨之銘叔孫通讀之曰此古文科斗書也亦曰奇字

大篆者史籀取蒼頡形意損益古文或同或異轉相配合加之鈎利鉤殺爲大篆十五篇以其名顯故謂之籀書以其官名故謂之史書以別小篆故謂之大篆今之石鼓文是也因而重複之則謂之複篆複篆者漢武帝以題建章闕云

小篆者李斯省篆籀之文著蒼頡篇九章本曰秦篆世謂之玉筋篆又謂之八分小篆蓋比籀文十存其八云

刻符者其形鳥首雲脚用題印璽

蟲書者爲蟲鳥之形施於幡信又曰蟲書亦曰傳信鳥跡書

摹印者屈曲其體施於印章亦曰繆篆

署書者宮殿題署是也蕭何作未央殿成用秃筆題

額時謂之蕭籀又題蒼龍白虎二觀此署書之始

也按題署之法至唐而人多忌諱矣其點畫分毫末來去各立名字應之以陰陽象之以五行法之



以六神屋之大小字之尺寸各有程限察人平生禍福占其喜怒休咎之祥年月遠近之應可考而知古未必然也

爰書者書於爰也爰體八觚隨其執而書之又曰文記笏武記爰因而製之銘

隸書者程邈以文牘繁多難於用篆因減小篆取便於隸佐故謂之隸書亦曰佐書秦之權量所刻是也故不爲體勢與漢欵識篆文相類非有挑法之隸也

八分者王次仲增廣隸書爲之蓋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簡易故無點畫俯仰之勢按蔡琰言臣父八分書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去李小篆二分又曰皆似八字執有偃波大抵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則類篆以篆筆作漢隸卽得之雖然必有辨焉分之不可爲隸猶楷之不可爲分也

章草者史游爲急就章一篇解散隸體簡畧書之大抵損隸之規矩存字之梗槩漢俗所尚遂以流傳本草創之義謂之行草取篇名以別今草謂之章草世以爲章帝書者誤矣章草之法必分波磔縱任奔逸字字區別非此特謂之草耳亦猶古隸之



生今正書也

行書者正書之小變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  
鍾繇謂之行狎初穎川劉德昇因隸法掃地而真  
幾於拘草幾於放介於兩間者不真不草行書是  
也

草書者張芝變章草爲之字之體執一筆而成偶有  
不連而血脉不斷及其連者則氣候映帶通其隔  
行使動無窮極其姿態所謂約文該思應旨宣言  
者也

飛白者蔡邕見役人以墜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爲  
飛白之書蓋創法於八分窮微於小篆者也按王  
隱王惜曰飛白變楷製也王僧虔曰飛白八分之  
輕者本是宮殿題署執旣尋文字宜輕微不滿故  
曰飛白梁武帝復有白而不飛飛而不白之論又  
按宋仁宗至和中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  
進自謂窮盡物象仁宗特爲清淨二字以賜六點  
奇妙又出三百點之外

鶴頭書彷彿鶴頭漢初詔版所用謂之尺一簡

偃波書狀若連波卽詔版下鶴頭纖亂者

蚊脚書字體纖垂有似蚊脚尚書詔版用之



蠶書象蠶

轉宿書象蓮花未開司馬子韋感熒惑退舍而作  
芝英書漢武帝時產芝於宣房因以紀瑞

氣候直時書司馬相如采日辰之蟲屈伸其體升降  
其執以象四時之氣云又後漢東陽公徐安子搜  
諸史籀得十二時書蓋象神形云

剪刀篆韋誕作象形

薤葉篆曹喜本務光之法垂枝濃直以小篆書之  
垂露篆點綴輕盈象露之垂喜以書章表  
縣針篆字之垂脚勢若針鋒

柳葉篆始於衛瓘

瓔珞篆始於劉德昇觀星象爲之

鳳尾諾始於元帝用之批答本於章草字之有尾者  
龍爪書羲之遊天台還會稽上洞庭題柱爲一飛字  
有龍爪之形

花草書始於齊武帝觀落英茂木爲之

虎爪書王僧虔以擬龍爪加之縈婉兼以稜角有虎  
爪之勢

反左書庾亮呼爲衆中清閒法

連絲書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



撮襟書不用筆卷帛書之

金錯刀筆勢顛掣

瘦金書筆勢勁逸類薛稷

堆墨書方丈大字

筆論

筆者意也書者胥也力者通也塞者決也

凡書之道要在執筆用筆之法妙在掌指虛之謂掌

實之謂指

凡筆運之欲其活也執之欲其緊也執之在手手不

知運運之在腕腕不知執當以心主難以力求

凡用筆之法拓大指撮中指斂食指拒名指之於實

也置筆於指節之外居動靜之際而操之名指拒

中小指拒名習於虛也鉤以食指拒以中指謂之

單苞名指拒中小指拒名謂之雙苞

凡用筆之方不在於力用於力則死矣指不入掌何

所閱焉

凡筆長不過六寸捉管不過三寸真一行二草三懸

管聚鋒柔毫外拓左為外右為內

凡用墨濡毫不過三分淺則竭深則敗竭者燥也敗

者弱也



凡筆毫欲其長也長之欲其勁也勁之欲其圓也長而不勁不如勿長勁而不圓不如勿勁長之於運也勁之於健也圓之於妍也

凡用筆當如印印泥如錐畫沙如屋漏痕使其藏鋒書乃沈著當其用鋒常欲透紙

夫執筆之法貴淺而病深何也蓋筆在指端則掌虛運動適意騰躍頓挫生意在焉筆居指半則掌實如樞不轉制豈自由運動迴旋乃成稜角矣寧望生動哉

凡執筆要在圓暢勿使拘攣其次識法其次布置不慢不越務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變通適懷縱舍掣奪咸有規矩五者既備可與論古人矣

### 指之法十

撮大指下節下端用力欲直如提千鈞

捺食指着中指旁

此上二指主力

鉤中指着指尖鉤筆下

揭名指着指外爪肉際揭筆上

抵名指揭筆中指抵住

拒中指鉤筆名指拒定

此上二指主轉運

導小指引名指過右



送小指送名指過左

此上二指  
主往來

衄名指上貫下右貫左筆中衄

柔中指下貫上左貫右筆中柔

腕之法三

枕腕以左手枕右手腕

提腕肘着案而虛提手腕

懸腕懸着空中最有力

手之法六

指欲實

掌欲虛

管欲直

心欲懸

執欲淺

筆欲牢

血之法七

字生於墨墨生於水水者字之血也筆尖受水

一點已枯矣水墨皆藏於副毫之內蹲之則水

下駐之則水聚提之則水皆入紙矣捺以勻之

搶以殺之過以補之衄以圓之過貴乎疾若飛

鳥若驚蛇力到自然毋凝滯毋複改

蹲七分三折管直心圓

駐七分臥倒水聚

提三分大指下節骨竦水下

捺九分臥滿



過十分疾過

搶各有分數圓蹲直搶偏蹲側搶出鋒空搶

衄三分三搖筆殺力

骨之法二

字之骨大指下節骨是也提之則字中骨健矣

縱之則字中骨有轉軸而活絡矣

提大指下節骨下端提尾駐飛小疎動也

縱和大指下節骨下曰蹲首駐捺衄過稍和緩也

筋之法二

字之筋筆鋒是也斷處藏之連處度之

藏首尾蹲搶

度空中打執飛度筆意

肉之法二

字之肉筆毫是也疎處捺滿密處提飛平處捺

滿險處提飛捺滿則肥提飛則瘦

肥毫端分數足

瘦毫端分數省

管之法五

執管以雙指苞管亦當五指共執

撮管五指共撮管頭

大字草書用之書壁尤便



書輯上  
撥管以大指小指倒垂執管撥三指攢之就地書  
大幅屏

幃用之

捻管大指與中三指捻管頭書之側立案左書  
長幅用之

握管四指中節握管沈著有力書詰勅勝  
疏用之

林韞撥鐙之法四

推 拖 撚 拽

李後主之法七

擗 壓 鉤 揭 抵 導 送

李華之法二

截 拽

按撥者筆管著中指名指尖圓活易轉動也

鐙者馬鐙也筆管直則虎口間如馬鐙也足踏馬鐙淺則易出入手執筆管淺則易撥動

書輯上終

儼山外集卷三十八



書輯中

體位篇

永字八法

儼山外集卷三十九

側 勒 策 掠 永 啄 磔 趯

禁經云八法起於隸字之始自崔張鍾王傳授所用該於萬字墨道之最不可

不明也

側不愧臥

愧疑作貴

勒常患平

努過直而力敗

趯宜存而執生

策仰收而暗揭

掠左出而鋒輕

啄倉皇而疾掩

磔趯趯以開撐



又

側蹲鴟而墜石

勒緩縱以藏機

努彎環而執曲

趨峻快以如錐

錐一作飛

策依稀而似勒

掠彷彿以宜肥

啄騰凌而速進

磔抑昔以遲移

側不得平其筆當側筆就右為之

訣云先右揭其腕次輕蹲其鋒取執緊則乘機

頓挫借執出之疾則失中過又成俗又云側者

側下其筆使墨精暗墜徐乃反揭則稜利矣

問曰側不言點而言側何也

論曰謂筆鋒顧右審其執險而側之故名側也

止言點則不明顧右無存鋒向背墜墨之執若

左顧右側則橫敵無力故側不險則失於鈍鈍

則芒角隱而書之神格喪矣

勒不得臥其筆須筆鋒先行中高兩頭下以筆心

壓之

訣云頭旁鋒仰策次迅收若一出揭筆不趨而

暗收則薄圓而疏筆無力矣夫勒筆鋒似及於

紙須微進仰策峻趨

又云策筆須勒仰筆覆收准此則形執自章矣



問曰勒不言畫而言勒何也

論曰勒者趯筆而行承其虛畫取其勁澁則功成矣今止言畫者慮在不趯一出便畫則鋒拳而怯薄也夫勒者藉於豎趯趯則筆勁澁亡其流滑微可稱工矣

一努不宜直其筆筆直則無力立筆左偃而下最須有力

訣云凡旁卷微曲感筆累走而進之直則衆執失力滯則神氣怯散

又云須發執而卷筆若折骨而爭力

又云努須側鋒顧右潛趯輕挫其揭

問曰畫者中心豎畫也今謂之努何也

論曰努者執微努曰努在乎趯筆下行若直置其畫則形圓執質書之病也筆訣云努筆之法豎筆徐行近左引執執不欲直直無力矣

一趯須蹲鋒得執而出出則暗收又云前畫卷則別斂心而出之

訣云旁鋒輕揭借執執不勁筆不倒則意不深

趯與挑一也直曰趯橫曰挑鋒貴於澁出適出期於倒

收所謂欲挑還置也夫趯自努出潛鋒輕挫借



執而趯之

問曰凡字之出鋒謂之挑今謂之趯何也

論曰挑者語之小異而其體一也夫趯者筆鋒去而言之趯自努畫收鋒豎筆潛勁借執而趯之筆訣云卽是努筆下殺筆趯起是也法須挫衄轉筆出鋒佇思消息則神蹤不墜矣

策須斫筆背發而仰收則背斫仰策也兩頭高中以筆心舉之

訣云仰筆潛鋒以鱗勒之法揭腕趯執於右潛鋒之要在畫執暗捷歸于右也夫策筆仰鋒豎

趯微勁借執峻顧於掠也

問曰策名折與畫今謂之策何也論曰策之與畫理亦故殊仰鋒趯鋒輕擡而進故曰策也若及紙便畫不務遲澁向背偃仰者此備畫究成耳

筆訣云始策筆而仰策徐轉筆而成形是也

掠者拂掠須迅其鋒左出而欲利又云微曲而下筆心至卷處

訣云撇過謂之掠借於策執以輕注鋒右揭其腕加以迅出執旋於左法在澁而勁意欲暢而



婉遲留則傷於緩滯夫側鋒左出謂之掠

問曰掠本分發今稱爲掠何也

論曰掠乃疾徐有準手隨筆遣鋒自左出取勁  
險盡而爲節發則一出運用無的故掠之精旨  
可守矣

又云遣不常速從來筆下左出而鋒利不墜則  
佳矣

ㄟ啄者如禽之啄物也立筆下罨以疾爲勝又云形  
似鳥獸臥斫斜發亦云臥筆疾罨右出

訣云右向左之執爲卷啄按筆蹲鋒潛感於右

借執收鋒迅擲旋右須精險衄去之不可緩滯  
又云筆鋒及紙爲啄在潛勒而啄之

問曰撇之謂啄何也論曰夫撇者蒙俗之言啄  
者因執而立啄用輕勁爲勝去浮怯重體爲工  
又云啄筆速進勁若鐵石則執成也

ㄟ磔者不徐不疾戰行欲卷復駐而去之又云趨筆  
戰行翻筆轉下而出筆磔之

訣云右送之波皆名磔右揭其腕逐執緊趨旁  
筆迅磔盡執輕揭而潛收在勁迅得之夫磔法  
筆鋒須趨執欲險而澁得執而輕揭暗收存執



候其執盡而磔之又云磔須外發得意徐乃出之

問曰發波之筆今謂之磔何也論曰發波之筆循古無蹤原其用筆磔法爲徑磔豪聳過法存乎神凡磔若左顧右則執鈍矣趨重鋒緩則執肥矣須適勁而遲澁之又謂之波法微直曰磔橫過曰波作一波當三過折筆筆訣云始入筆緊築而微仰便下徐行執足而後磔之

### 運使之法

謂之點法云作點向左以中指斜頓向右以大拇指齊頓作報答便以中指挫鋒須收鋒在內按筆收之又衄側下其筆含濡其鋒摩輪簇心然後收筆慎在圓平禁經云點如利鑕鏤金是也又半蟻法宜字上用之爲避其旁

右軍云作點皆須磊磊如大石之當衢又點不變爲布棋貴通變也更有打單以紙送筆似打物之執甚難用也

唐太宗云爲點必收貴緊而重

衛夫人云若高峯墜石

一謂之畫法云作橫畫皆用大指遣之若作策法卽



指擡筆上若作勒法卽用中指鉤筆澁進覆畫以中指頓筆然後以大指遣至盡處此三執相近而用法異也鱗勒法須仰收禁經云畫如長錐界石是也又緊走仰收似長舟之截小渚兩頭執起使芒角不失適潤借執不策不鱗勒稍徐收之取古勁枯澁無求活利凡在字上宜用之

擡筆法初緊策中擡鋒輕勁微勒向右按衄古今法云鍾書宣示字長畫用之又畫不變爲布算行草法云執須險策露鋒飛動爲勝

唐太宗云爲畫必勒貴澁而遲

衛夫人云如千里陣雲

三謂之三畫法云上潛鋒平勒中背鋒仰策下緊趯覆收名遞相解摘古經云黃庭經三關字用草法上衄側中策下奮筆橫飛遞相聳峙以險利爲勝凡橫畫多者用此法

一謂之懸針法云正鋒直下末處如針頭之懸鋒須先發管逐執行趯筆緊馭澁進如錐畫石禁經云懸針如長錐綴地是也又契字下雙筆須一努一垂變換用之三執不同或垂或趯或外掠



而中努右軍云懸針垂露難爲體制衛夫人云如萬歲枯藤

臨池訣云懸針法蘭亭年字盡其執也張敬玄云申字中畫宜卓筆直審疾抽事字中畫宜直下筆便挑不宜停筆

一謂之垂露法云鋒管齊下執盡殺筆縮鋒又始築筆而極力終注鋒而作執又無垂不縮此言頓筆以摧挫爲功右軍云豎如春筍之抽寒谷是也

臨池訣云垂露本篆脚名玉筋如古釵倚物也

乙謂之背拋又謂之踹脚法云蹲鋒緊掠徐擲之速則失執遲則緩怯臨池訣云此鍾法稍涉八分尾法引過其曲轉蹲其鋒又徐收而蹲趯之不欲出須闔收使其如負芒刺則善右軍云援毫蹲節輕重有准庾肩吾云欲拋還置駐鋒而後趯之也

一謂之抽筆法云左罨掠須峻利右潛趯而戰行待執卷而機駐揭摘出而暗收若便拋必流滑凡淺又側起平發緊殺按波爲抽筆從腹內起庾肩吾云將放更畱又人字第二筆云攙引抑拽



是也夫木等字亦同用

王濛論章草作人字法謂趯之欲利按之欲輕  
謂之背趯法云悉以中指遣至盡處以名指拒而  
趯之又云潛鋒闇勒執盡然後趯之右軍背趯  
戈法上則俯而過下則曲而就蓋所以失之於  
前正之於後也古經云鍾書哉字用又永禪師  
澁出戈法下以名指築上借執以中指遣之按  
筆至下以名指衄鋒潛趯此名禿出法  
張旭折芒法潛鋒緊走意盡乃收而趯之鍾書  
常用也

右軍云落筆峩峩如長松之倚谿谷

唐太宗云爲戈必潤貴遲疑而右顧

章草法潛按微進輕揭闇趯揭欲利按欲輕輕  
則骨勁神清肥乃質滯鈍俗張敬玄云戈脚宜  
斜筆直抽直者緣上實下自成也

謂之散水法云上衄側中偃下潛挫趯鋒古經云  
黃庭樂毅同用臨池訣云或藏或露狀類不同  
要遞相顯異若頻有則兩點相近而下點當高  
此名潛相矚視外雖解摘內相附屬爲上中潛  
鋒暗衄下峻趯潛遣蓋鍾法也行書執微按而



鈎揭以輕利爲美

ㄣ謂之冰法云上側覆殺下築而趯之須相承揖若並連衄則輕揭則率字左右用之草法須借執疾遣若緩滯則爲病也

ㄣ謂之烈火法云衄鋒暗按臨池訣云須各立執抵背潛衄所謂視之不見考之彌彰古經云鍾書然字用之

ㄣ謂之聯飛法云暗衄微注輕揭潛趯筆鋒連綿相顧不絕禁經云聯飛如鴈陣當秋樂毅論燕然字用之虞永興兼字用其半執蓋中斷也

ㄣ謂之顯異法云上點駐鋒左右挫鋒橫書按筆執

須相順又上點側橫畫勒左僂筆擺鋒

僂筆豎策謂之

僂右峻啄輕揭出法以圓峻飛動爲度章草法

擬於圓峻飛動其餘險側務在露鋒鈎裹忌緩滯也

ㄣ謂之平磔法云不遲不疾戰筆側去執卷不可便出須駐鋒而後放禁經云如生蛇度水鍾元常每作磔筆須三過折筆故唐太宗云爲波必磔貴三折而遣毫

ㄣ謂之勾裹法云圓角趯鋒作努法執未盡而趯之



顏魯公云用筆如紙下行書執論云急牽急引如雲中之掣電日月目因等是也

翰林隱術云勾裏勢須圓角蹲鋒用中指勾成之

張敬玄云固字轉角之執初不宜稜角努張卽字體俗也非特固字但有轉筆一切貴其圓潤也右軍云作右邊折角疾牽下微開左畔斡轉令取登對勿使腰下傷慢視筆取執直截而下

瘞鶴銘蘭亭序固字雖不同亦絕妙

勺謂之勾努法云圓角激鋒待筋骨而成要如武人

屈臂右軍云迴角不用峻及有稜骨也

衛夫人云如勁努筋節

小謂之奮筆法云左側而獨立中衄揭而右鉤古經云鍾書宣示字用若中豎則左右暗衄而潛趨又簇鋒捷進爲系字下三點也

多謂之杉法云上平點中啄下衄側唐太宗云形影字右邊不可一向爲之須背下擊之

乙謂之外擘法云左峻掠中潛鋒衄挫右蹲鋒外擲右軍云跪脚剡斡上捺下撚終始折轉

謂之豎僮法云擡筆豎策挫鋒上下緊直嘗尚等



字中豎畫用之又云僮筆執須擡筆豎策之

三謂之暗築法云馭鋒直衝有點連物則名暗築月其字內兩點是也

六謂之曾頭其脚法云左潛揭而右啄曾頭用左啄右側其脚智果云長舒左足

之謂之袞筆法云須按鋒上下感衄之令今等字是也謂下點

戈謂之縮出又爲重複法云上磔衄鋒下磔出之如呂昌爻棗之類是也

唐太宗云戈字上縮鋒作努下出鋒作趯

一謂之挑心法云如長空之初月

二謂之收脚法云爲馬烏焉之字脚宜緊收打寺之字亦然

四謂之緩急法云字有緩急如烏字下手一點須急橫直須遲烏之脚急亦象形也

轉筆宜左右廻顧無使節目孤露

藏鋒點畫出入之跡欲左先右至回左亦然

藏頭圓筆屬紙令筆心常在點畫中行

護尾畫點執盡力收之

疾執出於啄磔之中又在豎筆緊趯之內



掠筆在於趯鋒峻趯用之

澀執在於緊駛戰行之

垂縮直下一筆宜復上至中間則垂頭圓所謂無垂不縮

往來波跋處既往當復收回所謂無往不來

夫所謂折釵股者曲折圓而有力也如屋漏痕橫直勻而藏鋒也如錐畫沙無起止之跡也如壁折無布置之巧也大抵筆正則鋒藏而數美具矣

結構之法

凡字之體率皆有法各具義理非苟然者昔顏魯公

得法於張長史長史問曰

平謂橫子知之乎真卿曰長史每令爲一畫皆縱

橫有象其此之謂乎長史曰然

直謂縱子知之乎曰豈非直者必縱之而毋邪曲乎曰然

均謂間子知之乎曰嘗示以間不容光其此之謂乎曰然

密謂際子知之乎曰豈非築鋒下筆皆令宛成不使其疏乎曰然

鋒謂末子知之乎曰豈非末以成畫使鋒健乎曰



然

力謂骨體子知之乎曰豈非趯筆則點畫皆有筋  
骨字體雄媚乎曰然

輕謂曲折子知之乎曰豈非鉤筆轉角折鋒輕過  
亦謂轉角爲暗過之謂乎曰然

決謂牽掣子知之乎曰豈非牽掣爲擊決意擇鋒  
不怯滯令險峻而成乎曰然

補謂不足子知之乎曰豈非結構點畫有失趣者  
則以別點畫旁救之乎曰然

補謂不足子知之乎曰豈非趣長筆短形雖不足

而意常有餘乎曰然

巧謂布置子知之乎曰豈非預想字形布置平穩  
或意外字體令有異執乎曰然

稱謂大小子知之乎曰豈非大字促之令小小字  
展之令大茂密以爲稱乎曰然

排疊謂疎密停均如壽藁畫寶筆麗羸麤之字絲  
旁言旁之類八訣所謂分間布白調勻點畫是  
也高宗書法謂之堆垛

避就謂避密就疎避險就易避遠就近欲其彼此  
映帶得宜如廬字上一擊旣尖下一擊不當相



書輯中  
同府字一筆向下一筆向左逢字下是拔出則  
上必作點亦避重疊而就簡徑也

頂戴謂字之承上者多惟上重下輕者欲其得執  
如疊壘藥鸞驚鷺鬢醫之類八訣所謂正如人  
上稱下戴不可頭輕尾重是也

穿插謂字畫交錯者欲其疎密長短大小勻停如  
中弗井曲册兼禹禹爽爾襄甬婁垂車無之類  
八訣所謂四面停勻八邊具備是也

向背謂字之向背各有體執相向如非卯知和之  
類是也相背如北兆肥根之類是也

偏側謂字之偏側欹斜須當隨執結體偏向右者  
如心戈衣幾之類向左者如夕夂乃勿少木之  
類正而偏者如亥女丈乂互不之類字法所謂  
偏者正之正者偏之八訣謂勿令偏側是也

挑挽謂字之形執有須挑挽者如戈弋武丸氣之  
類又如獻勵散斷之字左邊既多須得右邊攏  
之如省彡字上偏者須從下挽之相稱乃善

相讓謂字之左右或多或少須彼此相讓爲善如  
馬旁鳥旁諸字須左邊平直然後右便作字如  
繼字以中央言字上畫短讓兩系出如辦字其



書中  
中近下讓兩辛出如鷗鷗馳字兩旁俱上狹下  
闊各當少讓如嗚呼字口在左者宜近上和扣  
字口在右者宜近下使不妨礙然後爲佳此類  
是也

補空謂如我哉之字作點須對左邊實處不可與  
成戟戈諸字同如襲辟餐贛之類欲其四滿方  
正也醴泉銘建字是也

覆蓋謂如寶容之類點須正畫須圓明不宜相着  
上長下短

貼零謂如令今冬寒之類是也

粘合謂字之本相離開者卽欲粘合使相着顧揖  
乃佳如諸偏旁字臥鑿非門之類是也

捷速謂如風鳳之類兩邊迷宜圓緊用筆時左邊  
勢宜疾背筆時意中如電是也

滿虛謂如園圃圖國回包南目之類是也

意連謂字有形斷而意連者如之以必小川州水  
求之類是也

覆冒謂字之上大者必覆冒其下如雲頭宀  
頭奢金食夆巷泰之類是也

垂曳謂垂如都鄉卿卯之類曳如水支欠皮更走



民也之類是也

借換謂如醴泉銘秘字就示字右點作必字左點此借換也黃庭經庭字勗字亦借換也又如靈字法帖中或作罍或作小亦借換也又如蘇之爲蘓秋之爲𦉳鵝之爲鶩之類蓋字難結體故須互換所謂東映西帶是也

增減謂字有難結體者或因筆畫少而增添如新之爲新建之爲建是也或因筆畫多而減省如曹之爲曹美之爲美但欲體執茂美不論古字當如何書也

應副謂字之點畫疎者彼此映帶故必得應副相稱而後可如龍詩讎轉之類必一畫對一畫相應亦相副也

撐拄謂字之獨立者必得撐拄然後勁健可觀如可下永亨亭寧丁手司卉草矛巾千予子弓之類是也

朝揖謂字之有偏傍者凡欲相顧兩文成字若鄒謝之類三文成字若讎斑之類尤欲意度承順八訣所謂迎相顧揖是也

救應謂凡作字一筆纔落便當思第二三筆如何



書翰中  
八儼列集三十九  
救應方可結裹書法所謂意在筆先文向思後是也

附麗謂字之形體有宜相附近者不可相離如形影飛赴起枝飲勉之類凡有文欠之旁者以小附大以少附多是也

回抱謂如向左者曷丐易羽之類向右者艮鬼包旭之類是也

包裹謂如園囿之類四圍包裹尚向之類上包下也幽凶之類下包上也匡匱之類左包右包之類右包是也

相成謂以大成小如門之類後大者是也以小成大者若孤之一入寧之一卜欠之一拔戈之一點後小者是也

形執謂字之小大也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各攻其難善矣

變互謂如日字之小難與國字同大如一二之疎難與密畫相間當思所以位置之故曰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互其執也一說上小下大上大下小取其稱也若夫左小而右大左高而右低則爲病矣



分合謂以重文成體者合而爲一亦好分而異體亦好

管領謂上之覆下下之承上左右之顧盼不失位置

應接謂點畫互相應接也兩點者如小八卜之類自爲應接三點者如系之類則左朝右中朝上右朝左四點者如然無之類則兩旁相應中間相接又作ハ亦然至於ノ入水木州無之類皆須以意消詳也

展右謂頭項長者向右展寧宣臺尚之類是也

舒左謂有脚者向左舒寶其之類是也

拔角謂字方者擡右角國用周之類是也

虛腹謂用見岡月等字放令右虛

開合謂如無字四點四畫爲綜上心開則下合也仰覆謂如並字隔二亘字隔三皆斟酌二三字仰覆用之士字則當上仰下覆

解磔謂三畫之法上平中仰下覆如春主之類是也

互放謂字有磔掠重者若爻字上住下放茶字上放下住若多字一住二少住三亦住四放凡忌



書輯中  
八備外集三九  
九  
并放

變換謂兩豎一垂一縮如并字右縮左垂斤字右垂左縮上下亦然

肩吻謂左邊起筆不使有嘴右邊轉角不要露肩除續謂繁則減疎則補也若王書懸字虞書兔字皆去下一點張書盛字改血從皿是之謂除王書神處字皆加一點却字从卩是之謂續

分合謂分如卅卅之類皆須自立其抵背合如八州之類皆須潛相矚視

重促謂昌呂爻棗之類上小林棘絲羽之類左促是也

映附謂側映斜交欠以入之類是也斜附曲女安必互之類是也

側立謂立人之傍如鳥之在柱是也

偏傍謂偏傍在左者宜狹長則右有餘地矣在右者亦然

按點者字之眉目全在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字異形畫者字之骨體欲其堅正勻淨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堅實人入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鳥翼魚鬣有



翩翩自得之態。剔者字之步履欲其沈實。晉人挑剔或帶斜拂或橫引向外至顏柳始正鋒爲之轉折者方圓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不欲滯滯則不適然真以轉而後通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也。

書輯中

儼山外集卷三十九

書輯下

儼山外集卷四十

古今訓

凡書之道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三須紙筆佳四須險勁五須高明六須潤澤七須向背八須時出新意又有九生之法一生筆二生紙三生硯四生水五生墨六生手七生神八生日九生景

夫字形在紙筆法在手筆意在心小心布置大膽落筆

夫初學之際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依故曰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



夫用筆之法腕豎則鋒正而勢全指實則筋力均平  
掌虛則運用便易

稜骨者書之弊薄也脂肉者書之滓穢也字有態度  
心之暢也

夫欲書先乾研墨凝神靜慮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  
正振動須令筋骨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  
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便不是書  
夫書貴注意詳雅起發懸密一字須數體俱入一紙  
須字字意殊紙強筆弱紙弱筆強強弱不等則蹉  
跌矣

學古之法多張法書古刻於壁間觀之入神則筆隨  
人意矣

初學之士所貴臨摹蓋節度其手易於成就耳對書  
之謂臨覆書之謂摹夫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  
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失古人筆意而多得古人位  
置是故臨書易進摹書易忘

夫運筆斜則無芒角執筆寬則書軟弱點掣短則法  
擁腫點掣長則法離漸畫短則字執橫畫疎則字  
形慢拘則乏執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  
墨浮澁多墨莽鈍



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  
多露鋒鋦露鋒鋦則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藏  
圭角則體不精神

夫世之論書多病肥瘦而不知肥之病在於剩肉瘦  
之病在於露骨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正自爲佳爾  
寸以內法在指掌寸以外法兼肘腕晉魏間帖掌指  
間字也

凡篆之用筆最宜單苞亦曰單拘則方圓平直無不如意  
人失師傳故字多欹斜且執不活動若初學時能  
虛手心伸中指并二指於几上空畫不拘方可執

### 筆

篆法匾者謂之蝠匾徐鉉稱爲老手石鼓文是也

小篆俗皆喜長太長則無法但以方楷一字半爲度  
一字爲正體半字爲垂脚脚不過三凡有三脚當  
以正脚爲主餘畧收短如旛脚可也若生甘之等  
字却以上出爲脚如草木之爲物正生則上出枝  
倒懸則下出枝耳

篆口圈中字不可填滿如井斗中着一字任其下空  
可放垂筆方不覺大圈比諸字亦須畧收口不可  
圓亦不可方只以炭擊範子爲度自好若日月等



字須更放小若印文中匾口并口及子字上口却須畧寬使口中見空稍多字始渾厚

徐鉉小篆映日視之有一縷濃墨正當畫中乃筆鋒直下爾

凡隸書人謂宜匾殊不知妙不在匾挑拔平硬如折刀頭法曰方勁古拙斬釘截鐵備矣隋唐以降古法盡廢日漢字爲分唐字爲隸殊不知漢有隸分唐有分楷體不同也

凡楷書之法如快馬斫陣草法欲左規右矩此古人妙處也

作楷墨欲乾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以潤取妍以燥取險墨濃則筆滯滯則筆枯

凡草書之體如人坐臥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擗踊一切變態各有義理不可忽也

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嘗苟且故云匆匆不及草書其相連處特是引帶耳

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立而能行未能行而能走者也

草書之法有緩有急有有鋒有無鋒有承接上字有牽引下字乍徐還疾忽往復收緩以倣古急以出



奇有鋒以耀其精神無鋒以含其氣韻橫斜曲直  
鉤環盤紆皆以執爲主最忌相帶橫畫不欲太長  
長妨轉換直畫不欲太多多則神癡以捺代走亦  
以發代走亦以捺代、惟、則間用之意盡則用  
懸針或兼用垂露

夫草下筆之始須藏鋒轉腕前緩後急字體形執狀  
如蟲蛇意相鉤連莫令間斷仍須簡畧爲上不貴  
繁冗至如稜側起伏隨勢所立大抵圓規最妙其  
有誤發不可再摹恐失其筆執若有點處須空中  
遙擲下執猶高峯墜石下筆要如放箭箭不欲遲

遲則中物不入雖則施於草迹亦須時時象其篆  
執八分章草古隸等體要相合雜發人意思若直  
取俗字則不能先發賤毫尤須靜思閒雅發中於  
慮則得之

凡書有二法曰疾曰澁二法者該之矣

夫趨變適時行書爲要題勒方富真乃居先草不兼  
真殆於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墨真以點畫爲形  
質使轉爲性情草以點畫爲性情使轉爲形質草  
乖使轉不能成字真虧點畫猶可記文夫縱橫牽  
掣之謂使鉤環盤紆之謂轉向背得宜謂之點畫



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險而便  
又曰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

下筆作字初是折鋒次乃搭鋒耳若一字之間右邊  
多是搭鋒應於左也隸畫平起篆畫藏鋒大抵折  
鋒多精神平藏善含蓄兼之者至也

凡字之體不能齊一如東字之長西字之短口字之  
小體字之大朋字之斜黨字之正千字之疎萬字  
之密畫多者宜瘦少者宜肥魏晉書法之高良由  
各盡字之真態不以私意參之耳

題署及八分肥密可也自此之外皆宜消散恣其適

### 動

唐人以書判取士故士大夫字畫勻整齊密類有科  
舉氣習顏魯公千祿字書是其證也

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墨鍾繇入抱犢山十年木  
石俱黑王羲之五十二歲而書成永禪師不下樓  
者四十餘年要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古人書法皆由悟入若長史之舞劍器魯公之錐畫  
沙理宜有之故李陽冰亦曰於天地山川得方圓  
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  
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遜周旋



之體於鬚眉口鼻得喜怒舒慘之分於魚蟲禽獸  
得屈伸飛動之理乃知夏雲隨風擔夫爭道與觀  
盪漿聽江聲見蛇鬪進於書也

昔賢評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之語既爲米元章  
所嗤若夫魏晉以來墨蹟存世又寡間復流傳人加  
祕惜非學者之所共見是故類舉姓氏極肆褒彈等  
之無益耳予錄之所未暇也惟碑帖之傳今猶徧衍  
資於範模者不少故復次第云

淳化法帖十卷

宋太宗雅意翰墨乃出御府所藏歷代真跡命侍  
書王著摹板禁中深得古意此諸帖之祖也

絳帖

潘師旦模刻骨法清勁足正王著肉勝之失然駁



馬露骨又未免羸瘠之歎耳

潭帖

僧希白模刻風韻和雅血肉停勻但形勢俱圓頗乏峭健之氣

大觀帖

蔡京模刻精工之極蓋閣帖之亞也

太清樓續閣帖

劉燾模刻工夫精緻亞於淳化肥而多骨未備於王著乃失之麤硬遂少風韻

戲魚堂帖

劉次莊模刻在淳化翻刻中頗爲有骨格者淡墨搨尤佳

武岡帖

絳帖之次也

修內司帖

亦有淡墨搨者絕佳

福州諸帖

鼎帖

石硬而刻手不精雖博而乏古意

星鳳樓帖



曹士冕模刻工緻有餘清而不穠太清之亞也

玉麟堂帖

吳琚模刻穠而不清多雜米家筆仗

寶晉齋帖

曹之格模刻諸帖中之劣者

百一帖

王曼慶模刻筆意清適雅有勝趨恨刻手不精耳

鳳墅續法帖二十卷

曾宏父模刻

群玉堂法帖十卷

予少溺志於書無傳焉而未有所得也頗喜考尋前人之遺論纂輯既久恍乎若有以見其指意之所在而亦未敢遽以爲是也中歲以來抱詞賦之悔不復數數然正德戊寅假館老氏之宮新涼病後再加刪次深懼古人之法不盡傳於將來也昔人有言經術之不明由小學之不振小學之不振由六書之無傳嗚呼予亦安敢少哉是歲中秋日雲間陸深識



書輯下終

儼山外集卷四十

陸文裕公外集後序

良俊有友董宜陽蓋雅造陸文裕公儼山先生游先生嘗語之曰余集欲不傳余有撰著數種雖不敢自謂成一家之言其於網羅舊聞紀記時事庶不詭於述者之意矣使後世有知余者其在茲乎其在茲乎良俊後見先生之子楫與其甥黃子標訊之良然良俊曰嗟乎甚



我著述之難也昔鄭漁仲有言夫太史公之書史家視為準的然以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躅於七八種之書所可為遷恨者博不足也至於採摭未備筆削不遑故劉知幾譏其多聚舊聞時插襍言所可為遷恨者雅不足也余嘗恠歎謂為過言迺今觀近代著述鮮能盡善則知博雅兼備太史公猶或難之昔人

所云信不虛矣夫今世薦紳先生非不才質瑰瑋然皆高譚理性競事玄虛或專志藝文都工靡曼夫尚玄虛則黜聞見工靡曼則鮮懿實而著述之家惟資博雅其尋繹經史亦賴思致宏深故今世文士競爽而著述罕聞非此其故耶間有一二稍敦朴有志於斯者又以不閑於故事其言都不雅馴嗚呼茲二



者余竊病焉然余究觀古人文章抑孰  
有先於著述者哉夫世稱西漢文章之  
盛莫過武宣以今考之則馬遷次史記  
淮南撰鴻烈次公議鹽鐵子政陳五行  
匡鼎說詩京生傳易其餘說苑新序之  
書序論篇目既得立言之致而所載聖  
賢言語行事之實又皆後世之所樂聞  
而史傳之所不著者雖至於今學士大

夫猶或因之考見得失他如長卿論意  
巴蜀嚴助風旨淮南吾丘駿挾弩之禁  
主父嚴徐陳策匡時皆可施之廟堂著  
為令甲固典誥之流亞也豈若後世作  
齷齪狹室穢瑣語哉我

明當正德間承

累聖熙洽又

敬皇帝加意文儒故一時則有康滸西馬



西玄奮自關中崔後渠鳴於鄴下李空  
同王浚川雄視河洛何大復薛君采高  
騁潁毫徐昌穀顧東橋與先生輩振起  
吳中文章之盛幾與古埒今讀其集非  
不窮妍盡工眩視驚聽然譬之畫脂鏤  
冰雖精采酷似而棄日損功終歸毀滅  
嗚呼若此者亦何取於文哉唯先生撰  
著成書凡二十三家通計四十卷其於

歷代典章群籍隱義陰陽曆律之變天  
文地理人事之紀莫不畢備至若史通  
會要一書則作史利病評騭無遺書輯  
一編則書家精秘開指殆盡錄同異則  
敷奏詳明紀扈從則鋪寫嚴密其序致  
時事則核而婉切而中使後世潤飾王  
風者師其故實翱翔藝圃者掇其菁藻  
史家或有闕失則異代編摹者亦或有



徵焉其於博雅可謂兼之矣但恨當世不能盡先生之用使稍當事則執此以注其弛張規畫必有非俗儒所能髣髴者其視玄虛靡曼之習竟無所施者相去又何遠耶是刻也黃子實事編校最為詳審楫又以先生之意命良俊序於簡末迺敢以平日之見附著焉楫能盡讀先生遺書以清才博識稱於江左當

必以余言為不誣云

嘉靖乙巳九月望後學郡人何良俊撰